吐魯番侵略哈密事蹟一卷

附趙全讞牘一卷

不著撰者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光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哈密事蹟一卷附趙全讞牘一卷》提要

土魯番侵掠哈密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羌夷（以下印章遮蓋）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通路。至宋，俱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羌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首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衆來哈密，刀剌死阿木郎。彼有陜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

木郎所為土魯番不忍殺擒歸其國由是哈密
失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　命右侍郎張
海往經略之、海至彼、工言、遠夷不加可兵來則
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
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
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尅陰附黑
麻于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密陝巴棄
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

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
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
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
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
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擒殺餘黨方
纔畏服、董傑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
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
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孛剌
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
往甘肅州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已死、子速壇拜

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
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領頭目
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賚書甘州鎮巡官
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
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
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
魯番書奏
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
事、差官經略、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
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

生、澤在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
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扶求賞帮不可
與差官經略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　命澤
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内逐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赤
斤等衛、如遇番夷内侵、併力捍禦　命下御史
張麟工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
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汪江
工言、治病藥無二君、奕棋局無二帥不宜並用
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

餘、借戶部粮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
供甘肅芻餉、銀貲以百萬計、通土魯番火者他
只丁冠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
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闇、茶任情、以為番夷好
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
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孛
剌失拜烟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何三在哈
剌、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
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放遣同
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丁小段子完甚
磨希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襴、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封發與你、
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
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侯土魯番未至、澤遽奏
西夷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侍處置哈密事
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澤
先為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澄奏言陝西一省
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
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
魯番雖欵、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
去任、澤書屬靳貴、陸完、轉路錦衣掌印錢寧、因
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
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
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
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漏卮之慾、要我以難
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民之所能遠觀
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
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
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
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陳
完欺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
所奏為是、乃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
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
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
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繒幣、又
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
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回來
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

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
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
都指揮火者馬黒本等十二名縱放入嘉峪關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
貲供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
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俟代輙離任陝西左布
政使李昆亦賣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
兵備副使陳九疇自以有才亦輕率寡謀即來
以祿帛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參思遺
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密復

回國留虎都六寫亦虎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
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
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彼其恩弄
猶棋枝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西
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遣亦思馬因等回以質
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
蘭復來占守哈密差例剌火者來開甘肅消息
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
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從蛍
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陳九疇以斬巴思等

為奸細插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才木蘭來
瓜州俟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
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粮乏止之又
肅州急九疇令游擊將軍芮寧恭將蔣存禮出
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没蔣存禮幾
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衆九疇惶懼恐諸
家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
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九
疇初亦遣出禁土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插謹禁
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

插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插死虎都六寫亦
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
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叚
一千五百匹虜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
國潜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
謀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
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
上請儲言于吏部兵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
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
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璧兵科

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
任、昧經國之遠啚、養成西賊之患、大損中國之
威、兵部請
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
黄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黄臣奏
至、趙春邊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
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黄臣至、與趙春依憑彪李昆
陳九疇原奏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
前後欺罔事跡疏
聞、乞令法司按覆議罪、毛紀為大學士、蔣冕力庇之、票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兵部奏、吏部侍
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
書石珤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
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瓊曰、納
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
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
人復為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
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
番講和、送與段匹、後又審彭澤失信、致啟邊釁
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楊廷和
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
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為民、黄臣趙春
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文皇即哈密地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
為西域襟喉、諸番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
文具聞、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孛羅帖木兒
死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
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鎖檀阿力王死、子阿黑
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請來聞以王母外甥
誘乜克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遣入哈密、阿黑麻
以罕慎非貴族、襲殺之、因入貢、求為王以主哈
密、時兵部馬公文升不可、請降璽書切責、時王
母亦死、阿黑麻遂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又以
哈密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同居、彼此頡頏、
又小列禿野乜克力肆擾難守、非元遺孽不足
以鎮之、乃求得出先安定王姪陝巴可任、奏諭
甘肅守臣及哈密三種頭目、合辭稱善、乃降璽
封陝巴為忠順王、守臣失於倉卒、激怒阿黑麻、
復虜陝巴金印以去、至弘治七年、復來據哈密

馬公欲效陳湯故事、得肅州衛指揮楊翥以往、
而應兵貪功、雖至哈密城、阿黑麻已遁去、僅斬
四十餘虜以歸、自是阿黑麻畏懼、遣使入貢、請
歸陝巴金印、又内臣為汪直所抑、至十一年千
戶張仁始得陝巴封為王、招集離散夷人給以
牛隻種子布疋衣糧、十二年二月入哈密乃定、

兵部左侍郎張海經略哈密條奏六事 [illegible]
不俟召而還落職
山西布政司參政

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
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
種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
帶以統攝之

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
願為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
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宜識其人
即擒捕之以正其罪

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詳知其國城堡
傾頹兵部稀鮮特恃險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
當先用間諜以離懷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
擊之

四遏亂畧土魯番受　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
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
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當去就
彼計既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

五固封守肅州臨邊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為守
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宜加修築務
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為貢道偉觀

六預調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
邊要地預屯重兵若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
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給五年之
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

正徳辛巳四月、頒
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黄臣趙春原擬問奏
又於科道劾官本内、票
旨、以瓊州勾引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大重
不敢從、後乃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
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黒木及辨
寃供明米兒馬黒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
之、未幾御史楊東中上言、瓊害澤罪死乞罪瓊
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為都
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
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被殺復聚兵
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殺降
為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王瓊繫獄
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彭澤忝稱
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下法司
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
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
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
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
屢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瑛上言、廷和係

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
流曹嘉則揚其波素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
外之望、　朝廷降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
視事、給事中閻閎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
欲攻擊内閣、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送劾史
道曹嘉閻閎危疑忠良、交亂國事、由是史道再
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州茂州判官閻閎已
陞僉事復降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
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
以贓敗御史郭浦論兵部用人狥私給事中曹
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遂致
仕而去、
按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
奴有白于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
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
大罵寧乃御之即傳旨罷其官、而意未已也使
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今言
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
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冤時陸大章、
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

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詔任未錢寧敗
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為
兵部尚書　出皇明紀畧
以上係必泳多跋于下本原不相連
刑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臣王崇古等謹
題為伏仰
天中歲虜酋執
獻逆犯遵
旨還降夷請議
獻俘梟示以昭

國法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總
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粮餉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王崇古題前事、內閣寄過見解送
犯趙全等情罪、乞留議處等因、奉
聖旨、這逆犯、着法司會同兵部錦衣衛問擬具奏、其
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奉
查先該宣大總督王崇古題同前事、奉
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叛逆元兇、頻年糾虜入犯、荼毒生靈、罪惡

滔天、仰賴上穹錫佑、宗社垂庥、虜酋效順、執縛來
獻、是洩神人之憤、朕心嘉悅、依擬奏告郊廟、獻俘
正法、內外有功人員、宜加恩數、你部裏查例來
看、欽此、已經兵部遵行去後、今奉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內除從務叙功等事、兵部另行議覆外、
續准兵部咨送逆犯趙全李自馨張彥文劉天
麒趙龍王廷輔呂西川呂小老馬西川前來、臣
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葛守禮等大理寺
右少卿臣部光先等兵部尚書臣郭乾等太保
兼太子太傅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

督臣朱希孝等、會問得、一名趙全、年五十四歲
係山西行都司雲川衛右所已故百戶趙雄下
餘丁、在左衛四峯山村居住、狀招先年有山西
靜樂縣已問決呂明鎮、傳習白蓮教妖術、伊失
記姓名徒弟、前到本村、與全并先存今故逆犯
丘富學、說呂明鎮有一寶貝、能觀人貴賤、全就
不合與丘富俱投呂明鎮為門徒、呂明鎮向全
與丘富說稱全等俱有領管萬兵福分、全又不
合與丘富各傳習白蓮妖術、扇惑人心、以致沿
邊愚民、響應、蒙撫按訪知、題奉

欽依、將呂明鎮拏獲審明決訖伊見獲男乳名小五
子即呂西川年幼逃走各處躲避嘉靖二十四
年間有先存今服毒已死逆犯周元係湖廣黃
岡縣人、因在本縣書寫、積年害民、問發大同威
遠衛充軍、撥赴本邊守墩叛投虜地、改夷名大
筆寫氣、向在俺荅營教誘侵擾
中國嘉靖二十八年間丘富聞知呂明鎮事發因
係傳習同黨、恐怕緝拏、隨即投順北虜俺荅部
下、以妖言誘惑本夷、用為頭目、比有見獲張彥
文被擄走回通曉夷語、投充大同正兵營通事
有功、陞大同後衛後所試百戶、嘉靖三十二年
六月初五日、有陣亡總兵官岳懋領兵至滅虜
堡巡邊、偶遇大舉達賊入境岳懋號令官軍下
馬劄營步敵、張彥文因勢衆要得賣陣謟虜窺
見東南角地勢受敵、就不合泄與伊熟識虜酋
致賊將營攻破、殺死岳懋并其餘官軍五百餘
員名、盔甲馬疋盡行搶馱去訖、張彥文仍回該
營領兵、莫敢舉發、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
有本村先存今故梁天祿聲言要將白蓮教一、
起稟官、全慌懼、帶領見在草地妾李氏男受子

即趙有庫管定子即趙有倉幼女三人及見獲
弟趙龍伊見在草地妻許氏弟趙崖各不合與
渾源州見獲民王廷輔山陰縣見獲民李自馨
并見草地妻梁氏及見在草地逆犯　馮世用
陝鉞李河梁滿楊河羅朝賀孟大益梁廷相張
朝宗李山潘雲高金等二十餘名口各亦不合
由寧虜堡師家口出邊一同投順北虜俺荅男
鐵背台吉部下為兵、本酋當將李自馨起夷名
把漢筆寫氣、王廷輔起名倒谷、王全并趙龍俱
照舊名、與丘富駐劄逈北大邊外古豐州川各
起蓋房屋、立名板升、種田住牧、全與李自馨各
又不合與丘富分遣奸細入邊探聽虛實交通
近邊城堡奸逆具販貨物、賄送俺荅、妄向俺荅
篤說伊有天分、尊禮為帝、日逐教誘各夷置造
鈎杆、攻取城堡、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謀危
社稷、日與俺荅商說分遣各虜攻取大同宣府薊
州一帶、與
南朝平分天下、俺荅歡喜、將全與李自馨俱加為
酋長、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全與李自馨
各又不合教誘傳調各部達賊約有五萬執拏

鈎竿、與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隨從由栁胡堡
邊進入、各用鈎杆搭扒將本堡攻開殺死守備
唐天祿并本官家眷二十二口、官軍五百二十
餘名、仍在平虜朔州等處城堡用鈎杆攻破各
路村堡數多、殺擄男婦萬餘名口、衣糧頭畜無
計、回營。仝與李自馨驅使被擄漢人各修築土
堡一座仝周迴五里李自馨周圍二里各自城
守、本年九月內、仝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又
不合導引俺答等部落達賊六萬餘騎執弩鈎
杆由大同左右衛地方進入、直抵懷仁應州山

陰馬邑一帶、攻毀城堡及用言誘嚇、詐開大小
村堡一百一十餘處殺擄男婦八千餘名口搶
去馬騾牛驢一萬餘匹頭隻粮無計燒燬房屋
三千五百餘間、李自馨仍帶領衆賊到伊住村
吆吽、稱我已在板升幹下大事業、你們跟我去
受用、比堡內居民見在草地逆犯李朝等各不
合與李自馨別巷已處決弟李自檑聽從當開
堡門、將伊闔戶、并縣堡男婦三百二十餘名口
及衣物、俱用車裝載跟隨李自馨到於板升住
種、本年十二月內、仝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

又不合導引俺答部落達賊三萬餘騎從右衛
邊際深入、將本城圍困、蒙督撫會同新罷監故
叅將王浩帶領兵馬一千員名前去援運粮食
仝與李自馨各又不合倡率衆賊將王浩圍困
將各官軍穿戴盔甲九百五十副并衆軍衣服
器械二十餘件付、饋送仝等方纔退回、仝將搶
去漢人馬芋收為義男起名趙國勳將前女二
人配與楊河高仝為妻、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內、
仝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導引俺答
黃把等部落、達賊八萬餘騎、由潘家口進入、擄

擄薊鎮遵化等縣村落殺擄男婦一萬餘名口
牛羊馬騾二萬五千餘匹頭隻搶馱衣粮焚燒
房屋無計、以致震動
京師、本年六月內、仝等各又不合導引俺答賊衆
一萬餘騎由忻皇山弘賜堡九墩折口進入攻
毀懷仁大同二縣各堡并前後衛所管圪㙮頭
長安村等堡三十三座殺死
代恒等王府宗室聰潾俊櫥并俊埰家眷三口、殺
擄軍民男婦八千二百餘名口、馬騾牛羊一萬
四千六百餘匹頭隻、燒燬房屋車輛、搶馱衣粮

無計、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內、仝與李自馨趙龍
王廷輔各又不合導引俺荅等部賊六萬餘騎
從拒墻堡進入直抵山西廣門關內崞縣等處
攻毀堡寨一百餘處、殺擄男婦萬餘名口、搶奪
金銀首飾衣服頭畜無計、嘉慶四十年十一月
內、張彥文跟隨大同總兵劉漢前往平虜湯西
河等處與賊對敵、見得賊衆、又因素日貪陣倡
虜得計、恐事敗露、又不合丟棄弓矢出邊投入
俺荅部下、起夷名羊忽厰虜首因伊先年貪陣
陞為頭目、隨營出戰、嘉靖四十一年間又見獲

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民劉四郎即劉天麒原投
老營堡遊擊李應祿作為家丁、本年五月內因
李應祿剋削軍粮及嚴行細打、怨恨、就不合謀
為不義、倡率見在虜營逆犯陳世賢王麒等各
又不合聽從、持刀殺傷李游擊、各騎官馬、帶領
見在虜營伊母賀氏妻陳氏并各人男婦一百
三十餘名口、於本月十三日由李堡丫角山出
邊投入俺荅部下、送發板升住種、又將劉天麒
起名劉參將、本年九月二十九日、仝與李自馨
張彥文趙龍王廷輔劉天麒等各又不合導引

俺荅部賊一萬餘騎由左衛黑龍王等墩進入
攻毀左衛等衛、并雲陽等堡所管墩堡五十餘
座、殺搶墩軍并各堡男婦共一千六百餘名口
頭畜七千八百餘頭出邊、劉天麒節將搶擄人
口并招集叛逆漢人管領二千餘名口、伊亦驅
使被擄漢人修築土堡一座、周圍二里有餘、積
有馬牛五千疋隻、粮米五千餘石、嘉靖四十二
年十月內、仝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
天麒各又不合導引俺荅黃把各部達賊十萬
餘騎由墻子嶺進入口搶擄、深入遵州順義平

谷等縣、搶殺牛羊騾馬衣粮不計其數、以致
畿輔震驚、仝等各又不合謀為大逆、仍要誘引各
夷謀犯
天壽山陵、當被官軍阻截、各賊滿載回營、俺荅歡喜
將仝封官把都兒哈、管領叛逆并召集被擄
漢人一萬餘名口、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內仝與
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各又不合倡率各部賊
黨五千餘騎、執拏鉤杆入犯朔州地方、攻圍堡
寨及將地名念高村攻毀、殺擄男婦二百餘名
口、搶去頭畜二千三十餘隻、本年十二月內仝

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輔等各又
不合導引俺荅部賊三萬餘騎執弩鈎杆搶至
山西岢嵐州興嵐等縣、將岢嵐州西關攻毀殺
擄男婦八千餘名口、頭畜萬餘、金銀首飾衣服
無計、嘉靖四十四年間、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
天麒各又不合誠說將俺荅僭稱皇帝偽號驅
使被擄漢人、於大板升迤東、與俺荅修城一座、
採打木料、於內起蓋長朝殿九間、于本年五月
十五日上梁燒紙、贊呼萬禮行禮間、天忽起
大風、將梁刮落、致將逆犯宋銀兒及不知名真
夷七八人打死、俺荅畏懼、不敢內住、後全等將
殿仍復蓋完、本年八月十八日呂西川因年長
成、懼罪不敢回籍、知全係伊故父徒弟、又不合
與見在虜營逆犯江廷寶康伏趙大朋等四十
餘人、各不合與已死郭先俱出邊投全部下、全
因呂西川素熟、兼又年力精壯、令伊管領達兵、
後分撥與李自馨部下隨住、本年九月內、全等
各又不合導引俺荅部賊一萬五千餘騎由朔
州西山小北盆口進入、攻毀張蔡庄等七村堡
搶殺男婦頭畜衣粮無計、李自馨將擄去幼男
立為義子、起名李明、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內全
等各又不合導引俺荅部賊二萬餘騎直抵山
西偏德州等處攻毀堡寨五十餘處搶殺男婦
二千餘名口、頭畜五千餘隻、金銀首飾衣服無
計、本年三月內、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各
又不合驅使擄去漢人採打木植於俺荅前蓋
朝殿後、蓋寢殿七間、東南角建蓋倉房三間、又
於城上周圍建蓋兩滴水樓五座、容道奸細竊
入各城易買金箔、并各色顏料回營、將修完前
後殿樓、粧彩龍鳳花樣、聳動彼處漢夷、全等各
又不合就於前築土堡內建蓋大宅一所、大廳
三間、大門二門各一座、各懸牌匾、大門上書石
青開化府、二門上書威振華夷、又建東蟾宮西
鳳閣各一座、三滴水土樓三座、懸扁上書滄海
蛟騰、仍用五色顏料、僭畫龍鳳等項、住過、本年
七月內、全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
輔、呂西川各又不合導引俺荅黃台吉等部賊
三萬餘騎由宣府張家口入邊、侵犯深井等川
攻毀滹沱店等十餘、殺擄男婦二千餘名口、馬
驢騾牛羊三千三百餘匹頭隻、燒毀房屋車輛

搶馱衣粮無計。隆慶元年九月內，仝與李自馨、
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倡率逆
黨，導引俺荅等部落大舉達賊數萬，由寧武關
直抵山西，攻陷石州，及各村堡，殺擄男婦萬餘
名口，頭畜、金銀器皿、首飾、衣服各數萬計。俺荅
因喜張彥文導引有功，將伊亦加大頭目，管領
部落并逆黨一千餘人。隆慶三年二月內，有見
獲陝西西安府民楊一休，因艱難投偏頭關應
軍，食粮撥在高民墩哨備，伊亦不合與虜交通
貨換馬尾事發，由本墩出口，叛投擄營，仝送發

李自馨部下。伊當認呂西川為兄，號稱呂小老。
本年九月內，仝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
王廷輔、呂西川、呂小老各又不合導引俺荅大
舉達賊三萬餘騎，一股二萬餘騎，由左衛入犯
懷仁、應州、山陰、大同等處；一股一萬餘騎，由鎮
川堡入犯大同川、許家庄等處，一帶攻陷官民
堡九十餘處，殺擄男婦及儀賓王廷樞等二千
餘名口，頭畜二千五百匹頭隻，袾粮一萬餘石，
燒燬。
代懿王、簡王等墳內房屋，山陰縣黃魏子堡李千

戶等樓臺一十座，仝自督兵攻打三日，盡被火
燒燬，將各男婦殺戮。隆慶四年二月初七日，有
陽和衛左所已故百戶余丁馬四見獲男馬西
川因與脫逃榆次縣人李孟陽各不合出邊貨
換馬尾，投見在虜營逆犯孫四即孫大臣，不合
容留窩住。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仝等部下
往來傳泄邊情，與販貨物圖利。本年三月初八
日，馬西川與仝等暗約老營堡脫逃李義、韓龍、
岡李香與孫大臣、李孟陽各不合同謀要得家
誘俺荅部下賊八千餘騎暗襲老營堡，許為內

應，開門。比因山西鄭總兵知覺，備兵在堡防守，
未曾失陷。李孟陽見襲城未遂，隨帶馬尾又不
合越關前去楊州貨賣。李義等仍在營堡潛住
仝與李自馨、劉天麒、馬西川各又不合引領俺
荅前賊在於隣近村堡搶掠。比馬西川俱恐亂
賊將孫四殺害，前到孫四住村孫家山，又不合
將孫四叫出。伊亦不合帶領男婦一十一名口，
跟隨馬西川俱各出邊投入虜營。本月初九日
等，仝等又不合節次引領各賊搶犯平虜、威遠、
靖虜、鎮羌、天城等處地方，俱被官軍敵退，見勘

未結全住大板升、節年搶擄漢人、并招集逆叛
白蓮教人等約一萬餘名、分立頭目一十二名、
馮世周孟大益李山潘雲陳鉞并見在虜營逆
犯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豸張豪傑瓦四
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屬全總管、外仍有小板升
三十二處小頭目三十二名、東打兒漢火力赤
張楞勢毛楞勢打兒漢小則火同智海代首領
俺黑兒器長腰兒大里智了頭計大筆寫氣力
郎小則磨毒氣打兒漢劉棟鎖合兒韓侯兒王
銑先舌兀八兒黨小則紅眼子則孫先兒李自

榮火刀赤老漢代鎖合兒馮通小則火里智老
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名下、各管
漢人八百、或九百餘名、各在豐州川分地住種、
本年八月內、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各又
不合教唆俺答及黃把二酋永邵卜等賊宣府
邊外、會兵要搶薊鎮地方、因各邊隄防嚴密未
敢深入、各散訖、本年九月十七日、有俺答孫把
漢那吉因俺答將襖兒都司禮定不知姓名夷
女、娶過為妾、被襖兒都司嗔恨要行讐殺俺答
卻將把漢那吉原定取兔扯金的女兒、與襖兒

都司娶去、致被把漢那吉怨恨引領伊妻比吉
并奶公阿力哥等一十一名口由平虜地方入
邊投降
中國該敗胡堡操守崔景榮報知平虜參將劉廷
玉本月二十三日差人將把漢那吉等解送巡
撫大同方都御史、送發大同府程知府會同山
西行都司及多官審明具呈本院會同總督王
右都御史具奏問俺答因伊孫投降當會全等
謀要索取全又不合擺設酒席請俺答到本家
張彥文備說

中國城堡要緊只調人馬圍困邊堡攻開幾座不
怕不送那吉出來俺答聽信統領虜賊三萬餘
騎、於十月初一等日、圍困平虜及遣零騎在於
威遠一帶剽掠、逐日遣夷兵及全等漢人向各
城逼討伊孫、說稱一年不放出來攻困一年等
語、蒙總督衙門傳令沿邊城堡將領收斂人畜、
整飭兵馬、晝夜固守、十分謹嚴、又將標正兵馬
分發朔馬衛所等處設伏迎勦、虜衆不致深入、
俺答見得不與那吉逐吉選差夷丁赴平虜城
問訊、當有軍門提調標兵胡總兵差家丁與倉

等赴平虜城傳諭夷兵、令俺答差親丁來答話
俺答當差夷丁火力赤赴雲石堡、當有督撫原
委立功副兵巴世威選差通事官鮑崇德赴俺
答營、令執拏全及周元等有名逆犯送邊、許為
奏
請送回那吉、各議允、回報間、比俺答先聽全等至
令調遣伊子黃台吉兀慎擺腰等頭目、於本月
十二日統領二萬餘騎、由弘賜堡地方進入、直
至鎮城迤東安營、分遣夷兵向城下索討那吉
當蒙巡撫方都御史差通事龔喜直入虜營傳
諭各酋、必須退兵乞哀、方為議　請、若敢擁衆
搶擄、就將那吉殺死、各酋畏懼殺害那吉、當即
退兵、离鎮城、仍向南路許家莊河南一帶村落
搶掠頭畜、輜糧、殺擄人口、蒙督撫衙門調集堡
知兩鎮兵、并力截剿、各賊見兵馬衆多、累戰被
大器打死人馬數多、急由舊路出邊、敗遁、蒙王
總督會同方巡撫、將把漢那吉等投順前情題奏
欽依、該兵部議覆、將把漢那吉等陞賞訖、本月二十
五等日、俺答因見黃台吉等敗遁、先差夷使未
回、日向田世威處討信、復蒙督撫會發鮑崇德

及各夷使、赴俺答責以背約、人犯等情、俺答隨
差張彥文同伊營中軍打兒漢守領哥、及黃台
吉亦差家丁亞都善等賫報番文、內開請
討把漢那吉及許拏全等送邊、仍稱伊原係進貢
中國、連年被丘富及全等教誘、說稱該坐天下
教伊搶擄、致將好路壞了、今伊孫降明是
天意、乞討
封號、許伊進
貢、永不犯邊、及稱周元并見在虜營楊盂秋、不係
白蓮教逆犯、乞為留用等情、於十一月初一日、
從雲石堡進入、投見方巡撫并王總督、譯審各
夷情詞、與番文相同、蒙將張彥文收監、仍面諭打
兒漢等及復差鮑崇德夜不收李朝卿等隨同
打兒漢等復入俺答營內齎執傳帖、傳諭俺答
朝廷不殺那吉之恩、責令縛
獻全等逆犯、許為奏
請封號、容其進
貢、俺答聽信、隨於本月初十、差妥真夷打兒漢等
五名將全并李自馨、劉天麒、趙龍等八名捉獲
邊外周元謊懼當在板升家內服毒身死、衆將

身死燒化訖當蒙撫院選差旗牌李守張惟忠
及雲石堡內、本月十七日、蒙督撫衙門會題該
兵部覆奏
欽依咨行督撫、蒙會差總兵胡鎮、參將葛泰、遊擊朱
瀚、中軍官康綸、千把總胡應時等、旗牌呂和等
頭目王佐等巡捕指揮趙國忠、將把漢那吉等
送至左衛城、本月十九日真夷打兒漢等將全
等自雲石堡執赴威遠城交與副總麻錦、即時
押送左衛、二十一日、蒙方都御史差旗牌官楊
安等與同鮑崇德伴送那吉等出邊、當蒙大同
兵備道崔參議將全等收禁、於二十二日責付
胡鎮等押解、方都御史趙發分巡冀北道監候
間、本日申時、蒙王總督案行朔州兵備會同分
巡冀北大同兵備道、督同山西行都司大同府、
將全等再三審究各情明白、又審據全等執稱
各在板升生有男女不等、趙龍生夷名火泥計
窩兒瓦十兒濂合兒寧安兒六子三　昏五
昏六昏三女、槪言聖場場闘闘槪言　四孫、劉天
麒生了頭子、王廷輔生伍哈子各一子、李自馨
招李明為義子、全生二子、趙有倉、趙有庫三
女及審周元身死是的、王申王總督備將前項
緣由并全等九名具本差旗牌官軍解送到京
題奉
欽依、會同前情是的、將全等取問罪犯、八名李自馨
年四十七歲、係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富安
坊民、張彥文年六十四歲、係山西行都司大同
後衛後所試百戶、劉天麒即劉四年四十二歲
係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民、趙龍年四十九歲、係
趙全堂弟、王廷輔夷名伍谷王、年六十二歲、係
山西大同府渾源州黎園里民、呂西川年二十
八歲、呂小老年二十七歲、俱係山西太原府靜
樂縣民、馬西川年二十八歲、係陽和衛左所百
戶缺下餘丁、各招與趙全招同、議得趙全等所
犯、劉天麒除軍士謀殺本管指揮張彥文除知
總兵討襲外番機大事而輙漏泄於敵人、各人
與趙全、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呂西川、呂小老、馬
西川、俱除謀叛各罪名不坐外、俱合依謀叛但
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時、仍
各梟首傳示九邊、照出見在虜營趙全妻李氏
男趙有庫、趙有倉、義男趙國勳、趙龍妻許氏、弟

趙愷男夷名火夷計等六名李自馨妻梁氏義
男李明劉天麒母賀氏妻陳氏男丁頭子王廷
輔男猛哈子并漢人馮世周陳錢李河梁滿樹
河羅朝賀五大芨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云高
金李朝陳世賢王麒江廷賢康伏趙大朋楊孟
秋孫大臣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多張羣
傑瓦四俱在板升遠難捉獲聽總督衙門設法
密處脫走李孟陽李義韓龍同李香另行緝結
悉照逆犯趙全等名假左道以惑愚民背
中華而就黠虜勾引俺酋入犯包藏禍心盤據板
升為巢深懷異志起朝堂、僞號、甘為媚虜之
謀、窺
陵寢、毀
王墳大肆滔天之罪、損軍戕將
宗室亦受其兇殘破堡陷城邊氓盡遭其荼毒
驚
畿輔、仰屋
宸衷、覆載之所不容、
神人之所共憤、雖擬重辟、猶有餘辜、又審得趙龍
等五名、所犯事情、與趙全等四名無異亦難別

議一冊、照各犯律當緣坐家屬見今俱在虜中
一時難以盡法、合候
命下將全等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趙龍王廷輔呂
小老馬西川呂西川押赴市曹照例會官處決
各梟首咨送兵部傳示九邊懸掛其各犯見在
虜營家屬并逆犯馮世周等移咨總督衙門計
處、脫逃李孟陽等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
御史緝獲問擬具奏均乞
聖裁、臣等遵奉施行、緣趙全等俱係重刑及奉
欽依、這逆犯着法司會同兵部錦衣衛問擬具奏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右土魯番侵擾哈密事蹟一卷蓋係明抄本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後附趙全讞牘在翰林院清祕堂據原本鈔出原本即乾隆中館臣據以采錄者也光緒丁亥臘月除夕前三日五千卷室主人記

哈密事跡一卷附趙全讞牘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是編不題書名亦不著撰人名氏前載正德中土魯番侵擾哈密及經畧彭澤與王瓊搆釁事又附載經畧張海奏議一篇後載嘉靖間刑部議讞煽誘諳達（原作俺荅今改正）叛人趙全等九人奏牘蓋明人雜抄之殘帙也其序瓊澤二人事語皆袒瓊詆澤因靳貴陸完納賂於錢寧以求召後又附通紀畧一條則載瓊激錢寧以傾澤其說自相矛盾今明史從通紀之說其敘趙全之事亦與明史無大異同但曲折差詳蓋讞牘之於史傳各有體耳

夷齊録五卷

〔明〕張玭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齊録五卷》提要

夷齊録引

歲嘉靖乙巳冬余為郎職部夜夢二偉人持墨
二函以贈揖受棣覺次日平州之
命下矣蓋夷齊墨台氏孤竹遺址在平城東二十里
許抵任備前理刑今撫西夏思齋霍公前郡貳
別駕嗣晉
留都地省郎蘇子劉子往謁焉法像雍然恍如夢
中所見夫夷齊聖之清者也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迺余於夢寐間
猶得見之不亦異哉不亦異哉既為之崇新廟
貌廣購祀田亟樹松楸後捜括記載編集成帙
名曰夷齊録方付諸梓人迺余有酒泉之行迨
己未夏復叨
簡命來撫薊門勵勤垣塞瞻拜尚欽偶閲是録景慕
益增遂書此授前給舍任今紀守爰刻諸簡端
以識後先歲時云
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晋陽後學張玭書

夷齊録總目

伯夷像　叔齊像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或曰中子名遠字公望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

叔齊像

夷齊其諡也
或曰中子名
遠字公望
按諡法安心
好靜曰夷執
心克莊曰齊

右遜國圖
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邈矣孤竹　賢哉二人　一尊父命
一重天倫　孝弟盡道　揖讓求仁
清風百世　興起斯民

右逃國圖

伯夷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

兄弟俱逃　棄爵如屣　豈無宗祀
國有中子　求仁得仁　又何怨悔
泰伯仲雍　高踪可擬

右居北海圖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於惟逸民　避居北海　世亂則退
時清有待　諸侯弗屑　鄉人若浼
衣冠思正　羽儀攸在

右歸西伯圖

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西伯善政　大老與歸　海濱起嘆
岐邑求依　豈曰凍餒　庶覲柔徽
休哉清躅　膠庠生輝

右扣馬圖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乾坤正氣　篤生清聖　君臣之倫
扣馬而諍　武王有慚　太公起敬
精貫蒼旻　日星昭映

右採薇圖

武王滅商夷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卒以餓死

棄粟去周　採薇思商　不降不辱
立我綱常　從容作歌　餓死首陽
名稱到今　宇宙垂芳

右孤竹故疆圖

商湯乙未封孤竹國至嘉靖戊申盖三千三百有三年矣遺城巋然尚存

商邑翼翼　下國無傳　孤竹赫赫
夷齊之賢　升彼墟矣　幅幀在瞻
平灤親炙　萬世綿延

右清節新廟圖

嘉靖戊申重建清節廟

孤竹遺墟　奕奕新廟　清節無前

作斯有兆　載碩路寢　亦儼貌肖

歲祀孔修　精英耿曜

夷齊録卷一

制

商湯十有八祀封孤竹國

通鑑前編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有差

按孤竹君益殷湯十有八祀三月丙寅所封姓墨胎氏或作墨台一云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註

唐玄宗天寶七載祭義士伯夷叔齊

詔曰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咸秩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按唐玄宗祀義士八人夷齊與焉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伯夷叔齊

按真宗祀汾陰駐蹕河東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

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按是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
帝王故於濰州昌樂縣孤山昭賢廟有是封
元世祖至元十有八年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
齊為崇讓仁惠公
詔曰盖聞古者伯夷叔齊逊孤竹之封甘首陽之
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
行義以達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
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
峻之風肅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
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
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
公
國朝憲宗純皇帝成化九年頒清節廟額及祝冊謚仍
前代
祝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惟聖之清千古無二
懐仰高風日篤不忘肅修戢事永範綱常
按廟制舊在永平府治西北十八里孤竹故城
久廢洪武九年改建府城東北隅景泰五年知
府張茂復建於孤竹故城成化七年知府王璽
奏請廟額閣設祭田弘治十年知府吳傑修之
嘉靖二十六年知府張　多為創建比昔恢麗
焉
傳
周莊周讓王篇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
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
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郭象曰血牲一本作莊特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
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
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
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為說衆殺
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而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郭象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秦呂不韋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次於四內高誘曰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高誘曰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高誘曰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見殷之避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高誘曰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之意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高誘曰宣揚武王感殷夢以喜衆民之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高誘曰養所重不汙於武王以全其忠也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定也高誘曰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漢司馬遷列傳大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張守節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司馬貞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謌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地里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司馬貞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張守節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采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如小荳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司馬貞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怨耶非耶張守節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伯夷餓於首陽九五所各有崇據先復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司馬貞曰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

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司馬貞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餓死之輕若此○張守節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司馬貞曰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世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宋蘇轍古史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金履祥註云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辭怨而氣蕩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外記取之古史亦不取焉○朱熹曰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得仁求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又曰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遂之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司馬為是

朱熹集註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曾先之十八史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國朝王禕考定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

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身（自曰吾聞古之士以下據莊子增入）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

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列序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光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類孔子序列故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耶非耶（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奚能無怨乎蓋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

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数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引言顔子有德而早夭盜跖暴戾而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災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于餓死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歳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悪而愈見然則盜跖曷嘗為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悪能施於後世哉末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悪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顔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禘曰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来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有著名氏鄉里世系継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補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予老莊管晏申韓孫呉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惇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隠張守節正義不過随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間復援據古説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贊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為況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輙為之補益設以僭罪

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竢覧者詳焉

夷齊録一巻終

夷齊録巻二

論

聖賢論

周太公曰此義人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悪怨是用希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孔子謂子貢曰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悪蓋伯夷叔齊之行也（見大戴禮）

子貢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子絶糧七日子路慍見曰夫子積德懐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見家語）

曾子曰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

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見大戴禮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又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又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公孫丑曰伯夷伊尹何如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諸子論

周莊周曰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見盜跖篇
列禦冠曰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漢劉安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見淮南子齊俗訓又曰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見淮南子泰族訓
韓嬰曰伯夷叔齊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東方朔曰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見文選

焦貢曰伯夷叔齊貞廉之師以德防患憂禍不存芳聲後時見易林萃之辭

劉向曰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天下之通士也見說苑

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聖人道同志合太公行耦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見論衡逢遇篇又曰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也見非韓篇

荀悅曰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南山乃知穢妄者足耻也見申鑒

王符曰伯夷叔齊餓夫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見潜夫論

魏范曄曰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見逸民傳

劉峻曰夷齊斃淑媛之言事見附錄子輿困臧倉之愬

唐蘇頲曰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天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

李翺曰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謂子路子貢曰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見答侯高第二書

宋蘇洵曰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

蘇軾曰巢由不受堯禪堯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武不害為至仁又曰武王之遷洛也蓋已見咲於伯夷叔齊矣又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大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

邵雍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又曰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程顥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

子以為賢又曰孔子之時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又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胡宏曰詮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張栻曰夷齊所為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朱熹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又曰太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

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夷齊之憂也武王憂一日之無君而夷齊憂後日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見武王論）

饒魯曰夷齊遯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

陳淳曰仁只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是也

真德秀曰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安便視之如敝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可以為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

葉夢得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林駉曰英風清節可以激頑薄之習如西山蕨薇昭映千古又曰矜嶄崖絕異之行而得高尚其志此大易之道也伯夷常行之矣

童俊卿曰伯夷豈不知食粟之美甘于采薇亦曰君

臣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天下後世不得以安其生吾寧屈吾身以明大義毋寧吾身獲出處之便而天下後世被不可一朝居之禍（見山堂考索）

齊夢龍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三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

元陳櫟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夷齊錄二卷終

夷齊錄卷三

辨

王安石曰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之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孰不病紂而尤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而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北海之濱而起至文王之都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未至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已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

司馬光疑孟篇曰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病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余隱之辨疑孟畧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非是殘云夷惠言於之與心至今之蓋以一令清其況心至於上一今之其況心三於大恭其奕如是言子由之上一在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覓吾況乎之仁時仕諸而處持乎知而和仕止文運當其可而已是如[illegible]終也之是聖人之時者也誼可與夷惠同日而語于豈謂伯夷貴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諫時之樂不得不伏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我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逆臻其極致此其

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探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朱子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泰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同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之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世學之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闡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陳淳問曰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繫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

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伯夷叔齊得之矣

林駉曰伯夷之清後世莫窺其際不關有偏曲之失而孟子以為隘者後世效伯夷而不至者之過也夫以伯夷之不立于惡人朝不與惡人言似近於隘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伯夷豈有清之弊哉

王直夷齊十辨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世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誣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

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予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晋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晋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權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

日夕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語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為强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其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德盛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来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狥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

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来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以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終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阨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以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

伯夷處心 後来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悪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又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来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太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姜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 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来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来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適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己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豊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候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于鋒刃将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貽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任夫出鬪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

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乎武王方為天下去賊雪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辨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墓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拳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耳夫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年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恥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

遇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言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删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己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柰何之辭也豈必為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强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況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

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衰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夷齊錄三卷終

永平府重修清節廟碑記

賜進士及第翰林侍　講前
國史編修經筵　會典纂修官慈谿袁煒撰

孤竹為殷商侯國永平其故墟也永平廟祀夷齊舊矣厥興廢所由郡志載之詳可考也嘉靖丙午兵部尚書郎石州張君兆出守是郡瀕行夢神人持二墨贈且曰若守土其兄弟二人君其善待之君不解所指覺而語人人曰夷齊墨台氏二子君夢所見其是乎君心殊異之比蒞郡往謁夷齊祠周視之堂止四楹規制湫隘歲且久棟宇傾圮漫漶不可之矣君憮然感焉顧謂同知蘇君烈推官霍君冀曰古仁賢祠宇乃使之頹敝弗葺咎將誰執邪即與二君謀新之然以其費不貲不敢專列狀上撫巡諸臺以請中丞孫公應奎侍御吳君相車君邦佑王君應鍾張君登高王君達咸韙君議而孫公嘉樂奬成之尤力公命取燕河桃林巨木百餘章為梁棟而諸侍御各助贖金若干兩戶部郎張君松

復使来告君曰闕君新仁賢祠以崇化礪俗頗以百金佐經費君乃益自喜謂蘇霍二君曰郡志所恊從茲役易集矣乃檄灤州守及盧龍縣令輸金鳩匠伐石具材君躬為區畫授以矱度既而工人競勸邦民子来公私靡侵新廟有奕肇事於丁未秋七月訖工於己酉冬十一月為堂五楹兩廡各七楹儀門三楹堂之後亦三楹扁之曰揖遜齋房六楹扁其左為齋明右為盥薦揖遜堂後曰清風臺築堅之而衞以石猻公更其扁為採薇亭祠之前為大門三左右扁之曰天地綱常曰古今師範門之前為坊曰青節廟堂宇覯深形制宏敞輪奐輝蒸山川改觀不有以褒表聖賢翊振風教盡功烈於不朽哉廟成將樹碑紀其事君走使徵文于余余惟忠孝節讓乃天理之根於人心者萬古常新夷齊當商周之際遵命以成孝諫伐以全忠遜國以惇讓采薇以明節是為求足乎吾心之理而非以要後之人崇慕不窮也乃今張君感諸夢思而新廟之議達諸撫巡諸君子罔不翕然允行之此豈有政教徵發哉忠孝節讓各牖其衷夷齊高蹈千載如挹是役之就緒非所謂天之所符而人心自然之驗耶張君字席玉舉乙未進士以清節著稱今升秩陝西副使嚮用艾云

夷齊錄卷四

記

漢蔡邕撰伯夷叔齊碑記略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既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壽與雲即降甘雨也

皮日休首陽山碑天必從道道不由人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真潛然水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能不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當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饑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馬祖常聖清廟記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求平為甸服股肱之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載矣即褒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脩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上曰其令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先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該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饋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門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

食之宜以聖清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
之彛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
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內
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
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
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家國之
隆而沭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
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罷貨而市價不
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
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國朝商輅清節廟記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
府事臣璽言臣所守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
生之地也夷齊兄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
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
宋元加以封爵至我
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圮祀亦尋廢事載
大明一統志可考見矣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邦人臣
之職也因謀謂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歛財重建正
堂三間翼以兩廡神庫神廚齋房為間各三牮徒
于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
給居民侯王等種之歲入其租以供祭祀伏惟
皇上追念二聖平生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
璽昧死以請制可賜額清節降祝冊
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
恩典渙頒臣民胥悅于是大守具是狀加書介郡人
通政使司掌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為記
謹按孤竹有國封自殷湯傳至夷齊之父墨台氏
將死遺命立叔齊其後叔齊遜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
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
公而即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之所
稱道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況宗國
乎太守此舉可謂知所重矣是宜
朝命允俞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義益以表白於世
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達遠舉一勸百夫
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則善

焉用書以為記

張廷綱重修清節廟記永平府即古孤竹國史稱其君墨台氏蓋商支庶所封其子伯夷叔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清風高節昭著當時聖賢所推重無容贊矣故城遺址距灤江上游歷秦而漢必有能表章之者載籍無聞莫之能考自晉以及唐宋因之未有發之振之者迨元加以清惠仁惠之號祀舉尋廢我

祖宗奄有九有首求忠義清節之士以崇名教命有司典舉二賢祠祀邦人企慕之深景仰之切品第孤竹清風為八景之冠以寓無窮之思歲久祠圮祀亦隨廢迄正統中郡守咸寧張公茂建立祠宇甚慰鄉人之心未有著典成化中郡守藍屋王公璽始請于

朝賜額清節並降祝冊其二賢封謚皆仍宋元之舊春秋命有司致祭闢設祭田大學士商輅記其事遂為令典繼是而後歲時既久祠宇將圮弘治甲寅維揚吳侯廷臣來守是邦拜瞻祠下慨與修葺之謀偕同寅捜羨餘廣措置聚財庀工經營規畫梁棟之蠹蝕者更易之榱欀之缺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鮮明之列以廊廡翼以庖庫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扁之規模恢宏氣象光大視昔有加非特揭虔妥靈而邦人伏臘之走祭者景時之游觀者往過來續之尋幽吊勝者無不懽忻興起其景仰之心甚慰民思於無窮也侯名傑廷臣其字揚之江都人由己丑進士給事黃門歷今職贊襄維持者陵縣李侯性淳安邵侯逵以省部屬二郡事他如交城胡公緯夏邑孫公驥朝邑周公瑄皆一時名士判推府事者若夫縉紳鄉彥駿奔其事者具在牌陰茲不復贅經始於丙辰閏三月二十日落成於夏五月望而記作於季秋之上澣云

頌

唐韓愈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

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贊

唐司馬貞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國朝孫承恩曰求仁得仁去國如屣叩馬一諫君臣大義乾坤清氣萃于一身獨立萬古邈焉無倫

賦

杜篤首陽山賦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塠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胥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耇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服事而畢命子忽搆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辭

唐柳識弔夷齊文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偕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撥澗溪之毛薦

精誠而已礿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類一吒兮忘饑若有誚兮千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于上履新處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倫矣當昔帝辛在妝殺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絶鯨呑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濟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黄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五庫九駿伏轅於丈遂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普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嚮乎方寸六合蕩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是各有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爲臣之不二見唐詩紀事

歌

王翥題清聖祠衛君拒父據其國絶滅綱常有慙德唐宗謀立恣剪屠背亂忿爭同一轍予觀二士真天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獨行特立誠且確高節遠過殷三仁當時父命豈不義弟遜兄兮兄遜弟由来天理重人倫曷若適

唐白居易讀古史詩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
亦盡饑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
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櫪馬非不肥所苦長縶維豢
豕非不飽所憂竟爲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饑
李頎謁夷齊廟詩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
陽山白雲空復多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
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我來入遺廟時候發清和落
日吊山鬼迴風吹女蘿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
千里一歸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
阿
石延年首陽詩遜國同來訪聖謨適觀爭國誓師徒
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匿大義克伸安
是餓清風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無前後名骨雖
雙此行旅
司馬光題夷齊祠詩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
月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多人
王十朋詠史詩避紂窮途北海濱歸來端爲有仁人
武王不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亦伸
元王惲過聖清廟詩遠避東隣匿還遮北伐頻輿天重
立極叩馬死成仁落日悲歌壯東風紫蕨春一饑
雖可療終愧是忠臣
陳賡首陽晴雪詩天風吹瓊瑤自冐首陽頂欲和采
薇歌千山凍雲冷
段成己首陽晴雪詩薇歌一曲對青山萬古千秋老
翠巒望斷空嵓人不見光搖銀海玉峯寒
國朝黃佐讀伯夷傳有感求仁本無怨感義聞盍歸清風
滿孤竹首陽何巍巍拜誦孔孟言求矣旭日輝何
哉馬遷傳變與周紀違左右兵義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誡之不食
而死

國朝一統志曰永平府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塚圓子山有
次君塚馬鞍山有少君塚

附論

周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漢劉安曰能刑竊盗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見淮南子泰族訓

揚雄曰孔子東魯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見法言

羅隱曰扣馬而諫討薇粟而頋鈎綱者也於戲見辨害

劉軻與陸賓虞書曰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
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
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
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脱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
躬嘿禮靈冠綂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仲於知
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
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耶豈盡為顏子
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
不知味者也見文粹

宋范仲淹曰太公直釣以邀文武夷齊餓死於西山仲
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
也見近名論

錢宰贊嚴陵曰夷齊殷人也武滅殷故採薇而餓莊
陵非夷齊北也

呂祖謙曰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
阿諛見景帝論

林駉曰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言號曰處士者有盜

名之陋此軻書所謂鄉原唐史所謂假隱者寧不
為夷齊之罪人乎又曰學伯夷不得不失為名節
學柳下惠不得必流為詭隨

國朝程敏政題宋范仲淹手書伯夷頌後范文正公之學
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
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頑
之意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見篁墩文粹

附辨

程顥曰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
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
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
柳下惠類乎不類乎

王近思問曰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
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何據乎孔
子之言必有見矣朱子答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
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
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
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

楊時曰東坡謂荀彧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
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
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
其說

附頌

宋陳普鄉植松頌伯夷卧山呼之不返

附贊

唐梁肅嚴陵碑記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冀勝
蘭楚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附賦

漢董仲舒士不遇賦上古之清濁兮廉恥𦍏𦍏而靡歸
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
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

莊忌哀時命賦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

楊雄逐貧賦攜齊而與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
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

班固幽通賦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

左思白髮賦二老歸周周道肅清
陶潛感士不遇賦夷投老以長餓回早夭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
生之苦辛
盧照鄰悲才難巢由滿野不知稷卨之尊周召盈朝
莫救夷齊之餓

附辭

周

屈原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屈原悲回風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柳宗元弔萇弘文伯夷殉潔以莫憖兮孰克軌其遺塵

附歌

李白上留田行孤竹遺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
激清

附詩

吳隱之貪泉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
飲終當不易心
陶潛飲酒詩積善云有報夷齊在西山善惡茍不應
何事空忘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
節百年當誰傳

唐李白月下獨酌詩辭粟臥首陽屢空饑顏回
岑參潼關懷古詩暮春別鄉樹晚景低津樓伯夷在
首陽欲往無輕舟
蘇轍和淵明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
彼何人能致綺與園（邂逅錄曰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撻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勝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為所笑）
王十朋詠武王詩八百諸侯會孟津民心天意總歸
仁須知不食干戈粟尚有登山采薇人
劉兗舉賦文天祥詩天留中子讚孤竹誰向西山飯
伯夷（王炎午問其下句義曰伯夷餓而死若不死必有餓之者矣炎午曰向字有憂其飢而顧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兗舉然之○見文真子外篇）

國朝錢宰釣臺詩不事王侯去又還清風高節有誰攀夷
齊甘受西山餓可與齊名宇宙間
劉基釣臺詩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
是雲臺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凌雲翰釣臺詩夷惠真為百世師先生高節亦如之

只將立懦廉頑意九禺分明重一絲

外錄九三條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其冠右袪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袪衣示前有水今右袪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張華博物志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黄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

晋書地道志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國為立祠

夷齊錄後序

嘉靖庚申秋

大中丞永石公飭邊駐營平越月矣偶出夷齊錄一帙示錄曰茲守平時刻也持歸披閱之首即公自叙刻錄顛末括目析類肖像分圖紀述歷代崇典及諸家之説為備聿自商湯始封孤竹國傳夷齊迄今三千餘年矣一展卷而清風淑行宛如在目不覺神悚心惕肅然斂容迺撫卷而嘆曰嗚呼夷齊之行其卓絶千古而不可泯乎斯錄也其于綱常風教大有所裨乎然綱常在人風教在上弗闡之孰知之弗興之孰從之百姓雖出入墨台氏之墟而叛于清淑之行者多矣公憂之比至郡即訪謁厥祠慨加崇飭廼樹松檜廣溝渠田以供歲事復慮久而易堙迺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付梓人鐫之冀後之守者讀是錄因而葺棟宇增松檜理渠田俾弗湮沒或田之外更廣之庶清節廟祀可常如今日也噫公之用心其無窮矣乎及細

玩録中圖像復有感焉何者謂傳記頌贊之類編牘槃槃覧之雖可盡知其詳然非學士大夫莫之省惟像若圖雖閭閻細民亦易辨之故展其像按其圖民將指之曰此夷齊也古之賢人也遜位而逃全孝弟也叩馬而諫重忠義也採薇而食守廉節也吾儕生于其鄉而顧為忿爭貪污之行可恥也固將有奮于心而勵于行者矣雖不必盡如夷齊之為人而一念一行合于古人是亦夷齊之徒庶幾乎墨台氏之遺俗也故即公刻録之意可知用心之無窮而圖像之者益知為教易行而其心益無窮也由之夷齊風教立懦廉頑垂諸千萬世而不泯者實孤竹為發跡之所而公之是刻益有以闡而興之也意者二賢在天之神其亦有所慰矣觀公自叙平州命未下夢二偉人遺墨及謁法像恍如夢中所見迺知分由前定而冥冥之中殆先有所知而托之者與非公存心持行素合神明恐亦不能有是夢也嗚呼公之夢偉人即孔子夢周公之意也二賢清節耿耿萬古如在神交氣感理弗可誣者公之於此固可以自信而尤可以自慰又以慰二賢夢中之托矣其誠異哉是為叙

明進士奉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上黨後學
栗永禄頓首書

夷齊錄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玭撰玭字席玉石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戸部右侍郎永平府城西十八里孤竹故城有淸德廟以祀夷齊玭守永平時因蒐輯歷代祀典諸家藝文編爲一帙據目錄原本有圖此本無之葢爲傳寫者所佚矣

闕里書八卷

〔明〕沈朝陽撰　陳之伸增補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闕里書八卷》

提要

序

闕里書者古家語之流也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然則古家語已亡今所傳王肅本耳閒有為末師芟採析離其舊頗有浮説繁而不要昔賢所譏闕里一書獨以史遷列傳體分氏屬文而中頭訖宣條兼有君實編年之例余見而悅焉以視吾陳中父中父曰是書也吾嘗補較而行之凡數年而此書始成赫赫乎犂目之用也夫中國之言六

藝必折中仲尼所從來久然古今為仲尼之言者概可信乎哉莊周荀況韓嬰劉向孔鮒之倫皆託一時問對之詞以滋蕃枝葉不可殫究至漢時讖緯亦附孔氏而行去聖姚遠孰辨其非如大田之莠驕驕桀ゝ與莠並興良農所悼也茲書登紀微言蠲黜傅會典攉之閒蓋其慎矣至夫高淵羣儒羽翮聖文從食廊廡而嘉言淑行例得隨紀於頌閱諸流儗之得倫為義匪僭昔鍾離意為魯相得夫子甕背

有素書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鍾離意申父儷事古流功不在下登夫子堂得無復有怵頭懸甕乎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然則余言與亦已心馳於彼矣

武林年姻弟王道焜題於澈閣

自叙

大道渙而六藝章羣賢紹而衆撰彰派別流分綦浩瀚矣而士亦鉢精洞髓扶輿激華靡所不談洽迺于我孔門七十子名跡即甚博雅家自顏閔諸賢外鮮有餘洞悉者不幾驚枝葉而遺根本哉余性隘泥辟蹄涔之泳罔以擴洪濤之游藹薈之翔難以邈太霄之奮而誦法孔氏卒不敢自憒于所宗閭嘗取列傳家語參考之而互有異同綜覈未竟得白門沈宗明氏闕里書撫系履列封爵志替傳儷羣儒一展閱而正學之淵源璜宮之臚次祀典之嚴璧瞭如也撫卷擊節寔獲我心因稍為增定以公同好

鹽城陳之伸撰

闕里書目錄

金陵沈朝陽宗明甫纂編
鹽城陳之伸中父甫增定

先賢澹臺滅明 金鄉侯　先賢原憲 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 汶陽侯　先賢商瞿 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 平輿侯　先賢司馬耕 睢陽侯
先賢有若 平陰侯　先賢巫馬施 東阿侯
先賢顏辛 陽穀侯　先賢曹卹 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 枝江侯　先賢秦商 馮翊侯
先賢顏高 雷澤侯　先賢壤駟赤 上邽侯
先賢石作蜀 成紀侯　先賢公夏首 鉅平侯
先賢后處 膠東侯　先賢奚容蒧 濟陽侯
先賢顏祖 富陽侯　先賢句井疆 滏陽侯

先賢秦祖 鄄城侯　先賢縣成 武城侯
先賢公祖句茲 即墨侯　先賢燕伋 汧源侯
先賢樂欬 建成侯　先賢狄黑 林慮侯
先賢孔忠 鄆城侯　先賢公西蒧 徐城侯
先賢顏之僕 宛句侯　先賢施之常 臨濮侯
先賢秦非 華亭侯　先賢申棖 文登侯
先賢顏噲 濟陰侯 以上非舊封

第五卷

東廡下

先儒穀梁赤 睢陽侯　先儒高堂生 萊蕪伯

先儒毛萇 樂壽伯　先儒后蒼
先儒杜子春 緱氏伯　先儒韓愈 昌黎伯
先儒程顥 豫國公　先儒邵雍 新安伯
先儒司馬光 溫國公　先儒胡安國 建寧伯
先儒楊時 將樂伯　先儒羅從彥
先儒李侗　先儒張栻 華陽伯
先儒陸九淵　先儒許衡 魏國公 以上[illegible]

第六卷

西廡上

先賢宓不齊 單父侯　先賢公冶長 高密侯

先賢公皙哀 北海侯　先賢高柴 共城侯
先賢樊須 益都侯　先賢公西赤 鉅野侯
先賢梁鱣 千乘侯　先賢冉孺 臨沂侯
先賢伯虔 沭陽侯　先賢冉季 諸城侯
先賢漆雕徒父 高苑侯　先賢漆雕哆 濮陽侯
先賢商澤 鄒平侯　先賢任不齊 當陽侯
先賢公良孺 牟平侯　先賢公肩定 梁父侯
先賢鄡單 聊城侯　先賢罕父黑 祈鄉侯
先賢榮旂 厭次侯　先賢左人郢 南華侯
先賢鄭國 朐山侯　先賢原亢 樂平侯

先賢廉　潔（莒城侯）　先賢叔仲會（博平侯）
先賢公西輿如（臨朐侯）　先賢邽　巽（高堂侯）
先賢陳　亢（南頓侯）　先賢琴　張（陽平侯）
先賢步叔乘（博昌侯　以上皆舊封）

第七卷

西廡下

先儒左丘明（中都伯）　先儒公羊高（臨淄伯）
先儒伏　勝（乘氏伯）　先儒孔安國（曲阜伯）
先儒董仲舒（廣川伯）　先儒王　通
先儒周敦頤（道國公）　先儒歐陽脩
先儒張　載（郿伯）　先儒程　頤（洛國公）
先儒胡　瑗　先儒朱　熹（徽國公）
先儒呂祖謙（開封伯）　先儒蔡　沈（崇安伯）
先儒真德秀（浦城伯　以上皆舊封）　先儒薛　瑄
先儒王守仁　先儒陳獻章
先儒胡居仁

第八卷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配享

先賢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

從祀

先儒周氏　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顔回及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年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蔵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盖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所無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顔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皆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氏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　明與宋即條別至嘉靖十年攻正文廟祀

五

典方補祀鄒單而前古之謬爲之一正矣

闕里書目錄終

闕里書卷一

先師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鄒邑三歲父卒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五歲聞孟丙仲壬之子殺豎牛於塞關外乃慨然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歲娶宋亓官氏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乘田養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于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剡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二十九歲聞師

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覇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覇小矣景公説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舍于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黄華麗之餙宫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訪

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自常寄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將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報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

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識之哉願請無子
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三十五歲自衛
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
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
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之身吾之所告子
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
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

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
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
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私己夫子乃自周
反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魯昭公率師擊平
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晉
處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
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
味齊人稱之景公又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
說將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葬遂哀破產

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
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
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
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子以
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夫子
夫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
之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三
十九歲在魯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

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
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墮會
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
曰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
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
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
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
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弗擾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夫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一道也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魯公以為司空

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不可赦也五十二歲齊大夫犂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

爲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誦之曰麛裘無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愼氏

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隳三都於是叔孫氏先隳郈季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不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隳費將隳郕公斂處父謂孟孫

曰隳郕齊人必至于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保障也我將弗隳十二月公圍郕弗克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其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所世人闇蔽不智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靈公曰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五十八歲又適衛靈公老不能用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夫子曰吾向爲弗見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夫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冦于是去陳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爲人長賢有勇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勇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衛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晉楚伐衛必先適蒲以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

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
乃不伐蒲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
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
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
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
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
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
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
丘乎哉乃還息乎鄹鄉作鄹操以哀之曰周道衰
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惨焉心悲升
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
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
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畢而死者
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
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
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之道來不日成之何

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夫子自陳遷于蔡蔡
昭公將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還乎蔡
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夫子宰予
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
離道動不離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
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
車器不雕巳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
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
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
辛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
飛集於公朝舒翅而飛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
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屈脚
振肩而跳且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
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楚昭王渡江有一物
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芉如蜜使
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
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
芉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

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
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
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
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
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弦歌不衰知弟子
有慍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
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夫子
曰有是哉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

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
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
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
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人容賜
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夫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

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能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然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又曰芝蘭生於
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
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
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
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
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弟
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
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
責也夫子弟子多在于衛衛君欲得夫子為政六
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期年
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或曰鯉也夫子曰嘻其
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為季
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

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也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夫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木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泪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夫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彖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眾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公館焉公自阼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日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游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七十一歲魯哀

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反袂拭淚舉涕泣漣泗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

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七十二歲在魯七十二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下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冢而諸儒亦講禮大射于冢上

四配

復聖顏子 [illegible]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色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漾之野兩壘相

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素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回年二十九歲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在謂之天喪予云

宗聖曾子 [illegible]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有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芸瓜誤折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八章曾子嘗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

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所著有曾子十二卷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稱未知晚節之博洽也

述聖子思子 [illegible]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曾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子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

審之何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遊周其所察聖人難諸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道行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爲愛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貧於財而至乎困乏將恐絶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乎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表旦

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人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也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
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
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
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
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伋所
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采舜身八尺有奇面
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
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子
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
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
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
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
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
對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實
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
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
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悉官之子
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
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探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

臣因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反於
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
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亦在於錦繢
紛華所服不過溫體非人所食不過充腹知
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于志矣子
思之母死于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
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
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
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
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
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

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變也吉服以行事也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曰此女氏字非夫氏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晉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弊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三遷其居斷織以警軻學軻既長乃勤學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乃有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既而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田氏生子
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闕里書卷二

闕里書卷三

十哲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母所
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
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
子寒遂止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
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
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
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
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
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
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
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
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
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
子乎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莫間其
言。汙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先賢冉子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惡疾孔子歎[illegible]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實之資一言以克住行以潔身二事在躬凡辯而斯並賢行得頗與儕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

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及問仁則曰請事斯語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厥之底性存存騂角有用犂牛奚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譽之云贊曰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牆置不足云言語之科偉然有聞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爲說辭孔子嘗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

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而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安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

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十二年吳徵會於衛
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
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
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
崇讎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齊田常欲作亂
憚高國鮑晏故後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

子何謂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
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
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
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
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
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
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
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

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
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
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
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
爭也如此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
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
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
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今之救魯而伐齊
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

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
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
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
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
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
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
致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
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

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
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說乃使子
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
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
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
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
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
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
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
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

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
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
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
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
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
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
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意告
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
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
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
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
王將修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
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
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

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乃遂發九郡
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
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
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
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
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
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
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
傷信慎言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累千金揚人之
美不能匿人之過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子貢以謙德
知二器貫瑚璉動心幾先執節其辭一使存魯五
國有變終相其主譽遠益遠

先賢冉子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
宰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過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
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
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孟懿
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
子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

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
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
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
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
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
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
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
人從之孟之反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不如誰而欲走

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徐步而
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
師獲甲百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孟武伯謂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
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
與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

月無厥財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
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
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
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
焉問儒行其詳具戴記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
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
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
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伯

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子貢曰恭老
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子之
行也贊曰衛具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百
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稱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
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雄雞冠佩猳豚披劍而舞
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
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

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
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
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
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
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
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
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利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
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
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

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
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動於體乃所謂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激末以象殺伐之
氣乃所謂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
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
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習亡國
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
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
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
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

拳之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射既聞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

遺魯君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有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子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而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閒慷慨誦講弦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

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
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匡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
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
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
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
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
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
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
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
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
力死事盡哀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
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
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
聞之遂除之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
蒯聵得罪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
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
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
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

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蒯入立
是為莊公方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
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吾君去矣而門
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
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入
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
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
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
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於是哭子路於

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贊曰升堂維先千乘維
權凌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
不耳仲尼輟醢

先賢言子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
於孔子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
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
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
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
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illegible]禮孔
子與于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
曰夫子何嘆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
道既隱天下爲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
與天子同是禮也偃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

門謂偃爲習於禮也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奠
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
曰飯于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于客位祖
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先
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示
人曰夫夫也爲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

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
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
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
其庶幾乎忘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
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
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
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
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
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

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
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
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
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
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大
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
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
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於天雨乎浸水所
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
游在聖門號爲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字武城以

禮樂爲教人皆弦歌稱思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孔子
曰道以正己文學擢科爲宰武城聊以弦歌割雞
之誡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明多

先賢卜子

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孔子孔
子嘗出行顛溷後遇雨欲假蓋於門人曰商也有之
孔子曰商也吝于財者也吾爲假焉無以發其短也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于詩也子夏
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如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
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閒
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
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
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
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
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
命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
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
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
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
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
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
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
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
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
自益者必有缺之吾自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
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
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
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故

日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居天
位猶允恭以持已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
迄今而愈彰虞夏桀紂見自満而無極亢意而
不節斬艾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一夫是
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満也子夏曰請志
之而終身奉之又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
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既從欲而懼他日
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孔
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
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
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黄帝學乎大
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
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
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
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
使人召勇士公孫悁遺子夏於道語使者俱見靈
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爲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悁悁
至杖劍疾乎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與子從君而
西見趙簡子簡子[illegible]衣而見我君我謂趙簡子諸

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許以頸血濺吾矣簡子
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吾
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illegible]
謹云其一朝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
子從君于囿有兩兕[illegible]逐我君[illegible]而還子
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已矣子
恭陵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也君子
之所惡也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
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旣沒子夏居
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

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
古樂如彼今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
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
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驕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
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
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
無罪與子夏投其杖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
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狂望明以文學稱[illegible]曰[illegible]
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稱[illegible]
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illegible]不可
後禮始可言詩假蓋[illegible]一不[illegible]

先賢顓孫子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
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
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
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
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
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
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
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
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
無相偎偎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
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
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
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

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
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託
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
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
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
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言非好士
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至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
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子張死曾子
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
曰我弔也與哉贊曰[illegible]顓孫商德與孫學以干
祿問以書紳[illegible]前倚衡[illegible]友道色取行違作戒
後人

闕里誌卷三

闕里書卷四

東廡上

先賢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先賢原憲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華冠縰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贊曰載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先賢南宮适

南宮适史記适作括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閱一作闊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成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敖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

力爲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我師也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乎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復[illegible]問之遂三復白圭云魯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乃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 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

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陵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illegible]而見也行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豈欲其子孫之[illegible]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illegible]鳥處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宜之明[illegible]臺之縣萬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

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爲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王是其不以富得罪也贊曰先覺既往皆與並馳尚德君子寵乃兼之羿奡可衡禹稷可師三復比道載覲白圭

先賢商瞿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在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

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贊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授受先心傳世知幾其神宜祾厥祀

先賢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也仲尼遷于蔡者三歲侍弟子三人乃漆雕氏字以傳習爲恭儉莊敬之雲至今稱爲漪志儒家有漆子十三篇其略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繼世士士以爲廉節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士吳則有傳禮爲道哉吾黨無小子言是漆雕氏之教也贊

曰仕進之道要在寵習具臣而咎咎欲進施斯未
能惟謙以有立闕里覽之多士莫及

先賢司馬耕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魋作亂[illegible]以
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illegible]
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illegible]之
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illegible]
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illegible]魯
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贊曰子牛其[illegible]志[illegible]由
虛魋將爲亂子迺脫去在污能潔是亡而有慮同省

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有若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彊識好古嘗習禮樂嘗問于
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
速朽曾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
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
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
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
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
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
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曰
昔者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宿畢竟不雨商瞿
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應遂避師位贊
曰人稟粹德氣貌攸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雨端
發問未敢幾餘以禮節和斯古可宗

先賢巫馬施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
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師處氏者脂車
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

東廡下

先儒穀梁赤

穀梁赤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並行於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或曰春秋聖人之作其辭微其義微得其旨於一字一句之間亦難乎其爲功矣

先儒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或曰字伯漢初爲博士傳禮十七篇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之朝後又

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皆逸禮也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今行於世小戴記者是也

先儒毛萇

毛萇趙人也毛詩正義卜商爲之序以授魯申申以授李克克以授孟仲子仲子授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先儒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事夏侯昌又事孟卿以授戴博士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漢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　明與考求古禮以后蒼爲禮之宗　詔令從祀闕里

先儒杜子春

杜子春緱氏人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是通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至武帝時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通人劉歆表而出之其後馬融鄭玄

各爲訓詁其學始傳

先儒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定安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

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伐蔡命御

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

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

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諾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出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以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于時

先儒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於縣縣令曰此無証佐何以决之顥曰此易辨爾即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持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

未發顥至其大輙言曰外人謂其盜官錢新士蔗
將發其黨其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令爲言一至於此
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
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
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温尹金陵說春秋顥
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顥曰二君皆過易監
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
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
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

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
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
耶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顥被旨赴中書
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
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
來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
言忠信人也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
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
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

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
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
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鎮
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于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
外都水中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
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
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即親往
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

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
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
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
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
索以濟兩埽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
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
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
云神宗急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
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
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議
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
先儒邵雍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也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尊之始居師事
李之才後居洛幾三十年自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
樂先生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乘小車
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至雖兒童奴隸皆知
歡喜尊奉過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去逕
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曰爲

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
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開安吏用名爲
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
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
吳充祖無擇薦雍除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旣受
命即引疾辭于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
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
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與雍築
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過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
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

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甚喜不覺
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却拄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
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
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遭程頤曰先
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
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
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
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
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非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

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
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
尹洛請謚於朝歐陽修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
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臨行告棐曰洛中有邵
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
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偕曰足下其無忘
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
微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
當作謚議乃恍然自省先生當時之言蓋華若先
生之言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謚曰良佐二二堯夫

直是偏覇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德稱
作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
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
恁地聰明雍疾革頤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
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
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頤又往視之曰堯夫平
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
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
堯夫曰我將爲收郡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

原缺後半葉

原缺前半葉

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謝顯道云
堯夫之數邪七要學堯夫不肯授曰徒長姦雄

先儒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
科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
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
得盡在是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
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
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

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予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

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瓷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數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為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

胡安國先生如大冬嚴雪百花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獨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莫此爲甚故潛心是書餘二十年三子寅宏寧

先儒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從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云疏奏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若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之徒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易見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將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師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童貫擁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效死以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掠驅擄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

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
功竟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
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肅王為問責
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又李綱[illegible]
闕上書一時軍興集者數十萬[illegible]
太學時得罪[illegible]欽宗方以[illegible]
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進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
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
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
終日坐門限上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先儒羅從彥 萬曆四十二年與[illegible]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
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
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
從彥見時三日授以傳心之秘先生驚汗浹背曰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illegible]日
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恬如也
嘗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
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
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有傲民之

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為本正直則
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
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學者稱之曰豫章
先生

先儒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
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
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共非笑侗
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

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垂四
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
之大本真有在乎是矣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
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為本
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
天理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
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
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
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

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進安朱公與何爲閩帥支嘗與沙隨程迥語及偶學日思中如永嘉教用瑩徽無報非吾曹所及其後於予嘉從何造晚年閩師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偶閩往見之至講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先儒張栻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浚之子也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開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慇懃栻皆不答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都遷矣倣而詔以知閤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

念栻復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點卒悉使皆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栻入境首問民之疾苦者惡之捕姦民之舍賊者皆宣之嶺南平盜亦往來其中塞爲盜淵者皆痛絕于是捕得數人皆論之仍有朝叙在其中栻令歸以歸之未幾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非義也此先其平生得意之說也

先儒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顥近世大儒九淵獨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似覺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聞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

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
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
事乃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
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
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
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無少長
貴賤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
來聚祭哭者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
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
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稱氣槩一世少所與
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諡文正

闕里書卷六

西廡上

先賢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
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
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
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遂行過於陽
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
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
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
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魴也其爲魚
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
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
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
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
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
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
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
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
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

高柴齊人字子羔敬仲侯十代孫長不盈五尺自見
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
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
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
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
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釁之其禮祝

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
宰夫北面於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
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
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
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
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
君南鄉於門立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
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爲衛士師刖人之
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
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

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
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
我者三何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者公之治
臣以罪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
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
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
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是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贊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
篤于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

先賢樊須 [illegible]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
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莞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
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
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見
冉有傳中贊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

辯艮喜寓志農圃似殊仁義學稼之辭豈若含是

先賢公西赤 舊封鉅野伯　唐贈邵伯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志存於賓主而能肅志通於禮樂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掌殯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常之旐此則夏禮也贊曰學者行道敝組亦稱使齊光華儻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行

先賢梁鱣 舊封千乘侯　唐贈梁父伯

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吾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贊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旁史尤全齊之俗原本厚矜言可復以學則知去之宜爲

先賢冉孺 舊封臨沂侯　唐贈郜伯

冉孺史記作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贊曰紀伯子魚聖學是務[illegible]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聞慕

先賢伯虔 舊封沭陽侯　唐贈鄒伯

伯虔史記字子析家語字楷少孔子五十歲贊曰有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栽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先賢冉季 舊封諸城侯　唐贈東平伯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贊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甚敏淵妙以思升降廉陛尚想英姿

先賢漆雕徒父 舊封高苑侯　唐贈須句伯

漆雕徒父家語作徒字子文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徵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亟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先賢漆雕哆 舊封濮陽侯 唐贈武城伯

漆雕哆家語作侈魯人字子斂贊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間翩翩其英摳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先賢商澤 舊封鄒平侯 唐贈睢陽伯

商澤字子秀史記秀作季贊曰逈矣子秀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先賢任不齊 舊封當陽侯 唐贈任城伯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聞

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先賢公良孺 舊封牟平侯 唐贈中牟伯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贊曰子幼真賢從師宣父衆膺大獻能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先賢公肩定

公肩定家語作公肩三又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一字子仲鄭玄曰魯人

先賢鄡單 舊封聊城侯 唐贈銅鞮伯

鄡單字子家家語無考

先賢罕父黑 舊封祈鄉侯 唐贈乘丘伯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作宰父黑字子黑

先賢榮旂 舊封厭次侯 唐贈雩婁伯

榮旂字子祺一字子斯贊曰伯兹雩婁務學寔若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譽

先賢左人郢 舊封南華侯 唐贈臨淄伯

左人郢鄭玄曰魯人家語作左郢字子行贊曰伯彼臨淄江行稱賢聯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

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鄭國 舊封朐山侯 唐贈滎陽伯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鄭字乃薛字之誤今祀鄭國贊曰伯夫滎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迹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

先賢原亢 舊封[illegible]侯 唐贈萊蕪伯

原亢史記作原亢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

先賢廉潔 舊封胙城侯 唐贈莒父伯

廉潔字子庸鄭玄曰衛人家語作字子曹贊曰兄弟

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振饋洙泗從容作興一時哲父其封

先賢叔仲會 [illegible]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琁史記作璿每孺子之執筆記事夫子二人迭事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贊曰毅丘一邑子朝是篤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五常又持比肩俊傑聞望斯垂

先賢公西輿如 舊封臨朐侯

公西輿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輿

先賢邦巽

邦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圭所見各異贊曰卓哉邦子先聖是承牆仞已及堂陛將升艮玉斯琢寒冰是兢錫壤平陸茂賞騫騰

先賢陳亢 舊封南頓侯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贊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時聖不私其子

先賢琴張 舊封陽平侯

琴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鄭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徐豹見宗魯於公公爲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

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命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

意惟其知之足以不試宗爵雖友弔必以義尚師
嘉言祀亦罔替
先賢步叔乘 舊封博昌侯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
于義炙遂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
廣之不亦美乎

闕里書卷七

西廡下

先儒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
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
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
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
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本根然後爲得也又采
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
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
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
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
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
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在言於
晉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
也且事有得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誇而並疑夫
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
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

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
自相矛盾乎及觀列紀何子元巡撫河南時有石
言於滇何禕於辭榜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
可誣也徃見余太史子華歷証左丘明即傳春秋
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先儒公羊高 舊封臨淄侯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
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乃與弟
子董仲舒胡毋子都著以竹帛仲舒以公羊顯於
朝四傳而至何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二

原缺後半葉

原缺前半葉

下生亢亢生育後名隨子文生最字子產後從高
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
侯卒謚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
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生員員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于申公受尚[illegible]伏生
長則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
侍中博士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
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
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
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爲孔子家

三

語共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田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于今日立言之士垂于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

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讃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昌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先儒董仲舒 舊封廣川伯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盖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

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亦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

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
不得其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
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
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
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
舒吏當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
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
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

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
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
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
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書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
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
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
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先儒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
出為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
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權天下何為而一乎通時
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
經之事通從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
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
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
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
策帝喜曰此天生以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多悅

時將有蕭牆之釁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
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
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
瓊清河房立敬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
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
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諡謂文
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周敦頤 晉封道國公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
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
叅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說易
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
珦攝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
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
譖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
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
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
之麓有溪焉旋蓮花峰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
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
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
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頤之言曰自再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
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
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
四十四或曰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懐刺謁濂
溪足三及門而不見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
乎程顥曰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顥少年好獵既見敦頤自謂無此好矣頤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
前矣後二十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
虛言也諡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源脉絡貫
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
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
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
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以妹婦之朱震進易傳表
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以太極圖
傳周敦頤邵伯温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
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
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
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
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庭堅作濂溪
詞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
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
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
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
名非於奉身而燕及惸嫠短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

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先儒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巳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成目爲黨人自是朋黨論起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盖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勘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内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誣修欲遂出修于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詔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辭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噪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爲樞密副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修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
以故皆被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辭
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滁
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
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
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
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
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
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

述病證口辯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
馬舉止生踈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
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修前後歷七郡
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譔唐書又自
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
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
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
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
中官一人姓名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
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掩也於是紀志

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先儒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
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
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
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
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撤坐輟
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
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
中丞呂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

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
用卿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
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
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
復命案獄浙東庭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乃謁
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横渠故廬終日危坐左
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
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下

曰此書乃子厚歷年致思之所得也載毎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明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行之無術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

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存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禮記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謚自縣賁父始子存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

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存恐不合于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顥又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愈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

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先儒程頤 舊封洛國公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三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乞令講官三六日上殿問起

居困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乃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請講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頤復上疏以爲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以講官容字中人以黃履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

[illegible]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頤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頤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違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頤非羿也然聞羿之

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靜令只與西監頤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頤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咸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

無心頤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從旁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又謂

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苗法且可放過而頤乃於西監一狀却指救計在漢州日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過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頤訪學術問曰上不御殿太

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先儒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峽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遂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與作樂

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
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
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
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
致仕東還問徐積倚氏有得門需者有否積曰有
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曉誓二姪一日延積中堂
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
生日莫安排

先儒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
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
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
考罷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
入對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
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授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
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是日也因與栻論中庸
又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
思錄因送祖謙至鵝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
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
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洞

安歸奏復白鹿洞書院
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九淵來訪請書
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
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
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
姦贓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
熹以爲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
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
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
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
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
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
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
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
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詔具封事投匭以進疏
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
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歷對者三上封事
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

習故孝宗之眷雖存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荊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足徵來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毘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昔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解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

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辭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痁隔之證六年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熹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先儒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都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

嘗試僥倖之説不敢復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
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
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侯學士院求問目得
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
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
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
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録
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録書成進
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
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

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
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
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
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
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論諍焉倘得端方不倚之
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
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
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
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

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
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
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
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
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
備者矣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
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仮邊鼎危之
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
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
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

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
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
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
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
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
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
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
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駮之孝宗批
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

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懸不得已草制詩土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範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没鄉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先儒蔡沈

蔡沈字仲默西山先生仲子也少從朱熹游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父嘗曰沈汝宜讀吾皇極數熹晩欲著書傳未及爲亦以屬沈沈承父師之託凜凜焉嘗若有負益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歷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通變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沈於二書闡發幽微眞不愧父師之託也隱居九峯自號九峯先生

先儒眞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名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以封駁論

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
羣臣噤嘿如此豈不殆哉今與陛下言動訪聞廣
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昔鈔法稱令行告訐繁興
抵罪者衆德秀或失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斷
陌阡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濟給
還兼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羣臣上下皆當以祈
天永命爲心因請脩墾田之政臣謂自揚之楚自
楚之野貽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忍此
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也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

曰吾徒惟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
之人遂力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
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
領廣太平與廣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
林庠賑給徽州守林琰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
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錫每謂德秀迂儒試以
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榘輩卑傷去輕監司好
名賑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
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德秀進
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衂德秀親授方畧擒

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
府尋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知潭州以廉
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
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
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
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
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
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
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
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

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
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唐以
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
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挽前失帝曰善德秀
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
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
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
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霅川之獄
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
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
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
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
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
爲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illegible][illegible]成風若
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
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貴其寬
裕不欲其迫蹙以訛言之故籍有譏呵之令焉
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

搖手相戒宜解容綱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
又言朝廷之上敢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
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
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
者尚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經筵德秀上
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
帝親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禮
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
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

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奉祠諫議大
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
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
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
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
勸書養精神德秀謂郡守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
理之事當勉彊遠殘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
州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
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
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
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巳
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
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
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
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
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中
外交頌特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

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
降治亂之幾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
國[illegible]謂其[illegible]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當前
權臣死[illegible]之罪今日措置之失[illegible]
之後一變之誤代爲庸醫受責[illegible]
如此然[illegible]習立僞學之名以[illegible]
儒之罪甘顯禁以絕之德秀晚[illegible]
自任講習而服行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
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槀對越甲集經筵
講議等書謚文忠稱西山先生

先儒薛瑄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
[illegible]定元氏教諭娶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
瑄永樂已亥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
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illegible]服
闋　宣廟思得良憲臣[illegible]出
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illegible]部尚
書郭璡薦瑄提督山東學[illegible]
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illegible]王振之
專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郎以

瑄對召爲大理少卿既至京宿朝房閣臣遇諭不
値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
是王太監力也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
公卿李賢素賢瑄語賢轉致言振數聞之也賢至
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
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遂銜之
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從子王山欲娶其妾
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
瑄爲辨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
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
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
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
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
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
王偉申救遂傳　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巳巳
以兵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
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
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

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年近七十復乞
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
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
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
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
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
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先儒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
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
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
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
劉瑾亂政公嘗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
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
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署員外郎又
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
通民情願聞己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

山谿中劇盜四出刼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
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暗
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
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卽與公兵符改提督
是年茶遼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
征公嘗誅通賊監生吳蘐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
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
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
十四擒斬三十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
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
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肇從旣殄益增
機險阱毒虐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
年正月討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浰乘勝
逐北大小三千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
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
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祠公四月陞副都御史
敘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
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秘指心籲天誓
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艇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謀四出

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
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
路兵至不敢出逗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
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
人寄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
三若有約内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
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亟趨南京否徑出蘄黃
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禽其居守
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
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放火攻之大

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
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旣擒宸濠
諸姦倖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姦倖詭言
巧詐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姦倖素通
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
敢發公深機曲算内戢内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
激厲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内閣大
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
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
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

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唆言官論沮公不使
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數奏
牘雖封爵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
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
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
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
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
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
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
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

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石田
平田州寧田水潔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
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
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
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
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
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擣其巢或過其前
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
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
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戢奏

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
爵　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
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
對客談笑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
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
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驛尚爾巡幸不已以
致宗室慝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
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
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

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先
責易轍改弦罷紬姦䛕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
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
不勝幸甚左右多不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
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
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
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
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
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

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
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
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獲聖躬耳非
爲功成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
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
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
駐師南昌叩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
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
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
持之於是守仁請賑郵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

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
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文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
封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
縱士卒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謂初通宸
濠謀獎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惟獨
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
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且極言

論白諸有功者温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之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卹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詆之反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蕚薦蕚本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及蕚長吏部冀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非歸度大庾而華卒于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蕚衔恨劾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為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億卒子成勳嗣

先儒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illegible]又日趣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illegible][illegible]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特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

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諡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溪
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妹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侗之有朱熹始求之
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
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
繩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造詣精邃獨超塵
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
舞雩陋巷之風焉

先儒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
所遺物即還之人驚歎其非常童六七歲從學家
塾言動如老成人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
世衡授春秋事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既聞
聘君吳與弼講義理學慨然徒步從之乃棄舊學
一以求道爲心退而築室梅溪山中謝絕人事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斯道自任慨然尚友千古而記問詞
章之習蔑如也其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
力行爲先見孔子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該之
以爲聖學成始成終者在是因號其齋云初則
端莊凝重嚴毅清苦凡身之動皆有爲必詳書自

考久之則知融守固而自得之趣充周于應事接
物之際家常貧啜食鶉衣處之泰然一切無求于
世而人亦莫之知也事親日以順悅爲事父有疾
就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遽甚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踊
幾絕既葬立非[illegible]不起寢室越三年不一近月
朔之薦習牲之祭旁及總功之服悉遵古制識者
以爲特立獨行之士不識者咸非笑之搢紳間有
知之者寔自茲始年蓋三十餘矣卜兆時爲鄰里
鵬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官則罪其衰以入公門
或曰時有盜掘先隴者力欲手報之白之官令不
知其叔心也置縲絏中既而門人余吏部祐講釋
之因陳三大義之說令竦然起敬云兄疾躬自調
羹以飯每兄自外來率扶摩慰勞以爲常處家庭
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甚至一揮撻箠笞之微區
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篤宗族訓子姓鄉人化之
翕然與仁讓風初家食稍有餘鄰里假無不應不
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或爲之籌則曰吾何暇汲
汲爲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
不及利祿若使稱秤弗生何愁五穀不熟鄉有彭
姓者以非辜坐死不避嫌白之當道得脫其里東

原坂田高阜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夏憲副寅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欲廣聞見與一二高徒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貲其所益頗年老上饒羅永豐張南昌相與麗澤會於弋陽之疊峰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僉事齡隆禮幣請主白鹿書院教其後提學鍾副使城繼之又其後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為師寓饒淮王請講易并為作顧仙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壽梓辭曰尚需少進鄰封安仁進賢貴溪尹聞其賢饋柴米或受或却皆處以義餘干尹請講明鄉飲

古禮俟聽而行之應接賓客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游所築書院曰禮吾曰南谷四方摳衣及門者必語以堯舜之道不外孝悌孔子之道不外忠恕而游情高遠者非也嘗自言曰惟為已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論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克已復禮王道本也又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好高入于禪騁詞失于矜安能造道德之域其潛心理學類如此自佛老之教流播人間先儒歷有闢之者未力也居仁根極受病之因搜剔

歸宿之弊倡言排之俾邪說者不得作聽者多感悟自孟子歿後獨推尊程朱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籍籍無得於心而去道益遠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玩涵泳義理不輕為之註五經皆通邃于春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錄主教白鹿洞有學規俱行世羅允升稱其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故凡言敬處最詳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有味也年五十一歲萬曆十二年禮臣極言其粹廷無間言遂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敬

闕里書卷七

闕里書卷八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叔梁紇史記索隱曰家語孔氏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夷生防叔畏華督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曾爲魯昌平鄉陬邑大夫初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

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云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者蓋謂紇老而徵在少年不相若非如伯比生子文之類也紇與顏氏禱于尼丘山而生孔子生三歲而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于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焉宋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大德十一年詔加封啓聖王　國朝因之至嘉靖九年始改稱啓聖公云又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先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孔子欲絕抱麟解紱而泣

配饗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一字季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

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顏回死顏路貧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材不材云云不可以徒行也無繇爲魯卿士唐贈杞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曲阜侯元元統加贈杞國公諡文裕詔曰朕惟孔子之道大矣學以復諸聖而得其宗者其惟顏氏乎崇其道以褒封其所自出禮也朕廸民興學議禮考文爰命有司稱顏氏之先世封之宗國節以壹惠豈私於其家也哉享祀有嚴永世無極

先賢曾氏

曾點字晳參之父也蓋狂者也論語所記浴乎沂風乎舞雩孟子所謂其志嘐嘐者也季武子之喪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弟子辭云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唐贈宿伯宋大中祥符加封萊蕪侯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二十仕魯爲委吏生伯魚適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鯉聞詩聞禮見魯論趨庭學記通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母死朞年猶哭夫

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甚矣鯉聞遂除之宋崇寧贈泗水侯咸淳詔從祀

先賢孟孫氏

孟孫氏孟軻父也名激公宜孟子生三歲喪父其母仉氏有賢德摭其子以教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官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袒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

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若有憂色母問之曰軻聞之君子輕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内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子何憂乎

從祀

先儒周氏

周輔成道州人敦頤父也祖從遠生智強生五子長式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輅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六舉以特奏名賜進士出身任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娶鄭氏封仙居縣太君輔成卒葬營道宗樂鄉鍾里樓田生二子長礪次敦頤

先儒程氏

程珦字大中河南人顥頤父也曾祖羽仁宗朝珦以祖蔭補黃陂尉令行禁止神宗朝知磁州慈惠剛斷民皆懷德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恐後珦獨抗議指其不便累官大中大夫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婺源縣人生承年鄉松嚴里南冠擢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爲屬辟鼎再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松生平力學有俊才數千言立就究心河洛宗旨成大儒請建大學明人倫以倡節義敎子熹從李延年學自謂福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號稱韋齋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建寧建陽人沉之父也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居士元定八歲能詩及長登西山絕頂日惟啖虀於書無所不讀朱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

子不得聞者必以語焉異篇奥傳微辭遂旨先令考究而後折衷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我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韓侂胄秉政逐朱熹僞學之禁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聞貶夷然就道熹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多欷歔泣下者熹徵視元定不異平時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闕里書卷八　終

闕里書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沈朝陽撰陳之伸補朝陽江寧人天啓間貢生官池州府學教授之伸海鹽人仕履未詳是編雜采聖賢事迹湊合成篇每篇各繫以贊詞意膚淺考訂甚疎如越絶書所載子貢事之類皆無所辨正

見人臣之貞而無愧於彼文信國公當宋室流離播遷之秋而從容於燕京之樓其足不踐地者九數年若以爲惟死爲是則信國之大忠者非耶故予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謂其不能奪其生死之際惟其是而已矣及予守撫州搜索上樓之有議論者則見東石王先生敘有歷代忠義錄先生予知爲天下聞人文矣彼其所著書如太儒心學錄如講學錄諸書不止是編而是編固其心思之所獨得者予受而閱之見先生於孟達而下八十七人謂爲徒死爲解文卿而下

十人巳死而下一百四人謂爲眛于出處謂爲中國失節爲惟於伯夷而下五百九十七人張良而下五人陳咸而下四十八人解楊而下八人申包胥而下十八人李球而下一百四十六人關龍逢而下七十一人先軫而下二百一十一人則各以爲有得於道眞於予心有合哉予可其錄而謂當有言以弁諸首則閱三年而齊書不暇未能有言也然是錄巳梓之矣予取之貯府庫之東楹而刷之以行天下及予於是年秋釋郡符供場屋之役又將以述職行乃始得餘功

反覆是錄而爲之言焉東石先生
固忠義之臣哉其見之明其守之
定其發而爲文章形而爲論議不
徒以死之爲高而惟其成人道之
是乂不徒以生之爲大而惟其盡
人臣之忠彼其官兩浙督學而遂
恬退自高使其臨天下事自有無
難處之道矣當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大夫列於有位
即抱節義之志者亦無所用其忠
夫魏文貞公之言曰願爲良臣不
願爲忠臣蓋皋陶稷契之臣君堯
舜也龍逢比干之臣君桀紂也吾
有堯舜之君則爲皋夔稷契之臣
耳彼疾風而後知勁草而板蕩斯
有忠臣焉孔子之言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若無歲寒將後彫者何以
見哉吾輩生長承平之時涵濡雍
熙之治蓋有元首股肱媲美於一
堂之上而都俞吁咈相逢於五百
年之期矣是忠也所以爲人臣之

忠也是義也所以爲人臣之義也
彼臨難而有其忠義者亦末矣而
豈必有以自明而後見其忠哉而
後見其義哉予於是乎有感焉因
書之以冠東石先生之錄
時
嘉靖歲次壬子秋菊月之吉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江西撫州府
事前刑部郎中瓊山黃顯拜手書

歷代忠義錄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事君之盡
己合宜皆忠也義也而以死忠義
者為大何也天下之事不難於常
而難於變死忠義者變之大者也
臣道之極致也斯不亦難乎故古
今天下以忠義歸之死節者難之
也予於古之死節之士竊景慕之
尚論其事未嘗不三喟焉遂考之
綱目僅表其九全史各立之傳而
所遺尚多復蒐子集百家天下志
乘合而纂之庶幾備矣僭不自揆
而折衷之如孟達叛漢降魏而復
死漢庾珉王儁受劉聰官而復死

晉魏允幸貲不死晉社稷而為降
主死徐嵩已降後秦而復為秦死
呂子臧李玄通以隋臣降唐而為
唐死高叡以唐臣事周而為周死
姚洪夏魯奇事唐莊宗復事異姓
篡國之明宗為之死沈斌事梁唐
晉而為晉死綱目皆以死節予之

誤矣他史取者或所事不正或受
君不正之命或後其時或非其地
而徒死不為節或誤國或無君而
一死不足自贖凡八十七人悉辯
其非（見卷十二）然後得死節粹白者伯夷
而下五百九十七人首錄之為萬
世殺身成仁者之法焉（見卷至五）外此若

張良而下五人精忠報國（見卷之六）陳咸
而下四十八人不汙二姓（見卷之七）鮮揚
而下八人使虜不屈（見卷之八）申包胥而
下十八人忠憤奮激（見卷之九）死未死心
一也錄之李球而下一百四十六
人皆死國難其忠毅可尚也錄之
關龍逢而下七十一人皆死諫爭

其忠直可仰也錄之先軫而下二
百一十一人皆死戰陣其忠壯可
嘉也錄之（見卷十至十三）解文卿而下十人雖
死諫而事非主言非時君子所不
取錄之何戒昧于出處者也（附卷十一）王
究而下一百四人雖死節而黨夷
狄病中國君子所深罪錄之何愧

中國失節者也（見卷十四）揔為卷十有四凡四閱歲三易槀而後成名之曰歷代忠義錄自夏迄元三千二百年間忠臣義士一開卷而指諸掌矣嗚呼平生志向實企忠義事親餘力克就是書雖聞見寡陋采摭猶有未盡然竊取之義自謂有一得焉後之人因是書之便覽夫人皆誦之有所感發而奮乎忠義者益衆且知所決擇不蹈乎非義之義則萬世綱常未必無小補焉者是書之作夫豈徒哉乃若補其所遺發其所未及則不能不深有望于後之君子

嘉靖八年己丑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金谿東石王貫時禎書

金谿宋石王貴時禎述

王貴曰古之死節之士有國亡而與君同死社稷者有國滅君降而自死社稷者有憤國之亡而死者有憤君之弑而死者有憤君之奔而死者有憤君之辱而死者有捍君之難而死者有侍君之危而死者有脫君之命而死者有不事二君而死者有不事二姓而死者有不赴偽召而死者有不汙偽命而死者有不從簒奪而死者有不從弑逆而死者有不從反叛而死者有起兵勤王而死者有起兵討逆而死者有密謀誅賊而死者有起兵反正而死者有起兵興復而死者有兵敗不辱于敵而先死者有城陷不辱于敵而先死者有兵敗城陷見執于敵不屈不降而死者有為寇賊所執不屈不降而死者有賊擁之為主不從而死者有賊誘之說降反其言而死者有奉使敵虜不屈而死者有宣諭寇逆不屈而死者其死雖不同或慷慨而取義或從容而成仁其心一而已矣

自卷一至卷五錄起商迄元死節之士凡五百九十九人

商

伯夷　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讓國而逃及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食之遂餓而死

大明建廟于永平府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墓在山西平陽府首陽山上又[illegible]在萊州府孤山上

[illegible]國

王蠋

齊畫邑人[illegible]湣王不聽退耕于野燕樂毅破齊聞[illegible]賢令軍中環[illegible]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illegible]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立湣王之子法章是為襄王

漢 具說附

紀信

成紀人事漢王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急信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逃去羽怒焚死信宋建祠死之在開封府滎澤縣加封誥詞云以忠狥國代君任患實昭漢祭使後世知君為重身為輕雖糜捐不避者俟有力焉

大明正統間追封滎澤侯謚忠烈命有司春秋致祭臨洮府蘭縣順慶府西充縣皆有廟

周苛

沛人以御史大夫守滎陽項羽破城苛罵不絕口羽怒烹之唐李觀撰碑稱其能立節顯主

章明

新繁人累官太中大夫王莽篡漢明嘆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

侯剛

新繁人仕為郎王莽篡漢剛徉狂號哭莽使人問之剛曰漢祚無窮不忍事非主也莽殺之

龔勝

字君賓彭城人舉茂才廉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哀帝崩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鄉里莽既篡漢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為祭酒勝稱疾不應後二年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先賜祿直辦裝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久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入室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待君為政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加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謂暉等曰吾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勑以喪事衣周身棺周衣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年七十九使者太守臨斂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墓在徐州城東南三里

賛按漢書薛方齊人嘗為郡掾祭酒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焉謂方以堯舜比莽自託巢由雖能不仕於莽且保其身然說而不正較之勝守正以死相去遠矣班固曰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實竊以為固之許方過矣後之君子不幸而遭時如二子其為勝毋為方哉因録勝之事而附論方於此

劉崇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王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内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敗死綱目書曰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事在漢孺子嬰居攝元年

翟義

東郡太守翟義與姊子陳豐謀曰王莽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强藩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不成死國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絶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兵拒擊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義方進之子也綱目書曰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事在漢孺子嬰居攝二年

劉快

漢已已王莽簒國元年四月綱目書曰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虞俊

無錫人哀帝時為新陂令後王莽簒國以司徒召之俊仰天嘆曰願為漢鬼不能事二姓飲藥而卒光武即位表其墓

賈萌

河東人仕為郡守與安成侯張普約同起兵討王

莽晉貞約遂獨戰死後人立廟祀之在河西南[illegible]
府新建縣

曹竟

字子期山陽人漢末去官不仕莽莽誅漢更始徵
竟為相亦眉入長安欲降竟竟不從手劍格死

李業

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漢元始中為郎王莽居攝業
去官匿山谷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
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
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
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
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不測之淵乎業
嘆曰君子見危授命何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
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蜀平光武下詔
表之

王皓

王嘉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
國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
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嘉對
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
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
使者伏劍而死

溫序

字次房[illegible]人仕州[illegible]武徵為侍御史
遷護[illegible]城為隗[illegible]將苟宇所
執宇[illegible]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
重任分當[illegible]生守[illegible]序大怒叱
曰虜何敢[illegible]因以節檛殺數人賊[illegible]欲
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之伏
劍而死主簿韓遵等以屍歸光武官其三子以
其屍歸葬舊塋墓在并州都縣

伏隆

東武人光武時為太中大夫張步據齊地隆移檄
告以順逆步遣使隨隆詣闕光武拜隆光祿大夫
使步步欲留之留隆共守隆執節不從步殺之步
平收隆喪賜棺殮作冢瑯琊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為漢陽太守涼州反賊韓遂

王國等擁衆十餘萬衆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樊
子幹年十三言於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
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宜還鄉里徐俟
有道而輔之言未終樊慨然嘆曰汝知吾必死耶
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
難乎吾何之必死於此王國使人說樊曰天下
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樊按劍叱之
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綱目書曰
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事在靈帝中平
四年

耿紀
常晃

少府耿紀司直常晃以曹操將移漢祚乃發憤與
金禕吉邈等起兵欲誅操南援劉備不克為操將
王必所殺夷三族綱目書曰少府耿紀司直常晃
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事在獻帝建安二十三
年

王賁曰曹操移漢之勢已成漢廷公卿拱手
聽命莫敢少與為異耿紀常晃金禕吉邈馬
適承等乃能發憤倡義謀討誅操而援劉備
非有忠義素定之志死生不顧成敗不恤焉
能為此舉哉使五人之謀克遂則曹氏而劉
興昭烈可以不失光武之舊物矣夫何許操
不克竟死賊手曹氏之基遂成而昭烈偏安
於蜀矣嗚呼豈炎運已衰而人不能勝天耶

習珍

襄陽人為漢零陵北部都尉孫權襲殺關羽遣潘
濬攻珍珍謂曰我心為漢鬼不為吳臣月餘糧盡
嘆曰受漢恩厚不得不報之以死即伏劍自殺

九

閻溫

天水人為魏涼州別駕守上邽會馬超奔上邽郡
人舉迎之溫不能禁乃退涼州超復圍之溫夜潛
出欲告急夏侯淵為超所執超曰汝謂城中無救
則貸汝溫偽許之及詣城下大呼曰大軍不過三
日至矣勉之超怒殺之

王經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

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稚
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
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
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
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於是入白太后
沈業奔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
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
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郎抽戈前刺髦殞于
車下昭收經及其家屬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
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被害故
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綱目書曰魏司馬昭弑其
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事在漢後主禪景
耀三年

傅彤

從先主與吳戰義陽敗北彤斷後拒戰兵盡吳將
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傅僉

魏遣鄧艾鍾會統衆十餘萬入寇會係趨陽安口
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
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綱目書

曰魏遣鄧艾鍾會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事在
後主禪炎興元年僉彤之子也

諸葛瞻

諸葛尚

魏將鄧艾軍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衛將軍諸葛瞻
督諸軍拒艾艾長驅而前瞻退守綿竹艾以書誘
瞻曰若降者表為瑯琊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
大破之遂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
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綱目
書曰衛將軍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及其子尚
皆死之事在後主禪炎興元年

劉諶

鄧艾兵至後主禪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
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
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禪不
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
都城北禪率群臣詣軍門降綱目書曰鄧艾至成
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事在後主禪炎興
元年

[illegible]

晋軍至建鄴吴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
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晋水軍必至此宜
蓄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
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將亡賢愚所知及
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
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逆之不憂不破若坐待
〃兵〻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
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晋將周浚戰大敗于板
橋靚欲適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
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
家丞相所識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
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晋兵所殺
綱目書曰諸軍並進吴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事在
晋武帝太康元年

晋

周處

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屯梁山衆七萬梁王肜夏侯
駿使將軍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
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肜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
六陌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
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
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
而亦不能罪也綱目書曰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
敗死之事在惠帝元康七年

劉沈

字道真燕國薊人領雍州刺史河間王顒舉兵反
沈奉詔討顒以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甫澹為先
登襲長安與顒戰顒屡敗沈使博澹以精甲五千
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顒黨張輔見其
無繼横擊之殺博澹被擒顒奇其勇將活之澹不
屈遂見殺沈兵潰南走為顒所獲謂顒曰知己之
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
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顒
怒鞭之綱目書曰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事在惠帝永興元年

皇甫澹

見上

嵇紹

字延祖康之子也為侍中命東海王越與右衛將

軍陳眕勒兵奉帝征成都王穎徵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石超率衆拒戰眕弟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穎遂以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綱目書曰東海王越奉帝征穎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事在惠帝永興元年後人立廟祀之在今彰德府湯陰縣

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死不以罪紹不仕晉室可也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

譙登

初譙登父為成太守馬脫所殺登詣晉劉弘請兵從讎弘表登為梓潼內史募兵攻脫斬之食其肝遂據涪城人攻之屢為登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民薰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辭氣不屈乃殺之綱目書曰成陷涪梓潼內史譙登死之事在懷帝永嘉五年

吉朗

漢劉曜陷長安愍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愍帝於平陽事在愍帝建興四年

王冀曰自古無不亡之國然受禍之慘未有如西晉之末者也劉聰以胡虜之雄肆吞噬之毒既執懷帝而使之青衣行酒復降愍帝而使之洗爵執蓋此自古亡國之君所未有之辱也噫國可亡君不可辱故曰國君死社稷使懷愍能死社稷則聰雖無道安得而辱之哉晉之諸臣亦不知君臣同死社稷之義如庾珉王雋麴允辛賓輩相隨入虜北面於賊後雖憤死烏足全節惟中丞吉朗一人見義分明不隨愍帝而以身殉社稷長安一死慨慷明白大節純全可為人臣死國之法哉

譙王承

王敦舉兵反遣桓羆說譙王承請為己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絶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何復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既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羆以悝為長史悝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内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狥四境敦遣魏乂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望戰死甘卓亦遣承書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乂攻相州百日拔之執承以檻車載送武昌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悝亦為所執乂將殺之悝子弟對悝號泣悝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復何恨哉初承被執其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毁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及承遇害階延營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塋畢乃去及敦平詔贈虞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綱目書曰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事在元帝永昌元年

虞悝

事見上

卞壼

字望之濟陰寃句人蘇峻舉兵反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與峻戰于西陵大敗峻進攻青溪柵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詔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廟祀不絶今廟在應天府墓在府城内盗嘗開壼墓面如生手拳爪達手背綱目書曰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事在成帝咸和三年

史臣曰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蹇蹇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

又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壼之謂矣

桓彝

蘇峻遣兵襲陷姑孰京師戒嚴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晏安遂進屯蕪湖峻將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及峻兵犯闕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彝誄國人綱目書曰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事在成帝咸和三年

沈勁

字世堅吳興武康人時慕容恪攻洛陽朝廷以勁補冠軍長史助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既而粮盡援絕祐懼不全佯以救許昌為名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城勁欣獲死所尋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慕容恪言於恪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恪遂殺之綱目書曰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事在哀帝興寧三年

司馬光曰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掌據

秦遣將軍苟萇等將兵擊涼涼遣將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苟萇使姚萇為前驅據兵敗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綱目書曰秦擊涼州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事在孝武帝太元元年

吉挹

秦韋鍾救魏興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嘆曰忠臣也挹叅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綱目書曰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事在孝武帝太元四年

王賁曰古死節自殺者有不食有飲毒有自經有自沉有自刎有自焚有自剄有伏劍其死不同其節一也

何無忌

無忌都督江荊二州八郡軍事加鎮南將軍自尋陽引兵拒盧循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謚曰忠肅綱目書曰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事在安帝義熙六年後人立廟祀之在江西南昌府

賈渾

太安中為介休令漢主劉淵遣將喬晞攻陷介休執渾渾杭節不屈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茍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殺之

周崎

召陵人為晉湘州從事王敦之難刺史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為敦將魏乂所獲乂謂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援已絕當活汝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吾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怒殺之

易雄

字興長沙瀏陽人為晉舂陵令湘州刺史譙王承起兵拒王敦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募兵千人從承固守時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資儲又闕敦遣魏乂攻之雄勉勵所統捍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至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雄曰實雄為之惜力弱不能救國難安用生為今日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殺之

鍾雅

字彥胄潁川長社人蘇峻反王師敗績峻入京城時雅為侍中與右衛將軍劉超同侍衛成帝或勸雅為去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若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至矣又峻逼遷帝于石頭雅與超流涕步從後皆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

劉超

成帝時超為右衛將軍蘇峻反京師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超獨盡以妻孥入處宮內親侍帝王師敗績峻入京城還帝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道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在幽厄中趨猶

啓授老莊論語後王導出奔超哀誄將欲奉帝以
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雅帝抱
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奉詔遂害之及峻
平帝痛念超不已詔擇高顯地葬之使出入得瞻
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劉翼

淮陵人永嘉之亂翼為衡陽太守起兵期復晉祚
不克而死後人以其死節立祠祀之

南北朝

顔見遠

梁蕭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
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
衍頷之乃遣人弑王初王之鎮荊州也琅琊顔見
遠為録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衍既篡位見
遠不食数日而卒衍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
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綱目書曰梁
主衍弑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顔見遠死之
事在南北朝壬午年

王罃曰自古以權臣篡國者方其專國時握
爵禄鼓舞操誅殺以劫制一時臣民率皆因
忘稻而反為之用故司馬師篡魏曹丕篡漢
劉裕篡晉蕭道成篡宋舉朝無一人死國者
君子每為之浩嘆彼蕭衍之篡齊與丕等如
出一軌在朝之臣乃有顔見遠者以身殉國
不食数日而卒非忠義之心定於平日壯烈
之氣激於一時其能掮三尺之軀扶三綱之
道立萬世之極也耶噫若見遠者真百代儒
入矣

韋粲

侯景兵圍臺城先是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
騎常侍粲至廬陵聞亂簡閲部下得精兵五千倍
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
儀曰必如此當有敕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
盃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假有
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
馬出部分發至南州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
步騎至横江粲即送粮仗并散私財以賞其戰士
遂與顗之高等推仲禮為大都督仲禮以晦夜入
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移
頓青塘使將軍劉叔胤助之會大霧粲軍迷失道

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栅未合景亟率鋭卒攻之
粲使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
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
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瞥構從弟昂
皆戰死親戚死者数百人綱目書曰侯景襲梁援
軍散騎常侍韋粲死之事在南北朝己巳年

張嵊

侯景使侯子鑒定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太守張嵊
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嘆曰袁
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
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
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専城朝
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
曰吾一門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御史
中丞沈浚綱目書曰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嵊死
之事在南北朝己巳年

胡寅曰張嵊以書生守土以不能匡救朝廷
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
生則不能也嵊可謂無負於書矣

鮮于世榮

漁陽人仕高齊為太子太傅周武帝入代遣以瑪
瑙盃即碎之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被執不屈
而死

立冠先

烏程人仕蕭齊為給事中使蠕蠕國逼令拜執節
不從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中國使拜夷狄
者我也遂見殺

隋

穆肅

為汀州刺史任滿謂經將樂聞唐受禪遂赴水而
死後人立祠祀之在將樂縣宋賜額令有司春秋
祭祀

王蕡曰隋煬帝之世死節之臣無慮十數而
君子不之取者蓋以煬帝負弑君弑父之惡
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有討賊之責而况為高
祖之臣嘗立其朝者乎不能討賊而反甘心
以事賊無所逃於春秋斧鉞之下矣一時臨
難捐軀之士是乃為賊委命而死反為辱之
大者烏足為節哉惟穆肅聞唐革隋赴水而
死雖有愧于討賊之義而其死亦可取也已

續補

自列國至南北朝續蒐得死節之士録如左

列國

仇牧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　春秋書曰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安國曰仇牧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春秋書之以為食焉而逃其難者之訓也惟要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齊太史

齊崔杼弑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公孫杵臼　程嬰

俱晉人　為趙朔客屠岸賈殺朔杵臼謂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男吾奉之故不死也及生男賈聞而索之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耳杵臼曰我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山中使嬰謬呼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及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在嬰處也諸將以既殺杵臼及孤兒不復疑嬰乃抱趙氏真孤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言於晉景公復立趙氏後是為趙武即孤兒也遂攻屠岸賈滅之武既冠嬰曰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下報宣孟與杵臼遂自殺武啼泣齊衰三年奉祀不絶宋神宗時吳處厚上言程嬰杵臼全趙氏孤最為忠義宜旌之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立祠以祀在太平縣古晉城北門外

漢

張尚　趙夷吾

景帝時楚趙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悍皆諫被殺

馬適求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王莽不克皆為莽所殺

王允

獻帝初平三年允為司徒與呂布誅董卓卓部曲

李傕郭汜等舉兵圍長安呂布與戰不勝出走將
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
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傕
汜把劫收允殺之屍於市

金尚

獻帝初平三年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
據之自稱刺史時朝廷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
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術稱帝欲以尚為太
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尚喪至詔百官弔祭拜
其子瑋為郎中

金禕

曹操殺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進爵為王用天子
車服出入警蹕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
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欲挾天子以討操
不克而死

三國

程畿

昭烈伐吳畿領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勸其
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遂死之

柏奕

吳主亮欲誅大將軍孫綝謀泄綝遂圍宮使孟宗
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
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立瑯琊王休遣亮之
國

毋丘儉

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迎立貴鄉公髦揚州
都督毋丘儉起兵討師師擊之儉敗死

諸葛誕

魏司馬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服衮冕赤舄又
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揚州都督諸葛誕
起兵討昭昭攻之拔壽春誕被殺

王真曰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司馬師
殺玄豐儉內不自安遂起兵討師諸葛誕素
為司馬氏所用嘗拒儉之邀而斬其使後因
王凌等相繼誅滅內不自安又迫於徵詔遂
斂兵自守以拒昭則二人之舉事初非純於
忠義者也而綱目皆書起兵書討師討昭以
義予之何哉師負弒君之罪昭則篡勢已成
天下苟有能倡義者皆君子之所與而心之
純否不暇深論直欲明討賊之義而使弒君

婺國之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無所欺於天
下從世而後已此綱目之所以有取於倫誕
也哉

王詮

魏司馬昭攻諸葛誕圍壽春吳遣將全懌于詮等
救之以兵突入城昭克城殺誕詮曰大丈夫受命
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
乃免胄肩陳而死懌等皆降于昭

晉

魯充

漢劉曜陷北地獲晉將軍魯充謂之曰吾得子天
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
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遂自殺

車濟　宋矩

趙主石虎遣將麻秋攻涼秋之克金城也縣令車
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遣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
矩曰為人臣功既不成惟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
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辛謐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
辟皆不就魏主石閔復為太常謐遺閔書以為物
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
身晉朝遂不食而卒

周顗

為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顗避之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
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
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
社稷枉殺忠臣凌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
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
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樂道融

丹陽人為王敦參軍敦初舉兵反遣使告梁州刺
史甘〻卓初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敦〻卓乘其後
又遣道融往召之道融忿敦悖逆反說卓曰王敦
悖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
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
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
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敦聞卓起兵大懼卓兄
子卬為敦參軍敦遣卬歸說卓使旋軍卓感之即

欲旋軍道融勸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

丁穆

順陽太守改梁州刺史未行會符堅攻順陽戰敗被執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後謀襲長安事泄遇害

王頎曰丁穆在符秦國中未嘗屈節事之故其後謀襲堅事泄遇害不失為忠義若夫先事之而後圖之者則先已失節將安用圖於後哉

霍原

燕國人志節清高累辭徵辟王浚謀稱尊號以問原原不答浚誣以罪殺之梟其首

謝邈

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所執逼令北面邈厲声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被害

田泓

秦主符堅遣彭超攻晉戴逯於彭城謝玄帥衆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逯而不可得部將田泓請沒水潛行玄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秦人殺之

傅弘之

夏王勃勃陷長安晉都督劉義真逃歸夏兵追之參軍傅弘之斷後力戰為夏所擒勃勃欲使降弘之不屈叫罵被殺

南北朝

卜天與

餘杭人宋文帝時為廣威將軍太子劭入弒事變倉卒諸將望風屈附天與聞變不暇披甲即持弓出戰罵賊手射劭於東堂賊黨逆擊斷臂遇害後贈益州刺史謚壯

袁粲

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録尚書事粲時為中書監守石頭城密謀誅道成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攻粲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

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為忠義死不作諸淵生

陽瓚

魏兵攻宋滑臺拔之司馬陽瓚為所執不降而死

席恭祖

齊巴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

江子一

侯景叛引兵渡江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還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及侯景圍臺城子一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率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往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還皆免胄赴賊死

陳昕

臨川太守陳昕為侯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景將宋子仙誅王偉而降桃棒從之夜縋昕入城梁主鐫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俄而桃棒事泄景殺之昕不知夜縋城出報桃棒為景所執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因袁甲隨之昕不從誓以必死景乃殺之

霍俊

侯景圍臺城敗邵陵王綸援兵綸奔朱方擒其主帥霍俊至城下使言綸已為亂兵所殺俊呼曰小小剉屻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怒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賊殺之

沈浚

侯景圍臺城偽請求和以却援軍梁主許之既盟而圍不解梁王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見景與去忘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咀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及景陷臺城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陷吳興浚為所殺

王珉

齊師臨江梁郢州刺史[illegible]法和舉州降之長史王珉不從法和殺之

陳叔慎

隋既滅陳陳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年十八置

酒會僚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乃刑牲
結盟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隋刺史薛胄
擊之叔俱兵敗死之

荀詵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博士荀詵諫見
殺

裴顗

齊王蕭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宋奉朝請
裴顗上書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

歷代忠義録卷之一

歷代忠義録卷之二

金谿東石王貫時禎述

唐

劉感

岐州鳳泉人唐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為薛
仁杲所圍長平王叔良救之將兵至仁杲偽遁又
遣高墌人偽以城降叔良命感帥衆赴之大敗仁
杲擒感使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
早降感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
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杲怒
埋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罵益甚賊平高祖購得
其屍祭以少牢贈瀛洲刺史爵平原郡公謚忠壯
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綱目書曰秦圍涇州唐兵
敗績守將劉感死之事在隋恭帝皇泰元年

張善相

襄陽人大業末附李密密敗歸唐高祖授伊州總
管王世充攻之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
衆餓死善相謂其下曰吾為唐臣當效命君等斬
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曰願與公同死城陷善相
被執罵賊見殺高祖嘆曰善相不負我我負善相

乃封其子為襄城郡公綱目書曰鄭主世充取唐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事在隋恭帝皇泰二年

李公逸

雍丘人始附王世充兼其正敗乃歸唐高祖拜杞州總管封陽夏郡公入朝至襄陽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惟聞有唐賊怒見殺高祖悼之封其子封襄邑縣公

李育德

趙州人初歸李密後降唐高祖拜刺史守殷州王世充攻之城陷不肯降力戰而死弟二人亦戰死

王蕡曰隋末大亂群雄並起孰為真偽君臣之分未明若張善相李育德始附李密李公逸始附王世充後皆歸唐是失所擇於先而得所從於後不可以事一君目之其死節於唐不可不録若呂子臧李玄通身為隋臣後仕于唐則君臣大義已虧雖為唐死不得為忠綱目書其死之予以全節誤矣故今不録

盧士叡

士叡客韓城隋末亂結納英豪唐高祖與之舊及兵興來謁擢累瀛州刺史劉黑闥攻破其郡衆潰士叡被執賊欲使說下城堡士叡不從遂見殺

葉顒

武德初顒為建州刺史郡有妖賊作亂顒嬰城捍賊城陷不屈而死郡人立廟祀之

周積

金壇人亦徽閭積因四境盜起糾合鄉人拒之衆寡不敵賊誘之從為亂積罵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為賊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事聞封爵立廟祀之

來濟

高宗時濟累遷中書令帝欲立武氏為后濟諫不可遂貶庭州刺史西突厥入寇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綱目書曰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事在唐高宗龍朔二年

王蕡曰按高宗欲立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其言不納后武氏貶濟遠州刺史突厥入寇濟死之夫與濟同諫同貶者惟褚遂

良韓坡遂良先歿及詔斬瑗而瑗已死濟以
為與其待戮孰若死寇故遂赴敵而死嗟乎
居而犯顏敢諫濟有之矣觀濟之善處死則
臨難而伏節死義不優為哉可謂真忠臣矣

李憕

盧奕

憕并州文水人舉明經累官東京留守安祿山薄
城下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
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千欲戰皆潰
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
臺中祿山入執憕奕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
被執即數祿山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
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臨刑西向再拜而罵賊
不空口逆黨為變色奕懷慎之子也憕子十人皆
遇害綱目書曰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
盧奕死之事在玄宗天寶十四載

事聞詔贈憕司徒諡曰忠懿後再贈太尉拜
一子五品官李德裕曰賈誼稱守圄扞敵之
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竭始興
委符頑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憕知義固列守
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憕始
肅宗詔贈奕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或以為洛
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
寇讎以死誰對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
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
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
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
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
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
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
下者孰愈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
烈詔可

顏杲卿

袁履謙

沈盈

安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
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紫袍履謙
緋袍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
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
起兵討祿山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

口以備西寧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犒
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
皆擒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
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杲卿告急於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
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六日而城陷賊執杲卿
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奏汝為判
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
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
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
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
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
而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余人
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杲卿甥沈盈
為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細
目書曰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事在玄
宗天寶十五載
尹起莘曰杲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宜矣履
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賴杲卿感
悟相與起兵顏氏死者三十餘人又非履謙
比是以杲卿大書履謙則見之分注亦不沒
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王賁曰祿山之至杲卿力不能拒乃與履謙
往迎受其金紫之賜仍守之命其時非祿山
不乎假使其時為所疑而見殺則雖欲復起
兵於常山死節於洛陽可得乎是從逆之人
已矣然則杲卿當賊至之時即率衆一戰卒
雖不濟執節以死可也是故為人臣者見定
於素時死則死其無所失矣

張興

饒陽裨將張興東鹿人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
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史思明併力攻之
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
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外援俱絕城遂陷興被執思
明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
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
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
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
剪除兇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
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

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
不絕口以至於死綱目書曰史思明攻陷河北諸
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事在玄宗天寶十五載

張巡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
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不從乃帥真源吏民哭
於玄元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
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降賊引
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
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
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
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
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
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
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
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震令狐潮復來攻潮
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
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圍
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
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
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
像率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
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
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
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
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
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
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夜遁自是數破賊
軍擒獲胡兵悉斬之民被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
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令狐潮李廷望復來
攻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
數萬人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帥
步騎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守寧陵
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至巡
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

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趨睢陽遠告急于巡巡自寧陵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遠惟調軍粮脩戰具居中應接而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

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尚衡在彭城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坐中皆泣下霽雲去

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
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
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尹子奇久圍
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
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
如堅守以待救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
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
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
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
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
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
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
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視其齒存
者纔三四乃以刃脅降巡不屈罵曰我為君父死
汝附賊乃犬彘也又脅南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
以巡并南霽雲與雷萬春姚誾等三十六人皆殺
之巡且死顏色不亂子奇全致遠送洛陽行至偃
師亦以不屈死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
人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
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
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巡曰今與
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
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
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
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
乎器械甲杖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
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
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
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
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綱目書曰
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事在肅宗至德二
載

雙忠廟在開封府歸德州祀巡遠以南霽雲雷
萬春姚誾賈貞附享
大明宣德間命有司致祭　許遠墓在偃師縣又
廟祀在海寧縣　南霽雲魏州頓丘人

或議張巡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
李瀚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
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待諸軍之
救也食盡而及人豈得已哉障江淮以全天

下巡之心也

司馬光曰天稟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與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耶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姚誾

俱見上　巡部將又有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震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張重孫景趙孫廷皎張恭默王森李嘉隱馮顏趙連城喬紹俊翟良輔祝忠孝廉坦皆死睢陽之難

袁光廷

初安祿山反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於吐蕃惟西河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虜游說百端終不肯降部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粮盡光廷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

薛愿

初安祿山反龐堅為防禦副使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賊將阿史那承慶悉衆攻之堅愿晝夜拒戰救不至城遂陷二人不肯降縛送洛陽皆被殺堅涇陽人

畢炕

河南偃師人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不屈死之一家皆被殺後贈戸部尚書謚曰忠

段秀實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涇原帥姚令言遣騎迎太尉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源休入見泚勸之僭逆李忠臣張光晟蔣鎮等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踰垣入刼之秀實乃謂子弟曰

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下豐
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
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說秀實
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
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卒三千聲言迎駕實
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
言符令旻且還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
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
不能為之臣也使海濱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
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事而死之泚召李忠臣

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
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強賊吾恨不斬汝萬段
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濱
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
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
海濱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
後贈秀實太尉秀實汧陽縣人縣有祠祀之墓亦
在焉綱目書曰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
之事在德宗建中四年

胡寅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因也然與濟理

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
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孰黠戰以
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泚羈
鄉見幾不敏悟計抱忠負材卓卓而死也

顔真卿

杲卿從弟舉進士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
增陴浚池積財實廩及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
城守又集境內兵及募壯士令參軍李擇交統之
與賊相持賊陷東都遣人來徇真卿斬其使事聞
玄宗嘆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

討賊賊衆寡不敵乃徃趙行在遷御史大夫攻尚
書右丞進太師封魯郡公立朝正色屢建議[illegible]正
與法盧杞等深恨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言
遣真卿往諭詔下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
老貽朝廷羞至河南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
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
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尚說我耶希烈大會
其黨朱滔等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人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
真卿叱曰若[illegible]顔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

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于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數刼之以威不屈遂拘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指臥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閹奴等害真卿稱有詔賜死真卿曰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後賊平家人以其柩歸葬啓視狀貌如生瓜

甲甾手背墓在河南偃師縣北郭山山東濟南府陵縣又兖州府費縣又汝州又湖州府又温州府又建昌府麻姑山皆廟祀之宋紹興間官其後以為天下臣子勸賜廟額曰忠烈（唐德宗貞元中贈司徒謚文忠）

劉迺

河南伊闕人為兵部侍郎德宗狩奉天迺時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疾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荅炙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自辱擅賊欲汙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于牀下搏膺呼天不食卒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忠惠

吴溆

建中初溆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盧杞謂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泚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溆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溆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時方危安得自計且不使主上恨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溆客省不還卒被害帝悲哽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官其一子京師

平官壵其塋

元正

李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輩父匿山中思明以名召之正謂其弟曰彼利吾名難免矣不汙而死猶生也遂瞋目固拒之與弟皆遇害父亦仰藥死賊平詔録伏節十一人而正為冠贈秘書少監

黄碣

吴鐐

張遜

碣閩人初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

反碣諫曰大王不能盡忠王朝乃為大逆耶一日誅滅無種矣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殺之投其首溷中夷其家百口及召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為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耶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拒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而殺之

石演芬

西域人為李懷光都將尤親信蓄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詣行在言懷光有異心請罷其兵柄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宜即死演芬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乃負天子且我惟知事一人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德宗聞其忠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

張名振

為李懷光都將懷光有異志名振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及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及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言曰公不反來此何耶不急攻朱泚以京城歛以賊誰遺懷光怒殺之

孫揆

以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昭義節度使會戰克用伏兵執揆將禮而用之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奴解人當夾之以板行刑者如其言罵不絕至死昭宗憫其忠贈左僕射

蔡襲

襲將諸道軍在安南嶺南節度使蔡京忌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後南詔寇安南圍交趾襲嬰城固守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遂溺海死綱目書曰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事在懿宗咸通四年

周朴

福州人隱處不仕有詩名黃巢陷福州求得朴欲用之謂曰能從我乎荅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後人立廟祀之宋賜額剛顯在福州

府烏石山祠

顧彥暉

為東川節度使昭宗時王建來攻城陷彥暉不屈
自刎死舉族皆死之

李迢

僖宗時為嶺南節度使黄巢陷廣州迢為所執使
草表迢曰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怒殺之

李絢

黄甫鉷

絢為澧州刺史黄巢來攻城陷被執不屈死之判
官黄甫鉷詰賊與之俱死焉

溫庭皓

為徐州觀察使龐勛反執庭皓以刃脅之使為表
求節鉞庭皓不從賊怒殺之

張徹

為幽州節度判官時府軍怨從事遂作亂盡殺從
事因其郎且執徹徹罵曰汝何敢反賊遂害之罵
不絕口而死事聞贈給事中

袁人傑

無為人唐末賊起人傑招集強壯保障一方賊衆
大至人傑挺身血戰度不能支義不受辱於賊仰
天大呼自刎而死尸僵立者累日賊驚異舍其境
遁去鄉人收瘞立廟祀之

唐旻

中原人先化中為永州刺史湖南馬氏率衆來攻
城陷旻不肯降死之

五代

裴約

約唐潞州牙將初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
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戰死以其子繼韜為留後
繼韜以潞州叛降梁約泣諭其衆曰予事故使踰
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柩猶未
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
也衆皆感泣遂嬰城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城
陷約見殺莊宗深惜之立祠以旌其忠祠在澤州
綱目書曰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事在五代癸未
年

王彥章

字子明鄆州壽昌人自少事梁太祖末帝時遷澶
州刺史會遣彥章入魏唐兵攻破澶州虜彥章妻

子歸之太原間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
彥章率師攻鄆州唐主自將救之梁師敗績彥章
走唐將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唐主
惜彥章之才欲用之賜藥傅其瘡屢遣人誘諭之
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晉交戰十
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憐而生我我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
所不為也唐主復遣李嗣源往諭之彥章臥謂曰
我豈苟活者唐主以彥章終不為用遂斬之綱目
書曰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事在五

代癸未年　墓在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郊
大明命有司歲時致祭
胡寅曰王彥章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
耳此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王賞曰彥章嘗曰人死留名其死節不屈不
食言矣然朱溫以無道賊滅唐仇晉天下共
惡之而彥章乃委質於其父子安得為智乎

宋令詢
唐潞王從珂舉兵反鳳翔唐主遣兵討之皆降潰
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成皆降唐主從厚出奔衛

州從珂入洛陽廢唐主為鄂王而自立遂遣人弒
之于衛州從厚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
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綱目書
曰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
詢死之事在五代甲午年

翟廷美
漢主承祐遣使殺郭威不克威遂舉兵反弒承祐
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契丹入寇威將兵擊
之至澶州自立而還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為
湘陰公贇特在宋州翟廷美贇故將也聞贇失位

舉兵徐州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
兵周主威使贇以書諭之後城陷見殺綱目書曰
周克徐州翟廷美死之事在五代辛亥年

趙崇溥
周王景等圍鳳州克之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
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綱目書曰
周克蜀鳳州都監趙崇溥死之事在五代乙卯年

劉仁贍
字守惠彭城人仕南唐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
周兵圍壽州城中食盡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

與決戰元帥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恚成疾時諸
將多降于周仁贍獨堅守不可下其幼子崇諫謀
出降夜泛舟渡淮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
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
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
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
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
皆感泣仁贍聞援兵敗扼吭嘆息周主耀兵於壽
春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廷構與副使孫羽作
仁贍表以城降周主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

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
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
中書令仁贍時不能省也是日卒唐主聞之贈大
師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
節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
度使劉仁贍死之事在五代丁巳年　壽州立廟
祀之額曰忠顯
大明於應天府雞鳴山立廟祀之號劉忠肅王廟
劉友益曰上書唐監軍周廷構降矣節度使
劉仁贍之為唐可知也其再書唐何重卜仁
贍也仁贍終身唐臣憤恚至死再書唐所以
明其心也故雖以病死書曰死之■此特筆
也一人而已
歐陽脩曰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
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
節傳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也又曰嗚呼
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
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
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
明矣豈有畏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

載仁贍降表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仁贍非
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
嘆哉

張彥卿　鄭昭業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
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
衆巨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鬭而死昭業亦
死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綱目書曰周

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事在五代戊
午年

王蕢曰二子之死人可及也所部千餘人至
死無一降者非恩德淪洽之深忠誠感動之
至安能使千餘人同死哉其真不可及也已

薛崇譽

曲江人仕南漢累官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
事宋太祖遣師克廣州崇譽義不降後被執不屈
死之

韓通

周恭帝元年正月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自陳橋引
兵入汴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
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
死後宋贈通為中書令以旌其忠綱目書曰趙匡
胤稱皇帝廢周主宗訓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
死之

高彥儔

宋主趙匡胤遣將劉光義帥兵攻蜀夔州蜀寧江
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利在

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出戰
敗走宋兵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
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
火自焚死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綱目
書曰宋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事
在宋乾德二年

李雄

宋將曹彬進攻金陵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
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死于兵

陳喬

初宋主趙匡胤諭江南主李煜入朝煜將從之其
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
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
矣煜遂稱疾固辭宋乃遣曹彬將兵伐之喬請所
在堅壁以老宋師煜不能用及彬攻金陵城陷喬
入白于主曰今日國亡願戮臣以謝國人煜曰此
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戮臣臣何面目見人
乎遂自縊死後宋主愍其忠改葬焉綱目書曰宋
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事
在宋開寶八年

王贇曰史稱喬柔懦畏怯則其不能扶顛持危固有可責者但國亡死節忠義凜然君子不得不與之

鍾倩

宋曹彬伐江南陷金陵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倩與舉族死之

王贇曰江南之亡也方城陷之時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倩與舉族死之雖杲卿闔門三十餘人死于常山恐亦未之能過何其烈哉噫江南小國也而有大忠臣如倩者出乎其間何地不生才豈虛語哉後之人臣觀倩之事而不惕然深感者難乎其免於不忠矣

又曰歐陽子謂五代全節之士得王彥章劉仁贍裴約三人然予考之如宋令詢輦廷美趙崇溥張彥卿鄭昭業薛崇譽韓通高彥儔李雄陳喬鍾倩十一人忠義凜然不可軒輊嗚呼五代之世將相公卿賣國如貨置君如奕者接迹于世乃有全節盡忠如十四人者豈不真難得哉可為三嘆也已

續補

自唐至五代續覓得忠義死節之士錄之如左

唐

楊初成

武氏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之房州號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李貞李沖

武氏廢中宗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瑯琊王李沖謀匡復舉兵先發其父越王李貞應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莘令馬玄素閉門拒守沖縱火焚其南門風回兵卻衆懼而散沖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貞亦舉兵於豫州發屬縣兵得五千餘人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武氏遣兵擊之守德拒戰而潰貞遂與守德皆自殺

李安靜

武氏將革唐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遂殺之安靜綱之孫也武宗會昌中錄忠臣後

訪安禄子孫已絶乃贈太子太師

程千里

肅宗朝程千里為上黨節度使賊帥蔡希德引兵圍之千里出戰被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後安慶緒殺之

張介然

玄宗天寶十四年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禄山兵至陷陳留斬介然於軍門肅宗至德二年追贈死節之士介然與焉官其子孫

蔣清

安禄山陷東京執採訪判官蔣清殺之肅宗朝追贈死節之士蔣清與焉又官其子孫

崔彦曾

賊帥龐勛襲徐州或勸觀察使崔彦曾奔兖州彦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彦曾既而殺之

鄭綮　鄭係

唐僖宗廣明元年黄巣陷長安將作監鄭綮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

五代

馬彦超　晉天福二年六月東都留守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殿死之

從唐明宗天成二年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將反召都指揮使馬彦超與計事彦超不從守殷殺之

奔洪進

潞王從珂反至長安唐閔帝遣康義誠將兵拒之義誠迎降于從珂閔帝出奔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閔帝大喜問計敬瑭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遷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為辞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自刭死

臣謹曰觀奔洪進責石敬瑭直欲附賊賣天子之語與刺之弗克自刎而死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真可以貫日星而塞天地矣

郭璘

契丹主德光屢攻晉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德光入汴晉相杜威王周皆以兵降德光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力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李廷鄴

周攻唐濠州唐團練使郭廷謂遣使至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鄴草降表延鄴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鄴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于周

桑干　王萬全　成彥温

石晉天福五年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安州叛降于唐安州副都指揮桑干王萬全成彥温不從而死晉主皆贈其官

吳巒

契丹攻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書生無爪牙自守東門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軍校邵珂守南門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屠貝州

歷代忠義録卷之二

歷代忠義録卷之三

金谿東石王萯時禎述

宋

秦傳序

江寧人淳化中為夔峽巡檢使賊李順犯夔州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久之度力不支尸為蠟書上報救竟不至城中乏食傳序盡出橐裝市酒肉犒士勉慰之衆皆感泣力戰及城陷傳序赴火死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録其子煦為殿直賜其家錢十萬

康保裔

河南人初契丹入寇掠祁趙等州都部署傅潛畏懦不進分騎八千付范廷召廷召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率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大呼决戰数十合兵盡矢絶而援不至保裔死焉帝聞保裔死優詔贈之贈侍中録其二子一孫綱目書曰契丹入寇都部署康

保裔與戰于瀛州死之事在真宗咸平二年後人立廟祀之在饒州府

劉紹榮

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為亂殺兵馬鈐轄符昭壽是日知州牛冕轉運使張適聞變皆奔竄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終不負朝廷也遂自經而死綱目書曰益州戍卒作亂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事在真宗咸平三年

裴濟

濟知靈州趙保吉大集番部來攻濟被圍餉絶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綱目書曰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事在真宗咸平五年

董元亨

深州東鹿人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元亨坐廳事賊黨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刼用繼至索愈急元亨張目厲聲罵之遂遇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趙師旦

山陽人仁宗皇祐初知康州儂智高反卒衆東下師旦使人覘之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來攻已薄城師旦止有兵三百人開門迎戰殺賊一驍將及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負州印并其子以匿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馬貴部衆固守賊攻城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

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堂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遂與貴俱遇害詔贈師旦光祿少卿後人立廟祀之在肇慶府德慶州崇寧間賜額忠景　同時有王從政者以閤門祗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塲被執罵賊不已賊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俱録其子孫

馬貴

王從政

俱見上

孔宗旦

魯人皇祐中為邕州司户參軍初儂智高未叛宗旦屢白郡守陳珙以為此賊必叛珙不聽既而智高果反來攻城陷被執賊欲降之宗旦不屈大罵遂被害事聞贈太子中允邦人立祠祀之在南寧府

曹覲

建安人皇祐中知封州儂智高反攻封州或勸覲避去覲曰吾守臣有死而已敢言避者斬乃率衆禦賊兵敗被執賊戒勿殺釋使覲且誘以美官覲不屈罵賊而死妻閻聞覲死亦自經死其妹亦赴井死事聞贈太常少卿謚忠肅歸葬于廣寧縣西墓上有旌忠亭

張珠

為廣西都監時儂智高圍邕州珠自賓州往援既入而城陷遂罵賊而死踰月得其屍如生

蘇緘

以皇城使知邕州交阯入寇圍邕緘悉力拒守城被圍四十餘日民無叛者外援不至城遂陷緘[illegible]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瘞于坎乃縱火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賊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上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官其一子邕人立祠祀之元祐中賜額懷忠緘嘗為崇仁令今崇仁廟祀之曰蘇忠勇公廟

張古

分水縣人神宗熙寧中吉為淮安鎮巡檢卒夏人破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言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粮盡且去矣慎毋降賊怒害之至死罵不絕口事聞贈內殿崇班錄其子

陳永齡

熙寧間知欽州時交阯入寇永齡躬率兵嬰城固守城陷不屈而死邦人感而祀之

詹良臣

嚴州遂安人徽宗時為縉雲尉方臘反其黨犯處州守貳俱遁良臣獨守城曰捕賊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為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

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横分妻子無少長皆誅且恭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絶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彭汝方

鄱陽人宣和中知衢州方臘寇陥歙睦且至衢境無兵可禦衆皆奔潰汝方獨守孤城三日而陥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詔謚忠毅官其家七人事在徽宗宣和三年

毛棐

江山人為徽州司士參軍嘗攝州事方臘反來攻城陥官吏皆遁棐坐府治賊脅之使降不屈罵賊而死妻孥皆遇害事聞贈朝請郎

張建侯

王憲之

建侯為辰州守政和間黄安俊叛閤鎮江寨建侯與盧陽令王憲之率兵救之衆潰俱被執賊逼使諭寨人降建侯等佯諾至寨下大呼曰為人當識逆順汝等堅守勿懐二心賊怒俱殺之郡人哀其忠立祠祀焉

蔣煜

僊居人有文學宣和中方臘反賊欲以女妻煜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賊曰吾殺汝矣煜伸頸就刃罵聲不絶而死

江仲明

台州人宣和寇亂仲明載老母逃山淵中猝遇寇被執逼使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賊怒殺之丞相呂頤浩為文誄之

史抗

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告其二子稽古稽哲曰吾將死之汝輩亦勿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城破父子三人皆力戰而死

李翼

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來諭降翼射之率士堅守統領崔忠夜引金兵入城翼搏戰不敵被執粘沒喝欲臣之翼怒罵不屈而死

折可與

宣和末可與為將與張忠輔崔中同守崞縣金人

來可與忠輔同守拒敵中懷二心設伏斬忠輔首
以降金可與為金人所執以不屈見殺

傅察

察為迓賀正使至境上遇斡離不兵脅之使拜且
降察不屈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辯不屈
遂遇害察堯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
女拒勿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狥義
聞者莫不壯之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肅孟州人綱
目書曰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事在徽宗
宣和七年

王禀
方笈
韓揆

粘沒喝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
孝純被執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中太
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
皆遇害綱目書曰金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禀等死
之事在欽宗靖康元年

劉䎘

金斡離不犯真定䎘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䎘
猶巷戰麾下稍稍散亡䎘知不可爲顧其弟曰我大
將也可受賊戮乎遂挺身之孫氏山亭中自縊死
綱目書曰金陷真定都鈐轄劉䎘死之事在欽宗
靖康元年

張克戩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婁室兵至汾州知州張克戩
畢力扞禦令于衆曰吾不負國家願與此城終始
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願盡死聽命屢敗金人而
援兵不至城陷猶率衆巷戰不克乃歸索朝服南
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

杜翊世

華陽人紹聖進士通判懷德軍靖康初金兵奄至
城陷翊世先焚其家與妻孫氏同縊死事聞贈朝
議大夫官其後十人名其所居曰忠義坊事在欽
宗靖康元年

霍安國

金粘沒喝圍懷州知州事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
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
喝引安國以下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
國也又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

許張諶于潛鼎澧將統制沈敦張行中及偏將五人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乃令解衣反縛之遂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與譙類高宗朝贈安國延康殿學士後人思其忠立廟祀之在懷慶府綱目書曰金陷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事在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

林淵

張彭年

趙士詝

張諶

于潛

沈敦

張行中

俱見上

歐陽珣

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帝至自金營分遣歐陽珣等持詔往兩河割地以界金初珣知杭州鹽官縣罷赴援南安軍司錄以薦上京師遇國難時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和金珣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彼枕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陷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往割深州會深州固守不下金人以珣至城下使宣詔百珣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以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珣吉州廬陵人崇寧進士墓在深州

張確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金粘沒喝犯河東知隆德府城中無備招諭使降知府張確乘城拒守金兵圍之或勸以潰圍出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何以走為遂力戰而死帝聞悲悼贈述古殿學士召其子宗山慰撫之曰卿父今之比干也確宜祿人元祐進士

劉韐

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劉韐奉使河東割地界金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寺初韐守真定有威名金人知之欲用之使正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

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髂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人持歸報其子孑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建炎初贈資政殿學士後謚忠顯髂崇安人第進士

李若水

金人初帝與上皇及皇后太子諸王妃主宗戚至其軍遂留帝從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怒曳若水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十餘人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絶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爲劉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絶口監軍撾破其脣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歸具言其狀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高宗朝贈觀文殿學士謚忠愍綱目書曰金殺上皇及后妃太子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事在靖康二年　若水洺州曲周人以上舍登第

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滕茂實

字秀穎臨安人政和進士爲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金爲所留遷之代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帝至代茂實號泣迎謁粘沒喝逼令胡服茂實力拒之請侍帝俱行粘沒喝不許乃自作哀辭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授其友董詵屬以後事遂憂憤而死後詵自金歸以聞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忠節官其家三人後以其骸骨歸塟墓在杭州府東六里

司馬朴

靖康初以兵部侍郎使金握節而死後贈兵部尚

書謚忠潔

王履

元和末坐上書詆貶新州靖康中以脩武郎副李若水使金抗虜不屈與若水俱死禮臨遇害罵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徐揆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伏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酋請還二帝且責其敗盟二酋取揆至軍中詰難揆厲

聲抗論不已遂見殺後贈宣教郎官其後事在欽宗靖康二年

吳革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先殺其妻子焚所居率內親事官數百人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乃從後襲之遂殺革并其子數百人皆殲焉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

張叔夜

靖康初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即與二子入衛轉戰至都遷簽書樞密連與金人大戰斬其二將京城陷被擄猶力戰及金人議立張邦昌不肯署惟立狀金人怒執置軍中北行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其先開封人徙家曹叔夜歸塟南康墓在府治東廣信府玉山永豐二縣界境上有廟祀之死節在欽宗靖康二年

呂中曰虜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其北遷不食其粟不入其境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郝仲連

欽宗靖康二年五月金婁室以重兵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引兵屯河中就權府事率衆與金人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不屈與其子致孚皆遇害

姓廩

宣撫張孝純欲降金廩諭孝純列刃誓死降議遂寢圍久粮竭同士卒煑弓弩筋膠以食人相食幾盡終不肯屈城陷與子閤門祗候箭入告原廟抱太宗皇帝御容抗辭罵賊俱赴火死事聞追封廬

安化郡王謚忠壯贈祐右武大夫恩州刺史

曾悟

靖康初為亳州士曹金人破州被執悟不屈抗辭慢罵賊衆刃劇之妻孥同日遇害悟肇之孫也南豐人

劉位

招信人靖康初率衆勤王屢敗金人又破李成後滁州遂擢知滁州節制徐泗二州軍事金人入寇位屢敗之金遣使誘之位斬其使求幾金兵奄至位戰死詔贈建寧軍節度使立廟滁陽號剛烈

蔣興祖

知陽武縣靖康初金兵犯汴將至陽武或勸之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於是與妻子留不去監軍與賊通斬以狥金兵至拒戰力不敵死之詔贈朝散大夫

王士言

靖康初士言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城陷不屈巷戰而死

王輝

青州人靖康初應募立奇功官至延檢使忝繞犯吉州撽輝往擊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為賊所執以刃加頸迫之降輝含血大罵遂死之事聞贈忠州刺史立廟羅陂

呂由誠

趙令佳

由誠開封人靖康初知襲慶府時群盜蜂起由誠崎嶇至郡為備金兵來攻與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俱不屈死之

姜綬

鼍水人靖康初金人圍汴召募忠勇士賫蠟書求

援綬以忠翊郎應募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為金邏卒所獲罵賊不屈遂遇害建炎中官其一子

李涓

南豐人為鄂州崇陽令靖康之難詔天下勤王涓奮然募兵應詔曰事急矣當待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至蔡州與金人戰不克死之高宗錄其忠官其子

孫兹

自眉州徙居戎州登第為博士靖康中二帝北狩金人以兹有名上庠指名撽取之義不屈以死

李邈

清江人宣和間知霸州時童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邈上書言不可忤貫貫竟宦之後退知嚴州貫收復燕山邈嘆曰禍亂自此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邈入見出知真定府金人至邈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巷戰被執北去金人欲使知滄州邈不答金人令髡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邈憤詆其令金人怒撾擊其口猶吮血噀之遂被殺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邈在燕三年竟死於節後事聞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

种師中

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椅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遛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鎗力疾鬭死事聞贈師中少師綱目書曰种師中與金人戰敗績死之事在靖康元年五月

黃友

平陽人初入太學曰大丈夫不能為國家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登崇寧進士通判檀州召問邊事直徽猷閣從种師中解太原圍兵敗被執敵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

朱昭

府谷人靖康中為震威城兵馬監押金人入寇昭以死守城將陷召諸校謂曰大丈夫暴骨境內一生事畢矣第妻子不可為賊所辱因令盡殺之乃與賊戰殺獲甚衆馬躓墜壍被執罵賊伏劍而死

劉汲

金將銀木可急攻鄧州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陴皆死鬭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衆且盡汲罵不絕口遂死之事聞

贈大中大夫謚忠介綱目書曰金人陷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之事在高宗建炎二年正月　汲冊稜人紹聖中進士累官直龍圖閣出知鄧州

孫默

金人分兵襲陷潁昌知府事孫默不屈而死

唐重

金將婁室圍京兆先是重以書調兆行在及被圍經略使唐重度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與守臣會盟固守踰旬而經制副使傅亮出降城遂陷重猶血戰中流矢死綱目書曰金人陷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事在建炎二年正月

程迪

開封人為滎州團練使提舉軍馬金人攻永興迪率衆力戰及城已陷迪猶率餘衆巷戰嘔血誓衆俄虜大入迪身被鎗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詔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

郭忠孝

河南人嘗受學程頤弟進士第累官少監力陳和議之非改永興軍提點刑獄金人入寇與經畧使唐重分城拒守城陷不屈死之

向子韶

金人攻淮寧知府向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求援未至城陷被執金人欲降之子韶大罵不屈遂為所殺其弟知唐州子褒與闔門皆遇害事聞贈通議大夫謚忠毅惟守初陪時楊時聞之曰子韶死矣盡知其春守云綱目書曰金人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死之事在建炎二年二月

陳遘

零陵人登進士[illegible]宗時歷知中山河間金人入寇遘悉力拒守欽宗初又擢知中山府闔入城堅守時詔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遘副之及京城陷議割地求和[illegible]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遙語曰吾兄弟當以名義自重適泣曰兄當盡力勿以弟為念中山受圍已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遘猶欲盡括城中兵力戰呼總管使擊虜總管辭執以俟援呼部將沙振性振懼潛衷刃入府殺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捽髮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

也檢而墜之時建炎二年三月適被執亦死于雲中

王質曰邁雖為部下所[illegible]弟不當以名義自處之言[illegible]被圍三年之久糧絕卒羸不能執兵而猶欲力戰總管遣命不肯擊賊而立斬以徇則其死守之心不屈之節固已昭著矣君子是以取之

楊粹中

金將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以其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事聞贈粹中徽猷閣待制綱目書曰金人陷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事在建炎二年十一月　粹中真定人

郭永

金將訛里朵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朵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欲用之啗以富貴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誘我以降乎訛里朵併其家屬皆殺之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綱目書曰金人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事在建炎二年十二月永大名元城人

王復

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事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時教授鄭褒起[illegible]楊彥年亦皆罵賊而死摧知州事趙立奏為復立廟歲時致祭號忠烈在徐州綱目書曰金人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事在建炎三年六月

鄭褒

楊彥年

併見上

趙叔皎

靖康中為德州兵馬都監建炎初金人圍城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金人登城猶力戰被執怒罵

不屈而死

單某

建炎初金人陷冀州權知州事單某不屈自縊而死

郭贊

建炎初金人陷蔡州知汝陽縣郭贊朝服罵虜不肯降而死

趙伯振

建炎初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所中墜馬被擒不屈虜剖其腹而死

周中

建炎初金人攻濰州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義不屈闔門百口皆死

鄭驤

玉山人元符進士靖康初知同州金婁室率兵奄至或勸之逃避驤厲聲曰吾職在守土有死而已及城陷赴井死詔贈樞密直學士謚威愍令廟祀于玉山縣

屈堅・

非義也民可死也降書不可為也

趙令晟

以宗室通判鄂州建炎初金人犯黃州令晟引兵過其衝就知黃州既而兀朮攻益急城陷被執金人脅之降令晟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愍忠其死也黃人殮而瘞之墓在武昌縣西州人後請立廟墓側賜額忠顯時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阜皆以不屈為金人所殺事在建炎三年十月

王遠

吳源

劉阜

俱見上

孫知微

高宗建炎三年十月劇盜劉忠陷舒州通判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齧而食之朝廷官其二子

楊邦乂

先是金兀朮大舉入寇帝以尚書右僕射杜充兼

江淮宣撫使守建康充酷而無謀上下心不附兀朮乗充無備陷和州無為軍太平州充遣陳淬統戰敗死兵皆潰兀朮至建康充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棁率官屬出門迎降惟通判楊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翼日兀朮與棁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

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汝無多言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已而兀朮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遥望大罵曰若女真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桀汝萬段安得污我兀朮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官為殮瘞即其地建廟官其四子墓在今應天府聚寶門外即其死所也

大明重建廟祀之額曰襃忠祠邦乂被執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從之不去邦人罵兀朮大伯亦擧甓擲之不中遂同遇害綱目書曰金人入建康通判

楊邦乂死之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

陳大伯

見上

朱蹕

建炎三年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暨二將金勝祝威率民兵力戰蹕中流矢傷甚猶叱左右負已擊賊後數日遇害

大明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

盛脩己

建炎三年盜陷宿州通判盛脩己守節不屈為所害

胡唐老

建炎三年唐老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初建康失守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為亂遂趨鎮江歆犯臨安唐老為所執脅使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

唐琦

高宗航海知越州兼安撫使李鄴遣人賫書降金金人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為守有本州親事官

唐琦袖石擊琶八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乎琦又大罵數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安得為人類俱罵琶八殺之後帥傅崧請為立廟賜額旌忠

曾怘

建炎中通判溫州須次于越金人陷越州怘被執見金帥不屈辭氣慷慨責以大義金酋怒殺怘并其家[illegible]殺之怘南豐人鞏之孫也

陳淬

莆田人建炎初為統制金人犯采石淬欵伏兵以禦之宣撫使杜充不從諸軍皆潰淬獨戰勢窮大罵受刃於胃而色不動遂死之其從子陳仲敏亦戰死事聞詔贈淬明州觀察使

李彥仙

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時彥仙為石壕尉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事聞遂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來攻敗之婁室率兵大至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援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眾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救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貴足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室奇其才誘啗百端許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悉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金人乃益兵攻城城陷彥仙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曰吾不甘以身受虜之刃遂投河死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二百餘戰及城陷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事聞贈彰武軍節度使謚忠威後人立廟祀之在陝州者號義烈又在商州號忠烈彥仙寧州彭原人徙居鞏州為人有大志靖康初應募勤王以功授石壕尉竟死節於陝綱目書曰金人陷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事在建炎四年正月

邵雲

雲龍門人解州城破被執金將婁室欲命以千戶長雲肆罵不屈婁室怒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賊有憐其背涅文曰可斬吾佩刀雲怒懼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罵不絶喉斷乃已初行刑者將剸刃雲叱之失刃而斃其忠勇如此

趙立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夜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率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及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會宣撫使杜充以楚州缺守承制以立知楚州立至臨淮被充之命金人聞立將赴楚州以兵邀于淮陰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嚙其齒曰回顧者斬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賊中凡七破賊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愁定而後拔其矢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先是劉豫遣人賫書來誘立不撤封斬之又遣故人劉忠招立立曰吾知爲國宣問故人邪命焚死于市由是忠義之聲傾動天下至是金撻懶圍楚州急立慨然曰惟有竭節守死此州而已乃命撤廢屋城下燃火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壯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絶楚餉道楚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詔劉光世救之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絶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絶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爲人木彊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仇視金人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嘗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議者比之張巡云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郡人立廟祀之立徐州人綱目書曰金人圖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事在建炎四年九月

劉惟輔

金人犯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擊敗之已而復至惟輔[illegible]州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為金人所執猝以去惟輔罵曰死大斬即斬吾頭
豈汝拃也頓金人主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
附敵耶即閉口不食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張
浚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官其子孫十二人詔立
廟祀之號忠烈在平昌府成縣惟輔渭州人綱曰
書曰金人犯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事在建炎
四年十二月

高子儒

狄道人知蘭州龕谷寨金人陷熙河子儒開副總
管劉惟輔戰死自度力窮莫支先刃其家及毀軍
將韓清同被賊執皆罵賊不屈而死

韓清

見上

王儔

建炎四年劇盜戚方陷廣德軍權通判王儔不屈
死之

閻勍

建炎四年金人陷定遠縣節制淮南軍馬閻勍為
所執欲降之不可厲聲罵敵殺之

龔楫

處州人父[illegible]以兵部侍郎謫居和州因家焉偈懦
知丁勝衣聞金人[illegible][illegible]縣鄉邦蓋不食兀朮據和
州糾率丁壯擊之斬級數百人金救兵大
至楫厲其衆曰今日闘死亦足為義士遂死之特
[illegible]炎四年

黎[illegible]春

歷陽人敎授鄉里建炎初金人[illegible]新[illegible]見子春欲
[illegible]人物秀整執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為金人
所殺

宋昌祚

唐景

賽譽

徐銑

邵元通

建炎四年金兀朮犯和州兵馬都監權州事宋昌
祚擊破之率衆堅守既而力竭城陷與權通判唐
景歷陽令賽譽司戶徐銑歷陽尉邵元通皆不屈
自死譙樓上

趙士詭

字景曦開封人為江南東路鈐轄紹興元年劇盜

李成圍九江亡能與守將捍禦百餘日城中食盡
守將委去亡能獨糾合餘民誓以死守已而城陷
賊欲亡之欲授偽安撫使亡能罵曰賊耳欲屈我耶
以裂帛書義不苟活寄示諸子遂仰藥而死事聞
贈武功大夫錄其後

呂祉

紹興七年八月朝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淮西都
統制酈瓊副之代領其衆二人素不相下交訴于
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時呂祉以督府參
謀護諸將至廬州密奏請罷瓊兵權書吏語泄瓊
遮得奏大怨怒會朝廷召瓊赴行在大懼遂謀叛
晨謁祉執之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
北去距淮三十里祉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
之衆逼祉行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衆曰劉豫
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北去乎衆頗感
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
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
持帛自縊以殉莖聞者哀之

王覺曰呂祉處置失宜幾事不密遂啓酈瓊
之叛不能無罪然伏節以死不汙于賊君子
取其大節可也

王忠植

河東步佛山忠義人少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
東路經畧安撫使金撒離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
拒守宣撫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之行次延安
為叛將趙惟清所執械赴撒離喝脅令慶陽城下
諭降忠植大呼曰我為虜所執耳願將士勿負朝
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
我遂遇害後贈忠義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建廟
祀之在金州綱目書曰金人犯慶陽經畧使王忠
植死之事在紹興十年十月

趙璧

紹興元年金人陷天水縣知縣事趙璧被執不屈
金人殺之

范旺

紹興元年順昌盜余勝等為亂士兵陳旺等謀應
之处後司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
國廩食今力不能討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兇黨
怒剔其目而殺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
不從又殺之幷殺其子旺死亦在地隱隱不沒邑

八驚異祭於城隍廟事聞詔贈承信郎更為立祠

錄忠節

國鳳卿

紹興□年金人圍濠州州守棄城去通判國鳳卿

獨率部不屈為所殺

舒繼明

紹興五年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

被執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

賊耶遂遇害

牛皓

福津人為川陝宣撫司將官紹興五年金人寇秦

川吳玠遣皓禦之與金人遇于九吾谷皓知不敵

乃與所部下馬戰金人見皓異欲招之降皓不肯

屈遂力戰而死

易青

惠州人為都督行府推鋒軍效用紹興六年經畧

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廣東

賊曾衮募死士夜往劫營而青被執賊俘呼曰汝

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

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畧使持黃榜来招安青

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誰[illegible]一死報國賊怒焚

之至死罵不絕口事聞贈[illegible]信義郎官為薦祭

孫暉

霍丘人少負義氣靖康之亂率淮民[illegible]結保守擢

招信尉建炎中金人將渡淮暉率兵禦之尸而城

陷自死勅葬樓

朱良

吳郡人建炎中為海鹽尉金兵入境良曰今日乃

忠臣義士報國之時也集所部百餘人奮擊金兵

殺數人衆寡力不敵遂死之事聞官其子

張縝

金壇人建炎中守楊州金人圍城朝廷恐縝力不

能支許退保鎮江縝堅守不動及城陷與妻子皆

死之

喬仲福

張景

紹興間酈瓊叛統制官喬仲福張景皆以不從被

害後人立廟祀之在廬州府

王相如

宣城人建炎初江右盜起相如為盜所獲使作檄

相如奮髯曰吾有死而已不能爲盜作檄遂遇害闔室皆死焉

阮駿

莆田人紹聖進士爲河南少尹建炎中金人犯京師駿率部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絶口遂遇害後贈朝議大夫

趙叔憑

王濟

張玘

建炎間宗叔憑爲陝州都監金人圍城救兵不至其子時官盧氏寄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吾近屬可辱命耶城陷遂死之時通判王濟縣令張玘等五十一人皆死節無降者

陳亨祖

淮寧人紹興末以兵據淮寧殺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城歸宋授知淮寧府後金人來攻城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詔立廟賜額曰閔忠

郭濟

德順軍中安堡人涇原副將金人犯陝西帥以下皆叛降獨濟不從帥僞致以隷下之檄濟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illegible]不能殺汝逆大惡天地所不容衆愧其言遂殺之建炎中贈[illegible]州刺史

鄭罕

鄭人靖康中貢於鄉建炎四年秦[illegible]人隨朋州罕與兄卒避難山谷俱被執既而[illegible]而金人相屬罕謂兄曰萬一不得脫豈事異國者未幾又被劫去罕罵不屈躍入水中死妻董氏哭曰夫亡矣吾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死

郭僎

建炎間爲縣令劇賊張琪犯樂平官皆逃轉運使檄僎掌樂平縣僎至整兵與賊戰不克被執罵不絶口遂遇害

李之邵

建炎初爲新喻縣尉隆祐孟太后幸虔州扈從後軍叛之邵拒之兵敗不屈大罵賊賊殺之

陳求道

武昌咸寧人建炎中從襄鄧隨郢鎮撫使以奏兵食不給未行待命于[illegible]忠叛欲奉求道爲主求道正色厲辭拒之[illegible]挾其妻子以脅之求道罵愈厲賊殺之

連南夫

安州人補將仕郎建炎中劇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砦賊圍三日破之南夫被執不屈厲聲罵賊賊殺之事聞贈承務郎官其家一人

王煥

知武當縣建炎中賊犯均州煥率邑人保山砦賊至或勸之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為此來矣寨既破煥義不受辱遂舉家死之

王玠

建炎間為鄂黃鎮撫司幹辦公事會鎮撫使孔彥舟謀叛玠開陳百端不聽入罵曰逆賊萬段彥舟併玠家屬沉之龍眼磯

袁顒

益陽人建炎間湘寇楊幺猖獗顒請于縣令魏犇臣團鄉兵以捍一日賊傾寨來攻顒極力鏖戰為賊所得賊欲用之顒大罵不屈賊烹之犇臣義之具禮以祭

杜昉

通判容州建炎間寓居武陵會賊鍾相亂為所執欲強之從昉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

魏行可

建安人建炎中以太學生應募假禮部侍郎使金被留不遣行可遺書金酋譬以不敢自愛之禍金人逼其仕不從仰天號慟飲鴆而死紹興中贈秘閣修撰官其二子一[illegible]一孫

姚興

相州人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犯江大將王權引兵先遁時姚興為統制自以所部拒敵與金人遇於含山縣西北尉子橋麾兵力戰出入敵陣三四自辰至申殺數十合殺虜數百人既而援兵不至興知不免[illegible]手殺數十人與其子俱死之初興以四百[illegible]十數萬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illegible]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謚忠毅立廟死所[illegible]忠今廟在廬州府定林墓在九江府彭[illegible]八十里

魏勝

知楚州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兵渡淮軼境勝率兵拒戰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卑克寧引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

兵為賊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事聞贈保寧節度使謚忠壯立廟鎮江賜額襃忠令有司刻木飲葬又立廟淮安府綱目書曰金人渡淮知楚州魏勝死之事在孝宗隆興二年十月

勝宿遷人

王政

為都統檢使乾道初郴寇犯境政禦之既勝而賊再至被執罵賊以死贈廣州觀察使立廟祀之賜額襃忠廟在永州府寧遠縣

彊霓

彊震

隆興間金人陷環州環慶路統制彊霓及其弟統領彊震堅守孤城招降不聽城陷皆不屈而死詔並贈觀察使立廟于西和州賜額旌忠以吳挺言二人並死節不屈於虜也

毛士毅

富川人為化州石城令李接反來攻城士毅語縣尉曹曰吾與君當以死衛百姓乃糾合義丁與賊戰衆寡不敵曹死於陣士毅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孝宗嘉其忠義贈承事郎

楊震仲

吳曦反自稱蜀王改元召通判興元府攝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從飲藥而死後賜謚節毅綱目書曰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事在寧宗開禧三年正月

張特泰曰楊震仲守死不汙偽命其與勝之徒歟

吳政

先是金人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既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狥及金人陷鳳州復來犯黃牛堡政與力戰遂死之朝廷旌其死節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綱目書曰金人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事在寧宗嘉定十二年正月

李誠之

東陽人受學呂祖謙嘉定間知蘄州金人犯鄿誠之堅守城壁力戰捍禦及城破誠之先殺其妻子遂罵賊而死詔閔其忠追封正節侯立廟賜額襃忠真德秀表其墓

秦鉅

江寧人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州守李誠之協力

捍禦城破以自斷兵巷戰死傷略盡歸署閉變火
諸倉廪乃自焚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
與弟澤掖父偕死詔贈鉅五官追封義烈侯立廟
鄆州賜額褒忠

陳嘉言

景陵人為郡掾論開禧間金人犯京陵帥欲使降
嘉言厲聲罵賊自沉于水而死同家六人俱死焉

丁元

金人攻濠州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于十八里洲
勉其衆毋負國遂與一冊二百人皆鬭死

宋炎

陝縣人補秉義郎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
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
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李伸

知天興縣金人來攻堅守不下城陷曰豈可使敵
殺我遂自殺

康傑

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欲招降之傑嗇曰吾
當死于陣不能降虜遂死焉

朱友恭

涇原路副將捍禦金人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力
戰被執以不降遇害

劉宥

知天水縣致仕金騎犯天水掠宥行實視其誥命
曰隨我去官北朝宥罵曰我為南朝鬼不為將賊
官遂遇害

高永年

知西寧州夏人號涇原縣羅撒合兵攝城永年出
禦之被執不屈而死

祝公明

麗水人孟縣主簿金人犯太原公明率兵入援城
陷死節子陶亦死國事

何大節

知黃州金人犯黃大節義不屈投江而死

孫方武

長沙人為州學正金人入城方武率居民連日巷
戰金人四面縱火人皆竄伏惟方武挺身罵不絕
口死之今祀于學

向真

麻陽人為峽州軍牙頭指揮使蠻寇叛來被虜罵賊不屈遂遇害事聞詔立廟贈内殿崇班

徐邦直

唐捷

李接為亂徐邦直唐捷俱以鄉部尉討合州兵禦賊凡六戰殺賊與敵俱被執罵賊而死事聞俱贈承事郎仍官其子

朱勇

利州統制與金人戰于死亭寨被執臨死罵不絕口立廟賜額忠節

李珙

桂州永福人宜州蠻獠入寇珙攻禦有功累官至武功大夫後金虜犯闕召天下兵勤王珙謂將文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豈可以道遠便自営乎乃選州兵募死士凡三千人倍道兼行至復州與賊將薛廣遇力戰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郭正孫

邛州人舉進士累官太府寺丞帥興元金人入寇正孫屹守孤城三戰三却左右勸之避正孫不從遂死於敵

王奇

汾州人為廣西都監宜州蠻入寇奇率兵與戰敗麾下勸其遯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為戰而死

彭義斌

義斌大名忠義人起兵復京東州縣兵勢大振遂徇真定嚴實與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義斌戰于内黄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兵要其後遂擒義斌欲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綱目書曰嚴實以蒙古兵來襲彭義斌死之事在理宗寶慶元年七月

陳寅

蒙古兵來攻西和州傳城知州陳寅與統制楊銳率兵民憑城固守晝夜苦戰力不能支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主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家口同死者二十八人銳戰死城中三十七萬餘口皆殲焉綱目書曰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事在寶慶三年十二月

賈子坤

潼川懷安軍人嘉定進士西和州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守城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官其子

高談

光澤人紹定間盜起諸子請避談曰四方皆盜區無可避及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何忍為此盜執之脅使從談唾賊大罵遂遇害

高稼

知沔州事高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嘗曰大丈夫不於汗青垂名則碌碌人耳元人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退守內地敵長驅至蜀事去矣彥吶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已而元兵大至沔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元人圍殺之事聞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肅在理宗端平二年十二月

曹友聞

同慶栗亭人擢第為天水軍教授制司命招忠義就以為總管所部精悍敵甚畏之每戰勝即出其家資以賞士卒蒙古兵五十餘萬入蜀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友聞以為不可欲與守沔州彥吶不從友聞嘆曰蜀必亡吾與俱亡矣大安平坦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乃遣弟萬同仟一萬上雞冠隘堅守自帥精兵萬人潛出敵背約以敵來攻堡則內外夾擊蒙古兵果至萬麾兵與戰元兵敗績刻柵圍堡友聞引兵疾馳隘下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友聞叱曰緩必失機遂進戰萬亦率兵出隘口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壓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書沒事聞贈友聞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謚曰節綱目書曰曹友聞與蒙古戰敗績死之事在端平三年九月

劉銳

趙汝鄉

蒙古闊端攻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晝夜拒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鄉被執不屈臠殺之軍民皆奮空拳巷戰同死者數萬人綱目書曰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事在端平三年十月

宣發

通泉人嘉定進士通判金州端平中元兵來攻發堅守與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

陳隆之

蒙古汪世顯等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堅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擒隆之至漢州使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事聞贈待制立廟推恩族屬為嗣官屬死者十數人綱目書曰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事在理宗淳祐元年十一月

蒲東寅

知蒲州元兵至被執不屈死

陳元桂

臨川人淳祐進士知臨江軍蒙古兵至臨江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門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叱不可去左右俱逃兵至元桂瞠目握拳切齒叱罵不撓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都省言其忠義之節照映古今詔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賜錢十萬助塟謚正節立廟死所賜額褒忠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綱目書曰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事在理宗開慶元年九月

許彪孫

初俞興帥蜀劉整為安撫副使素與有隙及整知瀘州會賈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訴于朝不得逞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降于蒙古整之將叛也命彪孫草降表且誘之降彪孫不從就

服北向拜畢合門仰藥死事聞贈中奉大夫直秘
閣謚介節立廟祀之官其一子綱目書曰劉整以
瀘州叛降蒙古制置使參謀許彪孫死之事在理
宗景定二年

宇文景訥

淳祐七年八月詔前通判彭州宇文景訥罵賊而
死特贈官二等仍與一子文學

鄭炳孫

南永忠守隆慶率其屬以城叛降于蒙古教授鄭
炳孫先縊死其妻女乃朝服自經死上嘉其死節
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事在理宗寶祐二年六
月

王佐

佐知利州為長寧守將堅守孤壘屢挫北鋒寶祐
中蒙古兵攻長寧佐及其子不屈俱死之

周德榮

南永忠叛降于蒙古其部下官兵周德榮不從為
南永忠所執縛屠割德榮抗聲罵而死詔贈已
秩立廟官其子

吳從龍

為建康統制紀究閭蒙古兵在[illegible]撫使在泰州城
下誘降從龍不屈遂死之詔贈祀揚泰二州

王翊

理宗端平三年十月元兵陷成都制師丁黼及官
屬俱先遁元兵縱火焚城中制司參議官王翊公
裳東嚮而坐元兵詰其何以不去翊曰願與此城
偕亡元兵相語曰忠臣也戒勿逼翊遂赴井死

黃仲文
康節

劉整以瀘州叛降于元時荊湖副總管黃仲文以
兵三千戍[illegible]整以其兵誘仲文大罵不屈
整殺之保義郎康節奉制司檄羅麥于瀘不降遇
害事聞皆贈官與其子恩澤

張順
張貴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李庭芝闊知襄陽西
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相
聯中舶裝載左右者虛其底以掩覆之募死士得
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
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非本

心者宜亟矣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行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艦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元兵迎敵近者右舟蹂入溺死萬計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援絶聞順等至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屍泝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結瑤欽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欲還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于范文虎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别文煥東下點視所部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艤戰艦邀擊貴以死拒戰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以爲郢兵來會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待貴與戰而困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殺之元兵舁貴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綱目書曰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事在度宗咸淳八年五月

李震

汴人靖康間金人來攻震以小校領三百人出戰殺賊七百餘人援不至遂被擒抗言不屈金人縛而咼之罵不絶口剥皮將盡猶仰首向天而死

石頊

靖康間金人圍太原頊立寨西山保障鄉民金人屢爲所敗粘没喝率大軍破其寨擒頊謂曰降則官汝頊罵曰汝爺能死不能降姓石石下釘橛更不移改粘没喝命釘之於東剌刃於股以脅之終不屈遂支解而死

歷代忠義録卷之三

金谿東石王崑時編述

宋

范天順

牛富

王福

樊被圍四年都統制范天順統制牛富力戰不為屈富人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同守為唇齒元張弘範謂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陸以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破樊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兵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事聞詔贈天順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立廟建康富霍丘人綱目書曰元陷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事在咸淳九年正月

黃從龍

永豐人嘉定進士為郢州推官元兵入寇峴郢當要衝守將潛遁乃抱印登城大書兵刑曰張巡許遠之事止在今日嚙指書死戰報國四字與子熙力戰而死

邊居誼

元伯顏破沙洋擒守將王虎臣王大用進薄新郢城呂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總制黃順都統制任寧俱踰城出降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邀斬之文煥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援劍自殺不殊赴火死舉家皆自焚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馬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居誼隨州人綱目書曰元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事在咸淳十年十月

夏椅

恭帝德祐元年正月元兵至安慶知府范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義不屈仰藥而死

趙卯發

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illegible]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illegible]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illegible]林不敢復言乃陰林帥兵守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今祠在貴池縣有司歲以三月望日致祭綱目書曰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事在德祐元年二月

唐震

王貴行

江萬里

江萬頃

元兵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求取降狀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請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兵登陴執震入坐府中元帥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自經死兄椿與家人俱死又德興丞王貴行亦赴水死初故丞相江萬里都昌人寓居饒州聞兵入破鄱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城陷兵至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其弟萬頃以南劍知州家居自都昌來省兄亦被執不屈罵不絕口遂以磔死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震會稽人綱目書曰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事在德祐元年正月

汪立信

初召汪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後江中諸郡並[illegible]即日上道

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尔必不負
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曰不用公言以
至于此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
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
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嘆曰吾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爾率所部至高
郵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
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
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
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扼吭而死後元
軍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所陳二策
及死告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用其
言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舉進士
死節在德祐元年正月其子鱗為內寫機宜文字
在建康不肯降元卒走閩以死

司馬夢求

敘州人光之五世孫景定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
市監鎮沙市地勢險固恃水為防德祐初湖水怒
涸元兵來攻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出戰敗降
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事在德祐元年四月

孟珉

德祐元年四月元阿里海涯兵至岳州總制孟之
紹舉城降都統孟珉不屈死之

尹玉

寧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砦巡檢從文天祥勤
王時天祥為浙西制置使元兵攻常州告急天祥
使玉將兵赴援與元兵戰于五牧兵敗前後殺傷
數千人玉復收殘卒五百與元兵相持援絶力屈
玉手殺元兵數十人遂死之麾下皆鬬死無一人
降者

密佑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長驅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
州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
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衆突進元兵圍之數重
矢下如雨面被矢拔之復戰身被四矢三鎗猶揮
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
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以金符誘之不
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
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佑怡然自解其衣請

刑遂死佑廬州人後人立廟戰所在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綱目書曰元將宋都解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死之事在德祐元年十一月

姚訔

陳炤

王安節

元伯顏會兵圍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訔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炤常州人登第知煦山縣丁母憂歸元兵至常州訔辟為通判或勸炤辭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遂墨衰出綱目書曰元陷常州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事在德祐元年十一月

徐道明

常州人天慶觀道士德祐初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計將安出訔曰死守而已道明出語人曰姚公死與城存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坐讀書兵使之拜不顧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王蘋曰徐道明、道士莫謙之、偏外乃能以忠義自奮一則死節一則死事彼讀聖賢書以士大夫自號者臨難失節甘為不忠視二人愧死哉

莫謙之見後十三卷

王世昌

德祐初權瀘州安撫使元兵逼城誓不屈節食盡城破遂自經死

胡應炎

包圭

應炎與圭俱晉陵人元兵犯常州知州姚訔署應炎為節度判官圭知武進縣及城陷應炎與圭率民兵巷戰衆潰俱被執不屈死之

米立

立淮人初從陳奕守黄州奕降元立與劉兆江西
制置使黄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兵暑江西立
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樂單
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降萬石謂立曰吾官銜
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公世食趙氏禄
公爲趙氏死萬石再三諭之不從遂遇害闔門皆
曰黄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事在德祐元年
十一月

趙淮
溧州人葵之子德祐中爲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建
康元兵圍城突圍趨溧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
繫詣揚州城下使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湯諾至
則反其辭元人怒執歸建康殺之淮之死也其妾
為元將所掠給之曰願得淮骨即事之元將許之
至淮死所屍在江濱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
躍入水中死

李芾

尹穀

楊震

沈忠

陳義

鍾蜚英

陳億孫

顔應炎

芾衡人號肯齋性剛直嘗為京尹數月忤賈似道
罷官家居者久之起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元兵
圍潭日久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
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其將
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輒殺之以狥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盟也分
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
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
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
言者吾先戮汝死守凡七月餘至除夕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潭人尹穀除知衡州未行時寓城中知
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
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
畢禮於是全家四十餘口老弱環坐婢僕席地鎖
其門縱火自焚死芾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
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

議楊霆亂圍他死耶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謂曰
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俘汝盡殺之而
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遍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
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自刎死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幕僚陳億
孫顏應焱皆自殺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
井縊林木者相望爭鬪贈帝端明殿大學士謚忠
節綱目書曰元破潭州湖南安撫使知州事李芾
死之事在德祐二年正月

楊霆

醴陵人德祐初爲湖南安撫參議與李芾協力戰
守善出奇應變城西北隅破霆壁兵巷戰增築月
城復完兼勵將士以死守之城破霆赴水死

楊霆恐即楊震今姑並載以俟參考

曾如驥

德祐二年正月寶慶府降于元通判曾如驥不屈
而死

趙良淳

餘干人咸淳末除知安吉州德祐二年三月元兵
圍城良淳堅守裨將吳國定開南門納敵兵衆潰
良淳還府奮筆書其几曰寧爲宋朝鬼莫作虜庭
臣與妻同縊死於州治之碧蘭堂

洪福

兩淮宣撫大使夏貴舉所部納款于元有洪福者
貴之家僮從貴積勞得知鎮巢軍貴既降元招福
不聽使其從子往招福斬之元兵攻城執福父子
貴先殺福二子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
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綱目書曰夏貴以淮
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事在德祐二年二
月

徐應鑣

德祐二年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大后全
氏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
庶僚內侍皆北行時行省籍三學諸生赴北太學
生徐應鑣誓不降屈爲文祭岳飛祠遂與其子鄉
貢士琦崧女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掃雲樓縱火自
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掃雲學僕覺之滅
火應鑣遂與二男一女皆投祠前井中死益王立
贈秘閣脩撰應鑣江山人

高應松

德祐二年四月帝及皇太后赴北簽書樞密院事

高應松扈從至燕即不語絕粒不食七日卒應松

福州長樂人

李庭芝

姜才

庭芝固守揚州臨安既陷阿术以太后手詔

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

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

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命發

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术乃遣兵守高郵寶

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攻拔泰州新城驅夏貴淮

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

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復遣使持元主詔招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

眙泗州以粮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

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

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阿术

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下詔欵庭

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召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

康軍承宣使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

州自與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

煥即以城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

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

降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

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

被執至揚州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

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

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何俟

阿术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初伯顏破臨

安以帝北去行至瓜洲芝與才率泣誓將士出奪

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

元軍追戰至浦子市不克猶不退阿术使人招才

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庭芝隨州應山人淳

祐進士綱目書曰揚州守臣朱煥泰州裨將孫貴

等皆叛降于元右丞相李庭芝偕都統姜才死之

事在德祐二年七月

苗再成

德祐二年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城陷守

將苗再成不屈而死綱目書曰元兵入真州守將苗

再成死之

熊飛

東莞民熊飛聞制置使趙溍至即起兵應之攻元梁雄飛于廣州走之遂復韶州溍使飛禦元兵于南雄敗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綱目書曰元入韶州熊飛死之事在德祐二年十月

趙與檡

元兵攻慶州秀王與檡及弟與慮子孟備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慶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綱目書曰元入慶州秀王與檡等逆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趙與慮

趙孟備

李世達

趙由瑀

林温

俱見上

陳文龍

文龍莆田人咸淳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益王入閩以為閩廣宣撫使討平漳興化遂知興化初元兵至有諷其降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王剛中既降元遣使至興化文龍斬之發民固守阿剌罕遣使招降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偵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元人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文龍死時母病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綱目書曰元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事在德祐二年十二月

馬墍

墍宕昌人初知邕州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守靜江擢廣西經畧使總屯戍諸軍元阿里海涯攻廣西墍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墍墍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墍發弩射之攻城三月墍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阿里海涯為書許墍為廣西大都督墍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墍焚詔斬其使

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
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塈閉内
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
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部將婁鈐轄猶以二
百餘人守月城不下皆自焚死無降者綱目書
元破靜江守將馬塈死之事在德祐二年十二月

婁鈐轄

見上

黃文政

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塈邀與同守城破
文政被執大罵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剮削之文
政含胡咄咄比死不絶聲餘見上

十七

馬塈

宕昌人以六郡鎮撫使守咸淳府元將撥文安與
塈同里諭使降塈不從文安乃列柵攻城潛遣勇
士以雲梯宵登斬關納兵塈悉力巷戰兵敗力屈
就擒死之

李成大

德祐初知金壇縣元兵至率民兵巷戰被執不降
元兵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與二子為父死臣
為君死遂見殺

鄧得遇

邛州人徙居湘鄉淳佑進士為廣西提刑時新州
盜殺守臣得遇行部鬱林州撫治之元軍逼鬱林
得遇移司廉州元兵陷鬱林州及靜江府得遇聞
之知不免乃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
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
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
南流江而死

劉子薦

安福人度宗時知融州廣西經畧司檄為參議官
德祐初元兵至靜江子薦提兵守城取笏書其上
曰我頭可斷膝不可屈城陷竟死之

十八

江彥清

守邵州德祐初元兵至邵守梅應春以城降彥清
不屈巷戰死之

丘必明

保昌人咸淳進士韶州僉判德祐中元兵陷城必
明不屈元人殺之白血流地邵人哀其忠節立祠
祀之

陳瓚

瓚文龍從子也以布衣起兵復興化軍誅林華張世傑命師討蒲壽庚于泉州瓚亦合丁氏義五百人應世傑復邵武軍既而元陵都師兵至興化瓚閉城拒守陵都臨城諭之矢石兩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執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事在端宗景炎二年

羅開禮

德祐二年武岡教授羅開禮奉文天祥檄聚義勤王以下兵復永豐縣既而與元兵力戰兵敗伏節而死天祥為制服哭之

張漢英

咸淳九年元陷樊城將官張漢英死節

王汝翼

德祐元年元陷廣德知縣王汝翼死節

趙汝穗

德祐元年元陷寧國縣知縣趙汝穗死節一本作趙與穗乃宋之宗室

趙孟錦

孟錦宋之宗室為刺史元兵至死節

鞏信

趙時賞

張日中

元李恒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不利乃引兵就鄒渢于永豐渢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待左右俯而集矢不動恒從閒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恒急麾鐵騎橫衝擊之日中身被數十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渢乘騎遠去遂至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時賞與劉洙及幕僚張汴等同時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於燕二子死于道鞏信安豊人物乃荊湖都統蘇劉義之部將偕信為

文天祥屯潮陽部將鄒渢劉子俊皆率兵會之元張弘範兵至天祥率麾下走海豐元將張弘至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元兵奄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渢自刎死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渢吉水人徙永豐從天祥勤王為江西招諭副使進兵部侍郎子俊廬陵人從天祥為督府機宜事在景炎三年閏十一月

張世傑

陸秀夫

元張弘範帥兵至崖山張世傑竭力拒禦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移耳因歷数古忠臣以荅之弘範乃命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後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都統張達以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分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illegible]潮退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illegible]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illegible]敵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illegible]沈俊等解甲降元元兵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赴帝舟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海死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得帝屍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勸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下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俄而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柂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

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天不欲存趙祀則
風覆吾舟言畢舟遂覆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得其
屍焚之函骨瘞于陽江縣朝居里赤坎村世傑范
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呂文德呂為小
校累官至樞密副使越國公秀夫鹽城人從家鎮
江景定進士李庭芝制置淮東辟為參議官德祐
初以禮部侍郎使元軍議和不就而還一王立溫
州秀夫追從之遂與世傑等立益王於福州進端
明學士參知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每朝會
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益王崩又立衛王於厓
山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其墓在潮州府城南
八十里海中嶼上石碑猶存綱目書曰張世傑與
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
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史臣曰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
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
亦可悲也夫

張時泰曰或曰斷維之事得無少累乎曰不
然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
知其心事雖程嬰杵臼何以過之然二子能
存趙以後雖死無所憾世傑不能存趙以後
雖死有餘恨由是知其成不成者皆天也世
傑存趙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高貴

祥符人寓丹徒舉進士知高郵府後宦從之海上
拜樞密使及崖山破與陸秀夫同赴海死

茅相

丹徒人慷慨有大志以陸秀夫薦授兵部侍郎從
帝海上及崖山破隨帝赴海死

劉鼎孫

江陵人第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德祐末從二王至
厓山陸秀夫負帝赴海死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
沉海不死為元兵所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遂
赴海死

貝純孝

潼川懷安軍人子坤之孫也咸淳進士為右司郎
中厓山之破抱二女及妻牟氏同赴海死

林宗仁

永豐人淳祐進士開慶初國子監主簿伏闕上書
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懲諸初椎禮

廣德司戶叅軍攝建平縣時事變已迫以死自誓
率家屬九人投水死

耿昭化

河南人為蜀州司戶叅軍寇陷城欲劫以官昭化
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

曾塡

瑞州錄事叅軍以郡命賑飢民值元兵至被執誘
之降不從大罵見殺事聞贈秩官其一子

王彥明

守鄞州元兵至力戰既而糧盡慷慨不屈率家屬

乘大船於城西中流鑿船沉水而死後人立廟祀
之

何充

漢州德陽人通判黎州攝州事元兵至黎州破邛
崍關充自刺不死為元將所執許以不殺誘之降
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遂水飲不
入口敵知不可強殺之充妻陳氏罵不絕口亦死
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皆先死於是上下感泣
同死者四十餘人

曹琦

知南平軍元兵來攻被執脫歸制置司辟主管機
宜文字閩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上官夔

萬州守將元兵圍城夔竭力戰守元入招之降不
從城陷巷戰而死

趙崇源

宗室趙崇源寓居信州元兵至自縊而死

劉全子

林同

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清起兵权徵郎林同家建寧

曰忠義招募卒伍詔以全子為福建招撫使元兵
復至全子遣兵拒之大敗全子自經死衆勸同避
同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為忠義臣死
作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為諸君何為者
自古皆有死俄而元兵至執而詰之同大罵遂遇
害同直寶章閣璟之孫以世澤受官棄不仕

徐道隆

字伯謙夔之武義人為浙西提刑措置安吉時元
范文虎程鵬飛等皆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其使
伯顏逼杭詔道隆入援時水陸皆元兵道絕乃議

間道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illegible]三[illegible]并元
兵追及於江陰道隆率麾下三百人殊死戰盡沒
長子載孫赴水死道隆被執元兵攻掠至元舟道
隆伺其稍怠亟躍入水中死事聞贈官賜謚立廟
卹其家官其子孫命下三日宋亡[illegible]

吳楚才

建昌南城人名炎以字行乙亥冬十一月建昌降
于元明年正月楚才於其鄉裴衍糾聚丁壯稱義
兵張榜諭罪乞濟師于江西制置使黃萬石不聽
乃自嶺村率衆進逼城城中出兵擊之衆潰奔還
孟王元帥府承制還楚才知建昌軍俾圖再舉萬
石匿其命楚才既失利且乏援元兵誘降其衆衆
多解去楚才與子應登俱被執至建昌下獄元人
遣錄事婁南良訊之南良詰之曰汝何為錯作此
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為乃大錯耳受宋
官爵今乃為敵用還思身上綠衫何處得來我不
過鄉村一秀才特為忠義所激欲為國出力事雖
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父子皆遇害事聞
贈朝奉郎邵武建昌境上立廟賜額忠勇

朱浚

字深源建寧府人累官吏部侍郎元兵入其家浚
曰豈有朱晦庵孫而失節者哉遂死之浚熹之曾
孫也

蘇劉義

池州人為殿帥初出呂氏之門諸呂降于元招之
不從擁世傑率兵死于海

惠州藍尉不降戰死

張起巖

為湖北提刑死節

趙孟壘

為刺史死節

文天祥

帝昺祥興二年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初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
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
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
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
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
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
移兵馬司設卒守之久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

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

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止至元十九年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聚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博學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燕四年忠義之氣一發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髮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天祥吉州廬陵人英姿俊爽目光如電舉進士第一授寧海軍節度判官歷州郡提刑中部未已冠

已而知贛州元帥渡江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流
涕發郡中豪傑萬餘人赴之其友止之天祥曰吾
非不知第國家有急以身徇之庶忠臣義士有聞
風而起者於是盡其家資為軍費拔兵入衛元伯
顏兵至皋亭山天祥奉使詣其軍被脅北行至真
州遁歸時益王駐福州天祥赴之已而勸進拜右
丞相樞密使開督府于贛州號召天下遠近響應
所置僚佐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提請號令辦
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不
悔皆天祥忠義所感天祥進師雩都大捷加少保

信國公及嶺南兵敗為弘範所執送燕竟死
大明追謚忠烈立祠死所歲時致祭在順天府學
西墓在吉安府城南一百四十里木湖
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
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
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
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
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
明俊偉倘顛覆斂諫將之亡不知為何物也宋
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
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
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
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奉兩廣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
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
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講義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負國公毀
家紓難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
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謝枋得
帝㬎德祐元年十一月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
知信州二年正月元呂師夔犯江東枋得迎戰于
安仁兵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元世
祖至元二十五年四月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
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在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
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母今考
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
存某之決不可屈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

蕙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
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歆
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
辯論凡数千百言元主徵之竟辭不至至元二十
六年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
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
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
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杵臼皆忠于
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
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

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
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度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
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
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
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
信州枋得雅負奇氣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
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
任初枋得之北行也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
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
立云妻李氏携二子在貴溪山中後被執亦自經

死

王賓曰文謝二公皆死于燕其從容就義較
之慷慨赴死尤難或有遲其死者不知二公
之心者也

陳存

湖州人為殿中侍御史宋亡元遣使六徵不起遂
却醫絶粟旬有四日死

姚廷直

建昌南城人紹興進士為鄧州通判攝州事時朝
廷割鄧州以和金金人來迫取廷直以未得命堅
守不下勢日危急乃具表上達刺血以手掌染血
印表表既行遂自刎死

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黃選閫力拒賊執之使降

上都大罵賊怒剖其腹而死

伯頫

字宗道哈剌魯氏世居開州濮陽縣歷江西廉訪

僉事病免歸至正十八年河南賊大至伯頫乃渡

滹北行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頫名士也劫之見賊

將誘以富貴伯頫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

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

桂完澤

永嘉人平江路鎮撫免官賊攻昱嶺關從行省官

討賊與其妻弟金德皆被執賊臨以白刃脅之降

完澤語德曰男子漢即死不可降德曰此言最是

因大罵賊怒剖腹而死

周宏

遂安人知昌黎縣時程思中作亂宏率其民赴求

平城拒守城陷被執宏不屈七日不食罵不絕口

而死

胡善

至正間松江府學訓導苗賊陷松江欲燬孔子廟

善罵賊遂被害初善聞賊至即以死節自誓題詩

于壁曰須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果賊所言[illegible][illegible]

禎為之傳

褚簡

金壇人元末平章慶童授松江以簡為參謀官兵

敗為賊所擒欲用之不屈而死

汪澤民

婺源人禮部尚書致仕退居宣州值寇來犯或勸

其去澤民曰我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豈臣子之

節耶參畫戰守之策及城陷賊誘之降大罵不屈

被害

吳訥

休寧人建德路判官兼義兵萬戶守徽州隨元帥

阿魯輝退屯浙西扎溪戰敗不屈引刀自刎而死

邢飛翰

霍州人兩淮鹽運司同知致仕元末兵亂被執不

屈而死贈工部尚書謚忠毅

張輔

至正間為陵川尹山東寇亂突入陵川逼輔使降

輔抗節不屈具公服坐廳事為賊所害

張名德

淄川人般陽路總管毛貴攻城死節贈河南
行省左丞諡忠襄

張士謙
樂安人知癸源州敵兵來攻踰五十餘日城陷被
執先戮其長乃加刃於頸以脅之降士謙曰吾為
國死此吾得死耶可急殺我至死色不變罵不絕
追封清河郡伯

王奕
益都人拜懷遠大將軍至正間毛貴陷益都奕嘆
曰吾老不能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
遂餓而死

高傳
為林州團練萬戶赴調遇盜邏卒且戰且行盜衆
大衆突擊傳匹馬挾勁弓射無不中盜懾不敢前
盜知無救援復合攻誘以降傳厲聲大罵力戰而
死

楊居仁
開化尹統兵陷縣仗義不屈罵賊而死

谷廷珪
襄陽縣令鐵木哥兵入境官吏皆遁廷珪獨守不
去被執使降不屈死之

熊義山
安鄉人官萬戶至正間保障黃山為賊帥倪文俊
所襲執逼使降義山罵不絕口文俊大怒剖其腹
而死

王繼志
四川廉訪司副使時李喜喜陷四川繼志帥兵與
戰力屈被執不食而死

馮文舉
什邡人為雲南儒學正提舉時明氏攻雲南文舉
謂妻馬氏曰我元進士家受恩今有死無二汝焉
中丞之裔其從之乎馬氏曰君既死妾生何益遂
皆自縊死

侯彥直
雅州人為副千戶至元間王虎寇州彥直引兵力
戰二日兵少力弱為賊所擒義不屈罵不絕口為
賊所殺

張鳳儀　張萬里
韶州路經歷領孤軍追賊兵潰鳳儀被執不屈死子萬
里獲首賊張韶卿剖其腹劈肝生啖之歸補父官

及贛賊寇韶率兵禦戰身被數創罵賊而死

鄧可賢

乳源人至正中郴寇圍乳源可賢率邑民并其子弟死守凡兩月粮盡可賢奮身出戰被執并其子弟七人皆死邑破民無一人降者

董文彦

通海人威楚路知事天曆間寇引兵攻破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彦獨不去賊欲降之文彦罵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汝殺乃從汝反耶罵不絶口賊怒截其耳令啗之文彦嚼血肉噴賊面遂被害寇旣除官其子

卞琛

大名人國子生丁母憂家居至正十二年盜起來剽掠琛與仲子小千府吏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鋌當賊賊矢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千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吾寧義死豈從汝賊耶罵不止賊愈脅不聽殺之

喬彝

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為詩文有法自號共齋至正十八年賊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已隨赴之皆死事聞贈彝臨汾縣尹謚純絜

張崇杞

字傳霖汾州人為國子助教免歸至正十八年賊陷汾州崇杞與妻赴井死

王佐

字元輔晉寧人居上都教授里巷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賊欲降之佐傲洋自如詬賊不輟遂被殺

吳德新

字止善建昌人工醫自京師往寧夏遇賊被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元人死作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投井中仰罵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甚賊怒以長鎗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馮三

湖廣省公使上蔡人不知書寇陷湖潮泉隸董燕起剽殺為賊拉三以從三拒之賊怒將殺之三遂詈罵賊乃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所刲其肉三益罵不止賊断其喉秀去其妻随二號泣衍拾刲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髏脫衣裹之大哭投江而死

余思

撫州府金谿人元泰大亂撫州寇起執思逼為之用思不屈大詈于几口生為大元民死為大元鬼遂自刎死

全普庵撒里　哈海赤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至正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誘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萬户馬合某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遂自刎死事聞朝廷贈謚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曰與汝賊戰者我也爾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孫里不花

字端甫蒙古人陳友諒陷江西詔拜孫里不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進討之遂泛海趋廣東駐揭揚降土寇金元祐且治兵欲由梅嶺圖江西會元祐為亂率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孫里不花勒兵拒戰為鎗所中創甚其子達爾不花力戰死之孫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賊殺之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罵賊賊皆殺之其部將哈乞吴普顏阿剌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俞述祖

象山人沔陽府推官至正中鄆黄賊迫州境述祖以民兵捍禦力不支城陷為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使降述祖罵不輟賊怒支解之事聞贈禮部郎中象山縣男事在順帝至正十二年

丑閭

字時中蒙古氏元統進士知安陸府至正十三年鄆賊曹安與犯安陸丑閭募兵得數百拒賊敗其前隊乘勝追之賊後自他門入亟還兵城中已火起軍民潰亂知不可為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

脅以白刃丑閭猶諭以逆順賊執丑閭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丑閭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閭左脇斷而死賊以布囊盛其屍梟置其家丑閭妻侯氏出火哭且列酒肉令賊飲食以紿賊不防已乃閉目經死事聞贈丑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贈侯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劉濬

字濬川興州人從河南調連江縣巡檢至正十三年徐壽輝將王善寇閩勢將逼濬妻史氏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衆至數萬賊尋至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而賊陷福州衆懼多潰去濬獨率健所將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怒戟手大罵賊縛濬先斫手一指罵益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得歸請兵於帥府以復讎帥聽乃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

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於善及賊酋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丞官為濬立祠福州有司歲時致祭事在順帝至正十二年

潮海　民安圖　黄紹　黄雲　胡斗元

潮海扎剌台氏靖安縣達魯花赤至正十二年鄭黄賊來寇潮海率衆與戰破之賊黨益盛潮海遂被圍為所執不屈賊殺之其子民安圖襲達魯花赤帥衆擊走賊將復縣治後賊復至民安圖迎戰力竭為賊所執不屈賊高之黄紹臨川人至正進士以求援道阻乃還與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平過賊[illegible]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為賊所害金斗元靖安人領江西鄉薦第一署鰲溪書院山長與潮海共禦賊兵敗斗元被執賊脅之降斗元不屈為賊所害黄雲撫州人寓靖安為潮海前鋒與賊戰身中數十創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

字伯時濟南人守饒州鄱黄寇來攻中立以義兵擊却之賊復合攻益急城陷遂為所執以紅衣被

其身中立也之犢弱盡張賊執歸鄭水偽主徐壽
輝脅使從已出立不屈大罵不已壽輝殺之事在
順帝至正十二年

于大本

字德中家信州信州總管賊犯信州大本以兵
禦之賊帥[illegible]伊破東門入執大本至鄭水獻偽主
徐壽輝壽輝并縛畀偽印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指
壽輝痛罵之遂遇害事在順帝至正十一年

普化帖木兒

字兼善江浙行臺御史大夫張士誠自稱吳王諷
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
至紹興索臺印普化帖木兒不從封其印置諸庫
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
可辱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
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事
在順帝至正二十四年

趙璉

字伯器甘陵人至治進士淮南江北行省參知政
事鎮真州會張士誠亂陷泰州與化行省遣兵討
之不克乃招諭之士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
從征討以[illegible]效行省遂授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
治戈船趨[illegible]士誠疑懼不肯發又[illegible]知璉無備
遂復反[illegible]夜縱火登城璉力疾[illegible]刀上馬與
賊鬪市衢賊圍璉欲[illegible]致其船璉罵之曰汝輩罪
在不赦今既宥不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
汝乃既降復反耶汝棄信逆天誠不旋踵我執政
大臣豈為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奮擊賊以槊撞璉
墜地欲舁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楊兒
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殯真州事
聞贈銀三百錠官其子

趙琥

字仲德璉之弟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
方國珍劫琥至黃巖琥絕粒不食七日而死

孫撝

字自謙曹州人至正進士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
高郵或言其有降意朝廷以烏馬兒為使招諭
之撝副之撝時家居借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
之撝強行抵高郵反覆開諭已而士誠拘之一室
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迫使降撝詬斥之乃捶
撝肆[illegible]撝不屈及士誠從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

完先謀將攜所披甲馬劉子迎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起兵復高郵謀泄執繫訊問攜罵不絕為所害贈翰林侍讀學士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賜田二頃恤其家

晉

字元剛徐州人至正進士樞密院都事時張士誠據高郵晉詣丞相脫脫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東湖之險騎兵莫前與晉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晉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户府事招義兵萬人以行而汝中柘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晉便宜行事及行乃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晉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晉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晉功晉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為三一趨[illegible]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晉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晉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總兵者遣發行軍千騎突出晉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即馳回晉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卒墜水中晉軍亂賊乘之晉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晉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為賊創所中猶手握其槍斫賊死賊衆攢槍以刺晉晉與從者皆力戰死之

盛昭

字克明歸德人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遂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遣昭入高郵授張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舟中昭語從吏曰吾有死而已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招諭彼拘留使者罪不容誅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劃其臂肉後磔之

楊乘

字文載濱州渤海人江浙行省員外郎免官寓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黨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皆已失節顧欲引

我以衛其縣邱氏識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對衆曰汝平日飲竟日不言客問盃行乎衆曰有死而已何有之有經促其行急衆乃整衣冠自經死

納速剌丁

字士瞻大名人辟掾淮東宣慰司行省檄使捍高郵得勝湖張士誠襲高郵納速剌丁會諸軍討之賊盡力求戰衆皆遁納速剌丁顧必死謂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等可脫走寶童等不肯去父子皆死之省憲聘其家事聞贈淮南元帥府經歷

泰不華

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家台泰不華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賜進士及第歷台州路達魯花赤至正十二年方國珍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岩之澄江國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部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克則汝衆功不克則我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泰不華率衆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與國珍遇泰不華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後斫死二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嗔目叱之脫起奪賊刀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事聞贈泰不華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

綱目書曰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事在至正十二年三月

李黼

字子威潁州人以明經魁多士歷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紅巾賊起蘄黃鈙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襟喉之地黼治城濠脩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廣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其氣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皆遁賊乘勝破瑞昌黼雖孤立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滴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

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壘七卒而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
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沿淮□衆
高下木石蔽路殺獲二萬餘黼謂淮右人心
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
鐵錐於杪暗置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橋
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
遏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
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詔拜
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
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荊湖東際淮甸守臣
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
戰中外援絶二月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
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
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未敢進轉攻東門黼
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
殺我毋殺百姓賊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
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斂東門
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事聞贈黼推忠秉義
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愍詔立廟江州賜額
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綱目書曰徐壽輝破
江州總管李黼死之事在至正十二年二月

李秉昭

見上

李齊

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元年進士第歷知高郵府
至正十三年張士誠破泰州高郵行省遣齊往招
被拘久之縱歸士誠尋降興化縣行省使齊召守
□□湖會賊入高郵城齊急還救賊已閉門拒守
已而有詔赦叛逆者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須
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囚之齊雖辯
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藉延為繕飭計耳官
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
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
倒捶碎其膝而咼之論者謂泰不華死海上李黼
死九江伯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綱目書曰張士
誠據高郵知府李齊死之事在至正十三年五月

余闕

字廷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後徙廬州元統元

年進士及第至正十二年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
母憂佐賊起陷郡縣乃起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僉
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隔絕兵食
俱乏祗官十月而寇至拒却之環境築堡選精
甲外扞興屯田為戰守計築壁石蕩湖出兵平之
乃浚隍浚隍外環以大防深塹南引江水注之
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樓都元帥時群
盜四布四外闕居其中屹為保障論功拜
淮南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沔陽寇趙普勝率衆
來攻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乘他敵一旬始退十
七年趙普勝兩道來攻拒戰一月餘竟敗走秋拜
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胡伯顏
統水軍戍之陳友諒自上流直擣小孤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
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賊乘東門紅旗
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賊復并兵攻東西
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來攻金鼓聲
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
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
南門賊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

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
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
首無算闕身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
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闕妻蔣氏妾耶卜氏
耶律氏及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同時
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
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
梯曰寧俱死此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
萬户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
木補化萬户府經歷段桂芳千户火失不花新李
盧廷玉葛延齡丘巹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户黄
寅孫安慶推官黄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
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
攄誠守正靖忠亮節功臣榮禄大夫淮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議者謂
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為第一云初
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殮葬於西門外我
太祖高皇帝嘉闕忠詔謚忠宣立廟安慶命有司歲
時致祭洪武八年於其墓封土緣以磚墓道以表
之細目書曰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皮縣尉從老貴兵卒至營壘猶未完諸將問以近
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遂揮
劒督兵戰賊衆突前捽而問曰汝為誰搏霄曰我
董搏霄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其
弟昂霄在濟南亦死昂霄時為淮南行院判官事
聞贈搏霄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
昂霄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

星吉

字吉甫河西人至正十一年為江西行省平章事
詔守江州時江州已陷星吉募兵攻破賊克江州
守之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援
者日久粮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粮以
圖再舉星吉曰吾受命守江州必死於此賊帥趙
普勝乘大艦來攻星吉率兵與戰平湖口衆死且
盡星吉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皆死之星吉
猶堅坐不動中矢昏仆賊素聞其名不欲害舁置
密室復蘇羅拜饋食星吉叱之不食凡七日乃自
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一統志云為
賊所擒罵不絶口而死賊義之瘞鄱之鳳凰山下
後其子昌以其骨歸葬今墓在順天府西北王河
鄉
大明學士宋濂[illegible]臣書曰江西行省平章事
星吉與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事在至正十
一年十一月

伯顏不花的斤

字蒼崖畏吾兒氏江東廉訪使至正十九年陳友
諒遣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州引兵
往援擣奉國城東破友之將鎮南王子大聖奴樞
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其至迎拜馬前伯
顏不花的斤誓必破賊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
不花的斤率高義范則忠忽都不花勒兵出戰大
破之二月陳友諒弟友德來攻城益急乃遣僞萬
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紿忽都不花等
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范
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
義復來誘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
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數其罪斬
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粮竭矢盡氣不少衰四月
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孫撫海牙丁臨城問之
曰何來曰江西來海牙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

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叱皆以我上聞信州久不一
知爾忠義故來諭爾徒守空城欲何為耶海魯丁
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呼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
斤笑曰賊欲我降耳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決
矣時城中惟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
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
奉國復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穴地自餘所或
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摩兵拒之已
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以城叛遂陷師
閉出降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剄大聖奴

海魯丁皆死之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
巷戰誠遇害死廣為奉國所執愛廣勇使之降廣
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耳吾豈
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
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為義兵與
賊戰為所執信大罵不屈賊焚殺之初伯顏不花
的斤之援信也嘗南望泣下曰吾知上報天子下
慰生民餘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
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
即死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

的斤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
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往援信力守孤城而死諡
桓敏　綱目書曰陳友諒攻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
不花的斤往救死之事在至正十九年六月
大聖奴　海魯丁　蔡誠　蔣廣　陳受
俱見上
樊執敬
字時中濟寧鄆州人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十
二年七月徐壽輝兵犯杭執敬調兵擊之不利將
史蘇友龍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中無備奈何執

敬曰吾當殲賊以報國倘不克有死而已俄賊至
執敬遽上馬帥眾而出與賊遇射死七人賊來益
盛且縱火眾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之降執敬怒
叱之曰逆賊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
賊賊刺之中槍而死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
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
國公諡文忠
胡濬
益都路總管
大明兵取其城濬自縊死時山東宣慰司副使于

德文食卓齊都皆死之

梅寔
宣城人集慶路總管府照磨至正間
大明兵圍集慶寔謂友人李端曰事急矣當以死
徇國城陷果不屈遂合門遇害

石抹宜孫
副都元帥守處州
大明兵至獲其母與弟以書招之不從遁入建寧
彼出與王師戰敗走死于桃坑　朝廷嘉其盡忠
遣使諭處州民立祠祀之

張俊
山東行樞密院知院
大明兵攻益都俊悉力拒守城陷攜妻子投井死

朱春
三原尹
大明兵克奉元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
御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俱投崖死

呂復
攝長樂縣尹
大明兵下福州復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
以死報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引繩自經死

鄧祖勝
以右丞守永州
大明兵圍其城屢戰屢屈食盡自殺

張文貴
至正十七年五月
大明兵攻寧國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户張文
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

福壽
達尼達思　賀方
福壽唐兀人至正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
時集慶援絕勢孤福壽激厲士衆為守計明年三
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勢不能支城破
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
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
破則死尚安往乎俄而衆兵至遂遇害達魯花赤
達尼達思治書侍御史賀方同時死之事聞贈福
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
衛國公謚忠肅
大明為立廟祀之以旌其忠在應天府

普顏不花

字希古蒙古氏至正進士[illegible]平章山東

行省守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擐甲戰[illegible]平章政事

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illegible]不能兩

全有二躬當為終養拜[illegible]主將

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illegible]普顏不花

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不屈死之

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

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惟有死耳家人莫不

嘆息泣下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

妾婢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積不可

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死

焉

甲榮

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

大明兵至列郡皆降榮告其父曰不能全忠孝者

兒也父問其故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

命由兒而殞[illegible]一死報國耳[illegible]而死

鄭玉

[illegible]字子美徽州歙縣人覃心六經絕意仕進來學於

門下者日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

師山書院以處焉至正十四年徵為翰林待制奉

議大夫辭疾不赴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主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

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

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

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君果從吾死

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其

妻亦死之

柏帖穆爾

字君壽蒙古人福建行省郎中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兵至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

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

必死於是君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遂自

縊而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之

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壓

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熟視之

嘆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

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

匿旁近民舍而取金畀之曰給[?]可以此贖兒命
有頃兵入城柏帖穆爾即縱燈自燃四闔窗火大
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

字子初回回人漳州路達魯花赤
大明兵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
實仰天嘆曰吾位三品國恩何以報乎有死而已
無何史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迓之迭里彌實
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
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
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剚喉中以死既死猶
手執刀據膝坐儼然如生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
屍瘞東門外

獲獨步丁

回回人僉廣東廉訪司事退居福州
大明兵下福州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
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
失乎遂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其兄曰穆魯丁者
官建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皆以死國難云

張庸

字存中溫州人刑部尚書守駱駝谷
大明兵至庸遣從事段楨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
應庸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執庸
出降見主將庸不屈與楨俱死之

閔本

字宗先河內人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至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
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茍活哉程
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
氏北向再拜大書于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
講學士閔本死遂各縊焉二女長貞貞次女女見
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拜住

字閑善康里人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
大明兵至京師拜住謂家人曰吾上世受國厚恩
至吾又食禄今國破與其茍生不如死遂赴井死
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為殉云

趙弘毅

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嘗師臨川吳澄為國史院編
脩

不義流[illegible]上[illegible]投井死

陳祖仁

汴人至正初進士第一累官翰林[illegible]政事及順帝北

巡祖仁死焉

伯顏

西域人其祖官江西因家焉伯顏以行省都事至

正中從帖木兒伯顏開道入閩收復建昌因陳江

南機宜三勢進除吏部侍郎會閩廣皆歸

大明伯顏隱居莊陽避賢之北山洪武中以禮徵

伯顏聞使者將至作七哀詩祭同事死節之士飲

藥而卒

姜頊

撫州樂安人禮部員外郎至正中奉詔入閩招安

陳友諒偽將康泰頊諭之賊不從反逼之降頊

大罵為所殺贈禮部侍郎謚忠烈

歷代忠義錄卷之五

歷代忠義錄卷之六

金谿東谷王義時敘述

是卷所錄凡五人張良之始終為韓孔明之

出師興漢祖逖之誓清中原岳飛之力

圖恢復皆忠義貫乎日星凜然振乎宇宙者

也澤汛於汪黃發憤而卒然詆於秦檜含冤

而死尤不能不動千古之浩歎故錄其事特

詳焉

澤

張良

秦遣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初韓人張良

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

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

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至二世之二年良說項梁曰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最賢可立梁遂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

西略韓地從沛公滅秦及項籍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之國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

所過棧道項王以張良從漢王發韓王成而殺之

良遂間行歸漢為漢王畫策卒滅項氏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劉備訪見之亮乃出備以亮為軍師以即位以亮為丞相帝自將伐孫權留亮輔太子及猇亭敗績還永安病篤召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封亮為武鄉侯政事咸取決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有曰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先帝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關中響震既而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敗績亮乃還師斬馬謖上疏請自貶三等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亮引咎責躬厲兵講武以為後圖上疏有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鞠躬盡力死[illegible]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遂[illegible]陳倉不克糧盡引還斬其將工雙[illegible]復伐魏[illegible]武都陰平又圍祁山又敗司馬懿于[illegible]大舉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不[illegible]戰亮病篤卒于軍謚忠武

晉

祖逖

字[illegible]范陽人為軍諮祭酒[illegible]於元帝曰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乃以逖為豫州刺史逖將其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進取譙城擊走石虎後趙將劉進屯雍丘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會戴淵來為都督又聞王敦將作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

宋

宗澤

字汝霖金華義烏人元祐間第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illegible]靖康元年十一月詔王以副康王構

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
勿行會州人殺雲康王遂還次相州詔康王為天
下兵馬大元帥澤為副元帥帥師入衛康王次于
大名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
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帝
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
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澤獨曰金人狡
譎是欲欵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
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

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
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澤
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
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
北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
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
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
至澤將王忠孝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
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
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

勢必復来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
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
擊敗之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澤在衛
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
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五月康王諭澤等以為張邦昌義當誅討然未可
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簒亂
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
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
澤又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

王遂趨應天府即位澤入見陳興復大計帝欲留
澤黄潛善等沮之遂出知襄陽府澤聞黄潛善復
唱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
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説
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
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
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
河之東西陜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
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
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

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
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聞而京城
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威望素
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
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
樓櫓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詔荊襄江
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
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
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
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
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詔延置別館澤
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
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
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
金兵甚盛寇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
事以圖收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
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
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忠義民
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又
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衛之具既備累表請

帝還京而帝用黃潜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建康
二年正月帝將幸揚州澤上疏言京師天下腹
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
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
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潜善
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潜善所抑
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帝遂如揚州
時兩河雖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
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
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勍王彥各
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
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
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
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
之心帝優詔荅之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趍
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金兀朮自鄭抵白沙
去汴密迩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
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
擊之金人果敗部將王宣復與金人戰破走之

不□□□澤得金将王策解其縛閣金
一□貫得其詐遂决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
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
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戦不利皆引去澤復上
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
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
不報澤威声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
必曰宗爺爺時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
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数萬往来京西淮南河南
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
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乗欲據京城澤單騎
至善営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
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
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澤既招撫群盗聚
城下又募兵儲粮乃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
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
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
年寒食節未有享祭之地而两河二京陝右淮甸
百萬生靈陥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
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属皆已津置在

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
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彦
聚兵太行山欲大舉恐其孤軍不可獨進乃彦計
事彦悉召諸寨指授以俟會合自将萬餘人先發
至汴擧令宿兵近甸上疏曰臣欲乗此暑月遣王
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懐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
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
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
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
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
致疏入黄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毎為黄潛善汪伯彦所抑潛善
伯彦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
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殱敵則我死無恨衆
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
先死長使英雄涙満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
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
士謚忠簡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丈八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及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岳飛

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真定募敢死士飛應募擒劇賊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至相州飛見王以為承信郎靖康二年宗澤留守東京飛為秉義郎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上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以國士待之補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illegible]授兵[illegible]從所大[illegible]借補飛武經郎從都統制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乞糧於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大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澤卒杜充代之以糧絕欲歸行在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竟行充知樞密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叛降金飛乃率所部[illegible]

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其首領四十餘
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
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
毫無犯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
之兀朮趨建康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邀擊于新
城大破之往邀擊之八于靜安鎮大破之初兀
之兵也其將士潰去行剽掠獨飛軍戒所部不
擾居民亡去者多賴以免從張俊討戚方與
戰數十合皆捷方遂詣俊降盛言飛可用乃以為
通泰州鎮撫使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
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
等路次第而復不聽紹興元年以飛為江淮招討
副使與招討使張俊同討群盜李成將馬進犯洪
州飛言于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
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俊從飛請為先鋒
重鎧躍馬潛出賊後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
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
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
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
坐而降者八萬人進以餘衆奔南康飛夜引兵進

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
萬來飛遇於樓子庄大破之遂復筠州群盜皆遁
成奔偽齊劉豫張用復寇江西用相人飛以書諭
之曰吾與汝同里歆戰則出不戰則降用遂率衆
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
屯洪州彈壓盜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
命飛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逃飛追擊大破
之成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人一鼓
登嶺破其衆飛謂部將曰成黨潰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
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招降者
二萬人成奔連州飛進討成走邵州遂率衆八萬
降于韓世忠時虔吉盜連兵寇掠江廣諸州帝專
命飛討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
戰飛麾兵即馬上擒友餘黨退保洞洞高峻環水
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遣死士疾登山賊衆亂
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
因授部將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
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飛請誅首惡赦脅

從帝許焉慶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岳飛精忠字製旗以賜之以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時李成寇襄鄧遂陷京西六郡楊太與劉豫通欵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欵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荊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進師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遂復郢州直趨襄陽李成迎戰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卒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擊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声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曰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illegible][illegible]討楊太為所敗官軍敗者[illegible]聚詔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討太飛時年三十[illegible]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會齊合[illegible]犯廬州飛使牛皐救之皐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衆愕然不戰而潰皐追擊三十餘里金人死者不可勝計飛奉命討楊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視師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㻶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

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遂率軍屢敗金人于京西秦檜力主和議奏視使諭飛班師時飛攻破金人復蔡州潁昌淮寧府又復鄭州西京南城郾城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鈐轄李興[illegible]飛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illegible]河南府飛又遣將梁興[illegible]水安[illegible]飛留大軍[illegible]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諸帥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illegible]用以四十騎突戰敗之[illegible]兵十[illegible]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illegible]殺二[illegible]戰兀术復遣[illegible]雲曰賊

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婿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皆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禁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北阿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

兀與金和訊豈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盡
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令張
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
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
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
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
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
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
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
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
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
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
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
悟遂留不去飛既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飛力
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金
兀朮復攻陷壽州遂渡淮入廬州詔飛進兵江州
金人攻濠州甚急飛將救之奏金人舉國南來巢
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
帝不從飛方若寒嗽力疾而行又恐臣如㥅盛𡘞

必得利若以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
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
遂還屯鄂州以俟命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收諸將
兵權用范同計奏除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飛為
副使飛一日憮司初飛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
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粮乏
林飛飛一日即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
俊愧俊始飛而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
餉為辭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
不肯俊大不悦及詔俊飛如楚州閱中俊欲脩城
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
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
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密
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
出掌兵甚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大憾飛又與楊
沂中嫉劉琦以順昌之功驟貴二人言于朝曰淮
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琦戰不力飛以恢復為己
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上無為師
之語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

老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
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
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
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illegible]
至舒蘄[illegible]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
不守乃[illegible]萬壽觀使奉朝請秦檜必欲殺飛乃
與張俊[illegible]募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
無應者[illegible]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
貴告飛[illegible]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
為怨將不勝其怨後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

[illegible]錄卷末　十四

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為張
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
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
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
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
執憲赴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
曰樞院無推勘法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得飛
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
俊手自此獄成[illegible]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illegible]
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

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
鞫之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
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
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
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殺一大將失士卒心非
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
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
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
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

[illegible]錄卷末　十五

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
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考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
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
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
辜判宗正事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皆不聽韓
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也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
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

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爵仁輔
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
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密
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
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
與交雕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
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
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
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
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飛躬
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
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
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
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
嶺其戰兀朮於頴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
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
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為
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
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
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
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
得禍孝宗時詔追復飛官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
以禮改葬錄其孫六人賜錢百萬建廟於鄂號
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寧宗嘉泰四年追封鄂王
理宗寶慶元年詔故太師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鄂
王岳飛改謚忠穆尋改忠武
大明於湯陰縣建廟祀之賜額精忠勅有司春秋
致祭又有廟在安陸州稱忠烈岳武穆王廟其墓
在杭州府棲霞嶺下立廟墓側
大明命有司歲時致祭于墓
史臣曰西漢而下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
如岳飛者豈多見哉而卒死于賊檜之手蓋
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
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高宗忍自棄
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呂祖謙曰岳武穆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
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捍強胡其用兵
也尤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但以父呼之
觀此亦有必殺而後可和之秦檜之心與虜

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不置之死不止千
載而下每念武穆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史斷曰武穆王英雄謀略雖古名將鮮及而
精忠節烈尤爲萬世之所敬仰遇高宗昏暗遂
爲賊檜所殺孝宗始雪其冤詔求其後子孫
擢仕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
在錢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
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立像祀之王部曲諸
將元朝皆贈爲侯繪其像于王之左右每歲
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者無不[illegible]

客瞻拜頌詠稱嘆其秦檜張俊萬俟卨三賊
至今士大夫言其姦者無不切齒恨不得剸
其心食其肉視王廟祀之大何如也

歷代忠義錄卷之七

金谿東石王覺時楨述

是錄所錄皆不事二姓不汙僞命守道潔身
清節卓行之士得四十八人

漢

陳咸

沛國陳咸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稱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王莽
篡位以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
欽皆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
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郭欽　蔣詡　栗融　禽慶
蘇章　曹竟　邴漢

哀平時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
刺史俱顯名於時及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歸
鄉里卧不出户卒于家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
陽曹竟皆去官不仕於莽太中大夫邴漢知莽將
篡乞骸骨罷歸

胡剛

南郡平谷人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後王莽居攝關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入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及莽誅乃歸鄉里

趙祥

閬中人為公車令王莽居攝棄官而歸

譙君黃

合州人仕為諫議大夫後避王莽又不仕公孫述國人作詩美之

田強

武陵五溪酋領也王莽篡漢歆錫強印強不從曰吾等漢臣誓不事莽以其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以拒莽

任永　馮信

俱犍為人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譙玄

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漢平帝朝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變姓名竄歸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伯夷守餓彼獨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其子英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玄遂隱藏田里終述之世

費貽

犍為南安人公孫述據蜀時徵之貽不肯往述乃漆身為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亡光武徵為合浦太守

魏

范粲

魏咸熙中為太宰中郎司馬炎廢魏王芳為陳留王自為帝粲素服拜送魏王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大事密諮合不合示以色晉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子喬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晉

辛勉

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朝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拒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聰嘉其志聽居西山月致酒米勉拒不受年八十卒

陶潛

潛高尚遠識知宋業漸盛不復肯仕遂去官隱居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年號自宋永初以後惟書甲子而已

唐

甄濟

汲郡人好學有操行隱居青岩山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命曰即不起斷其頭來既至其家濟引頸待刃希德嗟嘆而止以濟實病白祿山得免後賊平肅宗召詣京師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授秘書郎遷太子舍人　一統志作定州無極縣人

蘇源明

安祿山之陷京也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肅宗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崔倫

安平人為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不污偽官嘗使吐蕃留[illegible]年不屈

朱葆光　顏蕘　李濤

南陽人避[illegible]亂[illegible]葆光與唐舊臣顏蕘李濤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

五代

劉昌嗣

湘鄉人漢時為茲相二州刺史漢隱帝遇害昌嗣憤之即避地衡山馬氏招以賓禮周行逢逼以偽祿皆不從曰吾嘗致身漢氏縱不能為夷齊獨不可效梅福乎乃改姓范號愚叟躬耕給饘粥以終身焉

宋

李熙靖

晉陵人舉進士徽宗時歷中書舍人兼侍講靖康
末張邦昌僭逆熈靖即稱病不出邦昌逼令權直
學士院熈靖力拒之以憂憤廢食卒後贈端明殿
學士

吳懋

晉陵人為禮部員外郎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王
時雍用事坐政事堂懋發憤罵之曰反虜吾不能
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俱赤後吳幵莫儔以
表狀請虜營懋竟不屈

譚世勣

長沙人舉進士禮部侍郎張邦昌僭逆令直學士
院世勣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建炎初贈端明殿學
士謚端潔

張文之

樂平人隆興初通判濠州金兵至濠守謀夜遁文
之提兵出登橫澗山與敵相持十餘日大小二十
餘戰力不支被執械送燕山欲降以官義不屈因
之土窟中淳熙間詔官其一子

潘汝一

海陵人建炎中許容攝州事[illegible]郊汝一不食
數日虜遣人誘之汝一罵曰吾生於宋死於宋閤
為忠義鬼[illegible]人[illegible]矣竟不屈

劉化源

知漣州建炎初金人入寇化源不肯降虜驅入河
投於民間以終　以上出[illegible]

陳咸　史次秦　李道傳　鄧性甫

開禧二年吳曦反稱蜀王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
秦自毀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皆棄官去

蔡子敬

贛人嘗從文天祥遊天祥開閫汀州子敬募集民
兵屯皂口據下流及天祥敗轉子敬與合謀忠效
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唐砦連結山砦不降

徐俊

德清人為太學生嘗率六館諸生三上疏乞斬賈
似道不報宋亡隱居元至元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鄧光薦

廬陵人舉進士與文天祥同勤王累官禮部侍郎
權直學士院亡投海者再不得死元將張弘範禮
致舟中至建康以疾辭歸故山以沒

王炎午

安福人名岊翁爲上舍生會天作樂義[illegible]
謁見弄以母憂家居而天祥被執岊翁爲生祭文
以述其死終身隱居不仕

劉次孫

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閉柱門讀書不與世接

家鉉翁

眉州人累進士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元兵至奉表
祈請被執聞宋亡日夕哭泣不食飲元世祖高其
節欲授以官不受遂安置河間爲語及宋興亡之
迹輒流涕太息後年逾八十賜號處士放還鄉錫
予金帛皆不受尋卒

張時泰曰君子觀家鉉翁高致則趙孟頫留
夢炎諸人當亦慙愧于地下矣

章鑄

烏程人脩職郎讜直敢言宋亡元俾故臣納誥勑
鑄終不肯以世食宋祿坐未嘗北向宋士有仕元
者鑄皆深惡絕之人多其節

曾子良

金谿人宋末爲淳安縣令歸養世元成宗程鉅夫
薦子良于朝有憲僉之命子良不受稱節居二字
于堂以見志隱居二十餘年卒

于應雷

金谿人宋咸淳間領鄉薦宋亡隱于五雲山以終
其身

謝翱

以一布衣宋亡不忍背宋故徨鶴山守義而終

元

黎子英

永寧人元季舉進士[illegible]題官元軍敗單騎走閩中
入南山有司以形束之械逮京師命釋之授以官
不受退而上書大略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朝廷重之命館穀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
子英曰思舊主耳朝廷知其志不可奪命送之出
塞

陳介

金谿人爲潮州同知元亡歸故鄉
天明洪武初徵之介變易姓名逃避而卒

是卷所錄皆奉使敵虜守節不屈之士其得生全歸門者亦與死節者同揔八人

金谿東石王貢時禎述

列國

解揚

晉人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求壯士得解揚奉使如宋使無降楚道過鄭鄭新與楚親執揚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揚佯許之至楚卒致其君命曰晉方悉兵救宋宋雖急慎無降楚楚莊王大怒將烹之揚曰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欲以成吾君命死不恨也楚莊王釋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

漢

蘇武

武帝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會長水虞常謀殺漢降人衛律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時律為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欲降漢使皆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白單于愈欲降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

汝何不速發兵賊曰明府邑宰有吾故我不忍殺
乃委而去之

徐端益

金華人建炎初張邦昌手書至虹縣令以下迎拜
宣讀如常式端益為武尉獨不肯聽事定向子諲
言於朝為易文資

宋汝為

建炎初遣致書劉豫見豫勉以忠義豫不從汝為
遂変姓名入青城山

施全

紹興二十年正月秦檜趨朝殿前司軍士施全挾
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
全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
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
衛綱目書曰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王貴曰秦檜在金為撻懶所任用金人以和
愚宋而檜倡和議深合其心故金人縱之
使還且與其王氏偕蓋厚結檜心使為內應
也檜既歸先見宰執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
是南自南北自北及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

求和書高宗不察以檜為忠而張浚趙鼎俱
無先見之明反薦其賢遂致獵取相位力主和議
使高宗奉表稱臣于金而金冊之同於劉豫
是檜之貴君臣屢辱國媚讎得罪於九廟得
罪於中國人人得而討之宋之賊也檜既得
志惡其高宗威權潛奪殺岳飛竄胡銓宰執
由其進退臺諫聽其指使天下之人為檜威
所劫莫敢復有動者施全不過一軍卒耳勢
無所因計無所出而其心憤然激烈直欲為
天下討賊不與檜俱生故以一身舉義以一

刃代師旅之何天下不佑宋檜必不死故刺
之不中為檜所殺然事雖不成而討賊之大
義以彰於天下而舉朝之公卿大夫士其為
檜用者可以愧死矣嗚呼全真義士亦人傑
也哉愚謂當書之曰殿司軍士施全討秦檜
不克死之

戴之邵

安福人寓居鹿門山紹興末京西招討使吳珙以
書招之差充忠義破虜統制遂率所募千人入西
京脩葺祖宗諸陵且創置永安軍收復鄭密等州

原缺

在襁褓得免開禧間立廟城南賜額英愍

孫翊
宣和末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掳張甚或言
不若引兵北擣雲中翊曰此策固善奈違君命因
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

王棣
字儀仲撫州臨川人安石族孫安石以子雱無子
卒遂立棣為孫崇觀間知開德府建炎二年金人
入寇以死抗之城陷遇害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愍
貴溪舒小一 云金兵犯開德棣固守為其下所害

胡埜
婺州教授時方臘作亂埜以勇武自奮舉家遇害
詔贈奉議郎推恩及其二子

鄭勳
端平中知博羅縣戍卒作亂掠境或勸勳避勳曰
吾為長官見賊而去如吾民何卒死其難邑人哀
之立祠祀焉

李英
高要人為欽州推官死儂寇之難一家殱於兵刃
者十三人贈比部郎中廟食高要

譚必
樂昌人天聖進士調邕州推官交阯破邕被害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 大明追謚忠愍

孔炳
富川人乾道中都巡檢使交寇犯境死於難累贈
太尉忠順武烈公

胡立
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忤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
為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昝萬壽
已降元張珏方城守為後關立無以復命還至涪

沉水死

馬遂
開封人仕為北京指揮使王則反留守賈昌朝使
持榜招降見則諭以禍福不答縛而支解之贈宮

死使

唐敏求
當塗人宣和進士德化縣主簿盜起斂求挺身率
衆捍賊度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遂遇害事
聞贈官仍官其一子

章雲就

孫欽
武岡人為德州刺史靖康末歸守鄉郡死金人之
難
种廣　劉逵　朱升　孫旦
建炎元年金人陷陝州知州事种廣監酒務劉逵
都監朱升監驛務旦皆死之
李積　向子褒　李政　杜績　楊彭年
建炎元年金人入寇知秦州李積知鳳州向子褒
將校李政杜績楊彭年皆死于難
魏彥明
建炎二年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
潘振
建炎三年金人犯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李祓
京東轉運副使建炎三年金兵至遇害
李宜
為武昌郡守建炎中金兵至死于難郡人立祠賜
額忠武
劉晦
建炎中金兀朮兵至杭州守臣康允之棄城退保
時晦自[illegible]州赴召[illegible]州軍臣推[illegible]死於難
贈直龍圖閣
楊宗閔　桑景詢　曾謂　上[illegible]
王建中
金陷永興軍副總管楊宗閔運使桑景詢判官曾
謂主管機宜王尚與其子建中皆死之
杜績
金人陷滑州守禦官杜績死之
劉鈴
知懷德軍靖康間金人破城死之
李譖　王唐臣　劉子英
金人破崞縣令李譖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皆死之
趙汝禀　阮希德　甯時鳳
金人陷蘄州防禦判官趙汝禀教授阮希得蘄春
主簿甯時鳳皆死之
盧臣中
黟人為右正言高宗南渡金騎追御舟臣中叱退
之失足墜水死使沒人求其屍[illegible]如生贈右諫
議大夫
李俊明

陳繼周

寧都人知衡陽縣從文天祥起兵與長子皆死于難贈待制謚忠節

林琦

閩人宣教郎從文天祥起兵後被執至建康憤死

陳龍復

泉州人從文天祥起兵以督府參議分司潮州元兵至死于難

元

羅郭佐

石城人贛州路總管子震次子奇奇子玄珪一門父子兄弟皆相繼死節

張恒

泰定四年高州猺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為之立祠敕賜額曰旌義

谷廷珪　張德

天曆元年鉄木哥兵至襄陽官吏皆走知縣谷廷珪主簿張德死之

張杲

順昌人江西儒學提舉[illegible]陳友諒陷豫章杲不[illegible]之

陶起祖

銅陵人寇起曾募[illegible]有保障功後官至同知為楚寇所執伏義[illegible]

李謙

[illegible]人元末進士[illegible]擁鄉兵守城父子俱死[illegible]難邑人立雙忠[illegible]祀之

劉肅孫

至正末為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肅孫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

朶兒只班

至正間倪文俊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

柴肅

至正十三年竹山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

許脫因

至正十四年猺賊寇衡州萬戶許脫因死之

脫歡

至正十七年毛貴陷膠州參知政事脫歡死之

釋嘉訥

至正十七年毛貴陷萊州守臣釋嘉訥死之

荅里麻失里

至正十七年知樞密院事荅里麻失里討曹州賊兵潰死之

賽因不花

至正十八年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之

僧住

至正十八年

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住死之

呂震

至正十九年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

朵耳

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兵取福州行宣政院事朵耳死之

王輔元

至正二十八年

大明兵取東昌路守管王輔元死之

曾不花

原缺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一

金谿東石王貢時禎述

是卷載極言直諫之臣或觸暴君或忤權姦或遭讒間遂致罹殺身之禍是亦死于忠者也凡得七十一人錄之以為人臣之勸

夏

關龍逢

以諫桀而死 相傳為今平陽府安邑人

墓在河南靈寳縣西南唐為立碑舊有祠宋新之

比干

商紂之諸父紂無道比干諫三日不去紂怒剖而觀其心唐貞觀中詔贈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洒掃今廟在衛輝府每歲四月四日有司致祭又淇縣亦有廟

墓在衛輝府城北一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巡親幸弔祭刻文墓上

列國

伍子胥

伍員字子胥仕吳諫王不聽伏劍死然見于江吳

人憐之立廟江上盤門內亦有廟祀焉
大明命有司歲時致祭又有廟在蘇州府城東

泄冶

春秋陳靈公君臣宣淫其臣泄冶諫而被殺事在
宣九年

狐咺　陳檕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
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屈原

字子平楚之同姓為三閭大夫初事懷王時秦欲

吞滅諸侯原為懷王東使於齊以結援秦患之使
張儀賂楚大夫靳尚及夫人鄭袖共譖原放於外
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王信之遂絕齊秦欺
以六里王大怒擧兵伐秦大敗因得儀因之靳尚
等共言王王歸之王悔不用原策復用原原言儀
罪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王歡為藍
田之會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
會王遂會果見拘因客死於秦王子頃襄王立不
察群臣謟諛懷王之罪徒聽讒放原於江南原於
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不忍見宗國危亡遂自投
汨羅江而死墓在汨羅碑題曰三閭墓斷與墓對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又懷王之所排任也
王所行以將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不從則
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狠不決也
皆不容於先王而受嫉於後主放於江南至
無所自容而卒從彭咸以殞烏乎移其葬魚
腹於埜虎関不為死之得所哉

秦

馮去疾　馮劫

秦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群盜並起皆以

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
四邊轉戍二世怒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

漢

蓋寬饒

宣帝方任中書官用刑法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
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
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為寬饒怨
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
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之上竟下寬饒吏寬饒

引佩刀刺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京房

元帝朝房以孝廉為郎時宦官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出房為魏郡太守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坐以誹謗天子棄市妻子徙邊

王章

成帝朝外戚大將軍王鳳用事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又面對言鳳很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鳳聞之甚憂懼稱疾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優詔報鳳起之視事下章吏廷尉致其罪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鄭崇

哀帝寵幸董賢尚書僕射鄭崇諫帝帝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救之免為庶人崇死獄中崇高密人

王嘉

哀帝益封董賢二千戸丞相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躬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傳之無窮哉帝發怒下嘉獄嘉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絕其封

韓歆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光武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上猶不釋複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郅壽

和帝永元元年侍中竇憲專權恣横太后使憲擊北匈奴又詔為憲二弟起邸第先是憲嘗使門生

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竇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声正色說憲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坐誅侍御史何敞上疏救之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樂恢

竇憲專橫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士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由是朝臣震懾無敢違憲者

杜根

太后鄧氏臨制安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酒家保積十五年鄧太后崩安帝親政根始出尚書陳忠薦之拜根侍御史

楊震

安帝以嫡母耿貴人兄耿寶監羽林車騎中黃門李閏江京皆封列侯黃中常侍樊豐等及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王聖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為侍中得襲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為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帝封王聖為野王君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樊豐周廣謝惲傾搖朝廷太尉楊震上疏曰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周廣惲兄弟依倚近倖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使得顯用天下讙譁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帝不能樊豐等見

震連諫不從遂詐作詔書調發司徒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曰去年十二月
四日京師地動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
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
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
震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怨懟共譖震帝遣使
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
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几陽
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
恩位台輔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
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
卒順帝延光四年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
以禮改葬復祠以中牢

王賁曰先儒謂震事昏庸之君不能見幾而
作以取殺身之禍然震以直諫極言忤嬖倖
而死其忠矣哉

趙騰

安帝延光三年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
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
全騰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

李固　杜喬

質帝朝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太后委政李固宦
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大將軍梁冀尤疾之冀進
毒弒質帝承所立與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
王蒜明德著聞屬最尊親宜立冀不聽說太后策
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是為桓帝以杜喬為太
尉帝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戶又封其子弟及
宦者劉覽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
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喬
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書奏不省宦者唐衡等共譖喬帝亦怨之會劉文
等謀共立清河王蒜蒜坐貶為尉氏侯徙桂陽自
殺梁冀因誣固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
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鐵鑕詣闕通訴太后
詔赦固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
畏其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
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
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

室私亦自以[illegible]獄中[illegible]徒胡廣司空
趙戒書以[illegible]漢家衰微從此始
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慚長歎流
涕冀使人脅杜喬[illegible]不聽收繫之亦死
獄中暴尸于市

王[illegible]能去梁冀誅逆
之罪於天下[illegible]為[illegible]大臣之義哉然
二公力抗梁冀以殺其身則可謂忠矣

陳龜

桓帝延熹元年以陳龜為度遼將軍時大將軍梁
冀與龜素有隙譖龜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
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上黨泫氏人

李雲　杜衆

桓帝既誅梁冀封宦者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
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宦者侯覽等九人為列
侯自是權歸宦官傾動中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
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其書曰梁冀雖持權專
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扼殺之耳而
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
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
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
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
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
為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
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欲原之耶雲衆遂皆死
獄中雲甘陵人

謝弼

靈帝朝為郎中時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
公卿言事弼上封事言是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
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今之
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
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
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

曹鸞

靈帝朝為永昌太守上書言黨人者或耆年淵德
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
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

猶不開恕乎所以災異發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
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收繫送獄掠殺
之

張鈞

靈帝朝為郎中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
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
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
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
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曰此真
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
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司馬直

靈帝中平二年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
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
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
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衆自殺書奏帝為暫
絕脩宮錢

劉陶

靈帝朝為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
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
而死

陳耽

靈帝朝為司徒時詔公卿擧刺史二千石為民害
者公卿皆承望內官其子弟賓客令誠皆入取問
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惠化者二十六人耽上言
公卿所擧率黨其私所謂縱鴟梟而囚鸞鳳耽為
人忠正宦官怨之竟誣陷死獄中

劉郃　陳球　劉納

靈帝光和三年少府陳球說司徒劉郃曰曹節等
放縱為害可表從衛尉陽球為司隷以次收節等
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
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
相與結謀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謀不軌
帝大怒收劉郃陳球劉納皆下獄死

陳蕃　竇武

靈帝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誅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不克節等遂殺蕃武梟首都亭收
捕宗親賓客悉殺之

尹起莘曰二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一跌不收

漢亦以亡可深惜哉

三國

朱據 陳正 陳象

吳主孫權欲廢太子和立少子亮乃幽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益矣不聽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入殿據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據尋賜死立亮為太子

南北朝

張約之

宋徐羨之等奏列廬陵王義眞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

扶令育

宋文帝誅領軍劉湛等出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江交廣三州軍事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番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

周朗

宋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陷以他事罪之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李集

齊主淫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竟斬之

傅縡

陳中書舍人傅縡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寰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竪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怒遂賜死

章華

陳大市令章華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唐

韓瑗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侍中韓瑗涕泣極諫帝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嘆息不謂今日塵瀆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帝不聽遂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武氏為皇后貶瑗振州刺史後詔御史追韓瑗枷鎖詣京師又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

馮元常

安陽人歷尚書左丞嘗諫中宮權重宜少抑為武后所惡出為廣州都督竟為周興所害神龍中旌其家曰忠臣之門

格輔元

浚儀人舉明經累官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欲以武承嗣為太子輔元不從遂下獄坐以謀反斬之天下稱其冤

歐陽通

潭州臨湘人天授初遷司理卿判納言事會武后
欲以武承嗣爲太子通固爭忤諸武意下獄死之
神龍初追復官爵

安金藏

京兆長安人爲太常工人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
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誅死自是公卿
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
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
剚胸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
命高醫內腸褫桑皮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
吾有子不能自明使爾至此即詔停獄睿宗由是
得免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義以爲弗及後擢累
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鐫其名於泰華二山碑
以爲勸卒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
曰忠以其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
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　　周憬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
郎太子中宗也同皎與桓彥範等誅二張中宗復
位拜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
室同皎忿之與周憬謀伏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
三思會謀泄三思遣宋之遜上急變且言同皎擁兵
闕下廢皇后中宗殊不悟大怒斬同皎籍其家同
皎且死神色自如憬逃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
忠臣知吾此心后三思亂朝害忠良滅亡不久
可縣吾頭國門見其敗也遂自剄憬壽春人後太
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等不及見睿宗即
位詔復同皎官爵謚忠壯

韋月將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
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固爭乃命杖而流之嶺南
廣州都督周仁軌阿旨斬之睿宗即位贈月將宣
州刺史

郎岌　　燕欽融

唐中宗景龍四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中書令
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
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
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睿宗即位
贈岌欽融諫議大夫

周子諒

唐玄宗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能實倉庫修器械欲加尚書張九齡力爭止之上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後罷九齡復以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監察御史周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

亂術作

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玄宗親為之欲不

侯昌業

唐僖宗乾符六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孟昭圖

唐僖宗日夕專與宦官田令孜等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猶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宦官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宦官之天子宦官未必可信南司未必能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皆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illegible]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後人立祠祀之在眉州

常濬

唐僖宗光啓元年右補闕常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循本之禍宜稍振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范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死而唐亡決矣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五代

張士喬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作高祖原廟仰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劉友益曰士喬直諫見殺汪衍之亡決矣

澈亦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不
亟誅將復鼓衆伏闕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
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
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
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
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具冠帶出
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時東年四十三四明李
猷贍其喪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後帝感悟贈東承
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及帝過鎮江遣守臣
祭其墓賜緡錢五百後又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

其後二人賜田十頃墓在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

歐陽澈

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
國憫時出於天性靖康初為書三篇上之朝凡條
陳五十餘事會金人大入澈語人曰願殺身以安
社稷遂徒步走行在所高宗即位南京建炎元年
八月澈伏闕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
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帝語甚切直潛善等因其
及宮禁事遂加以矯訕之罪與太學録陳東同斬
於市時年三十一後高宗悟贈承事郎後又加朝

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弟子壻賜田十頃招魂葬衣
冠所著有飄然集

劉允升

紹興十一年秦檜殺岳飛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
寃下大理獄死

元

秦長卿

洛陽人世祖徵之至京時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
請誅之遂為阿合馬所害

觀音保　鎖咬兒　哈的迷失

英宗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
的迷失上章極諫帝怒殺之

附録

王賁曰事非其主則雖諫諍而死亦不足取
故備録解文卿等十人如左以為仕不擇主
者之戒

解文卿　鄭文伯

公孫述據蜀文卿文伯俱仕述為尚書諫述令歸
漢述怒幽死二人

陳元達

漢主劉聰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陳元達諫而死

王鑒　崔懿之　曹恂

漢主劉聰立中常侍王沈之養女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借使沈之姪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耶聰大怒收斬之

王蕡曰王鑒等三人可謂之忠諫然失身酋虜則非其地其盡忠而死亦何足言哉是故君子之仕也不可不謹於所擇

杜靜

燕主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

王蕡曰杜靜失身酋虜已為可賤死于諫爭亦無足尚矣

任宗　崔民象　王愛仁

隋煬帝欲幸江都朝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行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王蕡曰不仁之君尚不可與言况弑父簒位負天下之極惡者豈可事之而與之言哉任宗等數人雖皆盡忠極諫以隕其身而事非其主言非其時蓋亦昧于出處之道矣徒死不足以成義豈不深可惜哉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

金谿泉石王賁時補述

是卷所載乃前史所傳所取為忠義死節者今考究其死或於死節未所或死節雖明而曾失節或所事不正或受君不正之命雖死不足為節或死後其時非其地而死不合義或負誤國之罪無君之惡而一死不足以贖皆備錄其事為之辯說如左

春秋列國

孔父

春秋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王賁曰孔父正色立朝姦臣所憚孔父不死華督弒君之惡不敢動故先殺之而後弒其君若孔父者可謂正直之臣汲黯孔融之比而先儒稱為死節之下則失其實矣又況其被殺在弒君之前乃姦臣先翦其所忌與君弒之際捍君死難君弒之後執節守義不肯從賊而死與義興師討賊不克而死者有間矣豈得槩稱死節之臣乎

召忽

齊人殺公子糾從之召忽死之

胡安國曰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

惠伯

魯文公夫人生子惡嬖敬嬴生宣公文公卒子惡立仲遂欲立宣公惠伯不可遂使于齊而請之齊侯許之反弒子惡而立宣公初仲遂之將弒子惡也以子惡之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胡安國曰惠伯死於子惡之難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

王賁曰胡氏之意蓋以為荀息乃晉獻公所屬奚齊卓子者也受命先君而死其難故春秋書之惠伯[illegible]事子惡未嘗受文公之屬命可以無死故削而不書愚竊以為不然人臣之死君難其可取不可取者在大義之明否而不在君命之有無也獻公廢嫡立庶荀息從君於昏受其不正之命雖死其難無足取

者春秋書之雖與孔父仇牧同辭辭同[illegible]
蓋有所不滿於息焉固未可泥其辭之同[illegible]
遂謂聖人深取乎息也若惠伯雖未必又[illegible]
之伏命于惡因其君也人臣之義與召[illegible]
豈可謂與先君之命便可以無死哉仲遂[illegible]
立宣公而惠伯不可則仲遂之邪謀惠伯[illegible]
已知之矣當此之時即發其姦声其罪而討
之雖不克而死大義已明白於天下而死得
其所矣豈不善哉惠伯知仲遂之姦心邪謀
而不能声討及仲遂詐以君命召欲先殺惠
伯而後弒君公冉務人獨知甚明而沮止之
言亦甚力矣惠伯尚豈不悟哉當此之時舉
義而討之事之不濟死未晚也乃弗聽公冉
務人之言竟入而就死惠伯蓋自知声罪致
討非所能為而欲甘心一死以塞責焉耳徒
殺其身而大義不明死不得其所何取於死
哉故惠伯之死不為君子之所予者由其草
草而死未明於義而君命之有無不足論也
按胡氏所謂君命與惠伯所謂君命者不同
惠伯是言其君子惡之命胡氏是言先君文
公之命也
又曰惠伯身為大臣不能挑仲遂之邪謀豈
將及禍而墮姦先死是徒死而已矣何足尚
哉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

齊襄公無道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以作亂襄公田
于貝丘隊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
袒而示之背賊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
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孟陽詐為公在牀意欲代死既公

胡安國曰如徒人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
逢君之惡者也雖死于難比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
何取乎
汪克寬曰徒人費等三人死襄公之弒晉欒
等十人死莊公之弒皆近暱嬖幸之臣從君
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與之也

晉欒　州綽　邴師　公孫敖

封具　鐸父　襄伊　僂堙
祝佗父　申蒯
齊莊公之臣大夫崔杼弒之其臣賈舉州綽邴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
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
其宰曰爾以孥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

胡安國曰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
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
義事君而不苟者是也若此十人者皆逢君
之惡徒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
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
遠也此十人者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
許之哉

邢蒯聵

邢蒯聵使晉而反崔杼弒莊公其僕曰將奚知蒯
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死之
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
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
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
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
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賛按刑蒯聵之死與徒人費賈舉等同

弘演

春秋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皆畔遂殺懿公盡
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而還哭盡哀而止乃自
出其肝納公之肝焉

賛按弘演之死與徒人費賈舉等同

荀息

荀息為晉獻公之子奚齊傅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卒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
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
也將焉避之及里克殺奚齊息立其母弟公子卓
以葬里克殺卓子息死之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
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

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
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殁之前而不可救於已
殁之後也左氏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
有焉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朱晦庵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
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
是
王賓曰荀息為獻公傅其廢嫡使殺正嫡從
君於昏雖不食其言庸足取乎
荀息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不能力辭託孤
之寄以悟其君以事君大節而觀有所愧矣

肥義

趙武靈王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為王使
肥義為相國傳之自稱主父封章於代田不禮相
之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內得主而外為
暴驕令擅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
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主父及王游
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
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誅公子章及不
禮遂弒主父
王賓曰肥義之死與荀息相類君子皆無取
焉

杞梁　華舟

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不與焉
同車侍莊公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
百莊公止之杞梁曰君為五乘之賓而梁舟不與
焉是少吾勇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
莒城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梁舟曰去國
歸敵非忠臣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
王賓曰梁舟以不與五乘為恥遂决志死敵
可以無死死傷勇矣於忠義無取云

豫讓

上黨人事晉大夫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滅讓欲
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欲刺襄子不果漆
身為癩吞炭為啞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為襄
子所獲請襄子衣拔劍三躍而擊之乃伏劍而死
王賓曰豫讓初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中行讓
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及襄子滅智伯讓乃

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劉既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其智無人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盖之歟觀其臨大義昕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由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一篙障之尚可得乎

王蕡曰荀彧之事操豈不知操有他志哉始則斬曹氏之業以徼利終則拒董昭之請以邀名彧之所為詐而已矣其死豈為漢也司馬光稱彧死漢室仁居管仲之先蘇軾謂其道似伯夷范曄謂其有殺身成仁之美皆非也史傳往往列彧於忠義殊為不當故論而正之

龐德

魏王曹操將龐德于禁屯樊扎漢中王劉備將關羽攻之禁降德為羽所獲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操聞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王蕡曰龐德失身於操是助賊之人耳為操而死豈得為節耶嗚呼有志於立節者要當慎擇所事於其始云

嚴顏

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右出通鑑綱目

事劉璋為巴郡太守劉備攻巴城陷顏不肯降自刎而死巴人慕而祀之祠在重慶府忠州蘇軾詩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以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何獨賢談笑傲碪几國亡君已執嗟予死何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洟涕右出大明一統志

王蕡曰如鑑則顏未死而徒為張飛之賓客始雖不降終復從雠不得為忠義如志則顏不肯降自刎而死可謂之死節姑兩錄之以俟考焉

孟達

達為漢中王劉備將也上庸與副將劉封不協以
上庸降魏拜新城太守為文帝所寵及魏主叡立
達心不自安與諸葛亮書陰謀歸漢事泄魏司馬
懿帥兵攻之新城陷達死之
王貰曰達叛漢降魏受其爵寵失節莫甚焉
從以懼禍乃謀歸漢事不克濟而死與先為
節哉綱目大書死之嘉其自新愚竊以為臣
節已虧無復可新之理矣

晉

庾珉 王儁

漢主劉聰宴群臣使晉懷帝着青衣行酒庾珉王
儁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怒殺珉儁帝亦遇害
貰按漢劉曜寇陷洛陽執晉懷帝遷之平陽
漢主劉聰以晉懷帝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
公以晉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使二人
當是時不受偽命執節而死則死得其所矣
既已受漢官爵失節之甚其後憤懷帝受辱
悲哭被殺綱曰為主而死豈得為全節哉綱
目大書死之予之太過故辯之于此

麴允

漢劉曜陷長安晉愍帝乘羊車肉袒出降送於平
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尚書左僕射麴
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發憤自殺

辛賓

隴西狄道人為尚書郎漢主劉聰饗群臣使愍帝
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声者賓
起抱帝大哭聰怒斬之綱目書曰漢主劉聰弑帝
於平陽辛賓死之
王貰曰國之亡也君臣皆當死社稷無可降
之理也君不能死而以國降敵則得罪于社
稷為之臣者義與之絕矣豈可復從君同入
于敵乎亦惟當死于社稷而已矣後漢北地
王諶之死晉吉朗之死深得此義若晉愍帝
之降劉漢也麴允辛賓不死于羊車肉袒之
先而乃隨入虜庭死于光極稽首行酒執蓋
之際死不得義徒死焉耳矣或曰安知二人
非見執而去乎曰果執也亦當明白一死為
祖宗為社稷死為晉國死不可為辱國降虜
之愍帝死也或曰君為敵所執而去而無降
心焉則臣當如之何曰仰死社稷可也隨君

以往為君而死亦可也其義一也

周虓

字孟威廬江尋陽人訪之玄孫也為晉梓潼太守苻堅遣將攻梓潼虓固守會母為所獲虓遂降堅欲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何以仕為堅乃止後母卒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後潜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謀襲堅事泄堅引問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殺之適成其名乃徙之太原病卒

賁按晉書所載如右通鑑綱目載虓已事苻秦為尚書郎後謀反事覺徙邊如晉書則虓不失為忠義如通鑑則虓為失節反覆之姦人耳姑兩記之以俟考焉

段匹磾

東郡鮮卑人為幽州刺史推劉琨為大都督共討石勒勒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力盡被執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用也及見勒不為禮着朝服持晉節久之從見殺綱目書曰後趙[illegible]殺[illegible]幷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illegible]死之

王賁曰匹磾本夷狄之人乃能心乎晉室推劉琨為大都督共討石勒亦甚可嘉然以猜[illegible]殺琨視戰國之二公子之[illegible]將如[illegible]狐乘其[illegible]不容誅矣琨雖志大才疎而忠義激發晉室之人所共服匹磾既殺琨人心不附竟以[illegible]卒為羯虜所執雖能不屈而死亦豈得為純臣哉

甘卓

晉元帝時拜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反卓移檄討之死其難嘗領兵蘄鄉蘄鄉人立廟祀之有司春秋致祭

王賁曰王敦舉逆遣使約卓俱下卓初許之後更狐疑不赴及敦遣樂[illegible]召之道融反說卓討敦卓始移檄起兵敦懼遣人說卓旋軍卓惑之即還襄陽散兵佃作敦襲殺之夫王敦之反使卓能奮身徇國決策進討縱不克而死不失為忠節之士乃[illegible]徊顧望且前且卻為義不終死于非所豈不深可惜哉蘄鄉

之祀廢之可矣

南北朝

袁淑

宋文帝欲廢太子劭久不決劭知之乃謀為逆詐為詔勒東宮兵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等入東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

王賁曰太子劭謀逆蕭斌從之淑為宮僚於其君父之時知尚懷弑逆古今之大惡天地所不容淑者死而已不敢從逆誅之不聽以死繼之可也不然退之後即告變于君先其未發而誅之可也不出此二者而乃從容勸息繞床至四更登車[illegible]且果何為者哉身陷賊手[illegible]不明[illegible]君忠國之大節淑蓋未之有聞歟

徐嵩

秦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聚兵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illegible]後秦姚方成攻拔嵩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

賁按嵩為秦將後受後秦官爵已失節矣後歸秦為秦死豈得為全節哉綱目大書死之予之過矣

劉思忌

魏後齊新野[illegible]齊太守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

賁按思忌失身於弑逆之朝其死節固不足取

贊從郡丞[illegible]之候騎覘賊為賊所獲使謂城中云郎
兵已破宜早降賊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illegible]
杜松贊與賊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illegible]
寡弱旦夕擒翦不足為憂賊以刃築其口引之而
去毆擊交下贊罵賊不已賊怒殺之[illegible]及
也[illegible]一斯斯其[illegible]城中望之莫不流涕[illegible]
聞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張須陁

為滎陽通守有威名[illegible]李密說翟讓取洛口合兵來
兵逼滎陽須陁擊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為密
伏兵所邀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
救衆皆敗散須陁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目見
天子乎遂下馬力戰而死

陳孝意

劉武周圍隋雁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
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
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
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張季珣

李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
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
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
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二月
至于九月城遂陷季珣被執見密不肯拜曰天子
爪手何容拜賊賊殺之唐王李淵之入關也季珣
之弟仲琰為上洛令死之宇文化及之弒煬帝也
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
國難時人憫之

獨孤盛

隋煬帝在江都郎將司馬德戡等反奉許公宇文
化及為主引兵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率左右十
餘人拒戰而死帝遂被弒

許善心

宇文化及弒煬帝入朝堂百官畢賀給事郎許善
心獨不往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
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馮慈明

隋大業中攝江都郡丞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
遂為所執密謂曰隋祚已盡吾率義兵所向無敵
東都計日將下今欲問罪江都何如慈明答曰有

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將翟讓怒罵慈
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等不圖為賊黨
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
斬之

劉子翊

彭城人為丹陽留守煬帝遇弒賊帥執子翊至臨
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辭遂見害

游元

楊玄感起兵黎陽時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
謂曰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
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當為竭誠盡節上答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有死而已不敢聞
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

王賁曰為隋煬帝死節之臣明白激烈者得
堯君素張季珣楊善會杜松贇陳孝意許善
心獨孤盛[illegible]張須陁豆盧毓九人然煬帝
弒父篡位負大惡逆明義尚志之士豈肯俛
立其朝食其祿哉君素等不害於義而為之
臣君子病之故綱目皆抑而不予不得以死
之大書所以深誅煬帝之亂賊而永戒後之
將為人臣者不可昧義而失身也其馮慈明
皇甫誕游元劉子翊元文都劉弘則皆先仕
齊仕周而又仕隋以一身仕三姓既已失節
雖為隋死尚何取焉

唐

呂子臧

為鄧州刺史朱粲來攻城壞或勸子臧降子臧曰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綱目
大書死之

李玄通

唐定州總管劉黑闥取定州執玄通愛其才欲以
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饋之玄通飲畢謂守者曰
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
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
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綱目大書死之

王賁曰子臧為隋郡丞玄通為隋郎將皆降
于唐失臣節矣其為唐死豈得以節許之又
按羅士信張道源常達夏侯端四人先仕隋
而後仕唐雖為唐死及不屈於敵皆不得為
忠義矣

又按王行敏在隋末為盜長其後仕唐雖能
死節亦不可取

許欽寂

欽寂為周武氏討擊副使與契丹戰被擒令欽寂
說安東所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
在朝夕公等勉厲將士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

正按欽寂之死固節矣然為武氏之臣而
死非其主君子無取焉

高叡

京兆萬年人舉明經歷趙州刺史默啜圍趙州長
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
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
不降則死叡不應其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
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事聞武后嘆息
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誅般若籍其家下制暴叡忠
節般若臣賊使天下知之綱目書曰突厥陷趙州
周刺史高叡死之

貢按高叡事于周武氏竊義辱身其死不足
尚綱目以全節予之愚竊以為過矣

五代

孫鶴

劉守光攻其兄守文執而囚之遂進攻滄州滄州
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嬰城拒守食
盡呂兗選男女羸弱者以給軍食劉延祚力盡出
降守光族呂兗而赦孫鶴遂殺守文守光將稱帝
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鑕於廷曰敢
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
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
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啖之鶴呼曰不
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

劉友益曰鶴之死當於殺守文時也守光弒
父守文舉義不克見殺鶴佐吏也乃俟忍恥
事讎於是而死固已晚矣

姚洪

洪初為梁小校後事唐莊宗又事明宗為指揮使
長興中將千人戍閬州會東川節度使董璋反兵
至閬州初璋為梁將洪嘗隸其麾下至是璋密以
書招洪洪輒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
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
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

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么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
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
奴並生璋怒然鎖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啗
之洪至死罵不絶聲明宗聞之以下官其二子綱
目書曰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
王贇曰姚洪為梁小校尚無祿位大梁歸唐
循之可也既事莊宗矣明宗以異姓篡國
洪猶食位而死雖大節已失其為明宗死烏
足為節哉綱目大書死之亦云過矣

夏魯奇

字邦傑青州人初為梁軍校後歸晉事莊宗又事
明宗為節度使鎮武信東川董璋叛攻遂州魯奇
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
綱目書曰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
其後立廟祀之賜額旌忠廟在潼川州遂寧縣至
今有司歲時致祭
王贇曰夏魯奇之死不得為節與姚洪同黜
祀典廟義斯得矣

張源德

梁末源德守貝州時郡邑皆歸晉獨貝州堅守六
從之城中食盡欲劫源德出降不聽遂遇害
王贇曰梁源德先事晉後降梁其節隳矣貝
州之死亦不足取哉

王思同

潞王李從珂起兵鳳翔移檄鄰道言將入朝
以清君側而[illegible]能自辨明乞靈諸道以濟之以
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遣使誘之思同謂
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
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身流千古之醜
乎遂執其使以聞朝廷以思同為統帥率兵討
從珂軍潰思同被執從珂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
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
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
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
早就死從珂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劉延
朗乘從珂醉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
惜者累日
王贇曰思同軍潰被執辭氣凜然其死可謂
明白矣然考之唐史思同初事劉仁恭繼奔
事唐莊宗及明宗以異姓篡國而思同復事

之以致顯位先已失節矣後雖死于從珂之難豈得以死節予之

王清

契丹大舉入寇晉指揮使王清獨率麾下與契丹力戰屢請救主帥杜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清及士衆盡死

王貢曰王清先已事唐後事石晉雖能抗虜而死斯亦不足稱也已

沈斌

為五代晉祁州刺史趙延壽引契丹急攻城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綱目大書死之

王貢曰沈斌初事梁又事唐又事晉以一身而臣三姓失節已甚雖為晉死安得謂之忠耶又按張敬達事唐[illegible]後事異姓篡唐之明宗仍敬瑭反雖不降死節不足取翟進宗事唐又事晉雖死于抗楊光遠之逆不足取史彥超事漢又事周雖死于拒契丹不足取

孫晟

周世宗自將伐唐唐主李景遣以孫晟為司空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既至周世宗使晟等詣壽春城下令招諭劉仁贍晟謂之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怒晟曰足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時召見晟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會唐主以蠟書誘周大將李重進重進奏之世宗大怒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乃收晟賜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

王貢曰孫晟始事唐莊宗及明宗以異姓篡國晟又從而事之為節度使朱守殷判官守殷以謀反誅晟乃亡命奔南唐仕至司空是晟以一身事三姓失節甚矣其為南唐死豈

足謂之忠節哉

皇甫遇

晉都招討使杜威之降于契丹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胡寅曰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論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了生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王賁曰遇之事雖使果如通鑑亦未得為節上也杜重威舉所部將士降于契丹遇既不預其降謀則當死於威降之時乃全其節也今為威所脅業已同降矣契丹主受降之後引兵而南欲遣遇先入大梁遇始辭行乃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遇亦從契丹主南至平棘而後絕吭以死則其死已晚矣

王周

為晉節度使在定州時契丹誘之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

賁按一統志所載如右通鑑綱目載周與杜重威同降于契丹然則周始有不降之志而終渝其節以降歟周之自食其言甘心事虜其罪大矣

李筠 綱目大書死之

王賁曰李筠事周世宗為藩鎮嘗擅其賦招集亡命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其非純臣可知及宋太祖革周使筠能即日仗義起兵聲罪致討雖不克而死猶不失為忠義今乃遲留數月懼禍之及始欲拒命掛周太祖畫像涕泣不已移檄起兵則其舉其死皆非義矣

胡則

則為江南江州守將因刺史謝彥實謀納款于宋

率衆殺之固守江州四月餘城陷為宋將曹翰所執翰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

王蓂曰胡則固守之志可取但被執對翰辭卑氣竭有求哀之意使不見殺亦一衛融耳較之罵敵而死者懸絕故不得以死節予之

宋

楊業

為行營都部署契丹耶律斜軫陷寰州業與戰于陳家谷兵盡身被數十創猶手刃數十人為虜所擒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綱目大書死之

王蓂曰楊業事漢為節度使降宋用為代州刺史已失不事二姓之義故戰敗被擒死節雖明不足取矣

任福

夏元昊寇渭州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統諸軍擊之福與遇于好水川陷伏中大敗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或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

王蓂曰任福有以死報國之言其死節明白特以違韓琦節制陷敵計喪大師死不足贖故君子不敢以全節予之

徐禧

仲諤上城銀州之策神宗俾給事中徐禧往鄜延議之禧至上言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沈括言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之既成禧退還米脂使曲珍守永樂夏人來攻珍使報禧或止禧曰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往援之大將高永能請及夏人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不從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叱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耶珍復請曰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夏人既濟大戰珍衆大敗潰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城遂陷禧為亂兵所害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吏部尚書謚忠愍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

敗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
國事帝不聽禧果敗
王貴曰仲謂禧言永樂之不可城矣而禧妄
請城之及與夏人戰拒既不聽焉永能之言
又所拒曲珍之請遂至喪師失地辱國誤主
雖百死不足贖其罪矣或乃以臨難不避死
于國事許之豈不誤甚矣哉

炎元年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㮚不
卒年三十九

王貴曰㮚雖不食而死不足以贖其主和誤
國之罪云

孫傅
為樞密同知金人圍都城欽宗詣金營以傅輔太
子留守及金邀劫太子比去傅願以死從竟死於
朔庭紹興中贈官謚忠定
王貴曰孫傅死難之忠不足以贖誤國之罪
蓋亦何㮚之流歟

梅執禮　陳知質　程振　安秩
靖康二年二月金人破京城大索金帛户部尚書
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
安秩皆[illegible]當四人京[illegible]因相與謀定其求而
官者[illegible]謂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亦百一
但許民以金銀換米麥[illegible]所出者已而果然金酋
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
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赤空無以
塞命耳金酋怒撾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
隕涕憤嘆
王貴曰當金人大索金帛之時使四人者即
能執節不從抗虜而死其忠義乃為尤明今
從虜使令同主根括直以溪壑難饜取怒被
殺大節未明可惜也哉

王倫
倫奉使如金金人執而拘之河間欲以倫為平州
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
益力遣人縊殺之倫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臣今
將命被留欲污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
縊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
王貴曰王倫同檜和虜胡銓抗疏論其當誅
其後為金所拘欲脅以官雖能不屈而死亦

何足以贖其誤國之罪哉其死雖正固不得
以全節予之矣

李璮

璮李全之子全叛降蒙古璮為大都督有南歸之志至是以京東來歸請贖父過詔封璮為齊郡王授節度使督視軍馬蒙古命史天澤圍璮于濟南璮日夜拒守食盡及人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湖投水中淺不得死蒙古執而殺之解其體以殉事聞贈校太師立廟賜額顯忠綱目大書死之

王賁曰李璮始因其父叛降蒙古遂為蒙古大將嘗逞漣海四城殺官軍幾盡其後雖能易志來歸抗虜死節然未可以贖其前罪云

李成大

南康建昌人舉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元兵至與戰不勝吏民脅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拷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遂殺之詔贈直秘閣謚忠節

賁按刺本所載元兵至成大巷戰被執不降元人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遂見殺則其節明白今此本載其為吏民所脅降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被害謀復於已降之後事泄以死則於節未全二本不同得失懸迥備存之以俟再考

凌唐佐　李旦

建炎初知應天府城陷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密疏其虛實告於朝事泄被捕見豫責以大義為所殺詔贈待制又有李旦者為尚書郎金兵至被獲劉豫使守大名後與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于朝事泄坐死事聞贈官立祠曰愍忠

王賁曰二人為豫所用既失節矣雖密疏其虛實陳其可取尚何以贖其降屈之罪雖事泄以死亦徒為虜鬼而已何足言哉故為人臣者遭變之時即當執節以死慎不可謂姑為少屈而徐圖報國以自陷於不忠不義之歸也每觀史冊如宇文虛中張孝純之儔往往為虜所用後謀傾虜以報本國論者不察反以忠義許之何其謬哉

王虎臣　王大用

元伯顏駐兵進次沙洋使一降持黃榜檄文入城

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倅焚黃榜又
斬其軍之欲降者伯顏欲命呂文煥招之又不聽
伯顏急攻之城遂破虎臣大用俱被執見殺　此
見一統志
蕢按續通鑑綱目止載元人縛二人至城下
招邊居誼降居誼不答與一統志不同姑俟
再考

方洪

德祐二年五月元兵逼浙東命秀王與檡出瑞安
與守臣方洪共備守禦十月瑞安被圍城中危急
與檡供誓以死守卜旋李雄夜開門納元兵與檡
洪率衆巷戰被執董文炳問曰今降乎與檡叱之
曰我國近親恨不殺汝以報陛下今力屈而死分
也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洪莆田人也
蕢按此如村劉麟瑞所紀者續通鑑綱目分
注載知瑞安府方洪以城降與此不同未知
孰是

孫虎臣

德祐元年元取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
蕢按丁家洲之役方與元兵接戰虎臣遽遁
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於是宋
師大亂十三萬兵皆潰散虎臣與賈似道並
舟奔還虎臣喪師辱國罪不容誅後泰州城
陷雖能不屈自殺亦不足以贖其前罪故綱
目止書自殺不然則當以死之大書之其為
全節矣然較之夏貴包藏禍心叛宋降元為
萬世之罪人者則亦未可同日語二人皆賈
似道所倚以禦元師于蕪湖者故因併論之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二

歷代忠義録卷之十三

金谿水石王萁時禎述

是卷録歷代死事之臣或討逆而戰死或禦盜而戰死或捍夷狄而戰死或守封疆而戰死或衛京城而戰死或勤王而戰死皆得録焉雖未可與死節之臣例論然以身殉國死于王事亦可謂之忠勇矣是以録之若夫窮兵以交爭黷武於諸器其死於戰者皆不得録蓋兵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得已而不已孟子之所謂殃民者也何取於死事哉

列國

先軫　晉大夫與狄人戰死後人建廟祀之在山西遼州

漢

劉岱　兗州刺史黃巾寇至岱擊之戰死

張嶷　南充人仕蜀漢拜盪寇將軍與魏將戰死

晉

嵇忠　平陽人武帝朝為鎮西大將軍討叛賊戰死

陶瞻　為廬江太守與蘇峻兵力戰死贈大鴻臚侃之子

陶[illegible]　與蘇峻兵戰死贈長沙守瞻之弟

虞悝　為譙王丞司馬與王敦將魏乂戰死詔贈官

[illegible]晏　為丹陽尹與蘇峻兵力戰死詔贈官

[illegible]道　為黃門侍郎與蘇峻兵力戰死

俞縱　宣城人為將軍與蘇峻將韓晃力戰死贈古興太守

唐

田居卯　唐時王郢亂居卯奉命討之力戰而死邑人義之立廟祀焉號忠烈侯廟在温州府樂清縣

賈賁　敬君弘　為雍丘令與寇令狐潮戰死敬君弘亦與賊戰死

花敬定
長安人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為牙將討段子璋
有功封嘉祥縣公從又討賊單騎鏖戰已失其元
猶騎馬荷戈至綿竹下馬于溪邊浣紗女曰無頭何
以戰為遂僵仆居民葬之後上歷代廟祀之廟在
眉州

夏寶誼
秦州上邽人高祖時右武衛大將軍與宋剛戰死
贈幽州總管謚曰剛

趙縱
守慶州與党項戰死杜牧哭以詩

沈清
大曆中為婺州刺史領兵逐逆黨力戰而死贈衛
尉卿立碑以祀

李承鼐
天祐中平豫章後戰死葬豊城楊子洲里人祠之

陳元光
為將官永隆初擊降潮州盜請創置漳州就命元
光領撫久之以討賊戰死廟食于漳

五代

李嗣昭
後唐時以裨將守澤州與梁戰死

宋

曹光實
百丈人大祖朝官都巡檢使嘗擊賊於葭蘆川戰
死帝悼之官其四子

王貴
太原縣人都指揮使太宗時從楊業為遼兵所圍
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
時年已七十三矣

劉保勲
雍熙二年知幽州行府事與契丹戰死

康昭裔　宋順
咸平二年契丹入侵瀛州康昭裔宋順戰死

石元孫
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副總管石元孫往救戰死

楊保吉
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州諸砦都巡檢楊保吉戰死

桑懌　劉肅　趙津
慶曆元年元昊寇渭州桑懌劉肅趙津戰死

王珪
開封人少拳勇能用鐵鞭鐵杵仕為涇原路都監
元昊入寇珪從任福連戰三日諸將皆敗珪復入
戰殺數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恪激自若矢中
目乃還夜中卒後邊人為立廟在鎮原縣

劉平
祥符人累遷鄜延路副總管趙元昊寇延州延帥
范雍檄平將兵往援與賊戰死贈侍中謚壯武

郭遵
開封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入敵
陣敵以驍將楊言嘗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復持鐵
鎗進所向披靡馬仆被殺贈果州團練使

耿傅
河南人通判慶州元昊入寇叅任福行營軍事諸
將失利或勸傅避之傅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
死詔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四子

武英
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義堡斬首數
十百敵偽遁諸將皆趨利英謂必有伏衆不聽伏
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矢盡遇害

高敏
登州人涇原指揮使與夏人戰死贈嘉州刺史官
其二子

楊忠
原州[illegible][illegible]人崇寧初夏人入寇戰死

孫節
開封人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屢破
敵嘗有功又從青討儂智高至歸仁鋪為前鋒搏
戰賊銳甚節麾戰中鎗而死贈忠武軍節度留後

宋士堯
馬平人皇祐中儂智高寇廣南士堯領兵至邕州
極力與戰已而敗北賊斬其首猶乘馬而還後贈
屯衛大將軍

梁仲保
賓州人慶曆間儂賊犯境率衆力戰死之郡人為
立廟

王正倫
皇祐中以太尉將兵擊儂賊戰死子景仁即其地
結草堂延之朝廷賜謚忠顯

徐霊

慱白人白州長史皇祐間儂智高反邕引兵追至
金城驛與賊遇力戰死之贈大理寺丞

薛良顯

瑞安人崇寧進士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作亂良
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贈卹甚
渥

張理

宣和中方臘寇温州府郡人張理力戰死之郡為
立廟號忠惠今有司歲祭

宋旅

莆田人大觀進士知剡縣方臘寇至旅與戰死贈
朝散郎録其四子

項德

武義人宣和間寇陷婺州德率百餘人與戰俘馘
甚衆賊盡鋭邀德於黄姑嶺下德力戰而死邑人
哭聲振山谷圖像於城隍廟歲時祀焉

徐震

温州府人宣和中率義兵禦寇死于難贈忠訓郎
郡人為立廟

趙訓之　陳自仁

建炎中知永豊縣隆祐孟太后避兵虔州扈衛統
制杜彥叛犯永豊訓之與尉陳自仁設伏殲其衆
會賊别校繼至皆力戰遇害俱贈官立廟祀之

孟彥卿

建炎中通判潭州杜彥叛侵長沙彥卿與添差通
判趙民彥領兵擊賊死之賊以二人力戰之故後
不敢窺潭州

陸有常

歷陽人知臨淄縣建炎間臨朐兵作亂有常率兵
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
亦戰死

馬彥溥

高宗時為統制與逆賊苗傅劉正彥戰死

錢景持

知洮源縣鍾相犯城景持戰死後贈官

黄琮

建炎間鍾相陷澧州琮為州守與戰死朝廷褒贈
之

粱畬

鍾相犯澧陽縣丞粱畬戰死

渠成
高宗時盗劉超犯峽州兵馬鈐轄渠成戰死
胡思忠
高宗時盗趙延壽犯金壇知縣胡思忠戰死
曹脩　郭建
高宗時盗張成犯醴陵縣巡尉曹脩郭建皆戰死
崔增　吴全
高宗時忠鋭將崔增統制吴全與湖寇楊太戰于
武陽皆死
劉晏
嚴州人建炎中盗戚方圍宣城隊將劉晏單騎與
戰為賊所害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於死所立廟
曰義烈歲時祀之在寧國府
王師道
兖州人吉州粟傳砦巡檢與盗戰發射輒殪追擊
數里遇伏挺身力戰死立廟其地官其二子
崔堯
撫州人為左翼軍統領從高宗渡江領兵戍漳州
以計寇戰殁立祠祀之賜額表忠在龍溪縣
余望

望在紹興中寧鄉人禦賊死於陣端平中建廟祀
之賜額忠顯在尤溪縣
吴賡
營道人為容州陸川簿李接作亂賡率兵禦之凡
六戰衆寡不敵死于陣贈承事郎官其子
趙師攢
為武節郎紹定中汀寇逼尤溪統兵戍之遇賊戰
死邑人為立廟嘉熙中賜額忠愍在尤溪縣
胡斌
紹定間以殿前將官戍邵武汀盗大至斌奮身迎
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竭卒遇害其尸僵
立數日始仆贈武節大夫民即其戰地立廟祀之
趙汝振　黄樞
嘉定中江西洞寇犯南雄境郡守趙善俟提兵督
戰其子汝振與司法黄樞俱戰死後人為立祠在
保昌縣
梁淪
嘉定中洞寇犯境推鋒將梁淪戰死提刑袁德明
謂其忠勇可尚立祠祀之在保昌縣
趙若詵

靖康二年宗澤進軍衛南以金營副將王孝忠戰
死

張撝

金人入滑宗澤遣部將張撝救之撝至滑衆寡不
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
戰而死澤聞之收其喪歸為之服緦又加贈卹仍請
於上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

張巖

建炎二年金婁室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兵破之
于新店復使都護張巖追之及于鳳翔五里坡遇
伏戰死

高師旦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統制高師旦戰死

翟進

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與叛賊楊進戰死

楊照

滁州將官金人圍急照躍上角樓刺殺執旗者洞
腹死俄照中流矢死

元怡　梁宏　張昭

紹興中將官元怡梁宏張昭拒金人戰死邑人壯
其忠勇立廟祀之在儀真縣

崔貴　王進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寇樊城副將崔貴部將王進
俱力戰死

張遇

韓世忠部將建炎三年與金人戰死

丁公脩

醴陵人高郵尉紹興初拒金人力戰死朝廷官其
一子

党用　丘横

建炎三年金人追襲乘輿于明州將官党用丘横
皆力戰死

趙士醫

建炎四年金人犯秀州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
敵城陷戰死

桑公楚

為統制建炎四年拒金兵戰死

孫世詢　嚴永吉

建炎四年金兀朮犯鎮江統制孫世詢嚴永吉皆
力戰死

高萬　秦元　薛琪　張皋　任宛

紹興初金人犯泰州承信郎高萬隊下秦元薛琪
張皋熙河兵將任宛皆力戰死傷[illegible]見也

[illegible]

成紀人金人破開德府戰死

劉玠

澤州將官從大兵金人陷城玠挺身血戰中數十
矢死於陣民爲立廟張栻作記

雷永壽　雷世臣

紹興末爲統制與金人戰和州子世臣救之同戰
死永壽贈驊州觀察使世臣贈三官

王方　魏全

紹興中統制王方魏全與金人戰死立廟揚州額
曰旌忠

王暕　劉价　趙聿之

建炎四年金人陷澤州將吏王暕劉价趙聿之戰
死

李彥先

建炎四年淮陽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
與金人戰死

閔立

建炎四年王彥部將閔立擊盜孫仲戰死

許筌

紹興四年楊太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死

楊再興

紹興十年金兀朮合師十二萬次臨潁岳飛部將
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即與之戰殺二
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尸
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

石俣　韓仔　秦允

嘉定間金人攻濠州路鈐石俣統制韓仔秦允以
所部血戰死立廟號忠義在今鳳陽府

陳仲敏

金人犯采石仲敏力戰死

黃涣

靈山人元符進士崇寧初權知贛州宣和末以
從赴京金人入寇涣率在部官聯表奔詣南薰門
留駕已而奔南京奉表勸進高宗擢權兵部侍郎

韓浩　朱廷傑

建炎三年與金人戰死贈官及官其一子

建炎二年金人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陷
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張勝

開慶元年蒙古忽必烈遣將領兵攻鄂州城上使
人入城諭降權州事都統張勝紿其使者出戰
戰敗死之

王青

紹定四年彰州防禦使王青與元人戰死贈建武
軍節度使官其二子立廟揚州賜額忠果

楊大異

醴陵人嘉定進士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元兵入成
都大異從制使丁黼巷戰身被數創死詰旦復甦
獲免

王烈　王杰　李秀實

淳祐三年中郎將王烈路鈐王杰李秀實與元兵
力戰皆死詔贈官各官其二子

張忠

淳祐七年揚州統制張忠戍守浮山手搏元酋俱
死于兵贈八資又官其一子

張興宗

景定元年元兵犯武寧都監張興宗迎戰死贈武
翼郎官其一子

張世雄

景定元年元兵犯横山總管張世雄提兵迎戰死
贈官賜其家錢一萬

呂文信　呂輔周

景定元年沿江制司參議官呂文信呂輔周統兵
與元人力戰皆死詔各贈官立廟賜額錄其後

莫謙之

宜興人為寺僧德祐初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授
溧陽尉尋拒元兵戰死贈武功大夫

和彥威

端平四年元兵至金州百道攻城守臣和彥威戰
死金州陷

楊福興

端平四年元兵攻夔州統制楊福興率兵與戰所
部三千殺傷幾盡福興猶戰不已救援不至死之

何進　王浩　王侃　呼延棫

紹定四年元兵攻大安都統何進統制王浩王侃
呼延棫拒戰兵寡不敵皆死

張珎
嘉熙二年都統張珎拒元兵于威戎關力戰死

田燧
紹定四年元兵攻鳳州總管田燧力戰死贈忠州
刺史立廟祀之

楊起
紹定四年元兵攻沔州知州楊起戰死沔州陷

時當可
端平三年知天水軍時當可與元兵力戰死

陳瑀
端平三年西和州總管陳瑀與元兵遇於赤菜谷
力戰死

趙章
元兵攻殺金坪統制趙章戰死

石戴
元兵至黎州邛徠帥石戴戰死

秦忠孝
元兵至成都都統秦忠孝與其子六戰皆死

全貴
元兵逼文州步將全貴戰死

股慶　汪統制
元兵至何地統制股慶戰死元兵至夔州前軍汪
統制戰死

張桂　金文德　趙知縣
都統張桂金文德與元劉整戰皆死
清江知縣趙某與元兵拒戰死

張應科
景炎三年張應科率兵與元人戰于雷州死

張烈良　劉應龍
景炎三年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起兵
應虗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皆死

鄒鳳
德祐二年文天祥部將鄒鳳與元人戰于寧都死

曾逢龍
德祐間曾逢龍禦元兵于南雄力戰死

楚維之
彝弟紹定進士為參軍元兵至迎敵力戰死

劉孝全　夏用
俱曹友聞部將與蒙古兵力戰皆死

曹萬

友聞弟與豪右兵力戰死

趙文龍

郢州都統制與元兵拒戰死閘州之役其兄武亦死于義

潘大同　潘大本

兄弟皆任官寄居金壇縣德祐初元兵至與力戰皆死

楊鋭

為統制蒙古攻西和州力戰死

楊壽孫　何庚　安惟臣　田廣

澤多坤

元兵至中江縣雲安軍主簿楊壽孫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多坤連戰二日俱死

楊大全

天水人守叙州元兵至大全力戰死贈眉州防禦使謚愍忠官其二子

丁鞴

石埭人成都制置使嘉熙初元兵犯成都力戰死謚恭愍立廟石埭號褒忠墓在北陰山下

冰世安

淮東副總管謝或漣水軍迎元兵千魚溝以三百騎奮擊持披心劍戰兵還至数里而死贈官立廟賜額忠武

彭震孫　林復翁　程□理

文天祥妹婿與孫應翁俱□理□永新人起兵應天祥嬰城自守天祥兵不至與元人戰敗皆死

李天勇

撫州臨川人從學謝枋得為人尚恩義德祐元年元將武良弼攻饒州枋得引兵拒之天勇統强壯應援六戰樂湖坪兵敗與張孝忠俱死之

張孝忠

淮人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至安仁提刑謝枋得調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總出韓忠後畏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邑人立祠祀之

陳學心

安仁人淳祐閒登進士歷官高州知府謝枋得起兵使守安仁元兵至力戰死

張□旦

餘干人率鄉兵應謝枋得與元人力戰死

麻士能

德祐元年元兵攻常州告急淛西制置使文天祥使士能将兵赴援戰死

劉純

紹定三年寇犯邵武知縣監軍劉純擊之戰死詔贈官及官其一子邵人立廟祀之

段元鑑　楊禮

開慶元年段元鑑楊禮堅守城壁歿於戰詔各贈節度使封二字侯立廟官其一子

元

郭震

元統中廣西捲寇湖南千戶郭震戰死

闞文興

至元中陳弔眼寇漳州萬戶府知事闞文興帥兵與戰死

張懐德

大德五年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攻貴州知州張懐德戰死

報恩奴

至正十五年威順王子報恩奴與寇倪文俊戰敗死

左答納失里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杭州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

魏崇福

至正十六年倪文俊陷衡州元帥魏崇福戰死

述律杰

至正十六年汝頴賊陷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

愛的

至正十八年毛貴陷濟南守将愛的戰死

達谷珎

至正十八年毛貴犯東林樞密副使達谷珎戰死

卜顏帖木兒

至正二十八年

大明兵至通州知樞密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

野峻台　陳君用

二人皆禦寇奮勇戰死

歷代忠義録卷之十三

兵討之法俘逃降叛

于什門
代人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被拘留終不肯
拜跋遣以衣服亦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
表稱臣乃送什門歸魏拜侍御史太武帝下詔褒
美比之蘇武

朱長生　于提
皆代人魏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
使高車高車王責長生等拜長生抗之高車王責
之曰為我臣則活不則殺長生與提瞋目厲聲責
之曰我為魏鬼不為汝臣高車王大怒俱徙之三
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
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男爵

段進

魏太武初進為侍道守將蠕蠕入塞圍之力屈被
執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後贈謚追封

劉渴侯
魏太和中[illegible]從軍與賊力戰衆寡不敵
被執瞋目大罵終不降屈賊遂殺之贈立忠將軍
平州刺史上庸侯

[illegible]清
[illegible]為魏梁城戍將[illegible]人圍之糧盡城陷猶抗
[illegible]不屈為敵所殺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王榮世

鄧元興
陽平館陶人仕魏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
圍力不能支乃焚府庫殺妻妾及城陷與戍副鄧
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贈榮世齊州刺史進爵伯
元興洛州刺史開國子

胡小彪
河南河陰人魏正光末為統軍梁將樊文熾攻圍
小劍益州刺史邴虬遣小彪往救之為文熾所獲
執至城下使諭降小彪乃慷慨謂守將曰我不防
為賊所虜觀其兵勢不足言努力堅守俾梁州遣

將已至文熾怒以刀擊之言不絕口遂殺之

孫道登

彭城呂縣人魏永安初為梁將韋休所虜面縛臨刃巡各村塢令其招降道登大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爲遂殺之

宗女

魏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爲敵將所虜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勿降敵怒各剜其腹然後斬首事聞並贈官爵聽子承襲遣使吊祭

脊龍超

晉壽人永熙中梁將樊文熾攻益州圍之衆[illegible]刺史傅和遣超夜出請援於漢中為文熾所獲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龍超乃呼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太寒文熾怒火炙殺之[illegible]辭氣不撓後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胡佛保

梁將蘭欽攻魏漢中佛保時為都督[illegible]城必陷乃[illegible]大哭曰[illegible]上所賜豈可令賊得乎遂[illegible]

門郎趙儁慶歸其屍長安魏主嘆感詔[illegible]錄之

尉遲迥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丞相楊堅堅遣[illegible]將[illegible]寬將兵擊之迥兵敗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王謙

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于蜀討丞相楊堅堅遣梁睿擊之謙兵敗死之

李德源

狄道人仕周為考功郎中及隋高祖楊堅篡周德源即隱于林慮山著幽居賦以自寄遂卒

金

完顏承暉

金貞祐三年中都被圍[illegible]
承暉以[illegible]盡忠久在軍[illegible]
人翊[illegible]急[illegible]
霸州大清[illegible]援絕內外不通[illegible]
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illegible]
既皆備盡忠承暉與如之何乃辭[illegible]
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遂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謂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illegible]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illegible]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illegible]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顛繆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illegible]中都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

完顏論德升

李革

金興定二年蒙古木華黎圍太原數陷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扞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木華黎圍之革屢出戰兵少援絕裨將出降城遂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遂自殺革河津人後贈尚書右丞綱目書曰蒙古取金河東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完顏陳和尚

金天興元年蒙古兵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兵尾之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進至三峰山軍士有不得食至三日者蒙古兵奮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以數百騎走入

鈞州蒙古兵攻破鈞州合達匿窟室中蒙古兵發
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
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
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昌原
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
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欲其
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
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
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京兵追擒之械
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惟曰我

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綱目書曰
金及蒙古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移剌蒲阿

見上

完顏撒合輦

金天興元年蒙古兵攻洛洛城中惟三峰潰卒三
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
皆不能軍城東北角破遂投壕水死綱目書曰蒙
古圍洛陽金中京留守完顏撒合輦死之

強伸

金天興二年蒙古圍洛陽留守撒合輦既死元帥
任守貞復投井死共推強伸為府參事領所有軍
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
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
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
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紅一箭截而為四以
筒鞭發之又創遏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
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金主以強伸守中
京有功陞詔褒諭授中京留守伸授宗名曰報恩

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月久糧盡軍民稍散蒙
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
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兵數
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
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
門內外皆有屏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
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行省事烏林荅胡士以蒙
古兵強即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illegible][illegible]都尉獻西
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壯士數十突東門出轉
戰至偃師力盡被執載以一馬擒見蒙古帥塔察

伸語不遜兵卒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須南向遂殺之綱目書曰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完顏賽不

金天興二年徐州將士因敗於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以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亦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綱目書曰金徐州降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賽不死之

完顏忽斜虎

宋孟珙會師與蒙古塔察兒兵攻城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小婁室元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綱目書曰蒙古入蔡州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

張鐵槍

張鐵槍金驍將為元將所獲雖臨刑猶挺立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殺之

郭斌

金亡故將郭斌守會州元兵攻之經歲圍之食盡城陷斌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王毅

大興人第進士任東明令貞祐末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率衆抗戰力窮被執欲降之毅厲聲曰忠臣不事二君驅者以刀斫其脛不屈而死

傅輔之

玉田人第進士授滎陽令元兵壓境抗節不屈而死

徒單航

至寧初安州刺史會元兵大至與民死守城危先縊其妻孥尋自縊死城中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蘇椿 石倫

大名人以元帥府[illegible]兵南下至許節度使古倫遣馬[illegible]從斤城挂遂降引元兵至城諸蕭孫者招降倫椿即斬之既而城陷椿被執不屈死將殺之倫投井死

畢資倫

縉山人任都統屯泗州城陷被執投水而死宋人義之

郭[illegible]

代州雁門人沁州招撫副使正大中兵變城破被執不屈而死

趙益

太原人同知太原府事兼招撫使元兵攻城急益乃殺妻子沉符印於井遂自殺贈河東北路宣撫使

完顏九住

武州刺史元兵取其子姪抵城下曰苟不速降且殺之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為城破力戰而死

王晦

高平人舉進士官勸農使[illegible]部曲王臻說之降晦不從竟死贈[illegible]有司立碑歲致祭

和安禮

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或勸其避去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豈可避難負國恩乎元兵至戰旬日城陷竟不屈而死

宋順

淄州人金末淄州被圍王逵玉將兵救之使順往說為敵所執使宣言行省兵敗宜速降順陽許諾至城中曰敵兵無多節度軍且至宜堅守無降敵怒刃之順曰得為忠義鬼足矣遂死

楊敏中　張乞驢

敏中淄州人仕為邑留主簿致仕貞祐初元兵取淄州敏中及州民張乞驢等募兵備禦城陷率衆巷戰被執皆不屈而死事聞贈敏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同知淄州軍事

馬驤

貞祐中為濟陰令元兵克曹州驤被執不屈死之

完顏福興

金燕京為元所破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剄死

完顏善羊

金右副元帥紇石烈執中率所將武藝軍三千作亂至東華門官中閉變門皆不開衆憚執中無敢動者獨關西大將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攻之皆為武藝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反朝廷何謂降之後力戰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執中遂入宮弑金主允濟

商衡

曹州人為秦藍府經歷元兵劫之欲使降不屈自剄而死

李演

任城人應奉翰林文字居憂值亂起復為濟州刺史盡藥集兵搏戰三日兵潰被執欲降之不屈遂遇害贈濟州刺史

毛佺

息州人哀宗遷蔡以佺為都尉圍戍之戰佺力屈多城破自縊死

高守約

遼陽人大定進士觀州刺史元兵徇河朔郡邑望已降從至城下呼曰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不屈而死贈官謚忠敬

張邦憲

泰州人王大進士為永固縣令天興初避兵余州元兵至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蒙朝廷用為邑長可從汝反耶遂遇害

馬慶祥

狄道人為鳳翔判官元兵來攻慶祥率兵搏死戰矢盡被執不屈而死贈恒州刺史謚忠愍

馮延登

吉鄉人舉進士國子祭酒正大末假翰林學士承旨使元被留使招降鳳翔不從見覊豐州後放還

李懷寧

歷禮吏二部侍郎汴京陷投井死

榮州河津人登進士為安國軍節度使元兵初城破自殺

楊沃衍　烏古論黑漢

楊沃衍朔州人宣宗時為中京留守與烏古論黑漢皆死節

完顏訛可
蒙古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高閭山
元狗金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黄摑九住
元狗金彰徳府知府事黄摑九住死之
宋扆
元狗金懐州節度使宋扆死之
烏古論仲温
元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温死之
陀滿斜烈
元狗金彰徳知府陀滿斜烈死之
奥屯醜和尚
元狗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畧使奥屯醜和尚死之
泥龐古蒲魯虎
元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任福
元取金沔城守將任福死之
馬甫
元狗金潞州都統馬肖死之

完顏寓
元取金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
劉仲尹
元狗金錦州元帥劉仲尹死之
兀顏訛出虎
元取金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
納合蒲剌都
元狗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參議官脩起居注王良臣死之
郭秀
元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
喬天翼
元取金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
伯德窊哥
元狗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之
兀顏畏可
元狗金陜州兖州泰寧軍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
完顏六斤　女奚烈資禄
紇石烈鶴壽　蒲察要玄
元狗金鄭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禄都監

紇石烈鄯壽蒲察妻室死之
楊貞
金於牛心寨僑治古州事元取牛心寨知州楊貞
令妻挈子先墜崖已從之皆死
完顏受申
元取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受申死之
陁滿胡土門
元取金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之
草火訛可
元取金河中府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

溫敦阿里　聶天驥　裴滿阿虎帶
完顏阿散　蒲察琦　烏古孫奴申　忙哥
金帥崔立作亂以汴京降元金右副點檢溫敦阿
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
左副點檢完顏阿散講議蒲察琦左右司郎中烏
古孫奴申奉御忙哥皆死之
樊澤　張惠
金將樊澤張惠與元兵戰于三峯金師已潰二人
挺持大槍奮鬬皆死之
賀都喜

金主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元兵追擊金元帥
賀都喜死之
元
孔溫窟哇
木華黎之父乃蠻部叛太祖與六騎走追騎垂及
太祖馬斃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
死之太祖得免
月里麻思
太宗朝月里麻思奉命使宋議和語其從者曰宋
人多詐倘遇患當死毋辱君命已而抵淮上宋將
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須刻間耳若能降官

爵可立致不然則死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
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慷慨不少屈宋
將知其不可奪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
死世祖聞深悼之詔復其家官其子
濶里吉思
封高唐王成宗時西北邊不安請往自效戰勝深
入後繼不至馬蹶陷敵遂為所執誘使降不屈又
欲妻以女毅然拒之竟不屈死
李伯温

大寧義州人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金人盡銳來攻守李多道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剚心而死金人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嘆

李守忠

伯溫子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與金將紇石烈真戰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惡金人怒置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

泰安新泰人光祿大夫山東諸路都元帥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不至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之誘以名爵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耶殺我一朝當縛汝以獻金主大怒烹殺之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祠兗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

渤海人太祖拜都元帥鎮太原敵人夜斬東門金武仙引兵入哈剌拔都屢戰諸將呼之出哈剌拔都曰將何面目見主上乎誓與城同存亡耳遂戰死

任志

潞州人充潞州元帥數與金人戰有功金人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汝子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帥豈愛一子耶親射其子殪之後赴議事道經武安縣已反為金志遂為金人所害子存亦與金人戰死

合剌普華

回鶻人廣東都轉運使時征占城屬護餉道遇賊[illegible]賊欲奉之為主不[illegible]遇害贈戶部尚書

劉天孚

字裕民大名人知河中府阿思罕為亂兵至天孚旧夜脩守戰具以禦之力竭城陷阿思罕入坐府治天孚佩刀直前遏不得進乃退謂寮寀王從善等曰吾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豈肯從賊負上恩哉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河冰方堅拔刀斫冰開北望再拜脫衣帽岸㳄投水中死事平詔給驛歸其柩葬大名贈宣慰使追封彭城郡侯諡

忠義錄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䕫撰䕫字時禎金谿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是書取史傳忠義之事分類編輯以伯夷以下五百九十七人爲上張良以下五百七人次之各節錄事實有祠墓可考者並詳其地孟達等八十七人或失節於前或死不足贖解文卿以下十人或事非其主或言非其時皆不以忠義與之持論頗正其王充以下一百四人始終一姓忠義皎然乃以其爲遼金元之臣私意區分曲相排抑則悖謬甚矣又自謂此書旁搜諸子百家庶幾全備而唐宋間如成三朗蘇安恒韓通張旦輩俱未及載亦未能無所遺漏也

南宋名臣言行録十六卷

〔明〕尹直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弘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宋名臣言行録十六卷》提要

南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卷四
少保周文忠公 必大　左丞相留忠宣公 正
叅知政事胡公 晉臣　通判舒州沈端憲公 煥
直學士王公 大猷　學士楊公 簡
尚書章文肅公 穎　大學士黃公 洽
知郢州曾忠節公 三聘

卷五
學士楊文節公 萬里　簽書樞密院事宇文公 紹節
侍郎應公 孟明　制置使徐忠文公 誼
宣撫使吳文定公 獵　待制徐文清公 僑
大府卿項公 安世　學士劉文節公 光祖

卷六
右丞相趙忠定王 汝愚　叅知政事真文忠公 德秀
樞密使曾公 從龍　少保余忠肅公 端禮
學士倪文節公 思　守太府少卿李公 蘩

卷七
贈太師趙忠肅公 方　叅知政事婁公 機
右正言孫獻簡公 逢吉　都承旨辛忠敏公 棄疾
通判舒文靖公 璘　學士曹文簡公 彥約
直學士王公 居安　大學士崔清獻公 與之

卷八
叅知政事樓宣獻公 鑰　叅知政事任宣獻公 希夷
學士傅忠簡公 伯成　尚書黃文忠公 裳
叅知政事葛端獻公 洪　直龍圖閣詹公 體仁
尚書劉文簡公 爚　修撰吳正肅公 柔勝

卷九
中奉大夫游忠公 仲鴻　提點刑獄趙公 汝讜
信安郡公趙公 希館　權直學士院趙公 汝談
贈太保羅文恭公 點　大理少卿范公 應鈴
提點刑獄陳公 宓　守戶部侍郎汪公 綱
修撰王忠簡公 介

卷十
右丞相李文清公 宗勉　尚書袁正肅公 甫
兵部郎官宋公 德之　太常丞劉公 宰
節度使畢忠毅公 再遇　少傅杜清獻公 範
修撰柴公 中行

卷十一
待制吳忠肅公 昌裔　東京留守趙公 范
左丞相范文肅公 鍾　少師孟忠襄公 珙
叅知政事高公 定子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陳俊卿　魏國正獻公

字應求興化人進士歷仕紹興乾道間官至左相少師魏國公卒年七十四謚正獻

俊卿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孝宗為普安郡王時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

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究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措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

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

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張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似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

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脩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

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啗吉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

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鍛於禁中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右相俊卿為左相

上御弧矢弦激致日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紹
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
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
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
俯而從事以訓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忠孝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
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
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脩政攘
敵泛使未可輕遣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
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執
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
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諭諸
子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震悼輟視
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謚正獻
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
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
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
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
集二十卷

鄭瑴

字致剛建州人進士歷仕政和建炎間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
瑴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
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
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兼兩諫議
大夫
帝至杭州瑴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
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況天下賢俊多
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
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遂得賢
才以濟艱厄詔從之
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瑴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
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
浩議與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瑴面折二凶事
拜御史中丞
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奪機政瑴
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
事則貪暴無厭假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

驗也故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
勝則群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
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
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撫納寵者屏
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
勢尊矣

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
以散官㝃諸湖南𡙇伯言與黃頤皆棄城呂源與梁楊
祖皆擁兵而逃今頤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
刑非所以勸懲詔㝃削有差

傅正彥白[illegible]都堂議事鼓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
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
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
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鼓知出二凶
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鼓不報

鼓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
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
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皆感激奮
厲為赴難計

偽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

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
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
之于今則寧[illegible]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
臣竊以為不然昔舜[illegible]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
雖受禪而征伐[illegible]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
以聽小事自[illegible]三品以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
稽之于古為有[illegible]于今為得宜

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簾
前鼓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
尔鼓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
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囙未有旬日之間
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

太后令鼓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鼓庭
秀鼓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鼓勝非與執
政顔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
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鼓等共止之鼓與李邴
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高宗復位進[illegible]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
臣朕喪元子尚能自排遣于鼓殆不能釋也

高登

字彦先漳浦人歷仕宣和紹興間官至古縣令

登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illegible]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illegible]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illegible]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登又[illegible]論相李邦彥與奮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践阼之始今首[illegible]振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親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欽恨而去是陛下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假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微賤之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

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俾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從之攝獄事有因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斂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擿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

祠而自為記[illegible]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
舜陟遣從[illegible]屬登母死舟中槁葬水次航海詣闕
上書求納官[illegible]帝[illegible]設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
云嘗識[illegible]子能[illegible]身爭且無憂上書徒爾為
也登曰[illegible]知[illegible]君父一知[illegible]權臣既[illegible]而書奏故事無
繳官贖罪仍[illegible]靜江獄登[illegible]其母[illegible]詣獄而舜陟
先以事下獄[illegible]矣書[illegible]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
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
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
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
朱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
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辨等
篇有東溪集行世

林勳

賀州人仕政和建炎間官至節度掌書記

勳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
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
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
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
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
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
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
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
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之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
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
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
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
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
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
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

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上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并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劉才邵

字美中吉州廬陵人歷仕宣和紹興間官至顯謨閣直學士

才邵上世鷟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傷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于世

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為贛州教授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

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

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

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與侍右選□才先是宗室注官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

未幾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為牌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甚德之

紹興二十五年□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顯謨閣直學士卒

周執羔

字表卿信州弋陽人進士歷仕宣和乾道間官至禮
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卒年七十七

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
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
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
乞歸既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儆擾潰卒相挺為
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
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

明年春遷太常丞會議建明堂大樂久廢詔奉常習肄
之訪解舊閣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

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
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為減三年以悅
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

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
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溱播夷叛其帥請遣兵致討執
羔謂曰朝廷用汝為長令一方緩驟責將焉往能盡力
則賞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
惕息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
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方士劉孝
榮言紀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羲叟法推日
月交食考五緯羸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書五星
測驗各一卷上之

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
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可乎舊糴
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
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況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
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
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

充安恭皇后菆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
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

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
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
之齒未也命郎其子淵以便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婦齋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
都門外縉紳榮之時閩粵江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為
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
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
手不釋卷尤邃於易

宋汝為

字師禹豐縣人□□靖康紹興間官至通直郎通判
處州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
兄之讐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
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
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
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
時亮會獨馳入其國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刼而縛之欲
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
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
山東忠義之士也
至京師頻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特願浩書與之開陳
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豫
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乎寧乎崇已至此
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
知曹州以誘之固辭
紹興十三年汝為已歸作恢復方畧獻于朝且曰今和
好雖云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
禮部尚書蘇符薦之為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處
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
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丹
之銳真視狼顧□窺中原　且長驅直擣京關升平既
久人不知兵坐使得投其機而遂殄由是跨擄兩河以
成盜據之功驕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舉地持嗣從歸
聖朝將士戮力剿平群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
倍而忠義昔痛自懲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
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拓皋力挫其
鋒分其狼狽逃遁之際與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
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
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
秋冬復肆猖獗兀朮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
可得也今當兼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
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
以俘馘兀朮為急
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諆者叛亡群盜而
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為
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
王師以諸帥分軍爲令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

其衆數倍合勢剗削蚤進戮力何憂乎不勝
有告汝爲予金[illegible]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
南歸檜將械[illegible]爲變姓名爲道衣徒步入蜀
汝爲身長七[illegible]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
溪上企道曰[illegible]也欽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
今時康間變亂事歷歷言之企道驚[illegible]假僧舍居之
檜死汝爲曰[illegible]除此巨蠹中原[illegible]矣企道勸
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
在爲國復讐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緣數奇軋于
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

[illegible]爲[illegible]聞譽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神氣不亂汝爲
[illegible]懷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
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字文亮臣李燾
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寀惠疇經紀其喪事
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
葉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愬于朝
奉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
世

陳康伯　魯國文正公

守長卿信之弋陽人歷仕宣和乾道間官至丞相封
信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恭配享孝宗廟庭
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
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停其渠魁邑
得全
通判衢州招郡李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
討克之
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請擇將上開納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
無求不偷合
檜死先知泉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
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
禮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
竟不决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
冤士大夫存沒多賴之
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賜
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
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illegible]還言金

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
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
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
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忠至都堂議舉兵又
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
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
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
中外兵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康伯獨
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
待兵先發應之
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
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
時人恃以安
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
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
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
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三十二年高宗倦勤
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遂草立太子詔以進
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事進封康國公禮遇殊渥但辭丞
相而不為康伯自建康邑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
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
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
比兵舟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
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
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輿疾就道幸上哀而歸
之前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illegible]挈
掖以見減拜賜坐閤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
非太宰不署
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赴陪祠已即丐歸
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
贈太師諡文恭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張運

字南仲貴溪人[illegible]紹興間官至權戶部侍郎

贈少師

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illegible]第賜同上舍

出身調桂陽監藍山縣丞[illegible]運攝縣事縣與諸獠

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

親帥兵擒之遷潭州攸縣尉

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

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訟

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

正租賦數月之間敝除而民定

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

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

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與以臨鼎州城守又震運

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

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行都統孫吉等

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須

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乞監為軍大

脩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

羌等七人于學刻續穎氏字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

間使之修德而務本

召為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

萬歸省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

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荊湖漕司貿之

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輸以

均勞逸事皆施行

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蠲洗諸中請

條制多重複牴牾失於太煩諸篇置不以赦原不以蔭

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

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

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

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

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

治之善不善

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

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

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

乾道七年鄱大飢運首發粟二千石賑之自是民多出

粟以濟運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

金安節

字彥亨休寧人歷仕宣和乾道間官至權吏部尚書

致仕

安節資穎悟日誦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
縣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
引為刪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匱請用宰相領總
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
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
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坐罷檜銜之檜死起
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
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竊日力辦
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
律庶可以贊化必力行之
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斥外安節言不
可因內侍而去言上遂留莘老
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濠之□服和之濡須皆
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
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
次克守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
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
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
議遂格
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
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
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令易文資及條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
高貲為市
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
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
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為淮襄屏蔽不
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
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請好之後當益選將
厲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
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
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精力未
衰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
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

王剛中

恭簡

字時亨樂平人[illegible]七歷仕紹興間[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一贈資政殿大學士[illegible]恭簡

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illegible]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illegible]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為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

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我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韙其言

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金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齊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馳還謂其屬李蘩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蘩喈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於淤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資將多故曰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表黃巢墓表賢碑思以示民

金犯淮有首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為國信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謂屯田省浮費選將帥[illegible]

乞安居此[illegible]屬疾卒蹤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illegible]喜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一終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李燾　文簡公

字仁甫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敷文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累贈太師温國公謚文簡

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泣悔文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責之理感強斂迹於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白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

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豐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

四年上續[illegible]錄[illegible]降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illegible]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illegible]以知其差之積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illegible]論

[illegible]湖[illegible]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言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起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處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紹芽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耕種而殖穀苗未立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上諭舊稅廣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

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方彼議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弱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上快箴引太祖悔棊快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

燾為左史時嘗乞復竹明堂[illegible]初無隆殺[illegible]國[illegible]特免出郊孚費至是申言之說集[illegible]幸回上其議[illegible]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illegible]禮部侍

汪應辰

字聖錫信州玉山人進士第一歷任紹興隆興間官
至四川制置使淳熙三年卒于家

應辰初名洋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
識奇字家貧無書由每拾舊書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
目了然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
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
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
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
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
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
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指進士第一
人賜以御詩及是持書中庸篇以賜

初往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嵗小旱命應辰禱而名
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

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
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
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
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若戒嚴以備
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
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
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
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
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偷位而忠臣正
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
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
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
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
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
非不能及張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
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
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

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
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
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
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沒列戰
功不惟挾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
有急雖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其斷以[illegible]使

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鑿石池
以水銀浮金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
此買之汪尚書家上[illegible]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
爭利乃自販水銀[illegible]力求去
應辰接物溫遜遇事[illegible]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洽
死始還朝剛方[illegible]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
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擇其己之私
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
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
也

王十朋　忠文公

字龜齡溫州樂清人進士第一歷任紹興隆興間官
至龍圖閣學士以[illegible]仕卒年六十[illegible]謚忠文
十朋資穎悟日誦數千言[illegible]從梅溪受業
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illegible]上親政策士諭
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illegible]判十朋以權
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illegible]秦皇傳餐聽政
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
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感悟一出
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
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illegible]之風
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
如科第注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
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
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
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illegible]獨以應詔
召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人講堂居
賓位十朋謂不可皇孫特加禮而坐教授中坐

金將渝盟十朋論曰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一日不殘
賊然一主斃一主昂嘗為中國利害甚自恃如何禦
敵莫急於用人今有才負忠義有兼文武可為將相者
有長於用兵才可縱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
或老於藩郡願即而用之以發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
浚劉錡也
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漸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
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邀大權漢之禍起
於恭顯王氏之相為始終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
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
為黨援植容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
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
以為國至若請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
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
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
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
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
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
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
器付陛下實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
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
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
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
之人主有不聽之任賢納諫賞罰是也
十朋見上英毅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
天子之孝在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
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
王是也其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卑于唐太宗俘頡
利是也其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浞漢光武誅莽是
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
武皦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創業
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
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
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
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必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自月
可冀矣
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
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
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寄迹行都浩嘗為屬
吏蔽賍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興祠

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
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
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
十朋前在湖割奉錢鞠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
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
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戒俾之自
新民輸租俾自槩量閭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
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
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
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
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隆興
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
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
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
敬之

吳芾

字明可台州仙居人進士歷官紹興間以龍圖閣學
士致仕卒年八十
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
退然如未嘗識公坐從容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
通判處婺越三郡處舊苦丁絹重芾檢之以新丁補其
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
高宗專務脩德痛自悔咎延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
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
遷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
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
有容啓還東者不待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
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
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苟從忽歸之人非為國
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
矣
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為治先正

其心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氏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帝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發異之
知臨安府内侍家[illegible]毆傷酒家保帝捕治之徇于市摧豪側目
帝前後守六郡[illegible]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尋命太平祠屢[illegible]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illegible]年館號瀛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　獻肅公

字邦彥臨海人進士[illegible]興隆興閣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illegible]持謚獻肅
良翰蚤孤事母孝[illegible]為文[illegible]博有氣守[illegible]三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illegible]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識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illegible]懸鏡耳
除又正言金再稱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
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册官内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
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到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史久任皆行之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嘉歎
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
光宗立時謚獻肅

杜莘老

字起莘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進士仕紹興隆
興間官至直顯謨閣知遂寧府卒年五十八
莘老幼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
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
秦檜死親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閒良臣薦
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
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盤氣所生
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
天戒以懈之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隙時辨守事時
應詔者衆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息以勸之後首以莘老
為首進一階
陞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以備勿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
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皆至凶禮又諱不錄顯
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歛
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
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
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
曰古今無是卒止之
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恃以
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謂謏言所惰則人心有恃
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
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
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願亟留聖
慮事皆施行
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事高宗問其清儉獨處甚重之
因對從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辭及也
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嘉者皆得其報本原
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莘若何所畏避審其說
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數所
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
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
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

虞允文　雍國忠肅公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字彬甫隆州仁壽人進士歷仕紹興乾道間官至左
丞相封雍國公卒謚忠肅

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祺任入官丁母憂
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
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
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
蜀士多擯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
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
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
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
科納之弊上嘉納之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
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
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迩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
受廝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
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命允文往蕪
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赴召
而軍猶在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
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若待顯忠則誤國事遂
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
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
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
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立黃屋亮踞坐其下諜報明日
濟江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
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
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
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
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
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
出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
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
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
真五百餘人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
夜半部分諸將海舟艇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
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

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人揚州必與合淝兵合
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
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
召對上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復莫先於陝西五路新復州縣
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
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具移書陳康伯
乾道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
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
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若
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
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至是以病乞辭機政又薦克
家靖重有宰相器始同相
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
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
言異時戎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
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
詩遣之賜家廟祭器淳熙元年薨贈太傅賜謚忠肅允
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
度又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
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
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
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王藺

字謙仲廬陵人進士歷仕乾道紹熙間官至樞密使

王藺乾道五年以進士第為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以諭講說為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藺因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退即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舉職給舍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惧而正之乎光宗即位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不厭人心者輒留之納諸袖中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藺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劉珙　忠肅公

字共父崇安人子羽長子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江東安撫使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

珙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太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典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帥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

皆行夜怠發失敗程外迎之代其罪任主則揭膀過望
軍感舊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赦賊徒相
捕斬詰吏者除罪受賞欽與賀達戰破賊追至莽山賊
黨曹彥黃洪以李金以降及賊黨盡首尚衆珙諭欽等
却兵聽其自降[illegible]率納兵給穫歸田里第上諸將功
狀有差上謂[illegible]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論實才蓋
未之見朕[illegible]有東寧之憂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
詳實諸將[illegible]賊先後歷歷可觀豈宜超副朕意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
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
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
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
稱善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臣應辰陳
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
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
及廣西折米塩錢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
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
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其不容髮隱微纖芥之
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
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
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
所及行召卿矣
以[illegible][illegible]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六上
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
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
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
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
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
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
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
哉
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旱
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
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
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
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貸者不取償起是年
九月盡明年四月閤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淡革華遠奏言恭讀仿文近晉用鄭之械令以腹心耳
目寄之此嘗朝綱以察士氣以察民心以辨紛皆在此
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
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
未能為國報豈徹恥為恨

梁克家　儀國文靖公

字叔子泉州晉江人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右
丞相儀國公贈少師謚文靖

克家幼聰敏絕人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
授平江簽判
召為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將作少監見克家奏宜
下詔求言從之今除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
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
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廷議不過三說曰
將兵財語甚切直
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過
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
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
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
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
乾道八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
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己憂
既得舜固宜甚樂

允文既罷相允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
㣲以和
淳熙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魏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
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湖上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
年六十一書遺表上爲之哀慟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
時孝宗由郡邸入侍愛其風度後及登政府眷寵尤渥
爲文淳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　莊敏公

字明遠自新安徙居浮梁進士登仕紹興隆興間官
至福建安撫使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
敏
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同石侯[illegible]正字校書
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行其
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將出按馬將和戎歲久
邊防浸弛澈陳養兵自治[illegible]之說累數千言
顯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賞[illegible]士[illegible]貢[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呈
內旨當還命澈按視還奏[illegible]宗[illegible]陵舊
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爲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爽
塏[illegible]未嘗還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開
故令術預遷出若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
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
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紹興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杖秋[illegible]
公將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
今叛[illegible]無統皆江海之備禦因陳備禦十二事

收人財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興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傳永以論惟恐其不聞之

高宗即位鼎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葺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詩供有體鼎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一時中談默自小其賓賤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享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李彥穎　忠文

字秀叔德清人進士歷任紹興府官至參知政事卒年八十一贈少師謚忠文

彥穎少端重強記舉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放酒家僚為官監利其貲以爭之泳怒戒史械煉不得豪辭吏任史司搜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以方向淩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意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諫有是言自是御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

經筵張栻葛譚言先生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

決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
月食淫雨彥穎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
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多訐激厭之邪欺
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
由此時近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臣下有過宜顯逐
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戒其餘數潛行斥命中出
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消氣非盛世事也
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illegible]兵備城築[illegible]
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參知政事在東府三
歲賓捕相事內降織田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
犒師降香廢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跡歲中
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
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倖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
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
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
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若
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享禮繁持免卿
紹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衣絲米數合室
無姬媵蕭然永日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

尤袤 [illegible]
字延之無錫人[illegible]登仕紹興淳熙間嘗至直學士
院轉正奉大夫[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顯異蔣偕施[illegible]學[illegible]多士尋
知南宮紹興[illegible]為[illegible]民疾苦
皆曰鄧伯鎮[illegible]行也使[illegible]愛而空厲民
漕司輸稿秸錢[illegible]金二斛久[illegible]之去乃力請臺
閣奏免之
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
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秘書丞者僉以袤對
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
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
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
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梁克
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人人爭外當召之召對
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直禁科抑
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
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
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

然闕征苛察而百姓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
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
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盜殺人多特貸命
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
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
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illegible]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今
而不戾於古當定廟[illegible]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
號世祖袤率禮官顏[illegible]僑奏曰京廟之制祖有功
宗有德藝祖規創大[illegible]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
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
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
宗者昭穆之序謹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
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
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
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群臣集
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
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
商高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
臺臣乞定喪制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

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
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
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
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
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
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
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
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
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
袤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懟之
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據
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
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
所以為磨厲之具也命遂格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
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
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
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
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
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

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
於公義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
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取爾命遂不行
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
如黄裳鄭汝諧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
驚愕至姜特立召充爲衆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
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
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
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
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
刊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
衰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
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宫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
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
紫光禄大夫衷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
頤高第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
學將攻之衷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
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
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
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

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
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
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
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特付出戒勑之

彭龜年　忠肅公

字子壽清江人進士歷仕乾道開禧閣官至待制寶謨閣致仕卒贈寶謨閣直學士謚忠肅

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杓同薦除太學博士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帯御器械吴端從大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俾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

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父之疾乎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譏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陛下所親覩也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

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内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

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

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践大位遂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進居劉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黄裳同奏經朝内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

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亦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冑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冑與内祠龜年與郡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

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曉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顔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

南宋名臣言行録卷三終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周必大　文忠公

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進士歴仕紹興嘉泰閒官至左丞相少保封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

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録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雍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廻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之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覿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黄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

宣手詔謂給舍爲人䜛翁太上時小事安敢尒必大入
謝曰審尒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
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尋申前命必大
格不行遂請祠去
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
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
言親制賛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
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
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
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
上喜其精洽
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
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
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
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尊卑分
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覽之曰未嘗諭國
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兼權兵部侍郎奏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
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
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
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
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
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
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
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茲
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
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黄必大奏
曰非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
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
王曮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illegible]
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
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
益重
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
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
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吕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
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進吏部兼承旨
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被旨
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

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
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
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
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
由蔽欺上深然之
有介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
諫給舍與三省皆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
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
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
此任責非任怨也
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
之三省本末可覆卿也
山陽舊屯軍八千留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
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楊州武
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郭
杲請移荊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極要地
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
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
上諸軍升差籍時覽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懷激無敢蔽

[illegible]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守息孝
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閑習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
功也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
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
乞裁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議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
耶立蠲之
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
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
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於
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
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事二月壬戌以
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拜左丞相許國公
光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
公
何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
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
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
文殿學士判潭州
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illegible]

保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留正　忠宣公

字仲至泉州永春人進士第一仕紹興慶元間官至左丞相卒謚忠宣

正六世祖從効[illegible]太祖爲清源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正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循海軍節度判官龍大淵曾覿[illegible]正言存法紀盜賊滿五百死海盜加等小民[illegible]利[illegible]重辟請鏤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

知循州陸[illegible]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辦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使復崇尚名節上從之

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覲見正謂左右曰修整知此其人可知遷請于上兼太子左論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illegible]論相陛下[illegible]在使彼而相依不能任輔贊[illegible]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illegible]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

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爲相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illegible]

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
乾道初羌首奴兒結率衆渡河據安靜砦侵漢地幾百
里正率校諸將□□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羌平進
敷文閣學士尋□□□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以裝僅
書數篋人服其廉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
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畢太子參決
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
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攝知閤門事
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
疑參關持立罷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
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
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
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
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
翊善世號得人
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事事處分得
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奏
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
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
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
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
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
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
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
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奏乞立嘉王儲
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後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
未曰頃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
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
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
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
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文字進入宣付
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
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
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發正嘉
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
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同姓
之卿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
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世寶慶中謚忠宣

胡晉臣　　文靖公

字子遠蜀州人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文靖

晉臣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除瀘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詔以五事見曰選將帥覈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

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御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為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

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減恩倖名器為重內降詩不下上嘉其有守

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遴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密人無知者未幾感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貨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二等以上充從之

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

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彊盜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

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

轉對言榷酒之害又居官者不得鑄銅為器上嘉獎曰

御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

知泉州毗舍耶嘗掠海瀕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

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貢為

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

豈毗舍邪耶遣之

占城蕃請鑄銅器三歲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

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銅柰何為其所役卒不

果

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

浩深歎羨之好周施敘宗族外族為與仁錄華婦人為

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稿㑹

忠訓鑒等書

楊簡

字敬仲慈溪人歷仕乾道寶慶間官至寶謨閣學士

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

答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

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折獄必親臨端默

以聽使自吐露

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

詐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

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

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

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

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

出境外呼曰楊父

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言昨者

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

死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

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

臣恥之未幾亦遭斥

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

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屬消
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為涕泣
擢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咨問漏過入刻上目送之
知溫州校文首罷放豁尊敬賢士私鏟五百為群過境
內分司幹官撤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逃尉不白郡簡
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
將遣節州是不聽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廡下召劊
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
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帝遣使至鄒叅察使於簡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
間道走州入客館簡聞之不敢入從泝傳送數四乃驅
車反將降半使者趍出立戟門外簡亦趍出立從者外
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賓主禮有常
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
敢不肅遂從西翼階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
後及階莫敢亦已乃同升自西階是踧踖莫敢就主席
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
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
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
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
與臘絶邦人劍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
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
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
金人大飢亦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
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
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
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
之不報
寶慶元年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尋以寶謨閣學士太
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

大矣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鑒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厭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與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

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

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

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

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

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

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用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

宇文紹節

字挺臣成都廣都人進士[illegible]乾道嘉定之間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卒謚忠惠

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憫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待制知廬州時侂胄議用兵紹節至郡議備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譏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邊將無禦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寖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

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荊南徒損威望閫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

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握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卒不易

道則寵必偕於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
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
般為客鈔客戶無多抑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
公私交病也遠禁鈔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
詔從之
於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富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
擒獲轅門斬之
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卒
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幸遷侂胄當
國時臺議以諫官擇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
重之

徐誼　忠文公

字子宜溫州人進士歷仕乾道慶元間官至江淮制
置使卒諡忠文
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
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
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竦改容曰卿可
謂不以官自慊矣
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詔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
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
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証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
緩之亦殺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
言我子欠租父繫飢而大叫役者挑之墜水死矣然後
究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
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
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觖望誼
告汝愚曰異時必有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
罷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
始罪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
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
安軍安置
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
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燮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
時時鈔掠與宋師遇被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
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議尊捍
敵勿從中御朝廷俱生事務知隆興府以卒
誼嘗與紘與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
自為圖或後謚忠文

吳獵　文定公

字德夫醴陵人進士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京湖宣
撫使卒謚文定

登進士第初主潭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撫靜
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爲本司準備差遣益孚
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燬於是
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鬪不
踰時盜悉就擒
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
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路
又白壽和留正光宗朱熹楊萬里時陳
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
於擒斯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illegible]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為改容謝[illegible]
書郎除監察御史上疏修大內將移[illegible]
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illegible]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illegible]
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
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徐僑　文清公

字崇甫義烏人進士歷仕淳熙端平間官至寶謨閣待制謚文清

嵗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

端平初與諸賢俱破召還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嘯主闕下逮郡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郡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説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悉而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

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迕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勤

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祀卒謚文清

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項安世

字平父江陵人進士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太府卿

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尊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望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令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宮禁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御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竭內外上下交潰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忌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而[illegible]一虛兵則兵可省其次莫知宮掖矣以待敵國常畏不[illegible]省兵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戀而不忍省故省[illegible]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illegible]嬪官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省者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得風而省弁走不暇闔境成風民志堅定民主日尊雖有水旱蝗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望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

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中書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恐詔見之必給奏繳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因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朝

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儀為言者劾去通判
皇慶府未拜以病謁祠嘉定元年卒

劉光祖　文節公

字德修陽安人進士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顯謨閣
直學士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
幼出于外祖輩睥後以睥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
陛下睿察太精𡨴斷大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
下躬擐甲冑閱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脅
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聞之適以
貽笑不足以示武
淳熙五年召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
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又兼禮部時殿中
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
其人乎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先在朕心
矣光祖入謝因論近臣世是非不明邪正互攻公論不
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
之禍者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
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
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命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
奮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
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閱主之所易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趙汝愚　周忠定王

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餘干舉進士第一
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右丞相卒謚忠定封周王

汝愚性純孝親病嘗刲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叩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旦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衣未服不敢服母喪哭泣嘔血毀瘠終日俯首枕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然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食兎

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内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今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請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

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心是夕疾作内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内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是至多以疾免汝愚往復規諫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復詣北内從容竟日

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繳駁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媢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

遂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

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
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
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
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
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
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即
位皇子固辭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扶
入素幄披黃袍汝愚率百官再拜寧宗詣几筵哭盡哀
衰服出重華殿東廡坐百官起居訖上命汝愚兼權參

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
[illegible]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
[illegible]院使汝愚[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
[illegible]府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攬
[illegible]虞其姦趙彥逾以嘗建意於郭杲[illegible]
[illegible]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愿與[illegible]
[illegible]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
能無疑
[illegible]

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
言沐嘗求節度使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
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
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
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
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
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
稷精忠貫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太
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

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
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
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
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監
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
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
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
蓋其驗也而繳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
氂唐戮李林甫事亦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

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汝愚既歿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

真德秀　文忠公

字景元浦城人進士歷仕慶元端平間官至知參政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

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illegible]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甚譏之德秀恬不與較[illegible]時用德秀會言官厭之德秀力辭

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illegible]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

皆得自啚未務傳伯成以言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
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對馭論事去是數人者非
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
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
陛下言勤訪問庶幾議明熟務三者而已
崇史須遠方以豢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
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
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
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葉
宗之言不可聽王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
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
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
詭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詰消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積儷
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
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嚴
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迫廣鹽於贑
與南安以弭汀贑鹽寇
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
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兇歲糶又易穀
九萬五千石分下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凡[illegible]州立慈幼
倉立義阡惠政畢舉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祿山之
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
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親舜所以處象
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
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
神燕閒之地御膳樞楠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
處深邃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閫之義浸備以
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蠱蝕者惟學可以明此
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
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擯當
時不併之臣下執喪之禮此十載無窮之憾
德秀屢進讜言上皆虛心開納而獮遠益衆憚之乃誅

所以相德長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文
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
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
已甚乃止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
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
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逆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
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當預借至六七年德
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
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
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
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
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
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犯馬之玩有
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
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
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
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
起坐草謝表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
青光祿大夫
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
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
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
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
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
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
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
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
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功也所著
西山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
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
謚曰文忠

曾從龍

字君錫泉州人進士歷仕慶元端平間官至樞密使

初名一龍慶元五年對策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

國軍節度判官歷大理司直兵部員外郎中起居舍

人兼太子右諭德

從金選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

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

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

至如渴望飲是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

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

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

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

開禧間四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

婦人衣命梟于市

及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鎡

復官詞頭以鎡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

也

嘉定六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需人材飭

邊備帝善其言

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

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

時謀王斷國皆繇此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

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氣象萎薾頹

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

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罪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

舉洞霄宮

端平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

役從龍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以樞密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

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

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以□□公也上悚
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當不逮也
召試權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佖胄□□言啟發動回國
事如此一世□望出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
方拙不能徇時好□□起召者未引對□□佖胄或勸
用近例思曰秘門不可登列未見君父遽入見首論言
路不通自召社後論得而朝士不敢輸忠自此祖秦檜
窟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
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冒威尊言者北伐之舉
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

□謫審不致輕動
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
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
又在所不論也佖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佖胄曰公明
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
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
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覆轍也
佖胄悚然曰聞所未聞
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攜方歸所當防微一
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

之實今佖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
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
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
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
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佖胄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
史彌遠上章自辨思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
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
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
知鎮江府移福州
彌遠拜右丞相除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
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
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
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
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潛臣僭
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李蘩

字清叔崇慶晉原人進士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守太府少卿

蘩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桔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飢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

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飢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悦

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儲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成約可爲總如於經費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時不使虧損之價出納視量勿務取盈操之以縻則卑不乏興以加賦乃害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遂迹譙起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二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之

孝宗首問糴事[illegible]否范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豈以身保李蘩[illegible]曰是亦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以[illegible]監酒和買之弊以蠹將民言會有疾卒

初蘩宰谷山故鄉遭歲荒吳氏世將[illegible]心愁蜀亂發憤著書云假人以兵柄太重不為國家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逸劉氏識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仆蘩總餉事

[illegible]孝宗以聞蘩[illegible]其狀以進挺之莫遂窮騎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知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淵源所著書十八種有秘溪集一百卷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六終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趙方　忠肅公

字彥直衡山人進士歷仕淳熙閒官至端明殿學士贈太師謚忠肅

方，早從張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

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和議成諸郡寖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援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

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著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勅諭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

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節制湖置司時金偪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

金樊快明謀歸宋迎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救千餘人遁去

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

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

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

金樊快明謀歸宋迎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救千餘人遁去

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

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

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
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
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
來會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
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
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
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
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
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
夫累贈太師謚忠肅

婁機

字彥發嘉興人歷任乾道嘉定間官至參知政事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進

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督
治銅城圩八千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
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擴鄰邑卒以治
續聞調於潛縣丞權縣枕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
改知西安縣邑室買地為營城發地過石復京營兌償機
曰故得金將諱師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京鏜友辟
參議幕中不就
遷宗正寺主簿為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
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進
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
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
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
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illegible]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
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練以疆軍律
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

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
權輿蕭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丞朱熹事相類
逢吉欲以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
不可用逢吉曰若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
其不可用俟以上意
彭龜年以論佗胄專借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學崇重
陛下所欲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
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佗胄去龜年復以論佗胄黜臣恐
賢者皆無故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
佗胄專國一日從臣皆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與皆從
者出宮門上扃忽傳呼佗胄至從者却入欵扉外
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
而去
史寀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
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于閤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
寧以告佗胄時王喜之命竟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
州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

辛棄疾　忠敏公

字幼安歷城人歷仕紹興嘉泰間官至樞密都承旨
卒贈少師謚忠敏
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筮仕決以蓍懷
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
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
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
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
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
棄疾棄疾曰匄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
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
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
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并以節使印告
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
謀曰我緣主帥來歸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
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
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之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
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

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
論献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
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見
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
閣修撰
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
連起湖湘棄疾討平之遂奏疏曰朝廷清明比年李金
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
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

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
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
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
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
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日
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
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
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
事自爲文過之地詔奬諭之
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畧無已時

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
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
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
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荊南神勁福建左
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正撥屬三牙密院專
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
以規畫
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
至榜通衢曰閉糶者配強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
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其

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
檣而至其直自減民頼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
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
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
孝宗召見言鹽法賀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
觀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
受命而卒
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
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

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
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切

帥長沙時士人或謝者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
疾察之信然索毋臨春秋卷所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
疾怒曰佞國云扮中簡一人朝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
閱禮記卷棄疾以其議論以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
之乃趙方也

棄疾嘗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
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
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
謂公死凜凜猶生

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
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
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
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
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舒璘　文靖公

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宜
州通判卒諡文靖

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
淵游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
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從容
往詣之

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為江西轉運司幹
辦公事或忌璘有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
徽州教授徽習頑異詩禮久不復責士學幾無傳
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

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官

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改
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
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簡
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
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　文簡公

字簡甫都昌人登仕淳熙寶慶間官至華文閣學士

卒謚文簡

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表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總提舉寧將金人大入郢兵勢寡弱彥約按謁士豪得許高得總民兵遊觀俾防水道覓俾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虜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乃略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兵其戰艦一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

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審知真偽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懟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

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狥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綏詞以款官兵則兵不可撫戎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鄧冰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逆復猖獗

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遂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問兵籍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illegible]之臨邊求一號令而盡付之兵權[illegible]則號令一今朝堂之上選士大夫不專行總命以士大夫不察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踈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機急已見兵難財計互相歸咎昔秦漢之俗以知兵善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恃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謀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濟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變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偽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卑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剽在戰鬬緩急之際因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樸者必當正

那右司諫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
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
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
議親黨姻婭闕□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
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
刃弱者填溝壑荊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
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
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官官
宮晏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世

項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家
胄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
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
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
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
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
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
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
狀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我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
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至宰輔

姦憸附麗黷亂國紀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
貶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
知太平州當邊虞甫定歲儉汰去軍群聚寇攘君安威
惠流行晏然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誣開告密置
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辨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
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非無辜死吾以守為事累白
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與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
便宜皆言賊恃險陸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
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賊首李元勵熟練木橋賊首李
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黑風

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己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之
安語俊曰兩虎鬬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樵
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
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
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
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後世傳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密遣
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郡盜平
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還工部侍郎時　安貢中
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與
燕寶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

理宗即位以殿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特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
汀守曰土寇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
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
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
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
巖集行世

崔與之　清獻公

字正子廣州人歷仕紹熙嘉熙間官至觀文殿大學
士累封南海郡公卒謚清獻
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紹熙四年舉
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
軍常平倉久弗葺屢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與
民有窘於豪民逋負將死其子訟之者其長欲流之與
之曰小民計出無聊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
止徒卒從之
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鬨
與之攝守叛者帖然密訪其首一人斬之闔郡以寧
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如朱崖秋毫無
擾州縣而停卓戩夾樊槖掬食風來索然朱崖地產苦
登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
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若民
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
其事為海上澄清錄
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延疏為十害申諭
加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

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
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
三賢祠
端平初帝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
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蹙頞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
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
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
踰領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
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
廣州城聲言欲得運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
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既以逆順禍福其徒
而首謀數人快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
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
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敗請降禁
黥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
又曰比年以來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
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
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
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
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
其所大欲近習之臣[illegible]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
司馬光謂內臣不可[illegible]其來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
蓋干預之門自此[illegible]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
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嘆趣
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
餘皆以均親黨覆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
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樓鑰 宣獻公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字大防鄞縣人進士歷仕隆興閒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謚宣獻

鑰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

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後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奏曰人主初政莫大於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剏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

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

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光宗内禪詔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

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

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太過所望矣

侂胄嘗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嗛之

侂胄誅詔起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揖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進太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　文惠公

字伯和端州人以父任入官歷仕隆興嘉泰間官至
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
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奏進藝祖謨百篇及
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illegible]倚為相始
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
進典故斷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家野史訂以
日歷寶錄核其正舛率有援依孝宗讀而嘉之
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
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
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緒人正
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竊
以為之寒心也
孝宗崩光宗疾弗能執喪大性複上疏[illegible]臣之爭頗
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于北宮[illegible]待猶
可以不出乎禮于曰成人有兄死而[illegible]將
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illegible]言成
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illegible]為之[illegible]為兄也
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
人而已哉
移知江陵充荊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㬥飢饉㳂
以疾疫死者首議授貸凡三十八萬緡前官所羨
乞十[illegible]萬五千緡舉以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
[illegible]
選部武臣本以獸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武司冒受
逃亡付身凡三千[illegible]九十有七道率總上毀抹左選
為之一清
江陵舊使銅鑞錢重而輕民持貨入市有終日不得一
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
安復業
憲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績中三世官于朝
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illegible]並將從列為
名臣云

傅伯成　　忠簡公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歷仕隆興寧受
閣官至龍圖閣學士諡忠簡

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
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
復後多成才

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
書貶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說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

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為本措畫從容而遵行之民思
民局濟民疾以革機思之俗由郡而門至濟浦為橋三
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使者薦二部侍郎

時禮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
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
多有安旦夕猶懼覆敗況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固
未之知也

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
通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
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赤子以塗鋒刃者非
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史彌遠
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閣帥倪思以為不當用
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
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踴
盡衣蘊無以思為戒

理宗即位升寶學士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進一
官

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慨然語所親曰向呂祖
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又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
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
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
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
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
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工共驩兜之刑
加之矣

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
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
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
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曾三復

字無玷臨江人仕乾道紹興間官至權刑部侍郎

乾道六年進士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為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遷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故低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公平不撓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黃裳　忠文公

字文叔普城人進士歷仕乾道紹熙間官至禮部尚書兼侍讀贈資政殿學士賜謚忠文

裳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終喪後召光宗登極裳進對論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形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當固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得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強則國體重矣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至正月日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統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且猶以吳蜀荊廣閩越二百州付於帝二百州守也猶夫諸侯也帝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

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
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
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亦且病順神北宮
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
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
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為聖帝
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
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
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力疾入
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
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
善矣然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畧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
臨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
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
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
權不歸上陛下能不怫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
者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
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
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
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
臺諫之言日聞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
不然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
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閒讒論而
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怫然於心乎臣
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朝廷所恃以
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
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
矣臣之憂者二也
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簡易
端慤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探人情氣平而辭
切事該而理盡從容於君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
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
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
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黃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
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

詹體仁

字元善浦城人進士歷仕從與開禧間官至直龍圖閣知靜江府卒年六十四

體仁父慥與吳宏劉子翬善調贛州信豐尉會人諭盟陸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

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兼司農少卿奏蠲諸郡積欠百餘萬有奇加十人入大冶圍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亟去京師千餘里若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

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與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渙然而釋如過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

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

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汙我未幾果敗

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頴邁特立博極群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莅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劉爚

文簡公

字晦伯建陽人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權工部尚書

卒謚文簡

爚與弟爚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爚在職稽吏不容姦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偽學禁興爚從朱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谷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

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顧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召入奏事者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奨

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

遷浙西提點刑獄處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

遷國子司業請以朱熹所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學士大夫之心

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

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鬭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溝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屬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倫奏
願明詔大臣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
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
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路方壅而瀆之使言人心
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
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
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
恤奚甘言之疾苦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
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
兼左諭德每進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
再三數陳之進讀詩之說啓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
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

吳柔勝　　正肅公

字勝之宣州人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秘閣修撰卒
謚正肅
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
郡庠人皆憚其方嚴
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
嘉興府學教授將賓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楊碩劾柔
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
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
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
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
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
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
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赦之郡民梁皐有馬為北人所
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皐皐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
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破械縱之具報北界而已
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府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
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卒謚正肅

字和叔鄞縣人歷仕紹熙嘉定間官至直學士知溫州謚正獻

燮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旁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

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

召為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闢剷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

進祭酒然嘗監丞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

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録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謚正獻

游仲鴻　忠公

登江居士尹直纂集

字子正果之南充人登仕淳熙慶元間官至利路提
點刑獄中奉大夫卒謚忠

淳熙二年進士第初制置為籌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
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首薦之提四
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

叙川蠻酋犯塞為境患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
端以州負焉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侵則還爲直不然
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

總領楊輔檄置幕下將閱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
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占田存赤籍損以數
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減輔然之

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
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不獨不
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
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
方居中用事忌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
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觀過異論而汝愚以淮
東西總賦積弊云云托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
不憂此而顧憂錢耶及監登聞鼓院以行

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
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
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
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
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亂

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
洋州朱熹謂其出曰信蜀士之奇也職數宣撫司幕
官薛綬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
綬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蜀亡吾死即填
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
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綬曰宣威
肯留則吾以積年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
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似往見以告松者
告之崇之復不聽

未幾職誅叅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
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

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

趙汝讜

字蹈中歷仕嘉定間官至提點刑獄

少敘儻有軼材智略出人工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衛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賞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

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誅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恨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辱恩私屬為之畫策惑亂天聽為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

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辛氏貧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黥寘辛氏籍其家辛氏走京愬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夫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卒汝讜嘗言宗子不患吾孝子而患身應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錧

字君錫舊名希洁歷任慶元寶慶間官至信安郡公
贈封信安郡王

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獨抱櫬哭不避寇義而舍之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時寇方起汀人震恐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錧丁半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錧曰守城非策也郡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拒其衝賊不敢來處莘守以付希錧人爲危之希錧至關審形明閱申令謹候寇兼旬寇果已遣諜寇關希錧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密邸以設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錧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錧引選老稚羅拜相屬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獮下邑逋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

改知玉山縣代行召對希錧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亦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濫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宗諸并本末宗嘉納之

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錧次論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閣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略使未當其才爾

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得軍承宣使希錧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収人心上爲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躬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非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斂贈以金幣希錧風資凝重胸抱坦豁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忌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趙汝談

字履常歷仕淳熙端平間官至權直學士院
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
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曰是子他日有大名
于世調汀州教授
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條熹差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
策汝愚歎服以詞披腹之力辭
召為大社令時侂胄用事微惎汝談痛慣登壇讀祝大
呼侂胄反隙自強名自強不能從它日指汝談曰未坐
自稱者河人汝談不為動以象勢政事李譽應召試館
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哀京手或請就以職為王其
人是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
不能對遂以言去三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興郎
守王介志合敗知無為軍與光州守爭中行安豊守佐
峻與稱循吏
賀理宗表力寓勸戒原碩曰此諫書也數內祠從汝言
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
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稱疾不
與祠遂杜門著述

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責集忠智訪
求衆弊之原擇取可行之策以飭積意之蠹而成終泰
之功若頓加聖心焉又言大倭似忠而姦似聖未免信
何而擢任之始未起甚失火乃滋蔓則綱維之臣
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免其
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責直至是則不特是非邪正易
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
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
不可輕戰而刺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
快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
見
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
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
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措四郡權實汝談獨感額
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趨[illegible]擇帥授使如
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illegible]分方面連
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illegible]人兩淮
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illegible]縱由己
機用出心蓋推廣卿營倚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
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搢法先中

時敞上稱歎久之曰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卒
以老祈免
汝諧天資絕人洗恩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篤
於倫誼而忘依然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諧官其鄉
益祥偲不敢見汝諧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
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
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

羅點　文恭公

字春伯崇仁人進士歷仕淳熙紹熙間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卒贈太保謚文恭
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
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
時政譏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
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
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天下未見其可也
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
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
求言果欲用之可否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
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
而亂萌自消矣
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
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
勸戒為鑑古錄以進
被命使金吉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帯點曰登
位吉事也必有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帯不可易又詰點
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

尋金人不能奪
黙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悦若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
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毋早視朝強聽斷意不在乎宰執[illegible]行役廢僚[illegible]而宮中宴遊之樂[illegible]已騰於衆口揺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illegible]又奏編聞壽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徳父子[illegible]給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
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晋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讒間誅之不暇乃若深居不出久廢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将作不可以不慮

壽皇崩黙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者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哀號[illegible]土及面對口奏不預焉
寧宗嗣位人心[illegible]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illegible]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
黙天性孝友[illegible]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ム不辦黙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裳羅黙俱以論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范應鈴

字旂叟豐城人歷仕開禧嘉定間官至大理少卿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善亂者詐為警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役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諸郡自言反覆殺四鄉[illegible]俱為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粗不可得而禍莫[illegible]測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

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核版籍之欺敝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秋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美風與冠裳聽訟發摘如神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illegible]休息閭憤負羈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嘆

通判蘄州轉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擾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應鈴洞究財計本末為郡權酤興利斷五邑悉改為戶吉州車之會且色大軍六萬戶人勸之擢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群飲其可誘之利其羸耶永新禾山群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道布郡有財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搗其巢穴禽之誅其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

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錯一官間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

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熟下慢之積習以悠悠苟治之敝政欲國一旦赫赫然振之大功又曰公論不[illegible]於君[illegible]以是君之小人紀綱不[illegible]直識者韙之

授直煥章閣[illegible]

一旦籍府庫核[illegible]遂乃[illegible]條為勑以清心[illegible]死數也平生學[illegible]

師別之傑問疾療貧[illegible]崩入言論[illegible]之傑退脩
然而逝
應鈴開明磊落守正[illegible]別白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
失利害動其心吉[illegible]上官[illegible]權門當官而
行無敢撓以非義[illegible]無留訟無滯獄縲曳不少貸亦
未嘗汲其貲曰彼之貲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
進修潔秦獄贓敗掃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
不之官府而之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
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
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
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
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陳塤

字師復丞相俊卿[illegible]仕[illegible]定寶慶間官至提點
廣東刑獄
[illegible]嘗及登朱熹[illegible]與之長從黃幹遊以父任歷
泉州南安鹽稅[illegible]睦宗院冊主管西外知安溪
縣
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塤上封事
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
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
啓閣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
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
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
楮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
躐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
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
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月不雨臣請伏
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
遺至是為之罷卻
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

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果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上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易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迎罔抑以謝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與厥初反積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切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怒所萃則相繼逐什勿論所歸則以次蹝外其人之遷是循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其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自上要求者直節重望以私黷而久棄疏宿藏以巧請而華使從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據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李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播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數事視前疏尤剴切焉

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恐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

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年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

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沒已閱月矣

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閒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焴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汪綱

字仲舉黟縣人歷仕淳熙紹定間官至守戶部侍郎

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泄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收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冶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交子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大同始悟

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付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頗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

以選知高郵軍陛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敵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十八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鹵守丞淳民置石䃮函管以泄運河水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

提舉淮東常平[illegible]江有禁綱令淮[illegible]則室廬莫保歲內則轉徙[illegible]豈年可[illegible]綱又以苛禁白令畛域豈為民父母意哉請下令[illegible]擢二十萬以濟淮西之還京口擢五十萬以通淮東之糴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積潤之積不可不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納輦下百司諸軍充上歲幾歲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遂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匱不能支綱核摘隱伏凡虛額負逋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儲金三十萬緡為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逾一千三百萬石課官吏之殿最綱以己事不辭臺部之責既得旨場官

奉以養其廉
擢户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逆畝多主券山
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
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
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
警猾慢區畫處分號事賴以不乏
改提點浙東刑獄昕夕辭不得請廬同至發有奴挾刃
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讞妄牽連徑出斬之釋斷
囚色之寃者治盜錘百一非共盜尉覬賞躐申制司綱謂
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

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
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
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
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
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
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勩
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甚
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
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
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

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撥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
復郡倚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竭
祖六[illegible]餘石損蠹額[illegible]異常歲
紹定元年召赴行在[illegible]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
義爲身之計過於[illegible]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
宜有以轉移之帝[illegible]御治行甚美哉中民力如何對
曰去歲水潦諸暨[illegible]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
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過事

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
二十刻公庭如水早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
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
卓泰雖敝不更所著有[illegible]集左帶[illegible]存錄

禁意向給舍不率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
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
權且下移誰敢以言啓陛下者乞歸老不許
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
立朶殿丁何所聞見乃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
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
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
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
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
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
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秘文殿修撰知嘉興府
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
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九終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李宗勉　文清公

字彊父富陽人歷仕開禧紹定間官至右丞相卒贈
少師謚文清

勉開禧元年進士歷黄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
司幹官嘉定十四年改太學正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
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爲秘書郎
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明年兼權兵部郎官
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上既壅蔽下亦欺誣則成
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
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
若節國用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
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
塞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
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推剝之風
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
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
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

令以偉視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諸帥頒詔有司治
自柔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食者節之
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
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
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
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
萬一含怒蓄忿者悴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
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
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
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戒沿邊將帥毋好

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
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
動用兵未晚
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言寵戚里奄寺之
恩賞絲綸直下不經都省筆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
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命出
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擅為嫌不以救過
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
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
聽之未必行乎

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
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荊襄殘破淮西正當南
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
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為急欲藉嵩之於鄂
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托則藩籬
壯而江面安矣所謂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
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
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
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為
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衰

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
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
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
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
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
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史嵩之開
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
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柴保固江流皆今所當
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
虛擲歲月坐失事功

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
弘親黨召用老成太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
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
文清

袁甫　正肅公

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歷仕嘉定嘉熙間官
至吏部尚書謚正肅

甫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
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忠臣敢諫之
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墻之
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
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
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庶僚煞無異平時自謂雅
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
餘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
帥交結州縣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
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
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
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
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賄賂之根不去財計終不可治
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
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

劉宰

字平國金壇人歷仕紹熙端平間官至太常丞

宰既冠入鄉校卓然[illegible]於[illegible]取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illegible]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爲農歲旱[illegible]於荒邑境多[illegible]持妖術號眞武法師雲[illegible]者皆禁絕之[illegible]左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差役械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

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一人刁忽三臞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

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延十二凶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凶者自詭盗牛以責遣詰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凶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盗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

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盗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盗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

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幷姑置[illegible]或飾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illegible]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以親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

嘉定四年嘗審召命且再下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絶識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

端平元年有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

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命猶冀其一來也召奏事詭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抉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

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飢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損貲先倡而程其事

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既竭其力藉貸以繼之無倦

若定斛麥錢殿熙斗斛如制毀造斛八十四斛凡可
以白于有司刺於鄉人者無不為也
宰邑居三十年平生無書好惟書廉府不讀曉竭日力
猶至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
錄行世

畢再遇　忠毅

字德卿兖州人歷官開禧嘉定間官至[illegible]度使贈太
尉謚忠毅
再遇以恩補官為侍衛馬司武藝絕[illegible]挽弓至二石七
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illegible]斗孝宗召見
太悅賜戰袍金鐵
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
遇取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
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
榷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
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
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
於石屋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
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
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
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
於是兩城皆定
郭倪來犒士出御寳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
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

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還至楊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挽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

揚州有兵軍一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務便捷不使重遲

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知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將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授崇泰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謚忠毅

杜範　清獻公

字成之黄巖人歷仕嘉定嘉熙間官至右丞相卒贈少傅謚清獻

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太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

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之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蠧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蓋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

和說營訟笑之陛下一感其言即罷棄窩學之意與
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
施行
拜監察御史奏言陛下所用臺諫必其私人所言已
出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藏然風俗
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汝愚變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
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
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
有彈墨尚新而已得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
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銷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
日以壞理宗深然之
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寧寢不行范再奏
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祖臺
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從而不行此豈亂精規
政之時所宜有我承[illegible]鄭清之見之大[illegible]臣去
有危機將發朋比私作之語與羅範[illegible]尚勸鍾撼
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雖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illegible]之者
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illegible]誠清
明之朝此時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
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諦言而含怒者也曩
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
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
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
粉飾擠陷者何事[illegible]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
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
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范合臺論
其事併言制閫之詐欺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
時望若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肩之愈
忌之
後大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
名譽已隆者貴左右之譽以固寵寇遷未達者惟攀緣
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結朝
廷厚賜不偏於士卒而以交通權要以致賞罰顛倒威
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
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恃勢而奔檢下至禁旅驕
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忠廢大誼
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
約閹宦不復謗詣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
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

拜啟中侍御史[illegible]日之寄
輒忤宰相全領[illegible]詞遺[illegible]老之
地岂[illegible]儒之
佞[illegible]臣非樂
[illegible]其言
[illegible]以救
[illegible]制而不
[illegible]進[illegible]已力言
不肯[illegible]革[illegible]甚甚[illegible]理不全易
焉而臺諫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

明之時其窮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
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
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
有拒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責哉
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雲擾復言清之[?]橫啟邊釁
幾危宗祀及其子搢[?]甥姻貪贖無厭盜用朝廷錢帛
以易貨外國且有[?]倚[?]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
史寅午鄭大惠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孝父母
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後來
見天罪未即行竄亦不入臺帝促之繳奏鳴復不去則

臣去安放入經筵
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
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
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卷以代輸下
戶粮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
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
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
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
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
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關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

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闘中原群盜假名而[?]起擣我
西蜀擾我荊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
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
使衆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
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
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亦
地幾偏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
死於飢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
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
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

遷擢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
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
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
此而反求諸躬乎夫必務反躬悔過而後覬天悦之擇
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
以遠聲色斥近理以防蔽斥欺者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
以寬民力且儲二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
之宮中而教導之

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
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
容内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
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
門不得出範

於是拜範右丞相[illegible]入覲帝
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illegible]事曰
正治本曰肅宮闈[illegible]名器[illegible]用仍乞
早定國本以繫人心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其政事可行者[illegible]率
曰公用捨曰嚴薦舉曰專職任曰久任[illegible]曰

臺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蹟
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
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
之來有所避有[illegible]限而禁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
多矣曰治邊理財當以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
財者搜訪以聞

卒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illegible]卷雜文
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字典之餘千人歷仕紹熙寶慶間官至右文殿修撰

柴中行

紹熙元年進士□撫州軍事推官權原歸侘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取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

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細心竊恥之毋令我

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損留息以惠遠民

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士成事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之習次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角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察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

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尓具備治行為淮右最

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十八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

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傾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為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厭聞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護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

孟春大雨震雷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髙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

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

范鍾　文肅公

字仲和婺州蘭溪人進士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左
丞相東陽郡公贈少師謚文肅
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
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
說書進對帝曰仁宗特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俯
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
政事淳祐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
使封東陽郡公尋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
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乃提舉同霄宮
九年正月薨
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
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
解

孟珙　忠襄公

字璞玉隨州棗陽人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少師寧
武軍節度使卒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關樊
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
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擾援棗陽
臨陣背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
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
十二年完顏訛可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
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劫金人破砦
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
班祇應
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
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
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創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
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
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
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帝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
厚
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
援級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
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
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廿有四還民二萬
嘉熙元年封隨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
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
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蘄守張

可大黃州李士達棄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
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若利珙入城軍
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
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時賜珙金
盌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
二年春授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
須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欵勞趣其來上
封冊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
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
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

捷聞以奏畧曰[illegible]為難[illegible]勇也非
車馬器械不精[illegible]為朝廷
根本[illegible]兵十萬
不足分守[illegible]勝上兵
伐謀[illegible]人隸焉
珙條上流[illegible]移閫外
都統[illegible]軍[illegible]曾備鼎
澧為第一層備[illegible]桂為第二層峽州松滋須各屯
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
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

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
帥將士百餘老稚百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匹來降制施
爲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
四川制置使則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
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爭勝於私鬪
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illegible]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illegible]功賞不明
曰[illegible]軍糧白[illegible]吏貪黷上下[illegible]不擇險要
立砦柵則難責兵以[illegible]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
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

高定子
字瞻叔蒲江人歷仕[illegible]參紹定間官至權參知政事
卒贈少保
嘉泰二年舉進士[illegible]曦畔乞解官養母曦
誅攝府事守文公[illegible]薦之調中江縣丞父
就養得疾定子衣[illegible]居喪哀毀肓立服除
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
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
寬[illegible]酤民以為便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荐
饑貧民競趨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毋憂第持錢往常所
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
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察
知偽為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
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
差知綿州元兵寨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
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illegible]以闖成都
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
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就擒已而劍南大震
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其[illegible]守城郭封疆
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
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夫諸司之網為朝廷扞蔽全蜀
我去聽汝等殺我[illegible]乃下令招潰卒
人給緡錢五十米[illegible]怨奔
告曰諸軍辭受招[illegible]何之子[illegible]牽衣
甲於兩廊以伏戒[illegible]至吏士
皆股栗定子坐堂[illegible]諸軍吉拜定子開諭
以理使還本部以[illegible]將聞之亦求上謁定子復
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在亡諸
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
餘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
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臣
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
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
用多為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
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眾悅
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
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寬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
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府
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

新城駐此令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
以兵入欲何為若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邪彼色沮乃曰
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為恭敬要甚大定子
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宜各守紀律州給以錢
糧若敵至為國一死作忠臣[illegible]急於病五日不汗死
者幕府莫能對出彦威符移[illegible]大府招戰散軍人給
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
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
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彦威
得檄[illegible]乃乞朝給錢糧以犒軍定子即撥四十萬犒

喬行簡　魯國文惠公

字壽朋婺州東陽人進士歷仕紹熙淳祐間官至平
章軍國重事封魯國公贈太師謚文惠

行簡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
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
字兼樞密院編脩官升秘書郎為淮西轉運判官知嘉
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書

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
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
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
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
近事似或不然蓋以所召者非其人無官情次不肯來之
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
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
之也其所施行長者皆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
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聽受之意至
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

聰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
行之彥麾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
或以職業者間或[illegible]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
徒見其置散投閑[illegible]云甚[illegible]罷而鎸謫削奪而
流竄者皆以為陛下[illegible]逐善士厭[illegible]直[illegible]若遂以此
而名朝廷乃因[illegible]何便於此大賢路當廣
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
拜端明殿學士進簽書樞密院事大后崩號言向者陛
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
所忌憚而不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以陛下又
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
一猶太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君者皆戚畹肺
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
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
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氣勢益張人主之
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
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
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
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為吳越之捍蔽外為南北之限

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
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悍[illegible]決能長雄於其
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
青社既又降北此皆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
孤功尊報豐反[illegible]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illegible]決
意行之後[illegible]料
拜參知政事兼[illegible]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illegible]在告
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幾以大有為
之資當有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夫自
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
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
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
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
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
縣之贓貨不知[illegible]斂者自如
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
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illegible]可當一面者
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
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
而趣京洛者幾萬留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

二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
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撫納降附即
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粮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日費千
金千里餽粮士有飢色今□於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
立之勢大軍一動欲費多端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
北方未可圖而南方□□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
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
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
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
之外粮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師亦
恐無以為策他日粮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
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
之說不果從
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及驟汰之殿司軍閧為
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閧
戮為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
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
收復
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内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
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
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
故事乞以從防討司今安三衙政請依中興五朝國事
嘉熙元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尋以上□重地
為公請退除□□□使□□變□事□寧復告老
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
元年□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
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
顯達至於衆賤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
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魏了翁　文靖公

字華父蒲江人進士歷仕慶元嘉熙間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卒贈秦國公謚文靖

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
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
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
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
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偏
國中憂駭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
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藉藉
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
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
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
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
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
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
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
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
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
化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
戶婚交訐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率教條
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奪官
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
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
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艾簡拔俊秀朔望詣
學官親為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
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
為士論大服俗為之変治行彰聞
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
向朝論韙之如其請
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
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
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変通蓋自了
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
入奏極言事変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
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
廣益汲汲圖之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
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
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襲

而璉陋臣實惧焉盡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
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
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
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於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
閒不得請還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
心終夕不安之詔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
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盡
即不求而求之對大地事太母見群臣親講皆隨事反
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
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頹敝

求碩儒丞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
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
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
翁首倡異論將擊之俄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
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
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
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
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彌遠薨上親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
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交虜俗綱常淪斁法度
隳弛貪濁在位舉措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
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
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
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
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
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
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常言宗引故實

次陳時弊分別利害察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
舉之成誦其從謫與皆復其初
臣庶對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
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
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社姦邪窺伺之端次
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
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
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甚漏下四十刻而退
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
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

近臣惟了翁知兵体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去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入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襃死事之臣黜退儒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開奏事侍以疾力辭不拜

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感頞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陳貴誼

字正甫福州福清人進士歷仕慶元紹定間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累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請對言人主合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為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悍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謹若舉之以援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為危之

遷將作監丞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

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開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嬌阿循默

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餽遺以誅進者未已軍中
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恥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
又言姚順巽從肯［illegible］疾也非愛我也宜弃之外之矯
拂抹正者是藥石［illegible］我也宜用之聽之蒲遠溢不樂
諷言者論羅主管［illegible］觀
起知徽州召［illegible］郎官兼翰林權直［illegible］兼所檢討
會有事明堂［illegible］推皇祐中已用肆赦除聚歛措克
之政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徵広周邦□必及死王
事者之子與濮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
五兵

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
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趣辦為才以輕跳當
試為識及盗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
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
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政［illegible］以逸者［illegible］壽毖以
敬德者欲其永命以［illegible］求欲其受命［illegible］則可謂
愛君切而慮患深矣
將郊貴誼以民生寶艱吏尚衆征歛樂［illegible］取公費
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
紹定六年冬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

［illegible］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治師沐洛時貴
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
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洪咨夔

字舜俞於潛人[illegible][illegible]嘉[illegible]端平間官至刑部尚書翰

林學士

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illegible][illegible]為饒州教授作大冶
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illegible]丁母憂服除
應博學宏詞科直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
幕府遷寺丞為書[illegible]
與之帥成都請於帝以咨夔從曰今通判成都府與之
為制置使首擬咨夔以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
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亦下未有聞而先及門王故吏是
不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
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佞營而忘父母
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
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寘於子飯汝無
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忌擲于地轉
考功員外郎
彌遠死帝親政五月召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
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
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定
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閑居十年終始
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
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
拜監察御史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
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
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
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
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
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
不容於自惰擢劉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
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政端其
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
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
之力慈社稷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化之意帝嘉納
之
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之實前
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
肅侍御四辨正邪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受根本無
生事邀功
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興留司奏表八陵及黃

晉大都督親閤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從省儀遷別議
朝祭又復以究頻守緒并來獻時相修大其事咨夔曰
此乃胥耳亟之以焚大理寺可也第當以奏上告九廟
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
可侈同人之獲矣為臣論功朝臣頌德曰此下知慕崇
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丞

從擢殿中侍御史

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復
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
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
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

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
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
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說外內制奏
議詩文行于世

牟子才

字存容井研人歷仕嘉定咸淳間官至資政殿學士

子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户讀書若
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
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

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
雅縣尉

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入
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
甚悉擢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
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秘書郎右丞相史嵩之以子
才言己遽曰姑遷校勘

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
太子入為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激欽時十證又
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

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
右丞相吳潜交書道上意趣行蒸急乃盝赫紫攻殿說
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淅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
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惧
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
宜諭大臣息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
訪問水灾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
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惧子才
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
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
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為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
可無也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也以遏

國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也以犄角之也必萬
人而後可
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
軍容之盛不言其功凡語多戒敕似道不樂
皇子冠向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
三醮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
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況
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
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
履

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閩子才請
付其言文翁別典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曰請辭內幹
職而宋臣錄黃境不至院蓋惧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
之姑知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
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為市搢紳
之無耻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白子聰
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為書行子才曰文
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
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
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

以直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
才以不諳財賦免至郡首擬民孝弟以前人慈孝事木
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
百餘艘造兵伏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之十
萬緡悉為補之蠲黃池酒六千餘萬貫三縣秋苗斛零
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紬帛四千五百餘疋絲七百餘
兩綿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
十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
糴本
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

游似

字景仁南充人進士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右丞相卒贈少師

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寺丞遷大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諡田錫從之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寒夏必安其生

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援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故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淳祐四年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辭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終

帝問修太乙祠則對曰土工特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
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夷讎國則其討先自強自強
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
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
惜此苟非姦贓皆宜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
久蹈遐方稍稍內徙令得生還願弗用可矣槐每奏帝
輒稱善
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
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
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諸進者始不說矣

丁大全善為佞帝寵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
已為諫官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
銜甚乃日夜刺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
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
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不言是負陛下也且
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
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
未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
宜中等上書爭之

二年時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進封吉國又
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
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
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伏義之士
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
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
年之疏五上不允授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
卒遺表聞贈四官
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恤俱汎宗族鄉黨各得歡
心居官廉約清峻豪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
泉谷文集奏議講義盤稽議政業歷官對越集手編漢
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鄭性之

字信之福州人進士歷仕嘉定端平間官至知樞密
院事
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
章閣待制授舉玉隆萬壽宮進文華閣待制從舉上清
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
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
水八八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
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終諂
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
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惧戒謹尤防其微
以保清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又曰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
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
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
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
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
豕石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
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

包恢 文肅公

[illegible]字宏父建昌人進士歷仕嘉定咸淳間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封南城縣侯致仕卒謚文肅
[illegible]恢父楊世與叔約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
[illegible]父講大學其[illegible]居明著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
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illegible]之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
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
教學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
會歲飢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誅夷之
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
豪貫風靡恢誅其僧
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
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
者乎而尊長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
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垣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
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蠛之耳除直顯文閣
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澉浦
分巡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
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洪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

有母怨子者年月後代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
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
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謹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
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龍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
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庭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
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
又姑死者假子婦錢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
置一棺給其婦卧其中以試就揜而葬之
景定初拜大理卿權刑部郎丞吉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
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

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蠹吏治盜獄課鹽理銀穴政
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言
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蔽而食者曰近習曰
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愧色矣
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度宗欣然曰其言甚
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於身心之要未
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侍其父疾湯
灑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學盧懷慎卧

貧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
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不憂定爭出舍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
發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亟定大計邸
第之姦人皆知篤於親愛之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
託之行遂於影響揚于□侯第也亂行於曲眾而魏絳
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今帝君趙王弟也
不出租稅而趙家亦其用爭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
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令女
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當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
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
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撥豈堪數消
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伏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
肯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
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
決不用史嵩之
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
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
召為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
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
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
排正人甘言佞說 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
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
召為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閫帥乃進煥章
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措
沿海舟師希得為之區畫水軍造戰艦蓄糧食糴米一
萬二千石措遣十萬為六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
緣陽飢發廩勸分全活者衆制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
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
降詔獎諭
景定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修政事
治兵甲措財用四事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變上
疏引咎乞辭機務兼權參知政事
度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知潭州湖廣安撫使以疾甚辭
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希得忠亮平實清
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顯薦于上而其人莫
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鎮為帑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
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家希
得廩之終身宗族悉撫已力號年計口授田給有差所
著有續言行錄奏稿楠州文集

吳潛　慶國公

字毅夫宣州寧國人進士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左
丞相封慶國公卒贈少師
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
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添差通判嘉興府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
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
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非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
毋徒减膳而已徹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
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
以暗室屏扇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恆舞酣歌為亂
亡之宅而不溺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
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
用忠良貪殘者屏回柔者斥懷姦黨賊者竄賈怨誤國
者出毋並進君子小人包荒兼容而致正論以慰皇
極以壽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illegible]之命以答天意
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為祥易亂為治
又言重地要區當儲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illegible]賢適
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
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臣廉
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
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
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又言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為金人既滅與
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前襄[illegible]
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
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荊榛之區得骨不過
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
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
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然而為攻內
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
敗失亡不啻潛之言率驗
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謹立
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為
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畜
人才以待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
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
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
禧祠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

論京西既失當措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
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
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為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路
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
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患磐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
相高而已事功相期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
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猶可起也
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難塞困
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
人心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

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求能無敝
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
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求衆益以
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辜陛下知
人之明
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
以水灾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
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
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
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

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時進左
丞相進封慶國公燕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廢
置之宜改封許國公
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由於公道晦而私意橫
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直啟說佞成風天怒而陛
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憂章鑑高鐸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
泰來等群小嘯聚國非一日為宰至于今日陛下不稍垂
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為
[illegible]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其黨盤據血脈

貫宇以欺陛下致危亂皆此等小人為之
將立度宗為太子潛條奏云臣無彌遠之術忠王無陛
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
繳還詞頭不報諫官章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
循州安置
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有風大作已而果
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于謫所景定三年五
月也
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郭致恩
數明年以太府卿御史請贈諡特贈少師

登江居士尹直纂集

鄭清之 [illegible]忠定王

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叔歷仕嘉泰嘉熙間官至
左丞相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

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
年登進士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斬許可清之往白
事為置酒命其子葵出拜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

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
籍籍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
商軍後多賴其用

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閤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
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帝曰故事月進韈數兩朕非
敢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
下繼寧宗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華
為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

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六年彌遠卒命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

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illegible]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
天下為己任召還[illegible]德秀[illegible]了翁崔與之李壆徐僑趙
汝談尤焴游似洪[illegible]王遂[illegible]宗尧杜範徐清叟袁甫
李[illegible]部時號小元祐[illegible]宰輔惟與[illegible]終始辭不
至遺逸如劉宰[illegible]具

三年八月[illegible]因去九月[illegible]雷變請益力
乃授觀文殿大學士[illegible]祠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
大學士提舉洞霄

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
賜玉帶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
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
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
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
帝褒諭之

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請更紀改元
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
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
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避會清之
亦相力主之辨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韡遂往於是戰守

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
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
星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
第停罷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
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
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曰今日飲此酒殊快
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
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踈奏敬天
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
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
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
奬諭
十二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于明堂
有旨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
酉退朝感寒疾苑甚猶以未得雪為憂俄大雪起曰百
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表乞罷政不允
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
公致仕卒
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
謚忠定

清之不好立異吳潛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潛求
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
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
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
耶臣必不因葵來遂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說從
之然葵竟不果來
清之代言奏對各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
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驟陟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
用正人清之之力也

徐霖

字景說衢州人從仕淳祐閒慶閒官至知撫州

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其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矣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皇帝以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逐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續於異弃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數聚見者吐舌為霖危之

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表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浹日為之食

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秋旱霖應詔言譏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御筆改合入官趣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昡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赤

又曰志貴乎潔而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汚矣蕭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譏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罷寬租賦租賦既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

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

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霖閒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內藝不廢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浸疾入復出為已禍故也

因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
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
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
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
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
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
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
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
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
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楠子爲後即鎬也事聞
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

趙葵　冀國忠靖公

字南仲衡山人方之子歷仕嘉定嘉熙間官至少師
封冀國公贈太傅謚忠靖
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婚飲食
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
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
諸將偕出遏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
救之屢以此獲捷
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度十二三覺之
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
人服其機警
嘉定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
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
繼進蹴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
擊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
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還
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
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
閉門不出

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
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
復謀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
若彼未至五十步切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
興遂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之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
繼進鐵金兵數千敵併力向所與葵率劉家稅文蔚等
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
敗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奪
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級副統軍投
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

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
紹定元年出知滁州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
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
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毋疾篤告者侍不得刲股
雜藥以寄之毋卒葵求解官不得已卒哭復視事
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
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欵討罪之師彼得一意
脩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
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
鼓扼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衆於逆賊又聞遣二吏

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
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
賊將舉盐城之兵今君聽國明言更從閫界則自此人
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
皇生事啟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
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
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
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彊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復可
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二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
不討尔

又言於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毋見外夷盜賊侵
侮國家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
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
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
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進師水陸並進
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
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亭彌遠
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
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
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扁

高斯得

字不妄蒲江人紹定德祐間官至參知政事李
知沔州稼之子也從李坤臣學從兄得左右扶持
之由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
利州路觀察推官紹定二年辟差四川制置司公事李心
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為檢閱
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元兵已破沔斯得日
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
至其地遂得稼遺體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
已無意仕進
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
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為羨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人
對指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　朝以斯
得添差通判紹興府
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成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
濟王以斯得所草若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
辨之鐵報言亦有邪說之語書已登進矣
心傳藏斯得所草與其前史官而已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詔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姦嗜
嘗奪服陛下奮獨斷而屏退之是矣諒心之臣交疏
其惡或請放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皆行其言亦
足昭示意向洪經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
言不置然後亟逐諭委曲存庇俾於講經之時妄致
掛冠之請因降寵之又有姦人陰為之地是
以為言並興善類所謂聖意之難測而之必還
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
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献者之術少而容悅之
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
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狹正而
旅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輕愉而惜陛下虛心
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若鐘繇當國通失日
章攻斯得及之
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昏明之累彼夫巧談而使
傳幾摇妖蠱外通而點察姦伏蠹交攻陛
下之心至是其苟而先帝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
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復立為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
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懲也言頗切
直帝嘉納焉
遷浙東提點刑獄遷知處州通判知台州寺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馬廷鸞

字翔仲樂平人歷仕淳祐咸淳間官至右丞相

甘貧力學既冠爲童子師迎酒饌則念母不給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調池州教授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屬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謹君德重相權收宦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初丁大全令淳梁雅慕廷鸞欲鉤致之廷鸞不爲動當輪對大全及私託王持庭性嗣馬廷鸞素厚持庭密露大意持庭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何敢不力持庭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將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廟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

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又論貢舉三事罷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

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

入奏言太史必嘗推步災異願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謹宗藩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郯之說進經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

五年遷出上疏極言小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兼直學士院

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盡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盡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爲也

五年進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

杜杲

字子昕邵武人延仕紹定淳祐間官至刑部尚書卒
贈開府
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
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
誣乙殺之驗髮中有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詰
問子果溺死
江淮制置使李玨辟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
援甫至民蔵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
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屬卒全其城
淮西制置曾式中辟杲廬州節度推官许光兵变杲單
騎往諭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
判鄭準反之
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
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
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
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歎御曰九州三十
三縣令之最也
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辟復

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
用其策成功
知安豐軍善湘與范弟蔡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
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
可因若虛內事外移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
外諫出師者惟杲 人及兵敗人始服其先見
元兵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元兵復至又大戰擢將作監
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
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
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擢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
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
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
府行宮留守御制安慶和無為三郡
淮民寓沙上者護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官
遊處陳像設祀焉置貢士莊贍氏租二萬八千石
後與元兵戰于真州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
帝加獎勞
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綜為精渠成大子賂
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
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
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illegible]府杲
淹貫多能為文驟密請殺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
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立盡得於四書

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貌孫論篇
得體術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
太子敬為之啓容
兼權直舍人院時[illegible]成封命繳委吏持詞頭下每夕
兼權數十貌孫於方寸中已就皆溫潤典雅
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罷京師巡闌奇貨之禁他所
論奏稅役官及經總制錢皆當世急務
長星出東方貌孫力論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
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為之感動
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貌孫隨事進諫不
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
是深忌之貌孫累疏求去
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
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
貌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貌孫辭益力
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
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泰州宣帝德意戢暴禁
貪興學勸郡倉受租僧斛面取贏吏加漁取貌孫悉榜
除之許民自槩宿敝頓革田里歡聲未幾卒贈四官

危昭德

邵武人進士歷仕寶祐間官至權工部侍郎
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為史館檢閱校勘武學諭宗正寺
簿兼崇政殿說書遷[illegible]當郎言國之本在民民之命在
士大夫士大夫不[illegible]朘民膏血為己甘腴民不堪命
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
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
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
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迓天命也
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路糾之職外以責
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
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則視聽之具乎而
課吏之實得矣
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
厚民生必寬民力且除上屬民四敵又言願陛下為萬
世根本之慮為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方毋招不
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
用足而下不匱矣
尋遷殿中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
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
多所著春山文集

趙景緯

字德父臨安府[illegible]人仕淳祐間官至顯文閣待制
少勤學弱冠得[illegible]往與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
朱熹之門熹門[illegible]適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
遂往見首誨以[illegible]為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
索益精
登淳祐元年進士[illegible]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規度
景定元年特授秘書省[illegible]兩辭不許遷著作郎兼主管崇
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景緯為堂長以疾
辭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
邑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
約束官吏授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贊其義
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者
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横建
黄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
節浮費為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
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以易進
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我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
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屬祇懼乃天心之所

李庭芝

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歷仕淳祐德祐間官至參知政事

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楝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歲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

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荊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庭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兵柩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

似道以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城荊清河王河口增淮南峯百三十縱知濠州後城荊山以備淮南皆切守機會

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李庭芝乃破璮兵殺璮將屬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璮於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璮降徙三城民於淮南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

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修他渠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

如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

似道自淮南入朝帝問淮帥孰賢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舉民安之今邊壓不警者度其與舉皆出下委任得令故也

咸淳[illegible]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illegible]敗虎尾州范文
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舟遁兵亂士卒溺漢水
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
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
乎但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
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與妾走
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
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
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illegible]中請誅文
虎似道芘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
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
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
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
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
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illegible]者持詔降榜
入揚州庭芝誅之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
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illegible]所成戰其
南[illegible]文德戰其[illegible]姜才[illegible]戰其中[illegible]酒[illegible]
犒將士人人為之[illegible]亦以督府金勞之庭芝
宋[illegible]紀事

以太后及瀛國公為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
守城未聞詔諭降也
已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
未報豈未悉吾意尚以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
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
退去
阿朮以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
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
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牌上
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
亦不納
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
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
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
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
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
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五終

謝枋得

澄江居士尹直纂

字君直信州弋陽人進士歷仕寶祐德祐間官至建寧府教授宋亡不仕卒于北

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縶

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

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結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

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

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至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illegible]任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illegible]懷身至江州見[illegible]議從之為以沿江察訪使[illegible]餘[illegible]及而[illegible]夔與武以江東提刑[illegible]謝提刑萬[illegible]張[illegible]前軍若[illegible]孝忠[illegible]乃[illegible]餘捐邦後軍饒州[illegible]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詳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

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

求一殞者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
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
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
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義之
存二帝亦修矣而武家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問安王
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
二帝皆符其言今一王論且無之則江西南無人材可
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
不行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
為功使其友趙孟迎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
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
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
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
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
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
雜米飯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
地終不食而死

歐陽守道

字公推吉州人歷仕淳祐咸淳間官至崇政殿說書
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
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瞷其母食舍內容歸
遺母為設二器欲送乃言肉食遺媼兒無不歎息感動
年未二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江萬里守吉州守道
適貢於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
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言者當國惡嚴規言
者疑觸近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他台將宰自效欲
勤亦有疾惡弊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
唱名徐儼夫為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
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
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轉運
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為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
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
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
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
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
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之字也

又薦其子必参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
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
旨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
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演祭
而縛之挽葬而奪之舅好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
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
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閲名試館職授秘書
省正字安南國正陳日煚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
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
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倣南越尉佗嘗自稱蛮夷
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
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蛮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至自
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文
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
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師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少
為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
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園上下所通用也
咸淳三年特旨與伺詔大臣舉賢才少傳呂文德舉九
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
積大寧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亟某何以得此於
大將軍我幸當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於廢
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頹仍賦祠祿
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
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遷著作郎卒
吉有賢守而大家恣之厚縱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者
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
侯也究莫甚於前守究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
婦藏究旱或三年究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
逆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
故文集

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
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
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擯斥綱其
禍豈至此然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俊言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
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
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
脫有緩急彼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
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
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專護局面不知小人得
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學
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裁臣毋
泄有日矣聞之道路覬覦不止於鞭韃脈絡潛通於禁
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
回展轉鈞樹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
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又論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
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
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
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
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
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
不敢言昃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北
虜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聊忽天
下之心單于未嘗深慮而有武帝多欲之費毒陛下春
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
自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
幸崇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而
太乙之後倖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
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
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
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
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
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
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
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布寵而不言與夫言
之而不當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
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

文天祥

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歷仕宋亦官至右丞相
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
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
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稿一揮而成帝
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
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
非者天祥時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
人心不報即自免
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不報權直學
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詔不允天祥當制語
皆諷似道府內制相承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樂使
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
年三十四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
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
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
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吉州兵諸豪傑皆
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
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
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
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
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
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

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則流涕撫几言
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
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
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
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
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
足以矯尾大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
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
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

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
渢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渢兵敗同起事者
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
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
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
時賞孟濚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
天祥縛浚縊殺之
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
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謀張汴監軍趙時賞
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渢以贛諸縣兵搗永豐其副
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
臨洪諸郡皆送款
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
起兵邵永閭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
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
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渢于永豐兵先
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
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
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
得逸去
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
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誅頗自辯時賞叱曰
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
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
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
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
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
其母皆死
[illegible]月進[illegible]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
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
十二月趨南嶺鄒渢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
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
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
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
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
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

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

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可以方外備顧問若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已

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

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

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尓商之衰周有武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叩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也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家鉉翁

眉州人登仕宋，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奉使留虜中，後放還，以壽終。

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聲翁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文華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有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佐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

宋三宮北還，鉉翁再拜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

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淵雅，其學邃於春秋，自[illegible]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至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兩宋名臣言行錄卷十六終

南宋名臣言行錄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尹直撰此書續朱子名臣言行錄而作前有宏治癸亥自序云取宋史列傳自陳俊卿以下芟繁節冗撮采其要得百二十有三人然朱子所作名臣言行錄原以網羅舊聞蒐載軼事用備史氏之採擇若徒鈔錄史文一無考証則宋史列傳具在亦何必徒煩筆墨乎

崑山人物志十卷

(明)方鵬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崑山人物志十卷》提要

崑山人物志序

初崑山為邑甚鉅唐割東南為華亭宋割五鄉為嘉定至國朝又割三鄉為太倉地滋削矣而人才之出比昔加盛焉可不志乎表先哲於既往所以勸後人於將來也志有十類曰名賢統言之也曰勲行曰文學曰政績曰隱逸曰孝友各舉其所重者言也曰列女風教之始也曰藝能取其人不獨取其技也曰游寓取其增重吾邑也曰雜志於前數類不可入而又不可遺

者也予旣有事於斯懼得罪人人而止莊渠魏子曰何傷乎顧亟成之於是六閱月三易稿而後成藏之巾笥以俟續崑志者採擇焉或曰崑之人物已盡於此乎予曰未也宋淩萬頃元楊譓纘仲瑛皆嘗作志未由悉覽即郭翼與仲瑛書所論元季名流茲已失其什之五況其遠者乎後之君子誠能徧訪諸家之志而增録之以庇予之寡陋是所望也

嘉靖辛卯六月吉旦後學方鵬書于待盡軒

名賢

張鎰　王葆　李衡　范成大

衛涇　龔盛孫襄淇附

唐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以
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判官累遷
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
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母曰默則負官
言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毋累於道吾
所安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
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遷屯田員外

郎居母喪以孝聞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
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
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閱鄉兵嚴守備時有司條天
下牧守課績鎰為理務行第一遷壽州去官民為
立石頌德遷洪州觀察江西賑給孤獨均平賦稅
存問羸老賙其粟帛大興學校以激浮俗歷河中
觀察使改汴滑節度使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
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奴不可告主悖慢成風漸
不可長明年以兩河用兵鎰奏減堂飧錢及百官
廩俸三分之一以助用度盧杞忌鎰剛直欲擠之

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鳳翔
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帝顧鎰曰
文武兼資內外重望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
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
嘗事朱泚陰與其黨作亂遂遇害詔贈太子太傅
大中初圖形凌煙閣鎰所撰有五經微旨十四卷
孟子音義三卷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奸賊所乘
以沒其身躬可頌而名與嵩岱等矣

宋王葆字彥光祖申以學行推于鄉父傑樂道好善
葆幼有志識弱冠通諸經登進士第上疏陳十弊
皆深中時病末言儲嗣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

晏然而范鎮等為國遠計汲汲在此況今日國步
多艱人心易搖強虜未靖群盜陸梁天下之勢危
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為甚
急臣願廣求宗室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歷試
諸事以繫人心執政讀而奇之遂自擢永齋遷知
宜興縣兩淮用兵浙亦盜起邑當孔道寮吏懼之
軍輸相次駭亂葆白父毋食君祿無愛死理無可
終養毋以為念也明日取丞簿印兼攝之諸將
妄求輒面折之拒乃稍稍自戢歷監登聞檢院宗
正寺丞遷司封郎官兼國子司業秦檜嘗語葆曰
檜欲與君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

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蔭曰果欲告老不問親
釁擇可任國家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
檜默然當時百司莫敢可否事蔭爲考功御史獨
伸滯直枉當官不避天子議置相人懷向背蔭獨
介然持正論出知廣德軍移守濵州綏善鋤姦境
内大治天子嘉之擢廬南安撫使知瀘州引用名
士刻去貪殘吏數輩然後鎮以無事逾年遷崇州
孝宗召爲大理少卿以疾辭遂改浙東提點刑獄
屢行郡事疾惡彌厲權要皆不樂乃請祠歸官至
朝請大夫蔭學行俱至潛心古道教誘後生知
親子弟沙隨程逈嘗受經學於蔭出其門者務多
成立其學深於春秋著集傳十五卷備論二卷東
宫講議三卷行於世蔭於人物鑒裁尤精李衡布
衣流落一見以女弟歸之周必大未第時亦妻以
女范成大蚤孤廢業蔭諭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
席下程課甚嚴後皆爲名臣弟萬進士子嘉言監
南嶽廟嘉賓知餘干縣

李衡字彦平其先江都人至衡始居崑山少傳學有
局幹爲文操筆立就紹興中第進士授吳江主簿
部使者怙勢侵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即投劾去
後除仙居丞遷知溧陽縣爲治強敏專以誠意化
民稅賦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跡而取辦先他邑
金人寇淮堧官沿江者多送其孥於内地衡獨挈
家入縣民心大安在官四年民不犯重罪安撫使
列上治狀召對殿中陳便民十事詔進一秩除知
温州未行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避出知
婺州以循良著稱召爲司封郎中遷樞密院檢詳
加直秘閣屢上書引年除秘閣修撰致仕孝宗恩
其樸忠詔落致仕拜侍御史固辭不獲差同知貢
舉得士爲多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簽書樞密衡
率同列上疏力諫不當以母后肺腑掌兵柄疏奏
移時遷起居郎衡曰進而負君孰若退而合義章
五上除知台州復力辭上知不可奪使仍以秘閣
修撰致仕歸居邑之圓明村日與門人講解經
義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學者稱爲樂菴先
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衡宣和間入太學同舍
生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綴葺所
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僞孝孫之父顏子實師
伊川衡心佩其訓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爲主講
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清修唯二蒼頭
給事臨殁沐浴冠櫛作手書數十別親友戒子孫
不得飯僧奉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此老平
生跌宕到此乃得力所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
撮要樂菴文集和寒山拾得詩總若干卷子應祥

起宗相繼登第
范成大字至能在懷抱中已識屏間字年十二徧讀
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云讀書邑之薦嚴寺十年不
出取唐人只在此山中語自號此山居士又慕元
魯山爲人復字幼元登紹興進士第授戶曹監和
劑局隆興初纂類高宗朝政除樞密院編修官遷
正字乾道初升校書郎編修國史歷著作郎兼吏
部郎官隨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
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歷文耗之上嘉
納至州祕義役隨戶富貧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
乙輪第其後入奏言之詔頒其法於諸路作通濟

堰苑訪故迹疊石築防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
兼崇政殿說書以文學才氣爲上所知乾道令以
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疋不
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
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
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
右相虞允文建議遣使還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
太學士封國公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
乃泛使也上臨遣之曰卿器宇不群朕親加選擇
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
近於求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

還計心甚安之上惻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
卿囓雪餐氊或有之耳成大乞併載受書事不從
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成大知其法
嚴附請決不可達至燕山夜閉帷秉燭密草奏懷
之以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
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奏牘
笏出之金主大駭譁宣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
語館伴此豈獻書處耶厲聲令起者再三成大不
爲動再啓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鋼復以教
導成大拜成大跪如初曰若奏達當下殿百拜以
謝時金廷紛然太子欲殺成大其兄越王止之

還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鋼押宴謂成大曰
公早來殿上甚心勤主上嘉歎可以激勸兩朝臣
子廷議方啟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爲
世用事謀篡事敗宣撫司以蠟書通問爲夏人所
獲奏之金主益怒成大朝辭遂令傳諭詰之成大
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書來與
文皦然可識成大笑曰御寶可僞況印文乎金人
直其詞遂不竟十月使還金國報書有抑闕附請
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不意要以必從之語上
由是知其忠勁有大用意除中書舍人初上書權
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

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治
平乃弊也上稱爲知言成大立朝多奇節上用知
閤門事兼樞承旨張說爲簽書成大留詞頭七
日不下上怒出制草納欄前王色遽厲成大徐奏曰
臣願引咎論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
然分之有別大小畧同閤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
典謁吏且執政大臣倅貳比也有一州郡一旦驟
擢客將吏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俛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久之說命竟寢後月
餘成大亦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
諫卿乃爾邪尋以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奏鈔鹽
科抑之弊格至市馬法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知成都救閱將兵脩置堡砦蜀中名士孫松壽
樊漢廣皆挂冠不仕成大表其節由是[illegible]歸心
進敷文閣學士入對除權吏部尚書淳熙五年遷
中大夫參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以資政殿學
士知婺州奉祠而歸起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奏
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擢江東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知建康府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以
賑饑民減租米五萬捕斬水賊徐伍以病請閒十
六年進資政殿學士起知福州封吳郡開國侯再
領洞霄宮紹熙三年加大學士知太平州尋納祿
以歸封吳國公明年卒官至通議大夫贈少師追
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天資俊朗輔以傳學爲文
贍麗清逸自成一家尤工於詩四方傳誦所歷名
藩興利除害不顧難易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嘗
自號石湖居士有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又有攬
轡録虞衡志吳郡志吳舡録等集從兄成象紹興
進士成大事之如嚴師焉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祖閬始占籍崑山之石浦父
季敏見孝友涇少有異操從永嘉李去智學李[illegible]
爲制服執喪人咸義之淳熙中孝宗擢涇進士第
一授承事郎添差鎮東軍簽判涇以對策嘗陳[illegible]
差之弊三上表乞待次上以涇力踐所言知重始
進特從其請故事狀元初任垂滿必通謝于宰執
始領召命時王淮秉政涇不通謁雖被召三月不
得引見久之除秘書省正字輪對言陛下即位之
初銳意事功不次用將相痛憤圖恢復二十六年
之久無一事是以少稱陛下意者而陛下大有爲
之志亦少弛矣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
子孫億萬年之基端陛下一身任之豈可僅取苟
安無事而遂已邪今風俗日壞士氣日卑民生日
困臣恐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事機易
失時不再來願陛下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張國

勢作氣節以厲媮惰則靜可以強根本動可以復
土疆而事功立矣光宗初立涇以著作佐郎賜對
言今日風俗頹靡百度縱弛人材削弱國勢未振
汲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弊將至於不可
為矣又言中國之與北虜其勢决不能兩立名為
和好實則仇敵名為息兵實則覬釁今以偏方之
勢與虜持久自紹興以來五十年無大戰隆興以
来三十年無小鬬虜酋新立血氣方剛間隙之生
遠不過五六年耳願陛下奮發英斷規恢遠圖卧
薪嘗膽不忘北向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重臣謀
求大計委任而責成之內治外備則大讐可復中

興可期矣又言陛下踐祚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
今日士氣向衰風采銷落陛下所當長養振作而
反陰銷潛沮之將使群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畏
群小之中傷苟且成風諂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
誰為陛下言者紹興元年遷著作郎兼司封郎官
二年正月震雷雨雹大雪繼作涇上封事言雷陽
也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
象類而求則臣欺其君妻陵其夫夷狄謀中國小
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于此皆能致亂
陛下可不預防之哉時佞倖漸肆李后悍妬故涇
以為言出為淛東淮東兩路提舉慶元初召為尚

右郎官上殿論奏以為太上之於陛下親父子也
天性之愛血氣之屬慈孝之心宜無毫髮疑間雖
太上疾[illegible]未平若未容於進見者然陛下孝心純
篤豈以[illegible]親之不可見而遂已乎臣聞參天地贊
化育曰誠而已金石之無情鬼神之至幽猶以誠
而能動矧人子之事親誠極其至焉有不能感動
者乎三年以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國還言
虜有危亡之兆而吾無自治之策使吾治具畢張
備禦無闕敵雖強不足畏苟媮安歲月僅了目前
一弱虜滅一強敵生猶未足以為喜也初涇之往
寧宗諭使覘國而虜為蒙古所攻我有乘釁之意

涇深懼其輕動故還奏如此除直煥章閣知慶元
府沿海制置使以言者論罷是時權姦用事涇不
為勢怵斥去十年不調於里中闢西園取范文正
公格言名其堂曰後樂開禧元年得旨入朝明年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論北伐非計不聽三年
自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姦臣韓侂胄論罷
右丞相陳自強拜參知政事封崑山縣開國伯嘉
定初兼太子賓客始侂胄之誅涇功居多既又患
史彌遠有專恣之漸因欲去之彌遠知涇謀諷御
史劾罷之五年知潭州八年知隆興府九年知楊
州十七年除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進

封吳郡開國公賓慶三年卒特贈太師追封泰國
公謚文節涇歷仕三朝出入內外四十餘年憂國
忘家始終一節而謀深慮遠不徼近功嘗語人曰
官職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故其在朝孤立自
守不畏強禦以賢才爲立國之基薦進搜舉汲汲
如不及如李燔輔廣倪思陳韡皆其人也涇在濯
時與朱熹有交承之好侂胄指熹爲僞學斥之侂
胄既死涇奏召熹還朝而熹已卒復移文新安取
諸經四書傳註刊刻以傳又請爲張栻賜謚其表
章正學之功多矣所著文章五十卷曰後樂集弟
湜見文學

國朝葉盛字與中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盛師同列劾將臣朱勇等扈從失律請
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問罪讎虜以還
聖駕聞者壯之命掌科事京師戒嚴四五日間疏
凡七八上皆軍機要務虜既退封賞有功而未及
死事者盛言通政使謝澤都指揮韓青都督武興
御史趙麟皆當錄其後卹其家從之擢都給事中
時內閣大臣奏留邊將防守京師盛言今日之事
邊關爲重向使獨石馬營不棄則六軍何以陷土
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若但僅守
九門其如陵寢百姓何時北虜奉 駕還京將入
關矣有投匿名帖言迎復事大臣不敢以聞盛曰
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 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
名書者盛不顧具疏言之 詔令封進雖留中而
正論有不泯焉遷山西右叅政尋用薦協贊獨石
馬營等處軍務時獨石馬營八城失守殘燬殊甚
盛列其利害爲八條次第罷行之又以邊人多不
知學奏置社學於諸城中推有文學者爲之師買
經書字帖以給貧者一時軍中子弟絃歌相聞赤
城鵰鶚雲州龍門長安等八城相去遠甚無郵舍
風雪寒雨行者病之盛於官道傍每十里爲垣屋
一區中置爨甘芻秣之具守以邏卒名曰煖鋪邊

者如歸諸城附郭膏腴地俱爲權力所占盛理出
之得五千餘畝自將帥叅隨至軍餘皆分授之限
以周垣題其門曰某隊菜園人得均其利焉初軍
中百需皆斂於軍盛因請官銀五千餘兩買牛具
奪勢要所占屯田摘戍卒不任戰者給與牛種耕
之課其餘糧凡軍中費皆於是取給自是邊人效
力歲亦屢登以外艱歸天順改元召擢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 命巡撫兩廣初兩廣守將不相統攝
盛請於梧州建帥府命征蠻將軍總鎮於此兩廣
各設副總兵及叅將分守要害悉從征蠻節制又
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公私利之詢訪其屬

忠勇者悉自下僚引致通顯後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卒賴其力會有譖於當道者取還改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各邊屯堡多廢盛建議修復邊人不悅謗聞京師盛任怨力主其後不數月築完計七百餘所自是兵民畜牧得免寇掠成化三年進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時方嚮其大用俄無疾而卒年五十五　詔賜塟祭謚文莊盛平生力學好古清修苦節動慕范文正公爲人爲諫官論事不激不隨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不及人之過亦不輕薦一人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貨利澹然不以經心其文章紆徐委備有

法則彭韶贊云希文不相古今所惜人以爲知言孫夔淇以蔭累官至衢州府同知清嚴英敏所至有聲盛所著有涇東稿水東日記西垣奏草邊奏存稿閑封紀行等集夔淇盡刻之甫成而卒今皆行於世

崑山人物志卷之一

崑山人物志卷之二

節行

卞崇　張承休　孫察　范之柔

鄭準子端孫竦附　殷奎　朱吉

王英　吕昭　吕旦　朱泰安

張和　朱昌　王庭　章贊

鄭文康　張翔　孫瑷　姜昂

夏璣　虞臣　周在

漢卞崇婁縣人桓帝時太守薛固爲法吏所枉下廷尉崇與烏程錢譲詣闕稱寃廷尉囚崇等以兵圍守苦毒持之崇譲恬然自若枉聲彌厲天子聞而

奇之乃赦固罪

唐張承休隋散騎常侍衡之孫也張説撰其墓志云承休崑山人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桓州刺史

宋孫察者朝議大夫載之從子也父臨大理評事察以朝散郎奉使金國守節不屈金人裹以油絮焚之罵聲不絕口而死

范之柔字叔剛仲淹五世孫純祐之曾孫也第進士拜監察御史歷右正言左司諫起居中書二舍人刑部尚書太子詹事封崑山縣開國子之柔奉親

事君一以文正爲法知止畏盈每有山林之志卒
後累章乞骸骨上嘗諭宰臣曰爲朕勉留吾將用
之以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
謚清憲[illegible]艮遂見隱逸
[illegible]字恭先本開封人後家崑山由蔭登進士第歷
仕知泰州終中奉大夫準生王侯家氣象如儒素
薄於功名厚於道義輕財好客赴人之急如己事
尤加意姻族愛慕范文正公義莊之意買田給贍
至其子孫仍之不替子端守高郵自試吏至典藩
所至以廉稱姪竦嘗知泰郡韶三縣以奉直大夫
奉祠里居尤謙和樂易不與物忤未嘗見其疾聲

遽色人稱爲吉人諸子俱能官
國朝殷奎字孝章篤志古學於六經無不考有司聘
訓導儒學邑中褒賢紀功立祠表墓繫名教者皆
奎所建白洪武中以薦倜儻郡縣因母老力辭
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辭
歸而死盧熊謂其處家爲孝子勵身爲名士與教
爲良師陳潛夫謂其學行出處[illegible]生可謂鑿然無
瑕者也門人私謚曰文[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文章精審有法
深於性理嘗於纂述所著道統圖紀家祭儀崑山
志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illegible]叢稿文錐
[illegible]若干卷弟璧見孝友

朱吉字季寧宋兵部郎中貫十世孫父德潤仕元爲
儒學提舉以文藝見重於世吉喪母值元季兵亂
獨奉父周旋患難張士誠僞定吳中游士多苟從
之以竊升斗之祿惟吉不少降志自吳城徙家崑
山避之洪武中始膺薦授戶科給事中時糧長稽
違勘合皆坐死吉疏言勘合雖違而稅糧已足乞
減死又乞寬胡藍黨禁以安反側皆從之後以善
書改中書舍人尋除侍書出爲湖廣按察僉事後
召入爲中書舍人受　命題
高廟神主眷賞特厚年八十一卒吉之學以聖賢爲
師謹言愼行終始不渝廢已待人表裏一致所著

有三畏齋稿子定安泰安未安各有傳
王英字俊伯洪武初從鄉校貢太學選授監察御史
特　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
柱尋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出爲寧海知縣永樂初
召入復爲郎中陞陝西按察使任滿得代行至泗
州卒英立朝兢兢謹畏每顧妻子曰吾以身許國
其勿以我死生爲意時有建白輒毀其稿及長臬
司以簡靜爲治不事苛察居鄉尤坦率嘗微服入
郡城時禁庶民服韡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
顧取冊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
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

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英一日行道旁有負鹽者擠英墮水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於道其人知爲英也棄所負而走英使人追還之孫成壽秀水教諭

呂昭字克明爲人莊重耿介有古君子風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　旨陞浦城縣丞縣故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壽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乖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絜非吾子死亦不歡

汝祀其介如此

呂旦字寅伯性簡淡不好華靡少從松谷林先生游既舉進士即董工伐木于湖湘又督開平糧務俱稱任以薦特拜河南按察僉事居官廉謹正大有氷蘗聲未幾以累去職居長蘆十年免歸教授鄉里志泊如也復起爲建昌推官治獄平允政聲益振以老乞歸志行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爲意鄉人稱其操不媿乃父及卒無以爲斂賻尚書鄺買棺瘞之又見雜志

朱泰安字士粟清修苦節不墜家聲規行矩步爲鄉黨表由永樂乙酉舉人初授內黃教諭其教學者以執傳註悖行誼爲先丁內外艱歷調安仁安吉陽信三學所至施教如內黃士子造就甚衆再滿三考當陞不俟奏最即乞致仕楊文貞文定二公以世好留之不可既歸僦屋數椽授徒糊口人告以官府弊利蔑然如不聞間提杖出門訪夏太常鄭進士或茗或奕或亹亹談前輩故實日昃乃返布袍蔬食處之怡然親友欲爲經紀家事者輙謝却之卒年九十三葉文莊公銘其墓

張和字節之讀書數行俱下爲文章立就舉進士二甲第一人以疾乞歸久之主考江西鄉試授南京刑部主事應召纂修秘閣還南京歷員外郎郎中

擢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疾卒和爲人廉介端謹權貴之門不一濡足聞忠賢節義事喜躍如自己出朋友有過面折不少貸董學浙江嚴教條以身率之儀範肅然待諸生尤有恩義至今稱爲得體所著有篠菴集行于世

朱昌字顯道重厚寡言不能粉飾以媚於世非法非道之事不敢苟爲由國學生授中府都事以廉謹自持時襄城伯掌府事待其屬甚嚴獨禮重昌每揚於衆曰朱都事斂華就實無矯無僞真稱吾幕賓也其僚佐亦曰朱君質朴淳雅君子人也至於廝夫豎子皆尊敬昌罔敢或慢請告而歸家貧益

甚臥疾日久鬻衣積書盡鬻于市以供湯藥之費
及卒無以爲殮又見雜志
王庭字元直少學於葉文莊爲所器許領鄉薦授鄜
州學正遷國子學錄再遷　瀋王府長史卒庭孝
友廉慎在鄜時佃民田耕以自給諸生束脩無所
取律身教人勖以古道在王府尤得輔導之正嘗
考試江西御史欲試諸考官定主試者庭獨不肯
曰考官未就試是枉己售人也御史歎服卒用
以主試及出院凡有司供具一切不取人尤重之
庭平生自負剛直百撓不回其學貴踐履不事辭
章嘗曰徐稱管寧不聞能詩而世仰其名時以爲

名言
章賢字士希由永樂鄉薦授大理評事歷陞漢陽知
府致仕賢性謹重居官二十餘年清白始終一節
後留寓南京僅得薄田百畝自存竟不能還鄉人
以其廉介與呂氏父子並稱又見雜志
鄭文康字時乂父壬見隱逸世居平橋以儒爲業文
康長身偉軀氣蓋一世上友古人下視流俗舉進
士以疾乞歸家居日取群經子史披閱雖病不少
休指物操觚頃刻數千百言非公事不入公府惟
開門授徒一時晩進經誨導者多取科第喜談忠
孝節義事長賢與善發幽平古若嗜欲然恪守先

世家法冠婚喪祭一遵朱氏家禮異端左道之徒
不入其室所著有平橋稿子膏鄉貢進士
張翔字元龍性耿介不群善楷書喜吟咏尤工篆隸
以薦知甌寧仙居二縣滄州同知瀘州知州所至
皆有政績可紀當道最其治行遂膺封典居官三
十餘年氷蘗之操始終弗渝平生慎交際遇流俗
士不與接一語有富貴不以道者率草芥視之及
致政歸與孫秋官蘊章輩結社爲文字飲然猶作
詩戒沉湎崇禮讓有古人之風焉子澤鄞縣訓導
端嚴方正克類其父云
孫璵字蘊章父宗湘潭知縣素稱廉勤璵登進士擢

刑部主事累陞郎中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
刻羅織人罪法司承望風旨往往死非命惟璵多
所平反太監牛玉假子犯法囑璵璵不少貸由是
積怨權貴竟以同官累謫戍遼左瀕行橐底蕭然
尚書命僚友醵金爲贐後峻却之成化初復官月
餘即乞致仕隱居三十年未嘗一跡公府部使者
交章論薦皆不報人有持百金爲璵壽者璵辭曰
我當患難有遠行尚不受贐安肯無處而受金乎
璵事父毋以孝喪祭極其哀敬每旦必衣冠拜先
祠非疾故不一日廢所居朴陋人不能堪處之裕
如風神凝遠制行坦夷對客談論辭旨清暢移時

竟日體無欹側客退獨處端坐閱經史儼如也所
著有康城稿
宋昂字恒頫舉進士知棗強縣專務德化三年門無
呵卒獄無繫囚鳩巢於梁雀飛集几硯召為御史
方士李孜省貴幸用事昂率同官劾之杖于朝改
南道尋出知河南府[illegible]吏一月罷去三四藩府兵
校有犯[illegible]決[illegible]王有言則謝曰無及矣公退即
閉閤讀書[illegible]縣而不用以母懷土乃上疏乞近
郡便養疏至冊三得改寧波既至操介益嚴日本
使道出四明橫甚一見昂即比之楊伯起皆不敢
肆久之進福建左參政復上疏乞終養母沒服闋

不久而卒昂於取予一介不苟平生不受人餽亦
不饋人京師達官相見澹然而已市舶中使每為
所抑權倖請托一切報罷人以故多不悅亦終不
能加毀也居室僅蔽風雨積書千卷自繞水竹蕭
然足不踏公府君子以仁孝廉靜稱之
夏璣字德[illegible]以進士授應城知縣[illegible]服闋改新淦
商稅引[illegible]予兩印解府充公用無所取私富
室周姓[illegible]殺人[illegible]或敢舉璣實之獄周賂當道欲
出之璣[illegible]不可當道[illegible]璣才[illegible]調大庾璣去
而周生[illegible]新淦民立祠望思[illegible]為御史出理浙
江戎政[illegible]無辜免民亦不擾至今[illegible]以為法璣以

疾告歸閉門簡出日惟養親為悅初璣善飲毋戒
之即涓滴不入口居喪不御酒肉不入房室苫塊
三年如一日家居四十年未嘗輕入公府撫巡以
下有事必造請為親友以事干謁者峻拒之璣性
孝友兄弟三人俱先卒遺孤纍纍同居共爨婚嫁
之費皆出於璣自奉簡儉食無重味出無輿馬清
節苦行以終其身鄉士夫題其墓曰純德
嚴臣字元凱父震見隱逸臣童子時已不凡能文非
一見即加器賞許娶以女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
主事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公私不擾遷職
方郎中告歸養病改武庫調車駕陞四川參議臣

在郎署幾二十年恒以清慎自持遇事守法執正
不受私謁雖上官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
合於時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仕撫
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餞送且各贈以路費悉
謝卻之途中故舊有以土物餽者亦堅不受歸橐
蕭然生事落落然無纖毫慍意日惟以文酒自娛
而已足不輕入公門丞貳而下有不識其面者卒
年七十九臣言溫氣充孝友敦朴澹於世味嘗自
言我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得以私干我其介可
知矣平居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人詩文娓娓不
絕所著有丙辰奏草竹西亭稿述古錄回文效體

詩共若干卷
問在字承德厚默靖深不爲崖異而風格凝峻不肯
碌碌後人甫冠而孤能自奮於學久而貫總群籍
尤爲古文辭頗工然終不以自見嘗請于諸兄買
田八百畝置義莊以贍族立義塾以教族之子弟
迹綴成祠以祀始遷之祖與族人之弗嗣者平生
道義存心口不談貨利不立資遺少館於吳氏世
俗㴱贅必中分婦產在悉遜其嗣子不分一錢由
鄉薦授秦利州知州即請致仕卒在言貌莊重禮
度詳雅自奉簡薄儉約有古人之風視世俗紛華
漠如也所著詩文稿藏于家尤善楷書遒勁端整
類其爲人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三

文學

陸機　陸雲　張後胤　龔程
龔況　邊惇德　邊應升　趙琳
馬先覺　吳仁傑　衛湜　楊應龍附孫遴
龔萬頃　郭章　范國雋　衛培
孔淵　郭翼　姚文奐　秦約
項炯　袁華　楊性　盧熊附子彭
余熂　盧儒　陳則　史謹
偶桓　王資　夏杲　張泰
陸釴附子爰　吳瑞附子顒　毛澄　黃雲
顧潛

晉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
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以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
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論權皓得失併述其
祖父功業作辨亡論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張華素
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機嘗
繫廷尉感成都王穎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
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
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乂
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統諸軍與乂軍戰大敗
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時年四十三機天才

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稱其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代之絶乎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出密令人躡之謂曰其去不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妻通共殺其夫由是一縣稱爲神明機之敗也幷收雲時年

四十二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新書十篇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

唐張後胤字嗣宗甫冠以學行稱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賓客以春秋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帝常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云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乃賜燕月池帝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尚記之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後胤謝

不敏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國子祭酒授之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葬昭陵孫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謚貞獻曾孫鎰見名賢

宋龔程字信民父宗元見政績程剛正自守不休禍福力排異端家不設老佛像祭杷不焚紙錢讀書支硎山攻苦食淡傳極群書記問精確鄉人號有脚書厨由熙寧進士歷西安丞知桐廬縣卒男左朝議大夫子況

龔況字濬之擢進士第以學術文章與蘇過俱名[illegible]

朝號龔蘇用祖宗元中[illegible]事自號起隱子終禮部員外郎朝議大夫所著有起隱集二十卷從子明之見孝友

龔惇德字公辯本開封人高祖仕吳始家崑山惇德幼孤至孝貧不廢禮才思敏給以能詩名爲范成大所知嘗與倡和五中鄉舉就奏名年逾六十即致仕郡縣列上行義特改通直郎仍著爲令撰脂韋子五十卷二子瀛齊並有學行齊子應升

龔應升字子用穎悟力學篤志操履重然諾寡言笑規行矩步爲鄉師表從學者藹然有成淳祐特科進士册徒簿應升子雲遇寶祐進士江陰縣尉雲

遇弟實與淩萬頃同修崑山志
趙琳字君善忠簡公鼎之曾孫父監字孺文范之之柔以女兄妻之因家崐山琳嘉泰進士常州教授嘗作亭表鄉忠公墓歷宗正丞都官郎理宗欲用為諫官有沮之者出知吉州不上丐祠而歸後以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致仕題其居曰頓菴清修寡慾室無媵妾讀書至老不倦藏書萬卷手自校讎預為墓志卒前一日尚領賓客論文是夜脩然而逝年七十八子庠孫勤俱世其美
馬先覺字少伊祖友直見孝友先覺以文章鳴登進士第主海門簿調常州教授既歸時宰辟為沿海

制置司幹官以先覺自重難輓徑以名聞授兵部架閣素號高逸不事請謁出為浙西常平幹官號得閒居士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卒所著詩文曰歎筆
吳仁傑字斗南修武郎信之子博洽經史有俊才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蠹隱以詩文名一時所著古易十二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禘祫綿蕞書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及言郊祀贅說鹽石論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陶淵明杜子美年譜皆行于世
衛湜字正叔涇之弟好古博學除大府寺丞將作少

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註為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櫟齋先生
楊應龍字女濟系出關西曾祖敏求官至朝散大夫徙居崑山應龍才兼文武為臧男吳郡王婿寧宗朝授武功大夫浙西兵馬鈐轄嘉定年丐祠主管沖祐觀使所著五十萬言名曰進援揃嘉言讜論發於忠憤手鈔六經百家之說為性齋知見錄凡三十卷又有性齋詩稿王眾黃由皆以將帥薦之未幾卒孫滋生有神異殁于邊功理宗贈護國惠忠侯廟食里中

凌萬頃字叔度號松屋博學多聞登景定三年進士第寶祐初與邊實同修玉峯志
郭章字仲達幼攻詩文遊大學有聲嘗作詩留別同舍有中原百甓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之句識者憫其志操後以守城功拜官被薦居帥幕仕至通直郎卒
元范國儁字彥中號近山文正公九世孫早遊庠序卓異等夷延祐二年集賢院大學士潛昂霄薦于朝曰范某蔚為令器見謂通才德行可以淑人文章可以垂後觀其學術不墜家聲誠宜錄用始文正公塋洛陽自靖康之後道路阻絕者幾二百年

十餘年逮元至大己酉追思祖宗自吳詣洛展拜
墓下凡道途遠近風物異同皆形諸吟詠號詣洛
集
衛培字與深宋文節公涇之曾孫性端恪博通經史大
前代典故問無不知延祐七年郡府以培充貢龍
虎榜賦文不起草人謂有楊馬才知州王安貞聘
訓導州學號月山所著文十卷曰過耳集
孔淵字世陞孔子五十三代孫六世祖端越仕宋隨
高宗南渡至淵父之敬任通州監稅徙家崑東遂
爲崑山人延祐元年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多所
經畫遂攝學事其學行修治爲士林所宗號華野

子克讓亦有文行克世其業
郭翼字義仲號東郭生少從衛培遊篤學工詩尤邃
於易與俗寡合竟以訓導老於鄉校所著詩文曰
林外野言楊維禎嘗評其文以爲可方軌西京及
卒盧熊題其墓曰遷善先生
姚文奐字子章聰敏好學過目即成誦博涉經史縉
紳先生極推重辟浙東帥閫掾[illegible]公[illegible]旁午不廢
吟咏把酒論詩意氣豁如家有[illegible][illegible]齋野航亭自
號婁東生
國朝秦約字文仲父王見孝友約洪武初應召試愼
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束帛徵詣京

上疏陳言授溧陽教諭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
合在館閣不報後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
詩尤工所著有樵海集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
録詩話舊聞崇明志
項駕字叔馭博涉經史精於春秋尤攻詩文洪武初
以秀才舉擢禮部郎中調官廣東政治廉平有聲
於時
袁華字子英少穎悟不群讀書過目輙成誦考究經
史百氏號爲該博善詩章樂府楊鐵崖稱爲才子
洪武初爲郡學訓導所著有可傳集耕學稿
楊性字秉中博聞强記從楊鐵崖游才思敏贍超出

行輩人以小鐵呼之嘗構一亭扁曰草玄日[illegible]
觴詠其中若將終身洪武中由秀才舉授知邳州
事而卒
盧熊字公武父觀見隱逸熊元季爲吳縣學教諭洪
武初以故官追遣赴京毋卒竟歸復起爲工部照
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兗州知州爲政務愷
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凋弊適太師李
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能撫綏供億事集而人
不擾俄以簿録刑人家屬事坐累死熊博學工文
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
蝸幽憂石門清溪等集別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

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弟熙見政績子彭祖字長嬰
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事坐
累爲民彝徵詣行在以疾卒彭祖幼傳家學不事
藻飾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風
余溍字茂林少有雋才從殷奎陳潛夫學得
春秋之傳洪武初授承勑郎進通政司參議拜吏
部尚書煥爲人長者其家故鑷工既貴造里中人
家必拜其下云第稱余待詔兒勿云官人也又見
雜志
盧儒字爲已雎州同知熙之孫世以薦授中書舍人
博學能文善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

或請其文稿儒曰吾有腹稿耳一日 上命作靈
賦衆未就儒信筆成之所著曰乖齋稿
陳則字文度洪武七年應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轉
戶部侍郎左遷大同府同知陞知本府則未仕之
先僦屋授徒其教甚有法工於詩與高啓徐賁張
羽楊基輩爲倡和友嘗賦紫菊花詩一時傳誦以
爲絕唱人呼爲陳紫菊
史謹字公謹從昆陵倪瓚郡人高啓游博學好古工
詩畫甫冠從戍滇陽洪武末翰林學士王景薦其
才授應天府推官左遷湘陰丞後罷官僑居金陵
自號吳門野樵年七十餘卒所著有獨醉亭集

偶桓字武孟落魄不羈家於桃源涇日肆情於詩酒
倪瓚稱其詩有超乘挽轠之力所著有江雨軒集
醉吟録鳳臺吟嘯集洪武中應秀才舉爲荊門州
吏目罷職歸老于家卒年八十二
王資字之深性凝重文章學行爲名公所推許初任
武康訓導歷官翰林檢討有菊菴易齋集若干卷
夏昺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特妙由庶吉士改中
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特命書諸宮殿榜
遂 賜第宅免朝參眷顧極隆初昺字作昶 上
曰日豈可從傍宜加永上遂爲更定後遷考功主
事正統中出知瑞州入爲太常少卿進卿致仕昺

爲政平易居家孝友而風流文雅有高人之致詩
詞清麗尤工畫竹石彊名天下至於朝鮮日本諸
國皆以金購之兄昺見藝能
張泰字亨父本姓姚氏世爲崑山人曾祖瑞代晉陵
張某戍太倉衛遂冒其姓泰生而秀穎書過目輒
成誦性豪邁凡時輩日夜兀兀抄讀陳腐文字頗
鄙笑之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名隱隱出行輩中
遭父母喪服闋除檢討名聲籍甚四方之士願受
學焉久之陞修撰踰月得暴疾卒泰爲人坦率絕
去崖岸然憤世嫉邪特甚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
平之事激烈奮發爲之攘臂岸幘恬淡自守獨善

吟詩所著有滄洲集行於世

陸釴字鼎儀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同修　英廟實録遷修撰　孝廟在儲宮選侍講讀敷納詳懇禮度莊飭　孝廟毎屬目退而稱善陞右春坊右諭德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　經筵日講官以疾乞歸　詔給驛傳卒賜葬祭釴爲人端肅嚴重持守清介學究淵源爲文章周縝雍裕詩調卓絶平生憂世愛國未嘗一日忘懷所著有春雨堂稿春秋抄畧子爰以蔭授中書舍人嘗齎　詔江南并冊封　王府餽贐一切不受蓋不忝其父云

吳瑞字德徵博洽群書尤邃於易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主事陞工部郎中奉　勑總督河道嘗鑿龍杜湖左腹河以免覆溺功成而賦額尚存上疏乞蠲除之以疾請告尋致仕平生未嘗一日廢學杜門謝客惟文士有賢名者至則欵接論議咸極玄奧工古文辭求者戶屨恒滿所著有西溪集宦游居閒二稿子蘭由進士任監察御史

毛澄字憲清弘治癸丑　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學士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充　經筵官東宮講讀官與修　會典通鑑纂要　孝廟　武廟實録順天府鄉試主考一禮部會試同考二主考一

咸稱職業時　武廟南巡倡議諫止跪[illegible]諭釋都御史彭澤文致罪奸寧撼之弗爲動奏竄逆濠要請迎扈　今上入繼大統會衆推爲吏部尚書固辭乃止尋以病乞歸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官護送卒于道贈少保謚文簡澄持身貞靜立朝清謹所爲詩文多不存稿居鄉素行尤足重云

黃雲字應龍由歲貢任瑞州府學訓導致仕雲性度疎豁議論慷慨不能作依違軟美之態家貧好學博極群書熟於典故文宗坡老書法山谷皆爲時所重所著有用巖文集十卷行于世

顧潛字孔昭別號西巖祖怡見隱逸潛性端慤謹重而早慧能文年十九領鄉薦舉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上疏言馬政民情在京郵次安民八事又陳時政八事皆指切無所避忌嘗輯唐虞以來事可爲法者附以論斷爲書名曰稽古治要獻之提督京畿學校勵志作人矩範嚴凝訓接不倦士皆畏服正德改元復上戒逸欲屏佞幸數事不報逆瑾用事縉紳多趨附出其門潛獨守正不阿當道承瑾風旨遷馬湖知府既而罷之後以子夢圭貴封中憲大夫卒年六十有四平生貌如其心[illegible]敬朝夕觀省雖燕居以禮自持不[illegible]如也日坐一小閣手不釋卷

晚年涵養益邃探討益精所著有靜觀堂稿讀史
新知林下紀聞湖堧醉歌崑山誌王峯文獻錄惇
史夔林各若干卷

崑山人物志卷之三

崑山人物志卷之四

政績

龔宗元　郟亶子僑孫升卿附　孫載
顧庚　王圭　劉必成　陳昌世
盧熙　王遜子復孫日敏附　王震
虞祥　王永和　劉璉　沈訥
吳凱　陸容　王倬　吳愈
朱栻　張注　盛洪　周廣

宋龔宗元字會之其先邵武人祖慎儀仕南唐歙州刺史父識始徙居吳登端拱進士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以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使宗元幼穎悟絕人讀書虎丘寺天聖中擢進士主仁和簿以父疾乞便侍養調吳縣改建安尉藹有聲稱以薦章保任者二十有二召見擢大理評事知句容縣發擿姦伏政如神明楊紘持使節行部號爲深酷吏望風投劾去紘過縣竟不入或問其故紘曰龔君治民所至有聲吾往徒爲撓耳後徙居崑山黃姑里歷通判衢越二州官至都官員外郎謝事家居日以文酒爲樂宗元初官仁和知州范仲淹深加禮重稱其文溫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爲人謂曰君德業清修他日必爲公器愼勿因人以進洎登朝未嘗游公卿

門卒以清直淳厚號慶曆人材有文集十卷子程
見文學
郟亶字正夫自幼識度不凡登進士授睦州團練推
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會詔天下陳理財省費興
利除害之策亶上書陳蘇州水利王安石善之授
司農寺丞提舉興修兩浙水利民不爲便遂罷歸
治所居之西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陳之說爲圩
岸溝澮場圃俱用井田之制歲入甚厚圖狀以獻
且以明前法非苟然者復爲司農寺簿遷丞預修
本寺制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轉運判官元祐初入
爲大府丞出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卒有吳

門水利書四卷行于世亶子僑從王安石學甚有
詩名孫升卿由進士知常徽二州尤多惠政
孫載字積中曾祖漢英錢氏時爲崑山鎮防遏使遂
爲縣人父偁官至通議大夫發運大使載登進士
爲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嚴載獨與爭曲直
不肯詭隨守終薦之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爲
官屬乾祐縣令不肯奉行青苗法察訪使檄載按
之載言縣小民貧歲以黍博易爲生令無罪不當
按用薦者遷知德清縣以德化民不專任刑罰開
誘是非出於誠信訟有累年不決者得一言皆感
悟舍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載勸大家倍

糴得十五萬斛明年春米價翔踊載平直以糶全
活甚衆移考城縣一日巡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
上元夜掠近郭至期載張鐙設筵不禁夜盜叵測
遂遁去訖受代無復盜者神宗以載姓名付中書
除廣東常平觸暑行部以宣德郎通判陝州遷
廣東轉運判官除河北西路常平改知海沂二州
延聘名儒與之教士遷朝奉大夫知婺州除河東
轉運判官移淮西提點時號循吏大觀中以朝議
大夫致仕一日徧語洗櫳及嘗往來者不幾殁華
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載天資樂易長於吏治
好汲引士類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後多知名公卿

讀易善釋解五十卷從子察見節行
顏度字魯子兗國公五十三世孫以文章政事名一
時登紹興國學進士第歷海門簿臨海令有去思
乾道五年知長興縣遇事慈恕人不忍欺其聽訟
能於淳朴中時出智計以得其實聞者稱爲神明
一日某王自寧國入朝所次縣界皆以婦女挽縴
王怪問之皆云知縣顏佛子愛惜民力縱男子耕
種卒難召集恐累顏公故婦女悉當其役洎入對
孝宗問卿治郡得人乎即以度對未幾召拜監察
御史遷軍器監司農宗正太常少卿權工部侍郎
直寶文閣江東福建運副知湖州江東京西運副

以秘閣修撰提舉冲祐觀卒年七十五度與朱熹
友善孝宗謂度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因以如山自
號云
王圭字君玉范成大外孫世父邁本安吉人依妻家
以居遂爲崑人終通判太平州圭幼孤忍貧力學
孝於其毋初主松陽簿以才幹陞爲令講行經界
版繪其式行于天下淳祐八年以監行在諸司糧
料院出知常州屢蒙陞賞以職事修舉轉朝奉大
夫入爲司封郎官終朝散大夫其居官廉家無餘
貲死無以歛有文集十卷子敏學强學以廕補官
皆以廉謹聞
劉必成字與謀其先自福安来居崑山之溢浦必成
少游國學嘉熙初七士同扣閽極言時事必成實
爲之倡是年七士俱預計偕而必成爲武舉觧元
明年遂魁天下復中鎖廳蓋以文武全才自負也
甞兩入閤輪對慷慨言邊事上深褒美次日宣諭
宰執曰必成所言極好後皆行之歷知潯州卒官
湖南安撫副使有三分詩藁
陳昌世父振見孝友昌世以文名無優吏事仕大府
丞知信州以最聞擢吏部郎中召見理宗有一廉
可喜之褒後知瑞州有善政遷朝散大夫中年絶
欲自奉極薄號澹菴居官所至有遺愛皆以節用
愛人爲本家無餘粟毋貴糴損直以濟民鄉里德
之子師尹魁鄉薦明復通判慶元府
國朝盧熙字公暨洪武初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
兵革甫定歲復荐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
攝行守事適御史啣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
近千人徼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甞隷尺籍者數
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
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
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
獨有同知在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
不能奪後卒於官貧不能歸葬官爲具殮喪行吏
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郤雖田夫野
老亦爲私服一月熙爲人雅飭信厚博涉經史亦
善筆札其在官時兄兖州太守能寄以詩曰𥁞盥
清憂穆鐵石古心存熙實無愧於是云子允頼見
隱逸
王遜字謙伯洪武乙丑進士授上高縣丞坐詿誤帶
罪殺賊有功且涖事明敏剖决如流遂召入朝糾
儀拜監察御史爲人剛毅峭直飭廉隅謹繩墨憲
度肅然雖居家不少縱或曰君嚴自治耶遜曰吾
讀書求道矧已不治安能治人彈擊諫諍無所忌
諱時稱真御史一夕於便殿召至榻前問曰月光

直入朕臥內當擬何律治之對曰夜無故入人家
上大悅其穎敏類如此卒年三十二子復字從道
亦以進士授南京行人司司副遷南道監察御史
獨持風裁貴戚斂手以避僉謂有父風復子曰敏
字仁功由貢授石門訓導嚴條約立程課格以禮
義士始知向學輿行秩滿即請致仕拂衣東歸安
貧守志平居冠服儼然持論剛正門人虞臣銘其
墓稱為篤行君子云

王震字子東宋叅政綸九世孫父祖卿洪武初為衢
人夷山堙谷設施為多震膺秀才舉除益都令歲
饑開倉賑乏民賴以全活後陞德州同知僧寺有

佛像能言人禍福遠近祈祭不絶震至携酒餌往
與之飲良久震命左右取醉狐狸來及暮寺後草
中果有狐酣睡遂獲以獻震使縛而懸諸楄翌日
狐醒丐命震曰王法左道惑民者有常刑狐哀告
曰法雖然狐未嘗害物願公察之乃舍之後不復
作

虞祥字仲禎永樂辛卯領鄉薦授金華府學訓導上
虞教諭選授禮科給事中陞掌科事京城有黠僧
造佛廬踰度祥特奏毀之置僧于法尋陞通政司
左叅議進戸部右侍郎改兵部巡視畿甸民賴以
安祥為人謹飭務持大體自校官至大臣所在咸

著聲績[illegible]臣各有傳

王永和字用節生有神異讀書日記千言永樂甲午
中鄉試授饒州府學訓導饒學大成殿圮有志修
[illegible]永和毅然曰里巷孺子始就外傳猶
知[illegible]為[illegible]王發身私第而反不知本
[illegible]秩滿陞[illegible]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遇事敢言指揮
馬順阿[illegible]倖上疏劾其罪奉勅閱視江右財賦
綜著聲績[illegible]使王府見中官褻傲即糾正之陞都
給事中工部右侍郎時方營建　宮殿及諸司廨
署役煩政殷處之裕如淮右旱蝗又命巡撫與華
利病歲則大稔河決于外瀆而東流徐呂二洪水

涸妨漕運特命治理在淮揚時遇水患即具奏省
徭役蠲逋負全活甚衆正統己巳罹土木之難贈
工部尚書永和器宇宏廓威儀整肅博學強記
為詩文清麗條暢有集若干卷子汝霖官至河南
布政

劉璉字廷璉永樂十年進士任監察御史陞山東叅
政洪熙元年叅贊宣府軍務宣德十年總督邊儲
陞戸部侍郎仍[illegible]撫[illegible]降　勅獎有秉公正
之心勵廉[illegible]詳明夙夜無懈之語璉公
勤廉謹人不敢干以私在邊二十八年終始如一
雖[illegible]持不[illegible]要武夫[illegible]璉之名靡不懾

服正統己巳之變璉在宣府區畫周詳先事有備嬰城固守卒以保全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備悉依璉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即其地葬焉天順三年葉文莊公盛奏璉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遣官　諭祭還葬崑山

沈訥字文敏父方見隱逸訥以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雜駁詳允門無私謁擢福建按察僉事督松溪銀冶正額外不求羨餘出入瘴癘弗憚勞苦而一方之人多利賴之慶元盜起遁入松溪訥以計擒之得不滋蔓洞蠻復反訥首挫其鋒渠魁就縛尚書孫原貞時鎮閩中[illegible]其功且數[illegible]訥以質時政遷副使歲餘卒于官柩還之日闔[illegible]悲號擗踊遮道不能行訥爲人穎敏絶倫志尚高潔弗可其意者視之漠如也爲文章必貴己出同時作者鮮當其意所著有免園遺册下里餘音

吳凱字相虞父早亡遺腹生凱能力學養母里胥召之役即詣縣自陳有母不能遠離竊有志於學縣令芮沖異其言立遣就學後充貢京師中順天府鄉試授刑部主事改行在雲南司再改禮部主客司並號繁劇皆優爲之以母老乞歸遂致仕凱精敏有治劇才平生以禮自律言行不苟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家居四十年非公事不至公府都御史李秉上疏薦之謂凱器識不凡達大體可用不報葉文莊嘗曰鄉里作官前輩當法吳夫後輩當法蘊章蘊章謂孫瑱也子愈別有傳

陸容字文量任兵部職方主事陳馬政切於民患者四事下所司行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封事日或三四上連楮疾書常至夜分或達旦海賊劉通聚徒流劫議發京軍勦之容謂通無大謀若許以不死可一朝而定通卒就招有欲加兵安南者容力言其不可事遂寢有求爲金齒[illegible]衛參將者一巨璫傳　上意容力爭之而止錦衣百戶韋瑛掩捕鄉民十餘械繫京師告變容知其詐遂上疏請部法司鞫之瑛果坐誅而原諸被繫者官校以捕妖言陞官例得世襲奸人往往陷愚民於非辜容請罷其襲封由是漸息改武選有武臣依權要乞陞都督已得旨容言都督體勢甚重不宜任無功疏凡兩上卒奪其所授已而復極論八事當路者不悅竟出爲浙江參政容益悉心政事振作士類表章先賢凡不在祀典者悉撤毀之尋以讒罷歸絶跡不涉府縣性剛方正大不喜詭隨故卒爲時所嫉平居無他好惟聚書數千卷爲文務本道理而尤貴適用奏議務明切不爲虛辭所著有式齋浙藩歸田三稿及太倉志水利集等

之風焉父宦憲肅然注能左右色養處其豐腆務
以悅親爲事人不知其貧也由歲貢歷宜春潮陽
二學訓導居潮五年以誠感人士俗丕變既謝政
而還潮人立生祠奉之士林以爲美談卒年八十
七

盛洪字思禹布政使顒之曾孫凝重頴敏淬礪于學
登歲聯登甲科授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被
簡命出按大獄事涉中貴執法不回然用心平恕
毎語人曰刑官當於死中求生不當於生中求死
人以爲至論陞廣東海道副使釐伯弊嚴條約先
是通番買港之徒夤緣假藉騷擾驛傳至是屏絕

市舶中官利通私貨以黃金百斤暮夜饋之堅拒
不納禁戢益嚴由是怨謗沸騰終不爲動嘗斬捕
海賊千人又上章論通番奸弊及保安事宜悉見
嘉納遷例致仕歸尋以海道前功檄召補廣參于
道超擢山東按察使已不及矣洪歷任中外二十
餘年不殖厚產所居蕭然君子以爲難

周廣字充之少孤貧勵志篤學不舍晝夜舉進士授
莆田知縣中官鎮守閩中凡守令初至必持重賄
謁之廣獨徒手直入及下車廉公自勅不發私書
不受請謁訪民利病以次興革政知吉水政聲藉
甚召爲試御史方踰兩月即抗疏論斥番僧遂忤

人重國本嚴軍令四事且言錢寧本宦豎蒼頭顯
濫恩渥撓亂國法輕蔑王章死有餘罪貶懷遠驛
丞時寧久執國柄氣焰薰灼聞之大恚陰使人遮
刺之乃變服間道得脫抵任總戎遺之金不受雖
犯其怒終不少貶移知建昌縣逆濠遣使肆行誅
求悉禁不與俄假公便歸崑不出寧懷舊憾冊詔
竹寨驛丞自搆草舍以居日與門生講學意豁如
也寧伏誅陞江西按察僉事斥貪吏疏滯囚去淫
祠放尼姑發倉賑饑轉兵備副使尋改提學考校
諸士先行檢而後文藝陞福建按察使鎮守織造
中官皆知斂戢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有不便其

所爲者援裁革例罷歸起爲南京刑部侍郎歲餘
卒廣動止凝重廉隅峻潔落落寡交性且剛直動
與時忤雖遭讒譏訕笑弗顧也詩文古淡自成一
家言有集九卷藏於家塾

崑山人物志卷之四

崑山人物志卷之五

隱逸

史德義　陶峴　龔昱　王僖
范良遂　盧觀　俞日強　李季高
文質　顧權　顧瑛　金至善
張師賢　馬磬　易恒　呂誠
盧允楨　王明善　范能　龔詡
鄭玉　沈方　沈愚　沈魯
孫俊　朱璲子旻附　虞震
朱夏附子文　顧恂　周恭

唐史德義咸寧初隱居虎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京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佳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貞恪譙冲彰於里閈孝友表于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眷梠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貯特宜優奬委以諫曹可授諫議大夫後以朝散大夫放歸丘壑

陶峴者晉徵士淵明之後也其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擇不欺者悉付以家事乃遍遊江湖往往數年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辯名字洞曉八

音撰樂録八章以定其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堅巧一以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客有孟彦深孟雲卿焦遂各置僕妾共載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佳山水必窮其勝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延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召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素慕謝康樂之爲人浪迹三十餘年又遊襄陽西塞歸老于吳

宋龔昱字立道父明之見孝友昱少游李侍御衡之門蔚有文學安貧樂道鄉人稱爲龔山長所居曰棲閒堂陸游劉過皆爲賦詩嘗編樂菴語錄崑山雜詠行于世

王僖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日遊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爲法從孫葆自幼知讀書乃學正之訓也生平無子王氏舉族祀之不絶

范良遂材名之傳字次卿卜築崑山之車塘放情山水不慕榮利長於歌詩兄之柔雖浸貴視之泊如也自號墨莊居士有詩集十卷官承務郎子慶家通判建康府

元盧觀字彦達其先武寧人五世祖來平江徙居崑山祖鎰工詞賦父有常以隱約終觀自少穎悟刻

志於學記問該博見道分明客遊江淮間名卿鉅
人多欲薦舉之者觀力辭之隱居教授接人弗以
貴賤異或妄以非理加之怡然不與較曲直其人
慚謝待之如初平居事親盡孝勇於爲義暮年得
壓瘋疾循手不釋卷吟哦諷詠唱道真凡經史
禮樂百氏之書下至卜筮醫方小說多細書成帙
樂而不厭勉其子孫以詩書修行既卒門人私謚
曰爽老先生所著有易集圖詩集詩草梨軒文稿
樂府聲調集總若干卷二子能熙各有傳
俞日強字伯強其先福之古田人父與可號蘂溪先
生來居崑山日強篤志於學淹貫經史奉母以孝
聞號淵默叟有文集行于世
李季高號蓉月性慎謹傳洽群書同衛培以隱德老
于林下郭翼仲謂二人者儒碩德與章老成皆表
表楷模師儒之宗也所著有蓉月集又見雜志
文質字古隱居婁江之上自號鴈門叟學行卓然詞
章奇放嘗與楊廉夫挑梅花燈夜行廉夫命賦一
詩即口占云五出寒花六出分一枝挑月照黃昏
歸來踏遍橫斜影吹落東風不見痕爲廉夫所稱
年九十六以終同邑中若儒處觀趙天祐衛館盛
德瑞沈天與并質六人有司月給廩膳焉
顧權字伯衡[illegible]源人父達卿始入吳[illegible]人

初達卿與雲峯胡先生同里閈心敬慕之期有子
當使爲士及生權見其端重岐嶷鋭意教督之稍
長敏力學業不以祁寒盛暑少輟博習群書究
心于易隱居教授不事矜飾喜哦詩酌酒恒頹然
自放然與人交際久益恭謹中年刻意爲文章有
古作者矩度雖一字未嘗不爲苟且其志亦欲以
是少見於世遭時喪亂竟窮而死知州俠徯斯爲
營葬具從馬鞍山之北萃其故舊門人相與私謚
曰靜夷先生
顧瑛字仲瑛别名輝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
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翫築别業爲
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酌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
之士若張翥楊維楨柯九思李孝光與凡一時名
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
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
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
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
於嘉興之合溪號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
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君說少年豪俠處五
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
著詩曰玉山璞稿
金王善字伯明居澱湖之陽修德樂施老而益力于

情誼相契即與觴咏竟日翛然有塵外之趣然識禮度醉後益莊不少放縱讀書務採義理尤喜譚史於歷代世次年月人物姓氏問之歷歷指陳不遺詩喜杜工部醫精女科求治者戶外屨恒滿學行表於一鄉人稱曰雙松先生子文康見節行

沈方字孟舟號趣菴家世業醫父貞別有傳方清修好學積書數千卷皆親點校樂談性理惡聞老釋酷好陶靖節詩喜法書名畫視世務澹如也嘗遊京師楊文定公甚加禮重及卒爲表其墓子愚晉訥各有傳

沈愚字通理號倥侗方之長子博涉百氏以詩鳴吳

下清美圓熟尤長於古風與劉溥諸名人稱十才子所著有篔籟集二十卷吳歈集五卷並行草曉音律詩餘樂府傳播人口或勸之仕則曰吾非籠絡中物既不能與世軒輊徒勞奔走塵務耳於是斂跡不出業醫授徒以終其身嘗高宋劉龍洲行誼作詩歌弔之又輯其遺文爲懷賢錄且言於有司復其墓域子儀鄉貢進士尤以文學著名

沈魯字誠學嘗應試鄉闈以被髮跣足爲恥旋即棄去專工古學爲文奇麗閎博一時稱爲作者凡大家貴族碑板之製多出其手制行修潔居家孝友篤倫理重風教以春秋指授學者人稱謂必曰玄谷先生巡撫周公忱下車問政兄太守鍾贈之金力辭不受人益高之所著有經制權畧人倫師表坐道論老成集等書

孫俊字叔英家於澱湖之陽父志德號映雪翁俊讀書尚友尤工於詩嘗從范仲能游性敦朴不慕聲利晩別築草堂於磧溪之南日與二三鄉老觴詠其間自號南溪遯叟所著有南溪草堂集葉文莊公爲之序

朱璲字廷儀開門授徒且教且讀自負剛氣向人不能作側媚語有求主以圖進取者嘆曰士可求主哉君子進以禮退以義禮義人之大閑舍禮而進

吾甚恥也弟子前後相從者千餘人相稱謂必曰素菴先生子旻重厚端直由鄉舉任昌平教諭嘗上疏言臣聞關獵近郊其徒兆戒驚動陵寢　祖宗在天之靈其能安乎即爲罷獵聞者壯之孫栻別有傳栻與旻雖各以經術進身然其家學淵源寔出於璲云

虞震字啓東父梓見政績震性剛介父卒貧無遺貲震僦屋以養母當道欲薦之以親老辭母卒居喪盡禮讀書工詩自漢以下詩人辯其體製工拙悉當其所作務關風教見時事乖謬輒譏刺之家有遺書手自勘校雖老兩眼摩挲亦無一日離書案

間所著有常春稿江湖小稿㯶菴暇筆旅寓雜抄數十卷子臣見節行

朱夏字日南父求安別有傳夏性重厚謹嚴不妄交際以家世業儒刻志勵行思繼前人甘於韋布不求仕進喜作詩尤精書法負氣尚節有祖父風家藏法書名畫及先世手澤多所散失悉心力購完之爲家乘十卷富室爭延致于塾師範卓然鄉邑以爲儀表吳文定公表其墓曰清修隱德之碣且云時人漫稱隱士名實不副惟日南無愧云子文由進士任監察御史方嚴整肅勵志行飭風紀仕終按察副使

顧恂字惟誠世居邑西雍里爲人和厚謹飭與物無忤與夏太常沈徵僩爲忘年交倡和成卷痛母蚤世不逮養觸事賦詩曰未思録所著有鶴峯吟藁數卷藏于家花朝月夕率多製作温柔典則類其人焉家居以忠孝勤儉訓子孫鄉里後生閒脩身之要必諄諄告之以善月與縉紳耆老爲會談棊酌酒視勢利澹如也縣舉鄉飲非禮意懇至亦不輕造卒年八十有八

周棐字寅之號梅花主人爲詩古雅典則絶無輕浮綺麗之習平生甘貧養晦惟授徒市藥以給俯仰時與高人逸士談論今古切切以士風民俗爲念聞有不惜名檢者輒唾之縣令重其爲人親書鹿門二字以扁其居所著有桃流集醫說醫史卜史事親須知西浜叢語等書藏于家惟八哀詩行於世吳文定公爲題其後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五

崑山人物志卷之六

孝友

馬友直　龔明之　周津　曹椿年
陳振　衛時敏　秦玉　瞿信
殷璧弟寶附　范崇文　陸安　俞敬
范廷琢弟廷瑞附　梁棟弟霖附　梁昱子紈附
支琮　徐任

宋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國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防遏使因家焉後世止稱馬氏聚族居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稱兄弟六人皆力田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太學元符二

年薦春官與李廌游廌賢其人以兄子妻之宣和水災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奉親徙邑中僦屋以居躬治薪水母子晏如也唐煇王葆咸愛重之建炎二年以累舉主武康簿監南嶽廟卒孫先覺見文學

龔明之字熙仲祖母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夜禱于天乞減己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後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貧無以歸葬或使族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毋伐一木什明之輒號慟嚮震林谷更買松萬株補植墓上一姪女二甥女俱幼孤明之養于家授徒數年積錢帛爲資送之具皆得所歸紹興中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平生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入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監潭州南嶽廟已而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衆所師法

而窮居在下先是慶壽赦文內孝行節誼著於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與仁傑曰公試與丞相熟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良臣爲之竦然果得旨超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目爲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撰中吳紀聞三卷子昱見隱逸

周津字嗣賦端平嘉熙中郡府兩舉待補進士性人

直好施予作興洪浚井渠人高其義父天驥有疾
津刲股以療或以義喻之津曰父母遺體豈宜毀
傷然因所與者遂以奉之詎爲過邪津亦以壽終
曹椿年邑之里人也母病革椿年刲股療之事聞借
補承信郎寶佑三年縣令胡榮爲立孝感坊又有
崇孝子亦以刲股救母縣令謝公應爲立旌孝坊
又有張孝子者皆同縣人
陳振字震亨古靈先生襄之後父遵出贅李衙女因
家崑山遵死振幼貧無以葬得地圓明村卜者云
不利長子振曰使親藏得寧或不宜於振二弟尚
可主祭遂葬焉天性至孝以祿不逮養刻木爲親
像一飯必祭急義樂善好汲引後進有過失必規
正之爲文簡徤高雅無宋季陋習有止安集五十
卷好楷書有歐虞氣骨官至太府寺丞知永瑞二
州以朝議大夫致仕卒贈通議大夫養子昌世別
有傳
衛時敏與其弟季敏友愛甚篤三世同居寧宗御書
友順堂扁賜之季敏子涇見名賢
元秦玉字德卿其先居崇明父庚從方蛟峯學隱德
不仕徙婁東家焉玉早孤即能自立不群刻志苦
學母顧氏織紝以供其費既長博通諸經尤邃於
詩不求仕進授徒講學二十餘年天性孝友事母

與兄無違禮事無大小悉禀而行母有疾湯藥必
親嘗藥旬不解帶母卒哀泣至血終喪不沐浴不
鹽醋隣居失火熾甚家人各奔散玉獨憑棺號呼
火遽自滅人稱孝感所著有詩經纂例大學中庸
探說宋三朝摘要齋居雜録并詩文若干卷卒門
人私謚曰孝友先生子約見文學
瞿信字實夫自幼嗜學善持論平居整暇無疾聲遽
色未嘗談人過惡朝夕食必男女異席衣冠非燕
寢不去兄智字膺夫風流儒雅師表一時信與兄
宦四方代養二親備極誠孝家雖貧恒忻忻焉兄
卒撫兒女數人信教養婚姻一如已子至正間盜
寇作信負母避寇青龍海上築室扁曰閒野雖居
隱約客嘗滿坐南臺御史李烈舉信孝廉不應卒
子度好學有文采
國朝殷璧字孝連兄弟三人長奎季篔洪武初奎任
咸陽縣學教諭卒于官璧不忍其兄槀葬與弟謀
曰母老吾弟宜朝夕奉養不可違左右吾當往迎
兄柩遂間關數千里扶舁以歸附葬祖壠時人高
其行爲畫歸柩圖及爲文以表之篔字孝揚篤學
好禮與奎齊名仕終太平府推官
范從文字復之文正公十二世孫六世祖之柔見節
行父原良任潮州推官客死藁葬從文方弱冠偏

匐至潮求擯不得日夜號泣俄大雨潰封得函骨以歸人稱孝感洪武中以國子生奉使稱　旨擢監察御史改戸部主事奏免株連盜倉罪百餘人俄爲同官所陷得罪且死呼曰幸以先祖赦宥　上問祖爲誰曰范仲淹　上曰得非先憂後樂者邪於是末减謫役莊浪頃復追戍金齒求樂初以薦起爲金華訓導歷東安金鄉三學致仕歸年八十餘而卒所著小學章詁宗譔補遺復齋集若干卷又見雜志

陸安天資純雅父徳甫好客客至必館穀之客有坐事者辭干徳甫洪武初法嚴有司擬徳甫當連坐棄市安即與兄求訣抵京大書代父典刑四字于布袍伏闕哀請許之臨刑之日從容就刃觀者感泣下稱嘆時方年二十一妻鏞氏別有傳

俞敬字用禮髫齔喪父母爲張氏養于張頗厲之張母孫曲爲庇護愛如己出敬事之亦如親母後孫遘危疾醫藥不能起敬特籲天刲左脇割肝和糜以進疾尋瘳既而復作又刲左臂肉食之疾又愈里人上其事　太宗以其孝誠格天深嘉賞之詔旌其門仍擢爲尚寶司丞洪熈元年陞少卿復俞姓貤封其所生父如其官正統六年陞卿卒

范廷珎字惟中父彦良督徳夙望表于一鄉廷珎與其弟廷琪夙承家學以孝友見稱洪武中里中子坐不法事連彦良禍不測廷珎率其弟詣官陳白願以身代父死詞意懇惻百折無少屈官爲之感動遂得兄弟俱隸戎籍於河間廷珎素善醫無論貴富賤貧召之即往疾未愈不歸且未始萌一毫貨報心晩年學極該洽喜吟咏字法歐陽尤長於齋閣題署求者踵接年九十餘猶日作數十紙弗厭也葉文莊爲傳其事

洪棟父孟鏞任館陶主簿以第六子鎬爲人贅婿母憐其幼嚙其背流血而別孟鏞既卒棟思鎬不置徒步至館陶則已失鎬所在矣棟求之數年不得一日以事至松江寓東禪寺有僧肩雨尖湜棟疑而問之即鎬也馳歸載其母往爲驗背所嚙痕具在抱持大哭遂携而歸又邑庠生甘霖父病革指孽子寀謂霖曰是吾所鍾愛汝善視之寀出遊市中爲盜潛掠以去霖在大學聞之驚哀無措百方覔之弗獲也後謁選至京師忽遇寀爲富家奴霖即具金求贖主弗許乃奔告達官諭以大義由是兄弟復完葉文莊特爲文以表之棟子昱

梁昱字文輝端厚凝重無疾言遽色性至孝新娶三日遭父喪遂不入寢舍苫塊三年卻酒肉弗御除喪應舉吏部尚書魏驥特往候之咨嗟良久提學

御史孫鼎嘗贈以詩有孝著崑山第一人之句後領鄉薦任平定州知州以平易得民覈徭賦白疑獄風厲學校弭盜興農惠政甚多未幾卒於官柩歸之日州民哭而送者千餘人盂羹瓦飯相望數里可以觀其政矣葉文莊公誌其墓以循吏稱之子紘字尚素由鄉舉累官漳州通判泉州同知愷悌清勤郡下曰冠民爲立石頌德致仕鄉居檢身治家克循矩度誠不忝爲世族云

文琮字敬將爲庠生時家貧事母甚孝每冬寒母不能寐盡以已衣覆之自暖其足有郡倅素慕其人晨往候焉良久不出迎倅怪問故乃知其以青布袍覆母恐驚動不敢啓耳且貧無他袍竟以便服出見倅歎息而去周文襄公時撫吳中嘗厚恤之仕終南京留守衛經歷

徐任字惟用世家婁東父彥輝宣德中歿于京邸任扶櫬還晝夜號泣繼以血母楊氏疾每夕稽顙北辰求代疾轉加熾復割左股三次作糜以進疾遂瘳

崑山人物志卷之六

崑山人物志卷之七

列女

龔氏　王氏　茅氏　張氏　謝氏
薛氏　李氏　陳氏　鍾氏　金氏
錢氏　沈氏　顧氏　曹氏　許氏
鄭氏　黃氏　錢氏　朱氏　陸氏
吳氏　王氏　夏氏　龔氏　周氏
龔氏　胡氏　楊氏　張氏　陸氏

宋李慶道妻龔氏都官員外郎宗元女也有文學讀書通大義賦詩作字皆過人晚年自名曰守安慶道年高而宦不達龔能安之二子抗援篤學有文皆龔所親教云

王氏監察御史葆之女以夫周必大貴累封益國夫人自少敏慧高潔女工儒業下至書筭無不洞曉然非所好惟以孝謹靜順爲心祖母史耄期臥疾喜怒不常左右莫敢近夫人晝夜奉湯藥不憚勞苦獨得懽心初歸必大官微祿薄善能節損追居館職相與商論古今手抄經史課兒讀書毋至丙夜與必大相待如賓居家勉以睦族無競當官則勸盡瘁國事勿恤其私常言富貴非吾所欲若得歸隱林泉世務不入乎耳是吾心也其識見明達如此

元節婦茅氏都水監朱虎之妻也虎坐事籍其家交
録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沒屬官醫提點師旦茅
氏誓不失身與二子衣裾連結晝夜抱持號泣不
食者數日師旦以勢臨之終不能奪虎故人王大
卿等合錢贖回寓於永安尼寺悲憂成疾卒時年
三十餘有司上其事詔旌表之仍録付史館知州
偰傒斯復爲立石墓上
周烈婦張氏父爲百夫長謀刺其帥事泄夷其家父
母及夫皆死次縛周于武陵橋將斬之時年十七
而美帥之子悅焉語之曰能從我活汝周怒曰豈
有父母及夫皆死而我獨生者乎帥子又曰苟從
我當葬若父母與夫周益怒曰我惟知死耳他無
望也帥子拔佩刀磨其頸曰汝不從斷汝首啖汝
肉矣厲聲罵曰不義賊乃欲污我邪顧所親曰我
有白金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矣附葬於夫側帥
子憤而殺之至正十六年也
國朝謝烈婦沈度[illegible]妻也年二十八孀居將終喪至
正壬辰方谷珍剽掠女婦甚衆與謝度其必不可
免自謀曰可去家遠吾不能[illegible]水以全節苟得全
吾志可矣因積薪縱火自焚[illegible]
薛氏者市人鍛工之女嫁[illegible]洪武初[illegible]坐
法當送京師薛氏時年二[illegible]莫能[illegible]

將行押卒見而悅之謂邵曰若欲生致都下吾使
事我否則從死矣邵懼曰如命乃密呼婦語故婦
曰吾身潔汚君不得而主矣佯應曰諾乃盛備酒
餚飲邵至暮醉遂自縊於粉閣中隣里爲葬之今塚
在西[illegible]村彭氏菜園內即當時粉閣也鄭進士
文康爲作傳以表之
李氏名惠水得之妻也性貞靜不妄言笑年十九而
嫁二載而夫亡矣死不貳鄉里爭聘者十數不爲
動或勸曰汝年少無子老將何依李曰夫死無子
命也遂自經其兄覺之奔救得不死後無敢再議
者洪武十年兄以事繫獄李當連坐任事者曰若
適人則可全李忿曰吾不以危難棄禮義雖受萬
死無悔上官高其行以 聞得護送還鄉于時家
業已沒於官節婦依所親僦屋寄居紡績縫紉以
自給又食其兄子之孤女三人國子學録陳潛夫
傳其事
陳氏小民陳演女嫁黄福安未期而福安卒將殯陳
携孤撫棺哭之哀甚至夜遂經死
孝子陸安妻鍾氏與安婚纔浹旬值安父德甫以事
逮至京師議大辟安謂鍾曰吾不忍吾父死吾將
代之汝非適人當以一麥飯致吾墓而去鍾曰吾
有以處此矣後德甫持安骨歸鍾抱骨哭盡哀即

入室自經死

潘紹宗妻金氏諱曾紹宗既病每夜焚香露祈北辰求代卒不起金氏恐招侮即屏膏沐有古貞婦風節里人欲謀狀其行以表厥里居金氏聞而止之曰不可 朝廷著令二十九得聞三十不得聞也里人曰降一歲在我無難誰能考者金氏曰此非吾心所敢安也遂寢不舉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胡原妻錢氏幼讀孝經知大義洪武末原戍雲南遞竄事覺坐棄市錢與訣曰君萬里歸爲妾耳今君死妾何獨生至夜分抱乳兒泣曰吾不能保汝矣遂自縊年二十八袁華爲傳

沈氏邑人鄒麟妻年二十適麟洪武中麟歿于陣沈矢死不貳志績絍自給麟嫗或諷其青年無子可更爲身計輒泫然垂涕指所居室曰必死於此無他事矣會夫家廢父母家亦甚貧不能自存而夭里閈惜之

顧氏女父母早亡鞠於叔父初許嫁王氏未醮而夫亡叔父復許嫁徐氏擇日畢禮強之行不得已乃以帛纏束其體牢不可解至則謂徐曰吾非汝家婦乃故王郎妻也堅拒不成禮徐亦義之不忍強至夕遂縊死

唐士則妻曹氏前有子在襁褓內士則商死鄱陽湖曹寡居四十餘年舅目眚姑寢疾扶持保養無少怠處喪葬皆以禮人稱節孝淮海秦約爲之傳

許氏諱安世醫用衡之女年十八適士人蔣喆不二載夫歿歿後僅兩月始生一子曰明許時方二十即屏絕膏沐矢死不貳夙夜惟勤績紡以圖養姑父母欲奪其志見其自厲嚴切遂不復言卒撫孤成立前後二十餘年貞白之操始終無隙中書舍人盧儒序其事

鄭氏諱慶字宜君宋華原郡王居中十二世孫父壬别有傳宜君生長儒家端愼柔雅年十八歸邑庠生彭餘璋及朞而夫病再朞而夫卒宜君號哭抱持莫知所圖三日成斂滴漿不能言直呼曰天乎爾偕我往四日潛自沉死時正統癸亥十月十二日也年二十一有司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烈

黃氏名寧舉人鐸之女年十九適周瑄方二年瑄以劬學致疾卒家甚貧寧矢志不貳姑病痿十餘年不可舉動寧奉侍不倦百方求療終弗愈有老嫗謂寧曰我聞觀音大士願力甚大事之當得感應於是肖大士像晨夕百拜凡五年忽夢大士曰汝每九日扶姑起坐以七度爲止痿則愈矣寤姑病篤聲觸即死甚難之然不得已如其法扶起漸覺不難至第七度扶至大士像前爐香忽躍起踰案

而下正中姑腦有聲如雷由是步履如常邑之士
夫下逮庸儒咸稱孝感縣令羅汞年聞之遺米二
十斛資其養大僕少卿李應禎表其墓曰節孝

錢氏航東涇祝某妻二十六而祝卒自少至老瑩然
無玷端莊靜重壽考而終葉盛鄭文康同往拜之
鄭有詩曰畫船撾鼓渡江沙江上來尋節婦家莫
怪到門輕下拜要令田野辯龍蛇

朱氏諱端卿士人鄭友光妻鄭朱皆儒家其處室
閑女訓年十六歸友光友光卒即以節自誓事其
姑徐盡孝能順適其心姑以高壽終既老所守如
一日弘治間知縣楊子器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節

陸氏諱妙善邑民王佐妻年十七歸佐不數載夫亡
遂釋去華靡更日夜紡績以圖奉姑撫諸孤咸至
成立節操始終弗渝

吳氏縣吏沈濬妻濬病危時鄭宜君方死節一時鄉
人嘖嘖歎賞吳默有所感後一月濬死子方十歲
吳謂之曰吾不復撫汝矣及斂夫畢從容洗沐更
衣自經後濬纔五日年二十九龔詡有詩挽之

王氏名素湖涇農家女也年十四嫁里人朱佩越四
年而夫亡父母憫其早寡無子潜以適人王覺之
遂自經死

夏氏名妙清太常卿杲之女刑部主事盧瑛之妻也
盧夏皆世族素閑禮訓瑛卒時夏方年三十四奉
寡姑撫懷抱子不出門戶者垂五十年有司上其
事表其門閭後以壽終

龔氏諱貞進士張經妻也年二十七而經亡矢心秉
操奉姑教子孀居五十餘年皦然不滓子希賢以
學行稱[illegible]慈之訓也有司上其行旌其門曰貞節

周氏名淑貞縣學生楊洪妻洪累舉不第竟以疾卒
時周年二十九歲子幼然居貧縫紉紡績以糊其口
而志操愈堅皎然無疵君子稱其苦節

龔氏訓導諸敏妻幼有淑德不苟言笑年二十三歸
敏僅六年而敏死貧且無嗣人皆難之龔能甘澹
泊勤織紝以供[illegible]祀撫孤女咸有所托勞苦三十
餘年冰蘖之操始終不渝後以壽終

胡致霖女名淑寧年十九許嫁楊皓皓商於外十七
年不返淑寧不嫁巳而訃聞乃泣曰吾命矣夫於
是求者接踵父祖強之堅不從恪守志節以終其
身絕無纖纇

楊氏名德蘭平陽知縣楷之女生而端重肅然素風
少許嫁戴忠忠患疾日者云必得喜而後愈忠家
遂迎以歸值忠病劇弗克成婦未踰月而忠卒楊
氏年始十六安於夫家居常依寡姑頃刻不離毋
欲其還乃使人諷之曰汝與忠僅識面而未成禮

恐汝年少難保其終也楊氏即拔髮自誓竟不歸
寧歷三年姑病時疫家人畏莫敢近楊氏日奉湯
藥扶掖臥起因染疫而卒君子曰生於節死於孝
可謂貞婦矣

顧瓊妻張氏都事瞻之女也端重靜專慎舉止寡言
笑年十八歸瓊四年而寡即屏去膏沐教育子女
躬勤耕織以保門戶足跡不出外庭人亦罕見其
面孀居五十年終始一節鄉邦稱之

烈婦陸氏士人王士之妻也士祖理之見別傳士習
舉子業垂成而病既革謂其妻曰吾死汝將安歸
烈婦曰君即不幸吾自有所處必無他志以辱君
也士喜目遂瞑殯殮畢即不食以祈死家人勸諭
百方泣曰吾死誠不難第恐以棺衾累舅姑耳一
日防之稍懈即以楮幣焚柩前若有所禱遂閉戶
自經去其夫死纔七日年止二十有二烈婦寡言
謹行歸王氏三年人不聞其聲足不出於戶外蓋
柔婉之質也不虞其志節之厲如此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七

崑山人物志卷之八

藝能

毛松附子益　戴老　陸德潤　周仲高
朱玉　宋尹文　吳曆　朱珪
李簡　王時　王履　沈真
許律　董伯儒　許諶　陶浩
衛靖　范暹　朱定安　朱本安
夏昺　盧瑛　何順中　葛哲
張暈　屈礿　周號　吳瓛
周振譽　王理之項洪辰李元壽附　李德馨

宋毛松善畫花鳥四時之景子益乾道中畫院待詔
工翎毛花竹尤能渲㬠似欲飛鳴有黃鸝出谷御
塘柳燕等圖傳于世益子允升景定中畫院待詔
亦世其業

戴老學趙千里林木山水可追迹趙大亨世稱老戴
而逸其名

元陸德潤字仲德吳郡諸陸之裔也好陰陽星曆之
學客江西嘗得秘數益推極其說節節殊脉貫使不
背於理學者是之然頗自秘匿不輕以語人爲人
簡潔退然如無能者喜信義與人交久而益善

周仲高精天文地理之學遊四方廣山大川觀陰陽
之會徵休咎之符時方承平自錢塘來崑山曰天

下兵且起吾卜地莫如婁善遂居焉已而錢塘燬於兵而崑山無恙人皆韙之崑山自縣衙及官寺神宇相方定位卜日擇辰皆出仲高

朱玉字均璧善繪事聞佳山水每翛然獨往數千里不以爲難求嘉王振鵬在仁宗朝以界畫稱旨玉從之游得其技至順庚午奉中宮令金圖藏經佛像方不盈矩曲盡其狀而意態横生不束於繩墨人言振鵬蓋不之過清寧殿成特来召玉畫其壁值道阻弗果上竟老于家所居有虹月樓楊維禎爲之記孫顒顥克世其業

宋尹文字文璧父祐海道千戸尹文幼知向學去游

道故習用薦爲翰林檢閲官學琴於秋山徐氏得其雅正之趣大德間魯國長公主聞其名召至奏胡笳十八拍公主憮然曰其音悽惋有放妻離子之悲何其感人之深也後歸老於報本寺益精六壬遯甲之術推測人休咎多奇中云

吳睿字孟思自杭来居崑山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師吾衍得其書法四方来求書者日衆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月爲人外不爲物忤而内甚剛介所交多達官而絶無求薦進意至正十五年卒于崑山

朱珪字伯盛篤學好古嘗從吳睿師授書法凡三代以来金石刻辭靡不極意規倣又取宋王順伯元吾衍趙孟頫諸家印譜旁詢傳取纂爲凡例并吳睿等所書自製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若干卷又模吳睿所書爲字原表目一卷珪爲人清澹寡慾讀書十年不下樓五十不娶翛然有出塵之趣與永嘉李孝光清河張天雨平陽鄭東葉締文字交楊鐵崖爲撰方寸鐵誌倪雲林爲作靜喜亭詩皆傳於世

李簡字士廉本廬陵人来居崑山爲人端方清介文學優長好古尚雅喜爲詩尤通陰陽家學

王時字景南傳學好古精於篆隸章草用意深密凡

六書源委靡不擇究深爲廬能之所稱美

國朝王履字安道學醫於丹溪朱彦修遂盡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又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脱簡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今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内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辯議名曰溯洄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

篤志於學博極群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書
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
備洪武初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至
今好事家藏焉
沈真字士怡所操簡澹不事華飾業精於醫志在濟
人未嘗嗜利患傷寒難治因以仲景論爲主取李
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今凡論傷寒者集而爲
傳名曰傷寒會通吳下諸醫謂其補仲景之未備
事具盧儒所述行實子方見隱逸
許律字用韶元醫學教授矩之長子得世傳之秘凡
人疾所不能療者必之用韶求治一經診視其死

生如決著龜弟度用衡量用廣俱世其業
董伯儒與許用韶爲内外兄弟而醫之學同出於一
門伯儒淳質無僞脉藥甚精授本縣醫學訓科子
士源克世其業
許諶字元孚其先鷟江人隨宋南渡因家東婁少從
鄉先生王安道遊傳通儒書深造醫道自號婁愚
有詩文若干卷名野情集
陶浩字巨源少攻儒書爲許元孚贅婿因傳醫業能
數起奇疾遠近聞其名求療者日至素清儉有聲
士林鄉人至今稱名醫必曰巨源
衛靖字以嘉以能書薦授中書舍人直　文淵閣陞
禮部主事預修　宣廟實録成食五品俸靖謹厚
能詩所著有公餘清興集
范暹字啓東長善畫花鳥永樂中入畫院傳識有談論
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京師人稱葦齋先生
朱定安字士隆中書舍人吉之長子精楷法尤工古
篆得周伯琦筆法嘗積其書草瘞之名家塚葉文
莊公嘗云崑山衣冠舊族尚論文獻必推朱氏吾
所識者有士隆兄弟雖出處不同而其清修苦節
不墜家聲則同爲士大夫所重其爲名公推許如
此弟永安
朱永安字士常後以字行嘗從王文靖公汝玉遊傳

學工詩爲文專主性理又善真草書得晉人筆法
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惟古今書籍購蓄甚富所著
有尚志齋稿子夏別有傳
夏昺字孟暘太常卿昶兄精書法預修永樂大典初
授永寧縣丞被誣謫戍隆慶大學士楊榮薦書釋
典擢中書舍人昺性恬淡與人交恭敬辭遜不擇
便利善繪雲山嵐樹得意者不減米南宮高房山
致仕而卒
盧瑛字克修禮部主事彭祖之孫世性過敏博覽群
書工古文辭楷尤善篆所得舅氏夏太常筆意初
任刑部主事卒于官妻夏氏別有傳

崑山人物志卷之九

游寓

王綯　唐煇　張匯　樂備　鄭臨
陳宗召　劉過　敖陶孫　易十元子偉附
高騁遠　俞君登　王夢聲　顧信　趙璧
俞鈺　楊諗　盛德瑞　鄭東弟采附
陸仁　徐石麟　盛彧　夏迪
陳潛夫　王燊　盧昭　林鍾

宋王綯字唐公泰正懿王審琦五世孫也建炎初爲
御史中丞金虜入冦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能用
車駕南渡扈從至鎮江從容奏曰陳東以忠諫被

誅此其鄉里上即命賙其家官其子東宮初建綯
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三年拜參知政事明
年罷紹興三年出知越州及上幸越韓世忠邀擊
虜歸騎於楊子江綯議遣兵追襲與世忠夾擊之
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
老臣十字以賜之綯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
附及居政府每以禄不及親自奉甚薄不置第宅
晚寓崑山之薦嚴寺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寒
士天性仁孝賙卹婣族無所不至卒謚文恭綯平
居無他嗜好惟以讀書爲樂其文温潤典雅深於
理致有内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

卷論語解二十卷孝經解五卷群史編八十卷内
典畧録一百卷子陔

唐煇字子明郡人寓居崑山以文章名於時登政和
進士第紹興中爲諫官時盧知源知臨安府爲政
乖繆煇論罷之官至禮部侍郎弟燁字子光建炎
進士

張匯字朝宗其先濮州人洛陽耆英會有龍圖閣直
學士張燾即匯之祖也匯當南渡初五爲浙漕時
宰臣開督府分道遣兵詔匯隨軍應副不限以路
匯歷江淮歸浙建臺王峯因家焉嘗卿棘寺以刑
清特詔褒美後洊歷麾節終於中大夫直寶文閣

樂備字順之一字功成[illegible]海徙家崑山有學行名
能文章尤長於詩與范成大馬先覺結詩社官至
軍器監薄

鄭臨開封人華原郡王居中孫官至朝議大夫知廣
德與父億年俱僑居邑之通德坊時稱其家爲大
資府孫準見節行

陳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贅而居崑山登淳熙進
士第終禮部尚書三子貴謙秘閣脩撰康熙尚左
郎官貴誼慶元進士參知政事謚文定

劉過字改之號龍洲廬陵人也尚氣節喜飲酒高視
一世恒以功名自期長於談兵爲文章豪放英特

如登多景樓詩有中原在望莫登樓之句又有斗
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等詞至今膾炙人口
陳亮陸游辛棄疾皆折節與交周必大作相欲客
之門下不就嘗抗疏請光宗過宮屢與時宰陳恢
復方畧謂中原可一戰而取詞極剴切時故人潘
友文宰崑山延致之過雅志欲航海因客其所遂
娶婦而家焉既死無子友文與主簿趙希楙共出
私錢買地馬鞍山東葬之并祠於東齋之側陳止
安志其墓

敖陶孫字器之本長樂人僑居崑山登慶元進士官
奉議郎僉判泉州自號臞菴以詩名於時而後以
詩得罪於朝然詩益高名益重趙汝愚爲韓侂胄
所陷謫死敖挽之詩末句云九原若遇韓忠獻莫
說渠家後世孫

易千元珷翰字復之號達峯廬陵人世登咸淳進士
第爲平江常熟尉攝營崑山因家焉子偉字成大
號蕪山幼失怙恃負氣績學能自卓立既强仕困
於無貲即試吏平江再調嘉興三權浙省幕官率
職無怠後以從仕郎吉水州判官致仕居閒置散
惟以禮法繩子孫議論古今接朋友喜爲歌詩人
稱爲蕪山先生曾孫恒見隱逸

高驕遠字照菴通州人咸淳德祐間通判平江府自
城潰家亦散云執然一身浮游江湖後館于石[illegible]
衛參政涇家驕遠資稟秀朗學問該博尤精邵雍
之學嘗手裁竹爲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illegible]數細
微悉著晰嗜參同契研究甚力凡太乙六壬諸家
咸致其心

元俞君登字泰卿福州長樂人早孤母黃氏親授以
書宋季累徵不起晚年隱居于婁自號知止有定
稿中卒門人私謚曰貞節先生子焯字元明泰定
進士

王夢聲字應甫號古川其先嚴州人宋司諫縉之後
咸淳進士授迪功郎監[illegible]閣致仕後遷昆
山州儒學正因家湖川[illegible]之餘學官[illegible]
夢聲始至捐己貲爲繼營首殿堂而下鼎鼎一
新邦人稱之

顧信字善夫由崇明徙居崑山天德初爲浙江軍器
提舉讀書嗜學敦尚儒雅以能書稱從吳興趙文
敏公遊得其書必鐫于石嘗構亭扁曰墨妙晚年
號樂善處士

趙璧其先淮陽人宋觀文殿學士謚康靖槩之十世
孫也璧以經明行脩授崑山州儒學正遂家焉璧
四世孫國學生浩家藏趙氏世系圖并康靖告身
及張方平蘇子瞻所撰康靖父子神道碑文葉文

莊公題其後

俞銓字士平江西豐城人賦性明敏學識該博工詩文至正間爲江淛儒學提舉徙居太倉

楊譓字廡祥號東溪本浦城人徙居于婁與秦玉袁華爲友博學有才行不慕聲華專工著述有宋蒼龜録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字通辨諸書晩作崑山州志楊鐵崖爲之序

盛德瑞字祥父其先江陰人少孤鞠於祖母始冠從居崑山以周易教授閭里至正中聘入郡庠爲訓導歷事七年教授之績紀于學徒既而遯居田野遊心玄微與時消息著易辨五卷

鄭東字季明平陽人號杲齋寓于崑山天分絶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偶遂棄去大肆力於古文久之思如湧泉歐陽玄奇其材嘗薦之會病卒弟采字季亮性狷介因東客崑山來就東學未幾下筆爲文皆有矩度然剛毅忤物竟以坎壈終太史宋濂嘗序其聯璧集評東之文氣韻沉雄采之文規製峻整君子以爲知言

陸仁字良貴本河南人寓崑山明經好古文其詩清雋奇偉如弗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度黄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楷章草皆灑然可觀

徐石麟字仁孚浙之蘭溪人儀貌秀美性資明達至正間任崑山州判官斷疑獄興水利征科有法事集而民不擾久退休遂家崑山貧不自給不肯枉道而從[illegible]人卒葬崑山城南虞熊誌其墓稱其出處藹然古君子云

盛彧字季文世爲常熟人生於富室篤志力學工詩文值元季兵亂徙家崑山與楊維楨鄭東秦約文質陸仁輩游所著有歸胡岡集後坐累泊舟金山夜乘朗吟一律投筆而逝

夏迪字君啓吉安人元季方寇之亂以海道萬戶爲行軍經歷統兵至崑山　皇明革命遂托以王峯

山水之佳贅而居焉結屋讀書詩酒自適嘗自誌曰一舸江湖已十秋中原無復舊西周便應抱膝崑丘下肯負人間兒女羞其志節可尚矣卒年八十餘號樂道先生

國朝陳潛夫字振祖本錢唐人徙居崑山性端方善訓迪聲華甲於士林洪武六年爲邑庠訓導後陞國子監學正登其門者多成偉器著述甚多散佚無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某教授崑山彝遂留居於崑爲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不爲詭詞以逐時好後再徙嘉定坐累死

盧昭字伯融閩人寓居婁東父鈞華善於教子鄉黨以為楷式昭從明師學經史百家靡不探究長於詩所作皆有法度縉紳先生咸器重之洪武初為楊州教授

林鍾字仲鏞號松谷道人世居松江華亭學問該博善詩文洪武中辟為崑山縣儒學訓導因家焉後陞湖廣慈利知縣時峒獠爭雄鍾肩輿入峒喻以禍福遂相率從化永樂初擢吏部考功郎中拜山東布政司參政孔廟頹圮親督工葺之暇則擇孔氏子弟授以經史後以事累卒于官所著松谷集

崑山人物志卷之九

崑山人物志卷之十

雜志

吳陸遜初封華亭侯進封婁侯張昭張休俱封婁侯

宋范之柔初封崑山縣開國男加封開國子衛涇鄭準鄭深俱封開國男

晉穆帝皇后邑人何準女也準居邑之南村產后之夕群烏驚鳴明日大赦又鳴因名其地曰烏夜村

唐沈嗣宗邑人也大曆九年太原王綱為邑令建置學舍以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 出梁肅崑山學記

宋兵部郎中朱貫五世孫子榮徽欽時南奔渡江年甫六歲初抵瓜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以竹篋挂墮江津俄而舟至刑嗚子榮亦登岸舟人驚問之曰吾拊柁來衆皆歎異同渡僧允謙攜以至吳謁郡守賈青青故慶曆相魏公孫實與朱氏世契乃托居史元長家及長好學仕止朝奉郎直秘閣此崑山朱氏之始也又汴人龔璹以殿中侍御史扈從高宗南渡道經崑山真義折銀杏一株插地祝曰若此枝得活吾於是居其枝長茂遂成大樹如癭如乳者凡七十餘顆相傳為其子孫嗣世之數此崑山龔氏之始也二事實相類云

崑山周兵部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極厚煥

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擧
价賞錢銀代其費書辭懇惻讀之令人悽然元感
蛸首[illegible]然[illegible]勝聯仰即辰
字傳之[illegible]其東腑有信州
[illegible]以公未能卹及未嫁妹許
[illegible]遺表親臨兩人便令歸
[illegible]
周益公[illegible]侍御[illegible]之孫也按年譜云紹興
癸酉公以[illegible]山[illegible]老堂雜記云予寓崑
山時[illegible]以碑石見其中皆熱燕又云
紹興戊寅[illegible]挈家寓崑山又泛舟錄云乾道丁亥
至平江又奏事錄云乾道庚寅五月戊戌夜抵崑
山又南歸錄云乾道壬辰二月丁卯妻孥自吳江
先過崑山三月丁亥夜抵崑山則公往來吾崑既
數且久雖刻之游寓亦不為過況吾崑舊有四賢
堂以祀李衛公等而必大與焉則崑人素以寓公待
之矣

馬鞍山西有文筆峯相傳宋孝宗時魁星見於此後
衛涇及第又淳熙中有一道人誦[illegible]衛過夾亭
出狀元知縣葉子強遂建閣瀨[illegible]馬橋下後
瀨過夾亭衛涇遂魁天下　國朝弘治初連歲瀨
[illegible]毛文簡公澄[illegible]顧宗

伯鼎臣皆狀元及第人謂讖之驗云

宋進士姚申之寓居全吳江上家西小亭名水雲千
頃嘗有詩云幅巾蕭散一枝笻身在水雲千頃中
林野亂山隨意碧梟林霜葉可憐紅

邑人呂正之三子宋隆興中俱中神童科長伯奮字
忠甫次仲洪字次叔獻字恭甫伯奮又居榜首又登
淳熙十一年進士一時傳以為盛

馬鞍山壓雲軒旁有小柏數株邑士胡清賦詩云栽
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他時直入掄材
手不獨青青保歲寒一文人作浙漕偶登山見之
大喜尋訪清待以殊禮因憐其貧給與官田若干

出中吳紀聞

半隱堂邑人莫仲宣所居韓侂胄當國仲宣閒居十
年自號西園居士又承訓堂在鄭准家蓋其子端
守高郵不墜先訓故名又止足堂在鄭竦家竦知
韶州倦仕而歸築室一區取知止知足之義以名
其堂葉夢鼎為書扁

元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
祖母施夫人病亟祖父秘書君卜窆陽抱山之原
欲穿壙以為藏施夫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
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明日役者鑿地深五尺
許得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石

刻在傍曰此石爛人来换石果斷矣秘書君命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曰感夫人盛德吾真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其子孫聚居崑山至今爲衣冠巨族

至正廿有三年知州偰侯偰斯至官訪三先生之墓而封表之州人管善既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五畝入校官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無用於是復割田三十五畝爲祭祀修葺之用且以其父仲王之塋亦在馬鞍山也請祔其主於龍洲之祠偰侯悉爲下令如其請三先生曰王彦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千樂菴墓在圓明村劉改之

墓在馬鞍山東齋殷奎爲之記

州人郭翼與顧仲瑛書其畧云竊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有耆儒碩學若李季高衛培鄭漁溪陳愛山或典章老成或經學博聞皆師儒之宗也有文章之流若俞翠峯之超逸施林塘之風騷秦德卿之醇厚汪德載之深沈文學古之奇放馬敬常之秀麗皆士林之耆舊也若楊廉夫之著述盧均華之教了朱翔之標格盧觀之淳古俞日強之文學李簡之清介又不可以偏長而廢也上大夫之族則末旭之好古博雅朱仲高之倜儻愛客張心臣之能書能畫顧仁山之恬退守業馬廷玉之好文雅楊仲元之世其家易蕪山之吏隱顧善夫之畢妙及乎朱鄒水妻茅氏之貞節殷大章[illegible]其祖伯堂之畫禮書之皆可以激勵流俗而有補於名教者也鼓琴之妙則宋尹文爲之魁屠雲巖秦德齊王彦明楊景文又皆鏗鏘於浙操者也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省吾菴者理獨閒者庚西白者器大用者慶雲田者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類悅堂編蒲之有宝栢子庭不繫之有舟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兼白雲之千林閑菲蒙泉之大寬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逍上則殷在山章句可推蔡雲谷駢儷可法張虛谷之飄然高舉楊春雲之

多藝多材是亦不可盡棄者也題詠記述則大成殿王芝之有詩靈慈宮餉運之有記以至齋館之銘塚墓之碣一言一詠皆名流朝士聚精會神極其盛者又若袁子英之高節樓嵓夫之壽萱堂姚文奐之書聲秦文仲之鶴塚張師賢之芝蘭室呂敬夫之来鶴亭盧伯融觀雲之軒陸良貴乾乾之室盧公武之康城隱居古人云境因人勝此皆一時出群之材其文章節槩固非泯泯默默而已者又若顧伯衡顧于廷殷孟賓項叔駁俞俊初皆進進而不已者誠非他郡所可彷彿也所謂不傳于今必傳于後萬萬無可疑者惟執事持至公之

州三人者皆古君子不因窮達而有所變後皆不幸歿於官歛與瘞家不能辦悉出於僚友迨今三家之子孫雖無良田華居以享厚遺而舊時門戶不改筆硯未蕪天道可憑如此

吾昆前輩清苦謹重之士藉以堅士心而厚士風者三人焉建昌推官呂寅伯旦漢陽知府章士希賢中府都事朱顯道昌也三人皆業儒先後起家又先後休致雖仕不同時然涖官行已清風高節同出一心見之者而不疑聞之者而具信雖有辯士欲一動其志莫之能也庸夫豎子皆知斯人可尊可畏固敢或慢上公鉅卿知謁其門願識其爲人

此士心藉以不動而士風藉以不漓者非一日矣

趙彥可吾昆山人洪武初任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欲好士愛民其妻受民賂彥可覺之以所賂之物竟白于府復責其妻而遣之事聞歷任甫一載陞登昌府知府嘻彥可亦可謂之士矣惜乎昆志可書而不書今亦不識彥可之子孫有無何在也録出以補昆志之缺庶見前輩之有人焉 以上三條俱出

鄭介菴平橋稿

昆山古稱文獻猶至我 朝仕者益多有若吏部尚書余先生熂兖州知州盧先生熊山東叅政林先生鍾沁洲呂先生昭其子僉事先生旦中書舍人朱先生吉金鄉訓導前監察御史范先生從文其孝弟行於家忠誠結人主教化在學者惠澤在生民有不暇舉姑舉其居鄉之累言之吏部族不顯父以藝稱吏部造謁鄰曲不値輒致聲曰故余某子来拜也時以試左通政居憂官府事如不聞日惟汲汲訪其師殷強齋詩文編録以傳出入不御輿馬兖州嘗扁舟徧村落間訪覈府志事迹里中長老見衣冠儒者每延之上座兖州曰齒少法當居下叅政華亭人訓導昆山邑之子弟一寫染之能一韻語之工即揭諸講堂之壁號於人曰是某生之爲吾固不能及也呂沁州父子居鄉如其爲

官非其義纖芥不取諸人僉事卒老于鄉鄰人[illegible]僉憲范先生晚自文學休致歸閉門著書[illegible]賓客輙求是正其修諸事朱先生親友有負租柢罪者嘗書以赴其急過乞書法帖者欣然諾之奉以潤筆弗納也 出葉文莊公水東稿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錬苦思硬語間見疊出莫擬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出李文正公詩話

崑山自昔稱望縣風俗之厚冠七邑以　皇明先輩
事之厚者言之秦文仲為文贈友龔之稍過殷大
章盧公武遂與絕交吏部尚書余茂本既貴見鄉
人恒以名自道陝西廉使王俊伯至自京縣大夫
請宴徑赴鄰翁之招曰縣治具易辦貧吾享其誠
邑令事旦祭其父沁州公告曰兒如以利自汙雖
三牲九鼎其吐之如其藴溪毛盂飯亦享也安節
龔大章代父給事公補果衣之列既老歸鄉思[illegible]
君官及輙悲泣葬文莊與中公差至蘇即買小舟
歸謁親友舍車而徒張副使節之每陞官歸家必
祭其授經師秦卷小家屈趾過門致殷勤士大夫
[illegible]以字行坐必以[illegible]於先[illegible]
王作不役鄉人正統天順間尚然此[illegible]所聞[illegible]
出黃雲冊岩文集

陸景字孟昭任參政罷歸嘗見一乞者立道傍詢之
乃童子時友也遂持手相弔延坐共飲食更衣止
宿留數日又為買居頓米備器用贈白金以為生
殖本家人嘗夜擒二盜至厚贈而遺之亦存厚之
一端云 出太倉志

處士周恭寅之嘗擬杜少陵作八哀詩以哀邑人之
賢者盧兗州能殷教諭奎呂沁州昭王廉憲異葉
文莊盛張副使和孫刑部瓊朱評事宣世前七人
已具載志中矣惟評事早世其行業無所於考然
文莊公嘗銘其墓稱其恭謹端實居官敏而有家
詩歌筆札皆有師法則亦可以知其[illegible]云 出吳文定公文
集

始余讀瑯琊集知安道之深於[illegible]不知其能詩也及
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書
也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
哉於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
此圖時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出王文恪公跋語

嘉靖初有司嘗建祠于馬鞍山下祀節婦李烈婦[illegible]
[illegible]郡守胡纘宗題其額曰三貞[illegible]
[illegible]今又名五貞祠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十

或問七條

或問鄉賢之子孫弟姪有書有不書者何也曰是不同有自立傳者有附其事者有附其名者有不附者有本可書以其人尚存未即書者凡五等也讀者當自得之

或問舊志於陸龜蒙或收隱逸或載流寓今去之何也曰龜蒙別業在甫里即今白蓮寺乃其遺址屬長洲不屬崑山也二縣雖曰接壤然屬崑山者曰全吳鄉屬長洲者曰吳宮鄉不可比而同之也

或問宋朝科第人物皆以龔識為首今去之何也曰識本鄭人未嘗寓崑也其子宗元晚年始徙崑之黃姑里郡志曰宋朝吳士登科始於識府學科第題名以識為首及考中吳紀聞則曰崑山自國朝以来無登第者鄭亶獨破天荒乃知郡中之登第始於識而邑中之登第始於亶識非崑人明矣

或問范氏晚居石湖今稱崑人何據也曰樂備自淮海徙家崑山南郭與成大為友成大贈之詩曰先生淮海俊風吹落下邑指崑山也又曰卜遷不我遐一水明青羅言其所居相近也又史稱成大事其兄成象如嚴師及考成象作崑山學記有依仁里居獲覩榮觀之句則其兄弟皆居崑山可証矣又按舊誌載王圭者范成大之外孫也圭父邁本安吉人依妻家以居遂為崑山人則尤明白可據矣

或問朱德潤盛名之士也何以遺之曰朱氏自子[illegible]避亂渡江来居常熟後徙吳城至德潤子吉始家崑山家牒墓誌具可考証前志承襲之誤不敢從也

或問胡元據有中國九十年崑山寂無登顯仕建[illegible]業者而於文學隱逸游寓則多其人何也曰此必吾崑之士不屑立於其朝故耳可以觀俗矣

或問朱清本崇明人其子婦茅氏貞節前誌不載[illegible]子獨收之何也曰[illegible]清於元至元十九年自崇[illegible]徙家大倉又節婦墓在州北門外知州傅[illegible]之又顧仲瑛嘗修崑山州誌郭義仲遺之書[illegible]茅氏之貞節則其為州人可知矣前誌不載遺之也

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夫君子自立亦其分焉爾非為不朽計也然實至而名從之自足以不朽是故歿世無稱聖人疾焉人品之賢不肖莫重於鄉評比廬接閈聲跡寖邇一言動而善一鄉之人知之一言動而不善一鄉之人知之故成周以鄉三物教民以鄉八刑糾民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屬民讀灋而書其孝悌睦婣敬敏任恤者此可見人品之賢不肖至鄉評而始定而所以勸賢懲不肖者恒必由之成周之灋後世寖廢其間有長才秀民卓然自立以德行道藝聞於一鄉者固足以不朽矣而莫為之表章俾其聲跡湮沒而無傳豈不重可慨乎吾邑自漢晉至

國朝人文寖盛秀異輩出能以德行道藝自立者固有人焉太鄉矯亭方公懼其久而或湮搜訪裒輯以示不朽嗚呼公之用志勤矣推此志也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者何愧焉使登樞秉軸固將興

賢能為
國家用以復成周之盛不獨使一
邑之往哲賴公以不朽也
嘉靖丙申四月二日邑後學顧
夢圭謹識

崑山人物志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鵬撰鵬字子鳳亦字時舉崑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是書論次崑山先哲首名賢六人次節行二十八人次文學三十七人次列女三十人次藝能三十一人次遊寓二十六人而以雜志終焉共爲十卷明史藝文志作八卷傳寫誤也

檇李往哲列傳一卷

〔明〕戚元佐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康熙退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檇李往哲前編一卷》提要

檇李往哲列傳序

今天下稱文獻獨甲吾吳郡而錢塘居其乙顧嘉興當二方之中地獨坦衍饒水稻禾蠶桒組繡工作之技衣食海內弗盡而人物則自明興以及今嘉萬之際益彬彬矣乃至紀郡乘者多闕略弗備而會其郡人戚元佐字希仲氏以文學著蘭臺建禮之籍者數年而以尚璽大夫請急歸居閒無事乃益摎考故家瓌瑛之籍暨耳

目所見聞人別叙次凡若干卷目之曰檇李往哲列傳春秋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即此地也不及明以前者為遠故遠易誣也戚君意以其郡先達若程中丞之死義項襄毅潘司寇之勛勤鄭端簡之政術呂文懿屠宮諭之文學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往往襲聲而不得其要領鼎顯崇鉅之臣或相率阿私所好而其他俯廉敦循為吏師帥直諫明職歸而食貧老死田畝者

士論其事何若語之人姓名人弗問矣戚君所以懼而有此書也昔者王仲宣為英雄記意欲以其時重于古襄陽之傳耆舊汝南之傳先賢則欲以其地重于天下戚君生檇李能使檇李之人重備明學士大夫能使明之檇李尤重不亦雄志跨昔哉戚君不獨核于事又能嫻修于文詞爾雅鉅麗夫以太史公得短長而其敘戰國之策臣俠烈炳乎躍如者不若春秋諸世家之案案也班孟堅之紀西京則子駿為多龍門蘭臺之客異時有紹明其業者于檇李士勞筆削矣夫

瑯琊王世貞撰

檇李往哲列傳目

同里後學戚元佐希仲撰

傳

程中丞

公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其先徙自伊川少負大志居常念聖賢亦人耳人可學而至仰世俗以訓詁藻繪而窮心計以徇吾耻之不爲也於是聞金華朱克修先生固端士乃就學焉所造彌篤當是時元季淪渭亂君橫政相屬不可救正遂避居鳳溪上匪其門日與隱欲以孤道無名爲務終身丘園以快其志云高皇帝肇新正統延攬賢士無虛日洪武丙辰公以明經秀才薦爲秦王府引禮見上奉天門賜鹿馬楷幣後改周王府在國危行不詭隨以媚貴戚已而

條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會死可代[illegible]嫡誘緬甸百夷作亂南詔大擾公單騎入山諭之諸夷感悟歸順戊辰役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既平英謂布政使張紞曰夷性變詐百相響也百相背也其服不足恃此其屬非有人以制之則行盜使驅何歲不有非本立往爲守禦恐不可於是以公爲守禦公既被命仰天誓曰滇南一方民命關我我當以死保之乃冒暑雨跋涉艱阻周行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昌諸路勤勞撫輯求以情信凡九載治化大洽夷俗晏然語自明興立功六詔者公爲稱首學士董倫府尹向琥薦公學行宜在帝左右乃召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未幾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坐郊祀失儀從左遷江西按察副使以纂修未竣未行時靖難兵至公與吏部尚書張紞輩俱自盡紞前布政使也有司以死難臣籍其家家無遺貲時稱清御史有巽隱集行於世

斤黨倡爲亂上特命公往平之公至發兵二十五萬鋒言勦捕面宣諭撫散因徧示山谷衆感悟泣而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者三萬人俘斬其拒命者二千人時有星變言官論公刑褻妄殺人所致公力求歸不許又明年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已進刑部尚書踰月改兵部尚書時巨璫汪直剛戾殘詢威懾朝臣屢興大獄百官莫敢睨公特疏發其姦及擿其黨尹瑛等上震怒罷直東廠瑛坐戍邊有御史戴縉附直祈進上書白其能奉法上惑之直仍領廠事遂首搆公欲寘之死不得得

落職去後七年諸奸相繼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子經江西參政孫錫南光祿卿錮刑部主事錫兄鏞以公功授蘇州衛指揮僉事元溶襲錦衣百戶錫子元浚順天鄉試貢士治元禮部員外郎從孫篤壽南考功郎中

潘尚書

公名蕃字廷芳崇德人從父京師占籍留守右衛順天鄉薦已而成進士在成化二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上名字皆姓鍾氏後乃奏復潘姓初授刑部主事[illegible][illegible]員外郎郎中以平允聞沁源王與州官互訐[illegible]不辭朝命下公涖視公廉知左右撥置王狀因列其罪寘之死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撓金齒部危動邊鄙由指揮盧安輩調納以釀厲致公往正盧安輩以法歸請併治錢能士論壯之已而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有要路者㘅公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illegible]陝洛

流民歸者如市公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云已歷參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撫四川當是時至蜀中飭軍政倖功生事者悉治之常單車行視松茂夷人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以千計仍戒守將勿出行邊諸孔拜綵撫輯積五歲而天子無西顧憂已轉南京兵部右侍郎無幾改南刑部又無幾陟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兩廣故嶺南隘鎮撫臣勢重自韓襄毅公以來體極尊建牙吹角列戟擁從軍門沉沉戒組綺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弓弩錯紈綺而秋白當者又千人公性雅素至則蠲留給麾下使令者悉

人向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衛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息方面而下猶遵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非以非見憚也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公前宿規方畧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擒首脅磔于市蠻寇以息於是論功擢左都御史時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皆土官其親叔姪也爭地興殺至是濬攻陷思州猛竄走軍門祈援公令人馳諭思恩目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宥能從

兵我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濬也濬終不聽叛形益張公籌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支濬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豊湖十三村猺寇及懸州古三仔唐大將等恃險屢阻兵肆亂公督率部兵爲兩翼左右掎擊斷其吭而拊其背於是殲古唐梁魁而覆黨夷賊矣公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級一萬三千有奇至節縮驛傳省冗費無算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岑氏之役疏請撫治機宜得旨上思州改設流官陞泗河縣爲州以抗東蘭制歸德州隸之南寧府尤可以控制兩江而彈壓

方正德改元公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刑部尚書是時逆瑾稔橫公堅求去命乘傳歸先是岑濬既平公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大司馬劉大夏以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公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公遂用此爲罪械公及大夏下之獄將謂是甘心不難命公論皆不平適戍河西後瑾誅詔還歸田歸六年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浩浩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公曰爾又欲舍已而遺所不知何人耶孟嘗君已自擬之矣公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有尚

書歸來無第宅之謔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聚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公弟笑亦不問誰所爲也年七十九卒卒之日屬其子曰吾素不善蒿沒無餘背葬從儉陰陽拘忌吾所不信須明露時日下窆之可也其子泣而從之後嘉靖十八年御史傅鳳翔題請贈謚祭葬下禮部議禮部議如御史言而竟尼於謚二十三年詔賜祭葬于石門卿

劉憲副

公名琫寧公奇海鹽人也少讀書多觀大旨覽古人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之至與人論天下事引義慷慨俛仰風會抱先王之道以經緯其術坐不下堂而以世道爲己任人固知其非凡士矣成化甲辰舉進士授行人已而遷御史敕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事時邊鹺法久支兌廢滯後稍變通存積十二常股十八淮當通泰徐沛之中豪胅者多隱占過制貧瘠者逃亡流徙至不得守上商通賄私挾乃至倍溢引額而頑獷白徒越境與販甚與邏人拒

敵冐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鹽法爲甚公覘其宿蠹裁以憲章商毋冐禁竈毋詭匿私鹽毋遞盜公鹽毋歸豪有力者一時鹾政爲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可不懲疏請於朝自今犯此者當戍邊上俞之遂著爲令既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公曰國家儲偫日久將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恫瘝一體非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筴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不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遠近移其仁焉高郵湖抵枕水國諸大湖南北相繫

汪洋浩渺非下江淮之險毎晴晝空明千艘並發忽片雲起天末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得措手唯見帆檣亂折舳艫漂漾商艫漕艘覆溺狂流號呼莫救公惻惋之然念不可與風濤爭神必殺其水勢寘之安流則安耳於是開裡河四十里築隄建閘俾南北道此者皆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西廣西與嶺南接境犀玳珠璣寶玉玫瑰之玩牙栗竹籐柳櫃金錫之器冠簪帶舄雕飾之巧無足而至所須甚易士大夫非有介然之操鮮不染指其間公

至與諸屬郡誡曰凡我庶官其務潔修以終有以貪墨聞者罪不赦令下信而遵者十之三賕而著者十之四公曰法令不行監司之罪也於是簡諸郡僚得其甚者盡汰之他所激揚貞度持繡斧行百粵風俗問民便若一切興革大者疏聞小者條布內外庶司莫不精白承德夙夜單慮民聳動趨化而灕江桂嶺以南蠻風偃矣久之擢廣東按察副使公素敏練精于吏治其以御史出爲方面則其事益簡卽上下往來案牘一披閱之不移時而盡判矣人皆服公內辨足智材周綜核視天下無不可爲也而公意且倦游

矣正德初請老居家一無外事兀然一室終日危坐
望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慄慄有以自持動
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比諸陳太丘云卒年六
十九

項參政

公諱經字誠之號怡菴襄毅公長子弱冠以縣人太
學成化辛卯舉順天鄉試丁未成進士明年授南京
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閱內庫內庫向為豪貴人掌公
既至循故實稽錄羨餘無敢冒利者此又視南城南
城肅然為御史者七年倔強有父風遂外陞太平府
知府至則嘆曰嗟乎太平建康南屏也左江右淮雖
據三面實國家股肱郡然民貧矣不寬不可於是身
撫循之流亡來歸者萬計彭中丞禮那御史廉交薦
于朝會襄毅公逝公奔喪回太平民留者充道道不

行服闋移治臨江臨江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剽
逸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愒慮他變弗敢動民無休
居公至憫然曰夫臨江與太平異也寇勿擊民勿寧
乃立捕諸豪賊百八十人置之法一郡大治逾年臨
江飢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飢甚矣必請而
賑是含口以待斃也賑而勿請罪在太守太守寧以
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五千有奇建和糴之
灋民賴以存治而監司督賦方急公入爭曰化理民
命為重民憊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
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

而歲大豕氏感德报稱賦纚纚然入恐後矣卒爲諸
郡先監司悅時中官劉瑾用事權揼天下天下吏多
賂瑾者其有司以上賂各有等公勿賂瑾怒或以告
公公曰人各有志彼爲怒即怒吾命耳卒弗賂也然
心知禍之及矣尋移治汀州公曰禍止是吾幸矣即
日之汀州臨江民留之猶太平也已治汀州者期月
政初舉瑾授意吏部檄公致仕瑾怒未已時公弟綬
爲錦衣衛指揮從征廣右有功於是矯詔縛綬編戍
遼陽居無何瑾誅諸賂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
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夫處世若飄風耳吾五十余
矣吾獰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强壯態吾兆若林阜自
怡也乃自號怡菴翁遂具疏請老上以江西右叅政
致仕又十年而當嘉靖登極壬午又七年大禮書成
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公卒嘉靖己丑
享年七十有八夫人趙氏繼田氏王氏子男三長鏞
錦衣千戶從征交南次鐙嗣子治元進士次錫官至
光祿正卿女二長適南京左府經歷呂言次適左諭
德屠應埈孫男元渚襲錦衣百戶元淡舉人曾孫承
芳進士公風度爾雅不屑瑣細美鬚髯襄毅公卒時
有幼子公周悉撫愛襄毅公廉無所遺即少有遺公

推授之余讀公壻屠諭德所撰行狀節而述之

吳方伯

吳公名訥字德顯海虞人六歲而孤性端謹嗜書就
學於里中宋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名者
願方嶽行以員外郎告家居教授生徒聞方學者
多從之公負糧草鞋從　老者頭負書走數十里及
其門就河濱濯足更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
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耶既見月而請日歸館人
竊慕先生不敢前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
書舍蓋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小柳亭無人生幸得
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

人驟除塗壁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
舍時祝先生持教嚴嚴常收户以察群弟子公在群
弟子中衆苦外被一敝袍而內衣一敗絮襖又時時
見老者頭寒則解衣而更相衣甚或過走于室中跳踴
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瓌造爲耽綺群弟
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色先生曰
吳生其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就
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遺贈
吳生爲歲事計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吾事先生
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啓吾也不以此將

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久家庭咋酒爆竹
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擠擠
方元日賀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
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習吾者備矣士感知己可余
何由見感悄激發日鏤心銘骨學大成以治乙几衆
進士年　十六矣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形言排纖公
教之排纖民人喜邑當孔道多過賓過賓聞公清約
無敢動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之
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
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泰丁家山以拒之寧

藩大讙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公獨
以爲民實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
吾有疑於此民之敢干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
反於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懦者勢極而生變此
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
曲諭諸父老皆頓首唯命而寧藩獨恨恨然謂公偏
怙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饑公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
者幾萬人未幾華林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捍之
境內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協于上官
請告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

福嘗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證疑有冤私
禱諸神夜夢一兒捧人腹初不甚解乃日蹤跡因方
而里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夫行賈公偵而知之
大喜曰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鞫一
訊而服妻得以不冤死古田礦盜起公又悍捕追襲
獲其渠魁周馬艮餘黨散去及巡山東按察副使遂
乞致仕歸久之復家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
參政當是時杜文襄公驟入吏部日夜訪人才而公
名冠當時故綮舉於沉淪之中以植之亦以感厲當
時人士也公入閩皆故游地本志易展多任政士民

愈益喜歲庚寅侯官囚逸獄持大斧𣃁刀橫行官署
肖歲其方而肝腦塗地甚慘獨公以父忌辰懇慕不
出得遜其害人謂德孝所致云已而進右布政使司
同官頗嫉之蕃臬司故多羨金公廉無取又嫚郤人
使人惡其異已而復誹者訛訛矣公自揣不能諧世
俗知非久宦器踰年因譙樓震引以為咎即上疏請
致其仕疏三上得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
轅援留者幾萬人至既不得前既歸遂不復從章縫
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畊艋
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商行觸其舟兩措大合怒逆

公止盜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匽剛句促舟中
又無䌓華供具逆揣其為農庄人欲迫辱之公曰二
少年秀才耶老農慣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為
昔但老農裴無錢能擲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
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訝曰叫公至遍久矣何以
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游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
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泥舟於河兩相觸
即兩不能傾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豪又寧收責
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收斮奇請
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愯然汗下

皆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
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公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
敷為請賑海堤為患特疏于朝得專㓻水利憲臣經
理迄今賴保障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于
家在予游于祝氏祝先生孫世德受學于予世德諳
父舊與吳公[illegible]皆已宦成而歸時時道吳公遺
事予故詳言之如此又聞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
襏苫枕塊擗踊號哭如子於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諸觀察

公名偁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敬隱居教授通陰陽家術公幼羸弱多病未知學觸事時猶逐里閈羣兒在市中耍了爲樂有僧明欽博學善相與敬友見公嬉戲謂敬曰郎君清雅過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敬授之業公資穎發好學數歲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嗜古見古人圖畫器賞率心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閉門咏哦不置對人談多雄辯時出詼諧爲文章詩詞務鉤玄發微有渙消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集于草

日求速不求精及其屬藁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躓於棘闈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敝多就亡匿公撫之不急而豪猾妨民者則摧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聚之民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總理屯政覈其故額其數明其疆理綜其丁粒用愼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參議貴士官過上官至輒有餽公悉卻之安宣慰者犬酋也故事承襲者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即爲判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承其職後二年擢本省按察副使持法懸千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于家者辛丑乃上書乞歸其懇遂致其仕歸踰時子孫且爲人嘗心咨之見公行訖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角巾緋衣雜閭里侶親戚慢慢無甚異于兄爲其召縣令并召公梨園子弟呈戲劇爲歡倡公亦佯和之意自得也人親之無不可近至其禮相于則嘸然見于色即久要宿契見終絕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予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

歷官二十五年歸橐蕭然歸而閒以請謁來者卽屏斥峻絕之不以聽也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盜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爲斷輒乾沒以敗比比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擁華要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而不之惜人面禽鹿畢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由由于于外若厭流逸品而淸操絕俗詘勢遺利而一無所汩三軍不能奪其氣也所謂剛極木性者非耶先是閣大臣夏桂洲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桂洲渭銓

易東同諸其者雅秀人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屈之

故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桂溪公欲得君州公尊
中炙手可熱使公減一開口請之則京朝官何門
不可鈎致乎而甘老魁多之城又以見其逆義命
也癸卯卒年六十七子若孫皆儒邑弟子外孫張正
鸂阜進士授太常博士

周都諫

周公崇德人字孟登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第
漏能畢漏再能旌汝以金及卒業請父將畢漏未闌
復中前言公曰大人數見直以千金爲耶父大駭不
敢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傳綜羣籍所學輒通悟其爲
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諸生入候公獨不之往而出由
此名益顯舉進士授玉山令實旅行李四方蝟集晝
夜續無已時而公節其費節有度諸所比周盡裁
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與胥吏有私殺夫
以賊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覆訊之盡得一辜白其冤
入長繫者三公自言曰禍告我矣幸矣三殺清者三
人也有三人者[illegible]三人者兇竄久獄自計身
提衆中無以異於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即不自堅立
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illegible]婦從喪
櫬於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
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
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
欲與教化振頽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
剛祠節民咸愛而懷之云績聞召拜吏科給事中未
幾遷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給事中其上書論兵事

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勳戚皆畏避洲戒
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源清御史馮恩行人薛侃
相繼下廷鞫禍在不測公獨正言申救得從末減袁
都督繼勳臨敵不力戰公彈劾之甚厲聞者斷舌一
時以為大了巖臣名滿諫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
人絕即士大夫造請輒繼乃不得一見之所居仰先
世敝廬人有欲為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
終不一問家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之本
性不言而躬行所以自為者深矣御史按吾浙者先
後交薦于朝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諸細行可傳

者傳于家乘予不載

陸中丞

公名垹字秀卿滎澤人讀書耻為時師訓詁嘗以人
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略大名登
直軌在哲而發憤為行誼尤以氣節為重人或相目
為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較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
南京刑部主事道白河間郡守共見公貌頎頎不善
抑遜心惡其倨乃送一廢館居之館俯在西遂妖勝
所翁誤入其中者輒死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
比暮輿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留既寢夜半有聲劃
然已而如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頎然而黑不知其長

幾許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狀大喝曰何物么
麼敢爾須臾遁去院宇闃寂雞故啾啾門外僕吏皆
驚駭候內音公偶睡鼾日高不起人人私痛其為梟
下人無疑矣頃之放衙偉然陞王事坐堂上竟無怪
狀于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夜所欺詒挨
梲無為也比至南都審刑名多平反有獨見以濟法
所未備既而居父喪闋鄉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
北刑部又乞南改南京武庫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
隸瓦多羨余人易乾沒公率不啓封以發上下頌其
廉無間言未幾擢常德知府以治能改武昌尋改岳

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廩以賑民賴以生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災傷極甚毋御史按部所至則饑民匍匐扶曳或龍鐘將仆衣不掩形流離困頓攔驄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惻痛恨無良法以速起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内晏然則未有以荒歎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通江湖寇盗出没時仍饑饉之後不聞賊警于是稔知公先事預備處周生民固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寒素澹泊不求榮進爲政無赫赫之譽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上書薦之于朝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務實政者乃曰守臣埛爲予一人綏萬民績乃嘉其用顯擢以勸來者遂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于是天下皆知上意所向爭相奮勵以治行自見其風四方而激人心由公得之也既爲太僕盡心牧政牧政以舉自太僕徙南鴻臚自鴻臚徙南光禄稽檢會計條緒具悉内豎有典其職者無幾爲奸宿蠹盡除而四署一新矣會河南巡撫缺詔公以右僉都御史往撫其地公受命感奮自効冒暑雨疾行比入汴遂大病乃歎曰宜勞悉命以上報天子徼臣責也其不得竭犬馬之力以負初志臣死且有餘愧不得已乞骸骨

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于家

唐諭德

唐公應德有懷倫公第六子也字文升中湖八少疏
則時言子遂新行一山諸嫩騰其先生長老初以文
府人人□□而見其兄應坤德坤皆列方而余紫匪
稱言四四世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
四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公自負倘倬意不
可一世人而偏中從清燕絕自尺言蓋言之其學益
閎大窮變爲文善比事屬辭陳道類情縱橫經傳子
史而宗本于長詩法沈淵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操其
勝于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已下之

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子潛晉江
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公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論
又館中諸吉士盡有才名與公鴈行而列公資銜官
命之方其居常賦咏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爲美及公
脫藁出拔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忠
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
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
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
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
者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以他事誅矣已調禮
部主事歷儀制郎中諸郊廟典禮多所裁定癸巳改
翰林修撰同校刻聖訓錄錄成賜賚謹身殿仍錫金
幣進侍讀已復轉右春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大簡
宮僚廷臣無不覬倖以進今亦有倖進者故給事中
御史以爲言公進已久無可言而忌才者概橫及之
帝一再一能免者十七八人而公獨以右其位留于是
人情精精以公嗣萃之矣公雖獨留憤當世之不見
知也力求解職歸疏四三上得請歸即疾作數年不
能起先是天子大狩承天儒臣走扈從有司供帳具
備甚備然從官猶不能辦先至者縱其豪有力奪

之及薑至清顯竟闕然不給公常與所知投民舍以
止或楞服馳數十里倦臥沙際或冒風雨馳驅甲馬
中夜聞聲擁擁車轂擊逐徙侶驚失僕夫互相呼移
時乃合勞頓如是者踰月之半因得奇疾交趾弗靖
不臣貢者且二十年所詔廷臣議才望者使往諭廷
臣議以公應詔公慨然曰人臣無橫艸之功侍講幄
得奉使命當宣天子威聲萬里外吾之願也而議乃
寢不行然公志實壯矣公前時好爲奇節豪宕風發
飲酒百鐘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稚齒嬌婧挑文之
報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皆然或云慾令損

其公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不自廢退即病能強留坊局則六年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可勝惜哉所著有蘭畹堂集行于世余嘗論國朝二百年來吾浙詩文者無慮數十百家然卒承宋元遺習間有倫而自拔者學不充其甚才不稱其矣以稱大方則難而遇公詞壇之上不免盡俯于下風矣但公志本及長算絀于短日可勝恨哉子仲律廬州知府叔方御史孫謙刑部主事蒙省試貢士

端簡

端簡公鄭氏海鹽人名曉室甫其字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父日攜從吳氏迷舍兒嘻嘻循漢壁捕蟀也里中士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非鈍豈顛若廢似曰但當貴余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史積學、生乃官提學者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輩者凡幾詭誇以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誠字則盡誠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古文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

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誠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爲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爲也公闇教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教之也嘉靖壬午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董文簡公力爲之政府政府亦雅知公願一見之公竟不一謁政府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于是勵業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會大禮議起公抗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門慟哭不已上怒下錦衣獄

杖闕下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
獨爲不可疏乞正法疏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歸服
除補武選又以父喪歸家食者八年已而言官爲者
業用爲言起考功主事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
史論糾疏旨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
乃反論論御史夏桂溪龍相嚴分宜繼之欲藉考察
去臺諫之異已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几數人
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冶中求爲尚寶丞
公據故事以謝分宜大怒密疏數公罪謫貶和州判
官而世蕃遂超晉尚寶少卿公既左遷即習治民事

視州治如家夙夜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
大悅已轉太僕丞又徊翔南卿寺者幾十年癸丑遷
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時
倭奴搆禍大江南北戈戟鋒刃吳會轉漕者至不得
達憂世者有隱懣焉公至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
法又選民兵及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我衆
厚集計算已定一鼓而擊之于通泰則大勝乘勢而
擒之于如皐又大勝遂長驅而搗之于海門又大勝
既則破之于呂泗蹙之於狼山又無不大勝餘黨遁
去逝道無復皆公力也公生平博雅于不擇若人謂

其偏嗜墳索而以文學取名天下及撫淮所至以武
功顯一時諸老將以爲不及于是始知賢者通用益
不可測也既而遷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世宗
以公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
政會則公罷諸軍之役工作者衆咸感以爲有識
刑部尚書張兵部事當是時大司馬楊公方總督宣
大有欲留楊公久鎮北門者遂與浮議公疏以爲楊
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皆得人何戀于宣大之偏隅
者權總其要臣自以爲有功于國家於是世宗俞其
言而從之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刑部故與錦衣

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
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獬董傳
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戚
臣王紀既鞫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
觀王直通倭奴釀亂既就擒獲此數事皆當時大獄
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
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公議則欲殺之彼此
互折至以目皮相恐公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
宜偏指以職掌參公欲感怒主上公素嫺于職掌具
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竟落職還

公既還角巾布衣徒走郊野時時其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子間常爲師友會其婿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告歸相過從門墻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其教子婿必爲君子仰其少所聞于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忘矣公生平小心惕慮常有以自下者今其沒官翩物憂勤長慮常在數世之後故歷仕甚久諸所關防察慮無一遺漏大都善用其機不特娓娓醇謹而已乙丑忽命履淳治後事丙寅秋病卒年六十八履

淳等念公履歷不勝誣訟之於朝世宗詔復公官穆宗皇帝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入監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行於世子履淳穆宗朝爲尚寶丞以言事廷杖百削籍今皇帝即位復其官已晉光祿少卿履準詹事府主簿

錢奉常

錢公薇者海鹽之諸錢裔也字懋垣少好文章爲古文詞及舉進士嶺南湛若水先生講學于京師則從其先生講鄒魯之學於時遊從其門者皆天下顯貴賢豪人堅守師說公獨窺羲皇秘妙證心體動靜與存者氣數有彼去經傳還求自得中出儒先未道者同時莫不望風下之即湛先生亦以公爲畏也始道學倡起人心翕附其後有自望之亂宗說無事實托號良知自掩其陋逆其本也藉以廣交延譽媒顯榮獵自進者十指而九於是羣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

無咄咄嗟嗒謂彼尊朱紫而亂其是所挾者僞也公濟心理學皆欲驗之於行求得其實故曰進修不詭於道身之寶也公爲行人使楚藩肅郤其餽名已籍籍公卿間及爲給事中多所建白或論劾時事悉劃切觸忌諱不顧章數十奏遂名徹主上主上急有任使徹畀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救使查理湖廣廣以西錢糧公案籍精衛即窮山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公親閱之靖州千戶預弗率約束則簡其尤者四人眞之法而楚中稱神明矣公在諫垣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及郊廟兵戎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朔

國公郭勛搖權樹党始基禍孽其諫巡幸也庶叔犇倖繼而指擿宮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上德則慎所致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公謂其僕曰上方事玄祈禳所忌者災告我疏上不旦暮死即竄即以數金付汝死即買棺以斂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歸而與士子閉關論學乃稱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甲寅之際倭奴橫熾公嘗私書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豫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利害者則昌言之里中多陰庇其澤云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辛年五十三穆宗皇帝嗣立銳意求

人謂輔臣曰先帝時舊臣而賢者誰乎諸言國事而逐者宜優崇之於是下詔起廢而公已歿故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略諸說藏於家子與聯北殺鄉試貢士

趙憲副

趙公伊字子衡參政公第四子也平湖人少有文名弱冠舉進士居官二十餘年家食居其半其始授刑部主事也以謝病歸病起乞南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母喪歸已補武選則又以不得于上官歸家後任車駕出為憲副則浩然以致其政歸大抵公恬曠無慾視官如贅疣故旋出旋入不自傾惜然居常以忠孝自勵視國如家自始仕至懸車一日也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人呼之小趙及其治政事事有體不肅而整胥吏空手坐

胥中不得竄刀筆其兵馬官犯罪公立逐之更不關白要路人病其專不計也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具言夜所以格鬪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愬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駕水筏而賈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鞫之語盡合盜夜抗官兵真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繫之何罪遂釋其縛而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訌上官亦駭愕相詢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饋發焉金也詰之得自某與有所請輒斥使去門下而故人恨

慨歸矣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襲乃
內附貴璫外托相嵩子世蕃主之甫得上旨公力諍
不可欲廷辯上官不能聽乃拂衣遷久之起車駕轄
置剩關符事立禁甚嚴自宰執大臣至要路諸臣無
非痛嫉之遂擢廣西按察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
日夜念不置乞歸侍其父歸侍二年父卒傳曰五十
而慕公實篤之孝之經也公初刻意詩文入南都遇
湛文簡鄒文莊羅文恭王汝中諸公聞性命之說則
心躍喜謂聖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當是時汝中
在諸公間最善闡師說公亦心敬汝中事之幾于師

獨其三教合一之說公終不謂然蓋公欲以辟文清
為鵠王文成為的而朱紫陽乃其宗本不效世俗講
學者以空寂為宗也歸後十數年穆宗皇帝御極起
用先朝舊臣薦公者章數上太宰陳其言以請而公
列起籍竟逡巡數年而不以入除目乃至虛詔吉以
老且死公又嘗曰吾平生夢寐多卒未嘗夢受人物
此立心之隱人所求詧又恥標榜立名與人言重然
諾居常有所作為苟所執者是則百折不撓人欲以
私劫之則氣益勵雖禍患相迫必伸己志而後已使
在聖門將必見剛者不至對申棖而嘆矣卒年六十

二諸治行及居家孝友事見別傳茲不備丁卯
試貢士

檇李往哲前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戚元佐撰元佐字希仲嘉興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尚寶司卿是編取洪武至萬歷初年嘉興前哲自程本立以下共十四人各爲一傳王世貞爲之序其稱前編者則以

國朝項玉筍有續編之刻追題此名也

檇李往哲續編一卷

〔清〕項玉筍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康熙退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檇李往哲續編一卷》提要

檇李往哲續編後叙

檇李往哲列傳余鄉尚寶卿嚴元佐撰瑯琊王世貞為之叙截前明洪武至萬曆初年十有二人何其嚴也元佐沒無有繼其後者衍不揆放元佐所未及截以及崇禎末年又得十二人另為一卷謂之續編與嚴撰合并仰不敢為完書而檇李一代之名賢大約稍盡於此矣叙曰夫郡邑之有志猶十五國風變而為列國之史也然志與史則又異史在朝廷義有懲勸襃貶而志成于一鄉大都有褒而無貶有勸而無懲故多諛辭而失實若于傷之謂當吾世而幸生同里使昔賢之有功業者雖著而失其實其有隱德而不著者將泯滅而無聞是誰之咎哉于是舉昭然在人耳目者若而人隱德而未見于世者若而人各立一傳使死者無憾而生者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雖僅有襃勸而激厲亦寓其

中則志也而進乎史且進乎風矣昔漢楊雄氏把弱翰賫油素以問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有異語歸即鉛擿次之閭巷歌謠俱所不廢謂其能信也能信則可傳可傳則垂之百世而不朽可不慎歟元佐于嘉隆間文辭藉甚爲儀部時會穆廟登極典禮多所匡贊宗藩一疏不減賈誼及告歸居家廉靜不爲請謁鄉里服其品行其立言誰不信之符于戚公沒後稽之銘狀攷之鄉老旁及于耳目覩記幽微必悉始終無愧乃爲之立傳一準法于戚氏不敢異也或有湖遺亦符之見聞不廣然寧簡無蔓者庶幾無負史與風之義云爾

康熙歲在丁戊菊月項玉筍書於蝸眞堂

檇李往哲續編目

同里後學項玉筍蝸雪撰

傳

目終

嬾眞堂文集

傳

右都御史沈公傳

沈思孝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也丁卯舉於鄉戊辰成進士謁選當得縣時新鄭高拱以內閣出兼吏部衆中每日賜公意欲處以京秩公曰令吾分也遂分不祥遂受番禺番禺去京師萬里濱海其地者類多得金爲能而公獨以廉潔聞時尚書殷鎭兩粵下令多不便民凡儌番禺公力沮不奉行遂齟齬嶺表賊熾殷移牒浙江募甲士三千人而大帥張元勳亦使

人募如制府及兵至廣殷以張募非已出斥不收部於是兵皆露乃鼓譟轅門辟易公獨留召亂兵曰諸士卒萬里應募跋履良苦制府不收者謂募不出已今洶洶無乃犯上我亦浙產當入制府力爲諸士卒謀之亂卒咸滯泣謝入見殷殷方盛怒公曰三千勢勇加以有冤之心禍亂不容一髮制府不暇自計獨不爲朝廷計乎殷曰若何以爲計公曰今山賊陸梁郎益兵三千不爲加多只煩兩紙告諭耳一諭大帥不授節制輒行自募兵俱革還一諭以制府方大征寇召募驍猛欲應募者赴試收錄如此則威令不損

而反側潛消矣殷從公兵亂始定然公與殷相抗如故而殷終能容公尉薦第一再以循良高等被徵初擬授工科給事中已授刑部主事丁丑十月則生見既而禁中火災公曰彗本無光傳日爲光此大臣竊擅主威之象至宸居被災則又識夫呂邢勝正五行炎性之應也適居正聞父喪不奔臺省無一人能言其非者及以交章係留時平江艾穆爲刑部員外郎能詩文生平慕李獻吉爲人每舉節其抗疏一事與公善未幾有詔奪情公遂與艾合疏極論居正其畧曰居正有父之喪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

情而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廿犯清議望風保留豈不知陛下以孝治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此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邪況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尚且因之以奪爲榮以匿爲巧不復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而況居正今不奔喪併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乎疏既入詔下緹騎諸校出繫公及艾杖之內庭皆八十杖已下都督府獄此日東西長安街觀者數萬人越五日發遣廣東神電衛時粵撫劉楚人也知公至下檄海防同知董石命石因致公

諧微以劉意示之公遂不入見家人仗一劍單騎赴之至恩平縣令毛鳳彩勞公且詢來故公曰撫軍年已望入班在六卿欲殺罪人取媚權相故來赴死就其功名我當遂拜北闕伏劍死軍門耳但不知若何面目見天下賢士大夫毛亦楚人見公任意不詳遂極意款公留飲再宿馳書以聞劉使毛止公乃還與說察交範有仗劍行指此事也江陵物故蒲州張居當國于是御史孫繼先曹一鵬先後上章乞還公官始得召用陞尚寶司丞還京陞光祿寺少卿尋陞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明年尹順天府公歷救言官

江東之丁此呂及詞臣吳中行趙用賢等又不係大峪山作壽宮遂謫南大僕正卿又因救南掌院海忠介瑞茹仵當事大臣遂告病去辛卯起南京光祿卿尋陞右僉都巡撫陝西壬辰入關即有寧夏之亂射振甲胄遂出窮塞而不能扶同欺蔽爲督臣所擠謫撫河南公又告病去癸巳起撫河南尋陞大理寺卿論殺詐傳懿旨內官鄭金本年冬陞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時大司馬石星致倭小西飛來議封貢上命廷訊石見公目此遣乃倭將行長借此了事以復倭酋耳公曰倭將亦欺其君乎

否又曰此議當擇日請上御朝公曰上久居深宮御朝乃臣下所願但今因一犯順小夷爲擇日御朝無乃使此賊所咲遂廷爭日本封貢事後事果敗是歲河決泛濫浸蕩陵寢公覆疏畧曰能抒此患者惟有復老黃河於上以奪其勢闢清口沙於下以通其流則陵寢安而漕道利江北蒼黎庶免須史無死所謂老黃河者自桃源三義鎮起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故影强半存也公之歷仕務期實心卓卓不苟如此而臺省諸訴或指爲朋黨或斥爲護庇旋起旋仆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愈見公獨立不懼

中有所自信不肯苟爲同異也初見疑於朝者爲故御史丁此呂也此呂曾論江陵素以直節問考功蔣時馨借討典處分冢宰孫丕揚惑其言公故申救之後公歸里而猶嫉孽其短者一太僕寺少卿耀州王國耳國故爲御史丁亥京察國持正論於中後見公將大用而國尚淪落固心望遂抵巇乘險幾釀張陳之禍甚乎光祿顧憲成致太宰書曰東西牽引展轉葛藤將來君子小人攪做一團了無清楚可不慮邪嗚呼當公謫奔倩入受杖時非仁聖皇太后救免幾不得生然亦剝甚奈罷公關三木徙輿而南度庚嶺

漸抵戍所自覓人騎忽爲徐副司遣從兒衣短後衣
夫徒步行亂山淡樹中嵐霧蒸鬱蚺出入土路尋趾
前徑皆幽迴遂見迷燐一點乃是猺族餓狀尋食幾
不能興當是時苟非血性男子毫髮勉強未有不僨
蹶溺下而惻此事之可已者乃必堅持而俯百折不
撓乎不負稱大丈夫哉
自稱日降萬曆公極諫奪情懷忠憤發扶翼名教功
亦偉矣但言事之後不致其生平而棄日君子余未
之信必如公終始不以富貴易初服自因有食也其言
斯爲貴爾歐陽子曰君子有朋小人無朋觀乎公與

私之斷而已侍御方震孺云鄒吉水拜總憲蒞任諸
御史皆在吉水曰昔江陵不守制罪也予輩不得不
論也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論亦不可不復諸御
史皆服其言謂吉水無成心但從朝廷起見嗚呼此
其所以爲東林也歟

丁清惠公傳

太子少保丁清惠公名賓字禮原號改亭嘉善人隆
慶辛未進士初授句容令句故陪京岩邑稱難治公
爲清賦額汰雜徭課農桑建倉貯穀濬渠治路百廢
具舉而日務以中明鄉約華民囂訟政成授山東道
御史時江陵當國公請歸侍養林居二十年起南大
理寺丞署光祿晉南太常寺少卿署國學晉南鴻臚
寺卿隨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署總憲晉
北京工部侍郎再疏乞休晉南京工部尚書以二品
再考加太子少保公之爲政於留京者二十年公每

出還百姓扶老攜幼遮道使車不得行其愛慕如此
戊子江南大旱饑莩相屬公發粟大賑規畫井然戊
申甲子大澇復賑如初公年八十有八矣忽肅衣冠
爲小艇從數蒼頭渡江而北家人莫識所往則竟詣
闕里謁孔林低徊洙泗之側而返歸途抵淮會總漕
以運事後期議催商船剝載東南洶洶市販不通公
便衣冠入謁爲具陳利害事乃得已公之不忘利濟
至老不倦天子嘉其德望存問者三年九十而歿嗚
呼士之居官非以享厚爵據要津爲榮惟所至有惠
澤及於人使民愛戴如丁公眞以爲榮也

王猶曰余讀邑乘歎司空之不可及也時登進士者大都以肥家爲務視國事若罔聞司空獨以利濟爲心善績屢著益亦奇矣至今長老猶能道其居家勤儉八十餘臥榻無重茵下置一雞比曉聞鳴起故不事蓐夜而產亦豐衍比於封君誰云廉吏不可爲耶故余飾其事而爲之傳云

大傳朱文恪公傳

朱文恪名國祚號養淳秀水人也萬曆癸未廷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年二十有五清愼持重不事黨援惟杜門盡節職而已辛卯主江西鄉試又以宮諭主丁酉應天鄉試尋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領經筵日講知辛丑貢舉旋轉左署本部事時東朝未建國祚先後疏謂建儲一事有慮及國本未定者上諭曰長幼之序卽此而定而人心稍安有慮宮闈隱情者上諭曰非有別意紊亂國典而人心更安今則歲復一歲疑外生疑宸衷斷如金石而天下且疑

皇上爲不斷明旨信如四時而天下且疑皇上爲不信矣適節屆立春復疏曰皇儲之位曰震位宮曰春宮皆取象於春者也建儲大典必乘春舉行皆所以凝天休而重主器今陽和已著萬象已新請就三禮並舉之中先行冊儲之禮儲禮旣定而後冠禮可以致祝辭婚禮可以致醮辭皇長子受冊於先淑女受冊於後此萬世不易之定典而三禮相繼之定序也又疏曰閱累朝實錄太祖成祖仁宗登極之初卽建儲貳宣宗英宗孝宗建儲時年皆六歲憲宗建儲亦年六歲世宗建儲時年四歲從來未有十九歲不冊

立者亦未有不先舉冊立後舉冠婚者其言剴切如
此鄉衣使鄭國泰倡先冠婚後冊立之說復特疏詆
誅之其略云本朝外戚不與政事冊立大典非所宜
言疏上即有旨切責國泰云時值孟冬忽一夕中使
召公甚急至宮門傳旨即擇日冊立皇太子并封福
瑞惠桂四王時轉吏部右侍郎仍兼禮部會有讒者
公乞歸疏十一上始予告里居十九年公府不得望
其履綦先宗御極起南大宗伯特旨召拜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未束裝而登遐詔至熹宗嗣位遣行
人敦趣就道臨淸葉向高同時赴召壬戌會試上特

點用公時刑部尙書王紀以稽留獄事觸聖怒御批
褫職公適當直即上疏力救不允嘆曰去一大臣如
小吏事不可爲矣時封疆多事又閹璫專擅鬱鬱不
得志遂至感疾請告積十有三疏得允時已官少保
武英殿大學士矣越歲冬月病篤夜分起坐而逝笥
中頁有遺表諄諄以好學勤政法祖敬天親君子遠
小人爲當宁勗勉焉公學問務眞知實踐讀書必整
衣冠危坐立日月限程未嘗廢闕爲文醇雅宏暢本
之經史生平淸白不染一塵門人有致三百金爲草
堂貲者謝之曰吾義不受門牆之餽力却之公門典

文衡所得文行士如郝敬舒日敬唐大章顧起元劉
光復瞿汝說文震孟陳仁錫先後死事如顧大章夏
嘉遇田景猷盧象昇黃燗馬如蛟衛景瑗倪元璐王
家彥吳麟徵孟兆祥傅冠黃道周張國維徐石麒祁
彪佳等前明專以制科取士名臣將相皆出其中舍
此雖抱經濟之才不能致身自見司文者苟一玩狗
流禍無窮如公者可以告無罪矣卒後上聞輟朝三
日贈太傅謚文恪子六人五以蔭補一爲壬子貢士
孫茂暻庚辰進士從姪大啓歷吏部文選郎爲少司
寇鄉里推重如公公家孫茂琿江左名士也鼎華之

際薙髮爲頭陀不入城郭感激瞽目而死今翰林檢
討彝尊其嗣子也

項玉筍曰閱漢史至丙吉閉門拒使不納後爲宰相
羣鬬者死傷橫道不問余掩書而嘆曰噫是足該天
子相爲天下法矣正所謂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
紛紛侵細務失體要爲能者足道哉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吾於文恪亦云

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公傳

公諱元聲字之初號石帆宋鄂忠武王十八世孫忠武之孫珂徙嘉興遂居焉八傳至咸淳宋亡革易隱姓爲樂又十傳而至公始復原姓公少有異二十一秉萬曆十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旌德知縣自少歷仕籍至七十有二而卒雖晉秩少司馬中間或仕或廢百折不撓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少絀此其所以遠近聞公名而惜公不終於大位爲慨也嗚呼公非諫官爲都水主事時爭三王並封矣慨然具疏率儀制主事顧允成張納陛及朝臣詣首輔朝房昌言

退復上書而並封之說寢又嘗劾本兵石星矣星信沈惟敬與倭議款公言關白稱亂禍始朝鮮日本歲君既廢關白立其子稱爲文祿三年强欲奪其名號而與關白是星代白爲莽操也朝鮮恪守君臣禮强欲陪臣以與關白是星代白爲宰嚭也星謂用惟敬以嬾倭不謂倭用惟敬以覘中國乎又言朝鮮危則遼左危遼左危則京師危請亟去奸臣早停封事疏列三辱四恥五憾五難五危遂與刑部主事米長春並勒爲民又常與同官陳清襄公道亨合疏劾逆奄魏忠賢亂政言甚切忠賢啣之而未發陳公去國改

公左署部事南御史徐復陽曾應瑞劾公幾陷不測公夕祇獨作詩引楊左編示賓客自若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夫人仕宦至於一仕或未易其初服者矣至於再仕或未有不思變計者而公一仕至於再仕際老方得啓事又輙斥去之計科名依早立朝曾不幾席罷官不悔瀕殆不悔與世之崇高位而苟且以自容者何賢不肖倍蓰也當其在旌德也年甚少斷獄議事老吏憚之議法豪家上計中讒調簡降補大名府教授尋遷國子博士轉監丞有詔選良家女入宮上言皇長子册立未舉而先盛女謁非所以教也

并用銅具鞭撻宮侍爲傷仁神廟下旨引過遂收成命屏銅械不用此公筮仕之梗槩也乙未轉虞衡司員外冢宰孫丕陽考功蔣時馨黜丁此呂馬尤龍沈鈇少司馬沈思孝持論非之于是江東之呂坤李禎黃運泰等互相排擊孫沈各再疏求去公請兩允以全臣節當時亦目公爲黨人矣是年晉都水司郎中罷職里居二十五年熹宗登極詔録建言國本諸臣補南京都水司主事旋擢南光祿太常少卿晉太僕寺卿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天下方喜公將大用無何又忤璫輙斥璫敗詔復公原官陪推大司寇公病亦

公在署部事南御史徐復陽曾應瑞劾公幾陷不測
公勿顧猶作詩引楊左徧示賓客自若甚公事君之
大節如此夫人仕宦至於一仆或未易其初服者矣
至於再仆或未有不忠發討者而公一仆至於再仆
臨老方得啓事又輒斥去之計科名宦早立朝曾不
踰席罷官不悔濟然不悔與世之躁競高位而苟且
自容者何賢不肖倍徙也當其在旌德也年甚少斷
獄議事老吏憚之讞法豪家上計中讒調簡降補大
名府教授尋遷國子博士轉監丞有詔選良家女入
宮上言皇長子冊立未舉而先盛女謁非所以敎也

并用銅具鞭撻宮侍爲傷仁神廟下旨引過遂收成
命屏銅械不用此公筮仕之梗槩也乙未轉虞衡司
員外冢宰孫丕陽考功蔣時馨黜丁此呂馬尤龍沈
鈇少司馬沈思孝持論非之于是江東之呂坤李植
黃遐泰等互相排擊孫沈各再疏求去公請兩允以
全臣節當時亦目公爲黨人矣是年晉都水司郎中
罷職里居二十五年熹宗登極詔録建言國本諸臣
補南京都水司主事旋擢南光祿太常少卿晉太僕
寺卿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天下方喜公將大用無何
又忤璫輒斥璫敗詔復公原官陪推大司寇公病亦

爲任而不能大其用僅表見於立言然後人猶得讀
其書知其人而余伯有攬轡澄清之志獨早卒於其
言亦無以傳諸後人之生大人也而命之如此豈不
悲歟因撰公傳附及之

張大因而黨同伐異未幾禍發忠節被逮學生泣血
號呼欲隨侍入都忠節厲聲曰若知孔文舉八歲
見下卵余何以完卵猶覆巢也學生呼號遂易姓名
審邇備車不令忠節知入都下獄潛匿邸舍夜即
當途交訊戒拒不見或詞後晚相聽貲遣人卻及見
鄉有即人詰咲聞有泣數行下者倖曰何從著力旅
即令車如是而已其詳具孝子諸札中當是時孝子
欲上疏繫代父之書而不可呼天籲地悽然無策忽
以斃聞矣逡遽扶櫬歸里見母慟絕仆地跡不入中
闈日夜伏草上啼號家人間進粥糜輒搖手揮去曰

詔獄中誰有憐乃公而授之飱者予淚盡繼以血遂
病劇死嗚呼古稱死孝魏長公無慚矣長公死二年
而寃白天子憐之贈卹甚優

玉符曰奄寺之忠自古有之然包藏禍心妄與大物
未有如忠賢之甚者或曰是時諸君子當國嫉惡過
嚴搏擊太甚其禍自君子有以激之嗚呼君子之與
小人豈可並立於朝哉君子進則國與小人進則國
敗氣運使然人不能上也啓禎之間危于累卵得諸
君子發憤同心別是非白黑不少徇至羅織鉤黨之
獄起而九死不悔庶幾非望者逡巡而不敢動孰云
十諸公之力歟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嗚呼當是時已見其機矣

[illegible]屠日吉得免所矣公問禍中道上出海酒佳
于彷[illegible]彼之自求數觴以辭別日吾有忠臣丈人
有道同于流離貞常悲鬥因厄終于公免吾有貧
彩要一[illegible]十人作于卯天啄丈系相今了消煩詩
句傍佶人日此劉宗周也終不辭其以[illegible]餘日
乃今哉一事同俯定爾曹無戚戚也[illegible]可[illegible]關故俗
蒿燈作[illegible]吾付家人亂盡而止遂入戶自縊言之日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日也同甲孝人謂關爲
之[illegible]餘[illegible]

[illegible]猗日悅古敗亡之國由極盛而漸積使然立法用
人之道猶未嘗不規畫有法始後凌蔑廢弛不可救
矣如明之以制藝用人至神廟間國家無事閣閣般
富服官者盡以肥家蹢秩是務當其時朝廷不知取
士爲何而士沒商受爵亦不知分應何功顯顯若若
邪正混而陰陽遞變如尸虫遞乘刀圭莫救故世之
眞君子惟有淪胥於溺而已嗚呼小人覆人社稷而
反以免禍爲幸豈不哀哉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斯言其可忽乎

刑部尚書徐公傳

公名石麒字寶摩世居嘉善家貧賣文爲業攻[illegible]
有富家子買其文入武場者輒得第後事發下理
所讞及公遂亡走江湖間會赦歸爲青浦縣諸生從
學於嘉興人[illegible]年成進士除授工部營繕[illegible]吏司
主事管節愼庫時閹魏忠賢掌惜薪司錢權中與公
[illegible]數恨劾皆公爲御史黃尊素所稱十尊素被
逮公坐削奪崇禎八年起爲南考功郎中尋陞應天
府丞奉表入賀見刑部尚書鄭三俊下獄公上書申
救其畧云三俊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

清骨臣親見其爲南吏部時力杀不職司官精覈田
糧蠲宿背夙蒙皇上見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昔
頓異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一生過誤一事得從釋
繫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席藁俟訊疏上三俊得釋
繫公遷通政司嚴請託謹出納遷刑部右侍郎署都
察院事署刑部尚書事即徙爲眞是時內外交訌在
廷諸臣盡以貨絲斷路成風公與劉宗周鄭三俊祁
彪佳吳麟徵數人同心勸救立朝屹如論事與時少
有齟齬即欲投劾引放其在刑部時具樞臣罪狀請
申國法即依奏處決憲臣劉宗周罷斥公上疏曰宗

周以救熊開元姜埰倉猝之間懇詞憤陳致干嚴譴
顧宗周老矣雖犬馬戀主之心無有窮時而猝年投
休走曠之思未始不切臣亦何必更爲宗周請留自
干罪戾竊念宗周之進退屢矣他人大同率由人言
而宗周獨否他人啓事率由廷推而宗周亦否風雷
之[illegible][illegible]以聖心之裁成雨露之賜亦賜以聖心之特
簡然則能知宗周孰有如我皇上者乎今觀宗周之
精力乎往昔何如哉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茲
以往耄矣已矣朝端之上欲再見此正襟危坐之老
人不可得矣不幾負皇上十五年培養錄用之心而

潑孤都人士企踵望治之念耶此臣所以迴環感結
涕泗靡從而不得不有請也崇禎十六年公亦因熊
姜擬罪不行招嚳閒住還家甲申之變留都欲
用先朝舊臣起公爲右都御史尋投吏部尚書公趣
裝就道慨然有經理人才恢復疆土之志時黨禍方
興公不能一日安于朝屢請休致准回籍諸正人亦
皆星散朝廷爲之一空公杜門三泖之濱披裘垂釣
乙酉六月嘉興城將破公曰我郡人也爲先朝遺老
不應死於外急驅舟入城時已薄暮夜分自縊於簃
室蒼頭祖欽李升從死之傍越明城破公思燕族之

隔數後三日變服入城以木櫃盛公屍載至[illegible]
葬合殮時炎暑經五日儼如生見[illegible]
异公無子南歸時以應縣佐臣爲子南京[illegible]潤色
[illegible]死于[illegible]寧夔夫孫氏聞哀死　夕有抱來之逝
[illegible]門之內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僕死
[illegible]傳矣
[illegible]徐先生兩丈竊聞廟議紫於南遷先生
[illegible]守古臣子變著文之道尚復若華南者各
負其臣腹肝自發相掌於道不妨發齊於行諸大
臣仍十留在北與黯衛居守中樞之南以謀恢復以

亦未爲全非若復覬望侈緩兩月之間求南遷不可
得矣孰謂文人無策哉洎至阮馬專政散亂翻案時
勝公行業而含賍之鄙夫驟登啓事負默銅臂游矜
[illegible]蠻翻刻清華而宗社亦隨而滅嗚呼誰能起阮馬
之魂而究之哉

巢孝廉傳

巢鳴盛字端明嘉興石佛里人也先世以耕讀起家高曾由科貢顯君外和內嚴舉步不踰尺度甫于衆於鄉益自刻勵時尚奢靡凡得售者競乘輿張蓋隨斯衣僕從數人君獨敝衣草履如平時有氣力者重其名爭欲介出門下君謝曰不能乙酉鼎革遂一苔而渡錢唐寓野寺中以觀時事見江東事有頃失徘徊乘漁舟由海道還家築室側搆數楹閉戶不出闤里罕見其面隔溪築一小閣可望先人丘墓屋小楹短籬環栽松檜百本親荷鉏種菜以自給妻氏紡燈紡績洎如也生平二三友相造必具雞黍但口不及人間一字苟非同好痛謝不納立家訓首以忠孝敦廉恥爲教事兄如父課子弟雖成人必嚴年過七十見僕婦婢子必赬赤終不呼其名與朋友交初不甚歡久而有味持論正直無僞不伸己之善前天下以不能務期于中庸而已余觀古高隱之士必沉深好書胸中確有所見不爲一時榮利動其心故用則爲帝王之師不用則空山一餓夫耳苟矯飾名高陰陽異術惟恐天下有一人不知我者此何以稱哉噫若巢子眞無愧矣

中書舍人陳公傳

陳公龍正號幾亭嘉善縣人也父于王福建按察使家素豐裕而龍正朴儉如寒士從學志達商周師事梁溪高攀龍得復約身心之學歸而研究精詳謂儲名實兼備苟有體無用何益也甲戌成進士丁丑授中書舍人時大了尚綜覈嚴器戊寅五月熒惑守心龍正歷考古今事應連進四疏闡明天心按職人有謂事天無過好生故治當責成宰輔上爲感動特諭廠衞愼刑己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語意切直衆皆危之帝甚嘉納自是朝端多直言矣立冬大雷電兩宿龍正復疏請正郊期竟格不行頃之知時事不可爲拜疏乞休不允壬午因罪己之詔三上疏言時政俱優容而西北墾荒之議起時中邊驛驛大農窮日議財議餉聚訟盈廷皆言金錢不言五穀言加派不言墾荒萬曆歲餉四百萬曆加五倍原額用猶不給至流亡日衆田土日荒盜賊滿天下人主旰食焦勞龍正痛之疏陳甚悉復著試練言余非財惟五穀爲財也田土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而五穀始足於是加派可罷民生可安天下可以平治反覆數

下言時惟豫撫王漢晉撫蔡懋德宣撫朱之馮相信爲下寇安民長策天子亦傳旨取議人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責其事卒以屯黠相持指歸無定遂決志乞歸甲申正月坐丙子分闕詿誤降補南監丞去已南都擁立仕路彈冠龍正獨窺見隱微起祠部郎不赴門杜乞身先帝之世而脂榮今日之朝乎因賦詩有京華歌舞新内極野哭洗瀾舊帝星之句閉門掃軌絕意世事惟纂輯遺書爲終焉之計偶感微疾遂絕飲食諸子以藥餌進輒麾去曰吾黢此欲何求哉怡然長逝吁嗟不負所學矣龍正天性誠篤探賾索理

胸無疑義故能通達治體精鑒人倫不敢以䗻僚猥自菲薄所論奏皆國家大本大典大計方古名臣何愧焉茍非得於學道者淺末易及此也所著有學言說皇明儒統墾荒兆行救荒策會陶詩衍等書行世正書文錄因述凡六十餘卷所輯程子詳本朱子經

玉筍曰余讀太史遷孟子傳知孟子之爲大儒也當是時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各以富國强兵之術干人主而鄒衍知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稍變其說而作迂怪之言以取重于王侯其要歸猶不失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遷遂比于伊尹負鼎或先作合然後引之大道非歟噫是所謂惑于流俗而不能自信者也孟子躬道德之實述唐虞三代之治宰之梁之齊不用則俯而與鄒滕之君謀又不合則退而與萬章諸子叙詩書述仲尼之意以老此非篤于自信而能不惑于流俗如是哉戰國言利之士所以遂不逮孟子而爲天下之罪人耳先生生啟禎之世無異戰國之時矣先生獨能明理講學以持身抗疏直言以救弊其言不行則乞休以纂輯空山余謂丁末世而能繼孔孟之傳者唯先生歟

庶常吳公傳　施愚山太史作

吳爾壎字介子浙江嘉興人父之屏官福建提學副使陞都御史有遺愛于閩爾壎弱冠舉于鄉出編修衛衍文之門二年成進士當崇禎十六年之秋時闖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闖事大壞爾壎選授庶吉士恒以國恤為念十七年春李自成渡河入晉大學士范景文薦爾壎對德政殿問守禦策爾壎請遣閒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二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破爾壎與游僧人祝淵南歸見督師史可法于揚州誓從討賊因與淵訣援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警朱雪誓不還矣可法乃令爾壎招撫河南諸士寨擒勒自成僞署官辛苦跋涉于荊榛中志未及申閣維揚被圍遂陷見可法相對痛哭城陷可法死爾壎與監紀王事何剛同死之衍文時已為兵部侍郎臨與平軍亦死焉爾壎舊嘗纂史傳死節諸人各係以贊名曰仁書及是死難如其志六後棺遺燬祝淵所携一指家人遂以瘞淵字開美以癸酉舉人上書救都御史劉宗周幾得罪浙東既下淵作辭筆脫巾服詩及絕命辭自盡項子曰憶癸未秋緹帥至禾逮淵余友李明綍餞本

鄭守助先以淵匿余家候開讀始挺身就械繫先君子義憤血人見錦衣百戶張抗言曰生無罪鋃鐺麾齊其左右以策梃衆淚中丈溺血淋漓垂面徐司寇李秀水爭以上聞巡道侯云忌者方欲以黨錮羅織無益于事反滋蔓也遂已余有送祝孝廉北行詩有倒于人頃刻中輸以庶常死賊事見投讀至拔刀斷指付祝生示其家義不與賊俱生何其烈也祝差長于吳而體清瘦不勝衣庶常亦弱冠年少佳公子耳何慷慨慕義如同劍合要知忠孝根于性生非可形骸求也司馬遷曰子房吾以為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吾于二公亦云恨世無善畫者莫能圖惜哉

檇李往哲續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項玉筍撰玉筍字和父秀水人是書續戚元佐之傳而作補萬歷以前元佐所未載者又益以天啓崇禎兩朝凡十二人而以孝子魏學洢附於其父大中傳每傳各系以論與元佐例小異

治河管見四卷

〔明〕潘鳳梧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河管見四卷》提要

管見目録

赤里出

崑崙

星宿海

積石州

黃河渡口

西寧衛

三公山站

貴德州

河州旱站

三巴水站

河北

七津
三門
中牟縣
伊河
河南府
陜州
大堤
陽武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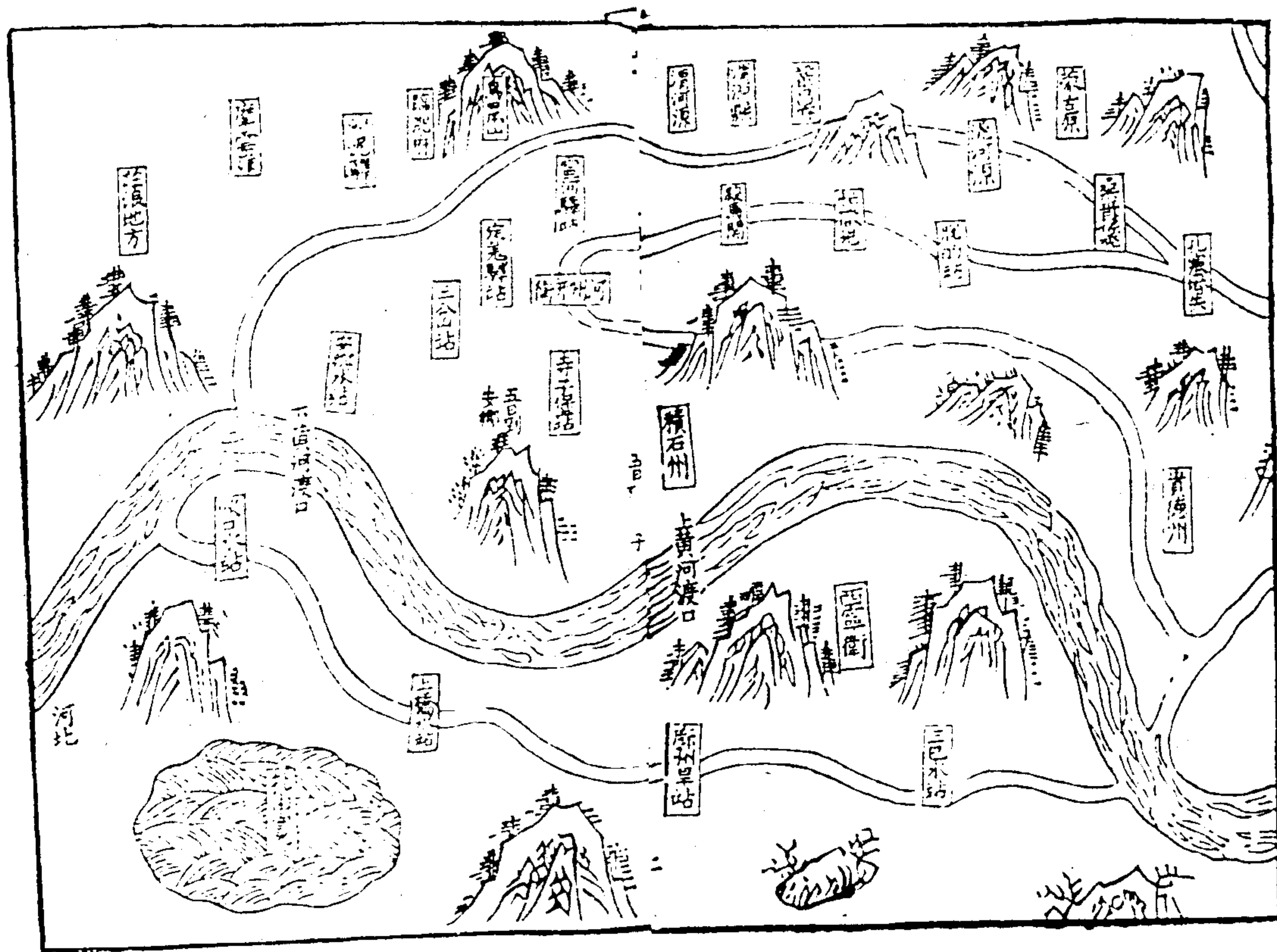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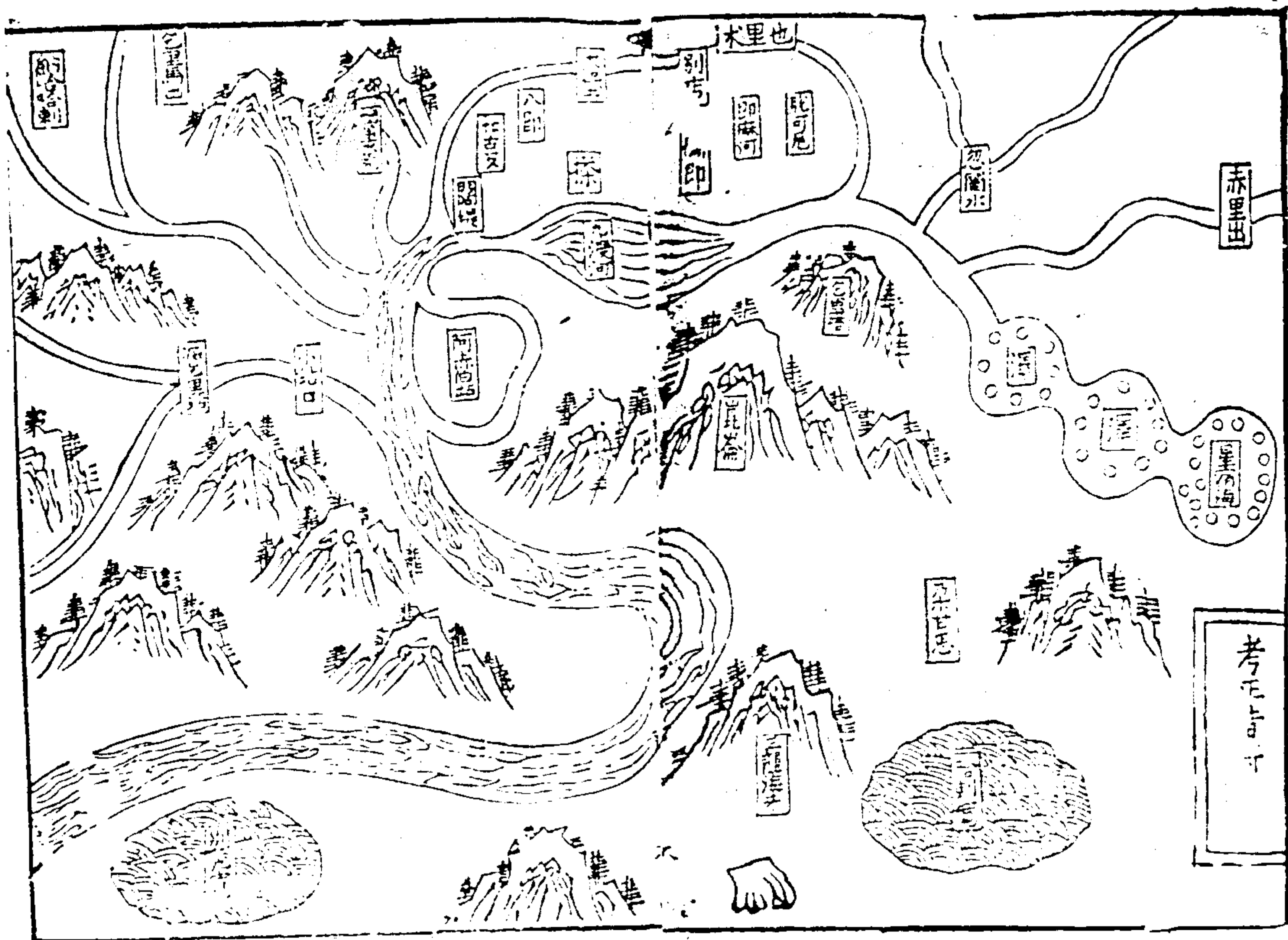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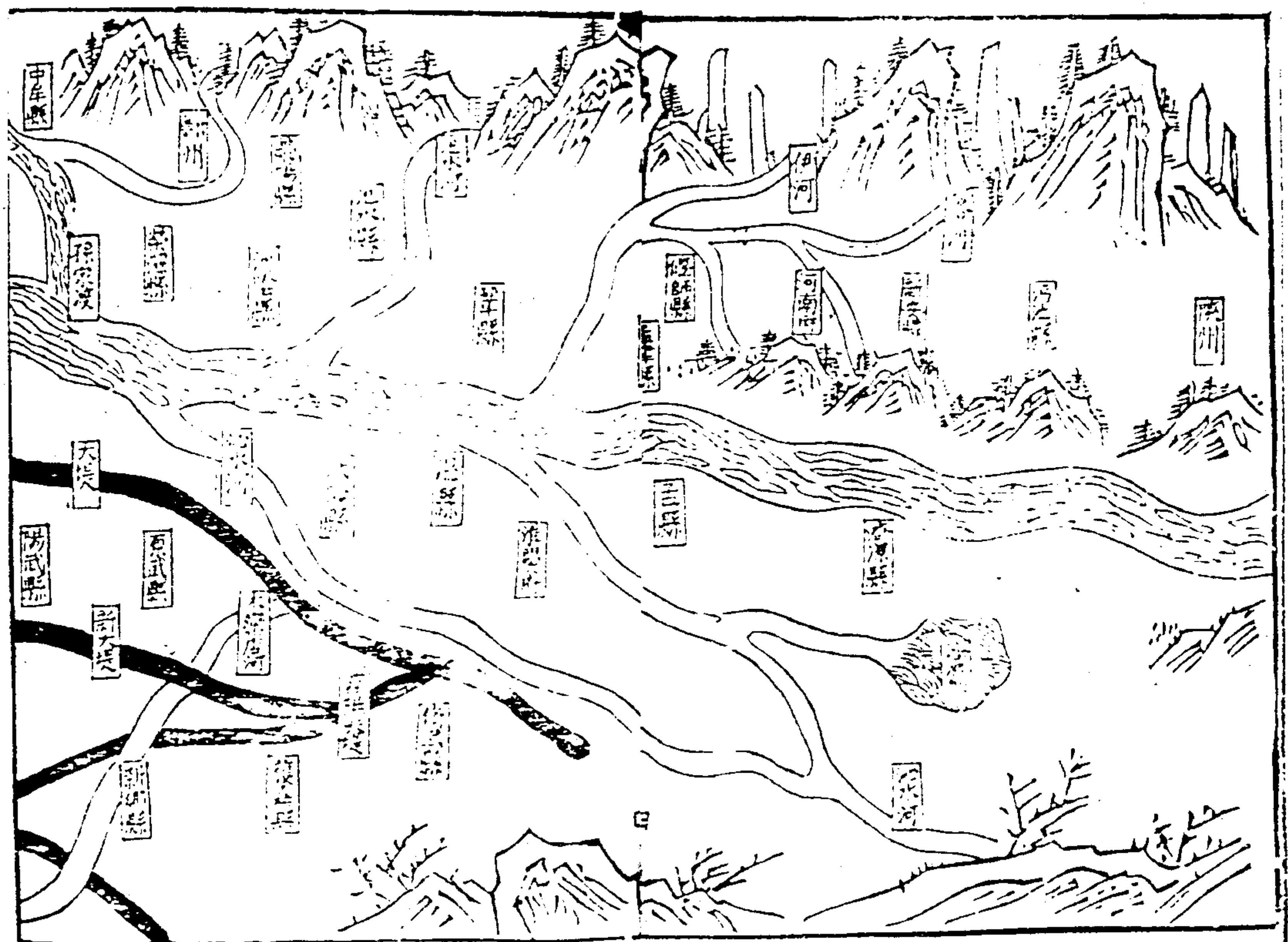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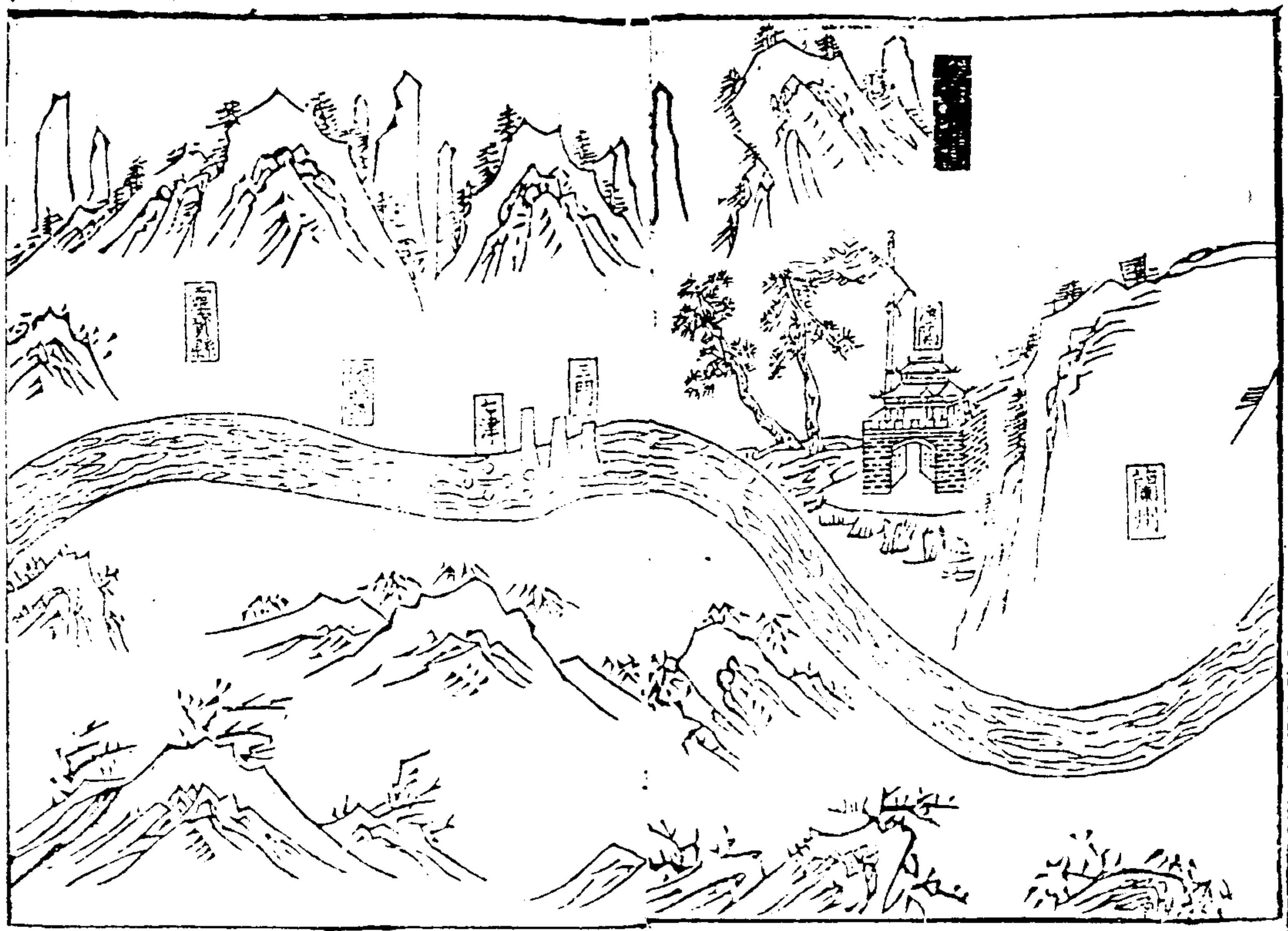
陳州
睢州
曹州
碭山縣

沂州
邳州
運河
高郵湖
寶應湖
白馬湖
西湖
射陽湖
高郵州
海州
安東縣
盱眙縣

管見紀理一

寶應湖圖

嘗聞大禹經制震澤西南二百餘里有七十二漊以導水入東北七十二橋以導水出沿湖障以高地田畝內皆膏腴之田至今賴之竊聞高寶湖亦可倣此庶運道永賴利數無窮在此舉矣今雖有夾河歲頻脩葺何時告成功耶敬圖以獻

當事者

治河管見

桐鄉潘鳳梧著

今天下大勢惟禦虜與治河爲最急然皆有標本之論說者煩言曾無定見愚生嘗究心於斯二者有年矣方今順義款附虜不假言

朝廷亟勤伯禹之命姑以治河言之夫黃河天地氣運關焉江北

國家重地係焉何以明其然也蓋河源出星宿海歷西北隅由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又二千里入海自外嚮內效順朝宗之義明矣當其過大伾播爲九河同逆河入於海也其間旺氣常在河北自周定王五年徙砱礫始失故道嗣是旺氣漸轉而南況鳳泗之岡

祖陵爲重徐邳之下轉輸爲先淮甸之民人又

國家之根本也其可以頃刻弗安治乎河自神禹疏導三千餘年未嘗大修治之其間衝決雖多不過補塞故今日之患不減懷山襄陵之舊也江北之民不異其咨昏墊之民也夫黃河半天下之水由逆河入海里道猶近入海之勢近故其淤塞未多也自南徙後入海之勢已遠矣入海既遠則旁流之所受益多而淤塞益多也其靈波橫流遷徙不常安足異哉當堯之時而有九年之水是天啓舜禹以憂勤之衷使交相儆惕共奏萬世之績也乃當嘉靖中河患連綿迄今二十載矣屢議脩治實效未臻非天啓

今日

聖君賢相憂勤之衷開萬世太平之業乎夫見在眉睫則無千百年之謀故在旦夕則昭不終日之計今之治水固甚難也料國計之重欲效轉輸之安奠民生之苦欲底平成之績二者之念固殷矣然以事理揆之必先除害而後可以興利今欲兼收之爲計豈不難哉荷鍤者無東皋之陽服鎌者乏葵藿之刈月惻湯割心懷蕩析四野之廬淩于積渚之中兩岸之居詹接重堤之峙若是而斯民之魚鱉可不亟爲之拯乎竊聞

朝議欲開老河口愚以爲一節之論非通治長河之術也假令老河口已開河水已減不過殺其入海之勢耳徐淮之上豐沛之西河身皆淺自然旁流安能保其無冲決之患哉夫爲之堤者視之大難也欲開之者視之大易也所以者何將謂神禹不

復生濬導無所措錢糧已費而乏顯然之績故不
若爲堤之易也而不知堤僅可瀦止水安能障衝
流乎且兩崖而堆數丈之堤蜿蜒而無磐石之固
一旦蟻穴之變則城郭之患非小矣至于欲閉之
者則曰錢糧有所處人工可以覓桃土數可計日
可作堤不足恃故不若閉河之便也不知閉河僅
可以淺小水安能保其不復衝乎知彼下流已淤
上流不流則濬者復塞如
朝議所謂三十萬爲之泥沙是也若從整濬至一不
加疏導則天啓成功待何時而底定哉爲今之計

得全河而治之斯可矣夫上至孟津下遠海口上
下二千餘里如彼其遠也湍急之處或廣五六里
汪洋之處或廣十餘里又如彼其濶也且今年濬
之明年復淤下流既之上流復塞又如此其煩也
故非得神濬之法莫能使之就深非積數年之久
安能期于底績是河工重大積歲艱難固不可視
以爲易然有濬河之具而加以神禹之心則不可
以言難故今日之治水惟在有神禹之心耳以斯
民之溺若已溺之而乾乾惕厲求廟勝之謀集良
平之見秉天時度地利積錢谷構工匠隨機遲速

因勢而消導之未有不成功者也愚生少從父宦
遊京師出潼關見河沿河而下至孟津始渡兩崖
高聳足以約束河流故知孟津之上不必治也又
嘗渡滎澤者三其始渡河廣五里而南岸無堤經
而復渡南堤已成而河身爲二其後三年渡則堤
陪敎而河身淤淺中有二洲灣曲半日始抵北岸
夫一滎澤也三渡而三異其見則今日之河豈昔
日之河哉滎澤上下屋去孟津未百里也而河之
變如此則南至于開封迤廣東斥無山岡束隘且
土疏善崩其氾濫之勢豈待徐沛淸淮間哉曩愚

辛未過淮見兩堤之固以爲不足恃也而計在目
前矣是時水尚小而旁無渟滙高寶白馬三湖猶
分大河口未塞早爲疏導今當晏然嗣後閘水溢
沛縣而夏鎮始鑿水溢邳州而兩崖增高水灌淮
城而西長堤高家堰始築然皆救一時之急也嗣
是又三歷徐淮間見高郵堤砌矣夾河開矣障四
湖之水而堤千半坡之閘終非了手之工況當河
淮之衝屯雲叵測鼓怒可虞一旦湖漲而堤斷未
有垂成之績也今之黃浦八淺口可驗矣大都治
河者可濬不可堤治湖者宜放不宜聚河之患在

沙淤譬則病之積聚也而堤之是補以參芪矣寧不蠱脹乎湖之患在水滿譬則病之癰腫也而沮之是貼以膏藥矣寧不潰爛乎故善治者在究其弊源而已淮安揚州二處頗高寶應黃浦地勢頗下是湖之心水之口也黃浦何由而決耶由高家堰之衝也高家堰何自而壞耶由古城西堤之決也蓋自古城決堤以來[illegible]西畔[illegible]爲一湖河淮二水半入高寶之閘高家堰當其衝黃浦八淺居其溜也此其趨下之勢孰能底止乎是故塞古城之缺而後可築高堰之堤開平河之閘而後可打

黃浦之口通來一堰之未脩清安之福也二口之繼閉淮寶之利也今欲塞之必何如而後可哉吾知療癰腫者在排其膿血消積聚者在通其腸胃耳今惟開江橋平河之十閘以洩內河之水則淮寶可以高枕由是而塞黃浦八淺之口未爲晚也濬淮河之下流以消外河之水則清安可以既宅由是而築古城高堰之堤未爲遲也即今內河水涸露灘可以幫堤各鎮水淺露堤可以修閘將見閘口既多湖水不致浩漫而衝堤河身既下洪波不能氾濫而四溢水歲安寧之福在此一舉矣至

于萬世又安之績非濬導將何以哉愚嘗經畫于往來之間深維于夢寐之除思禹而探其功因功而求其術忽于積久得神濬之方焉其法有四其變無窮一曰因天用天二曰因地用地三曰因風用風四曰因水用水苟能行之則事一而功百民力不勞而重務克舉五年七年則千有成矣愚生自揣黔淺謬言經濟非不知獲罪安分以辭狂瞽但目擊源洪心傷胞與無聽江淮未嘗不撫然墮淚此其一念惻怛之眞實有不容已者然而不能以手援也于是忍心滌慮周諮博覽辭鄉關窮羈旅鍊已以求其術苦志以堅其心已八年于茲矣

今幸覩

明盛之時開英奇之路敢不有謀畢露有見悉陳倘足

娛

心願

垂神聽庶蠡測有緣涓埃可效俾黃河頌清萬世永

賴以續禹功而裨

盛治愚生之志願足矣惟

當路亟圖之幸甚

萬曆陸年孟夏五月　日

濬河疏草

貴州鄉試中式舉人臣潘鳳梧謹

奏爲黃淮巨漲
陵寢運道可虞高寶決衝寃魂流徙可傷懇乞
聖明定石畫選良材永爲疏濬以裨萬世永賴事照得
洪水之害莫過堯舜之世治水之難亦莫如堯舜
之世鯀隄築九載績用弗成禹疏濬九載萬世永
賴是當時亦先築而後濬築不成而濬繼之也史
臣紀舜肇州封山即曰濬川是在上主治者固主
于濬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在

下當事者亦主于濬也夫君臣主于必濬尚何有
異議哉况禹也思溺由己視既溺之民若須刻未
能即安者而遑遑求救之心何如也孟子稱其掘
地注海過門不入亦甚艱哉懷襄之患息昏墊之
民拯而後禹之心始安也今也嘉靖以來之水患
迄今三十餘年矣比之九載績用弗成者何如也
我
聖明在上果念世代惟患之蒼赤三十年被災之寃魂
不啻幾千萬矣有
君如堯舜是誰使之浸沒而必流移而必耶以我
聖上布袍步禱之心必寢膳不安皇皇救民矣救民皆
下濬川之詔乎
陛下主于濬川而即有濬川之禹以佐
陛下也萬一不然必寢膳不安皇皇以不得濬川之禹
爲憂矣不得禹而曾
下詔求能濬之人乎
陛下求必能濬之人而即多能濬之臣以佐
陛下也今也
陛下不求能濬之臣以忽蒼生當事不主必濬之議以
惧

陛下此三十年來黃河之水患日甚一日也臣辛未南
宮不第祭祖過淮見赤子而魚鱉矣河水而盈簷
矣縷隄而盈城矣一念惻隱抑鬱成魔遂思大禹
疏濬之策積有歲年一朝而解當甲戌之秋值黃
淮大泛以斯濬法陳于漕撫而未遑暨戊寅之冬
高寶冲決以斯濬法陳于總河而不用當是時方
尚修築故臣之言猶竽瑟之不入也議縷水隄者
曰賴隄以刷水隄近則刷易深而十年之後縷水
隄俱墜河中反爲填河之害矣此縷水隄之不效
也繼而議遥隄者曰非隄之過不善築隄之過耳

隄善則刷亦善也遥隄則去河岸遠矣遠則小水不能到隄大水亦能容之夫水旣寬緩焉能刷乎是本以治水實則畏水本以刷沙實則留沙故前十年縷水隄之害後十年遥隄之患其無功于刷沙一也以臣所聞見元末時潮至泗州此我

高皇應運而興也

永樂時潮至清河今潮止於安東去泗州幾四百里矣豈非以河深而潮至淺至而氣旺乎今也洪澤五湖汪洋盈溢漾至泗州淹及

祖陵此西征東征斧藏日貴有由也此水不消已四年

矣豈非以河淺而水停水停而沙愈漲乎禹導淮自桐柏今也自南河口導河自積石今近自徐邳遠及孟津且也

陵寢運道之憂不獨專爲蒼生而已

陛下主于濬河而求必能濬之臣則兩河之水計日可平治矣若遂因循則不惟

陵寢不安兼爲運道梗而今歲被水冲没之民塡塞河路被災流離之衆散之四方而鬻妻賣子者不計其數鼠竊狗偷者蜂擁而起臣不忍見

陛下何忍見乎臣不忍聞

陛下何忍聞乎臣見

祖陵淹矣臣痛入骨矣猶可諉曰非臣職也況防護

祖陵者且殫心瘁力矣臣見運道梗矣臣痛入髓矣猶可諉曰非臣職也況防護運道者且胼手胝足矣臣獨見氽浮之民流離之衆臣痛入心矣無以自解也借曰非臣職也則同胞之仁何在借曰不當事也則一夫不獲以爲已辜先天下之憂而憂范仲淹自做秀才便以爲已任此何爲哉況此一濬也乃二千年未有之事功天下之人不能耳濡而目覩者嗟嗟人心陷溺已久忘其洗滌之功遂遺

本而趨末就易而避難舍義而徇利矣如是則隄築補塞歲歲相仍暴漲衝決時時爲害邇來如逃徙漂没徐邳上下不止千餘家如李御史所查者而清安興泰之連屋衝蕩者未及也高良澗寶應高郵邵伯興化鹽城等隄共決百餘處如臣所萬目也而鳳泗之蕩析離居者未覩也臣去年辱總河舒孔諭屬南河沈水部禮聘至淮委以勘海口治河淮等事臣親詣雲梯關海口勘得海口深闊不必濬惟南河口清河口淺狹當急濬則泗州

祖陵之水可以計日而消清江浦淮城北淤窄當速濬

則王鮑二營之決可以項刻而順未幾秋水大汎
一望成海總河疑扒盪之功未易以就深南河執
耰鋤之力不能以及遠皆未暇深思濬理而稍略
臆度目前是泥空跡而忘漁獵之本意遂使臣二
十年神濬之法陣濬之方未獲一試焉吁可惜哉
無何南河報遷而仍舊開支河之議決矣所以然
者皆是
皇上帑信舜典不以必濬爲主
廟堂不以必濬爲是故當事者不敢以必濬爲議也殊
不知沙之于水湍則難停緩則易積理也故當暴

漲之初任勢衝決平地而須臾成河況河中乎及
其水頭既去勢力漸緩隨水而來之沙不免淀集
少焉水退而沙已堆高矣當此而無人力以濬之
則沙泥焉得而去河身焉得而寬且深哉故臣熟
思陣濬以待則于水漲也可以隨溜而濬使之寬
於水之消也可以傍溜而濬使之深一年之內大
約三漲三消而扒盪之具亦各以三次用功俟水
既行于地中則洪波有範其勢必專而日漸摟深
以水刷水河不勞而就下當是時也人之力有限
而水之力無窮人能濬一丈之淺水自能衝十丈

之深矣此臣濬法所謂因水用水之大略也又如
西風則濬東東岸之土因濬而激之使闊南風則
濬北北岸之沙隨濬而摧之使寬但得岸頭一聳
則附崖日漸剝落故人之力能搜十丈之寬而水
力與風之力自能搜百丈之闊矣此臣濬法所謂
因風用風之大略也夫河深一尺則能消漫水一
尺之積若能深數丈則一河而容數河之水矣河
寬一丈則消漫溢一丈之水若能寬百丈則一河
而納數河之流矣不猶愈于今日水行地上汎溢
之爲患哉將來河底就深則清河泗州之潮可至

而萬萬年之旺氣可挽矣今開支河縱能洩水縱
不復淤亦只救目前耳孟津而下二千里之河身
安能使之就深三十年來之水患安能底于平成
而收永賴之功哉此臣之所未信也故復有是說
焉伏惟
陛下獨斷而詳察之早定石畫則
主治于上者法大舜以必濬爲主斯輔治于下者效大
禹以決濬爲議庶幾
君曰俞臣曰都
廟堂無二三之見當事有畫一之規

勑下該部詳議而行之裨
祖陵安阜運道無阻蒼生亦永有攸賴矣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神濬九難十易經

水災未殄隄築爲魔祛魔决策知濬爲難旣知可濬遇
濬法難旣遇濬法得利具難旣得利具識濬意難旣識
濬意悟陣濬難旣悟陣濬能用濬攻難旣能用濬攻得
全濬難旣得全濬保世濬難旣保世濬萬世永賴難
築魔了悟禹稱大智九難須明濬特易易旣識神濬遇
濬法易旣遇濬法得利具易旣得利具識濬意易旣識
濬意悟陣濬易旣悟陣濬用濬攻易旣用濬攻卽全濬
易旣全濬成保世濬易旣保世濬萬世永賴易

知濬難易章第一

土築易見水濬無形知濬之妙自有經綸衆論持棨餘
亦自迷有子如禹神濬莫施儆予洚水三十餘年昏墊
日甚何以手援

遇濬法難易章第二

中有達者亦嘗言濬自禹之後法無聞問敷土作貢洪
範音希宣防負薪內侯成隄賈讓上策無所施設元世
訪求竟無方略

得利具難易章第三

予秉四載猶著于經敷土之具世未嘗聞宋神宗時置
濬河司公義獻議揚泥爲車安石篤信其能亦艱哉

利器三千年悞

識濬意難易章第四

善述不作信好古矣竊比老彭無如孔子三千年餘光
事難知順水疏導神禹吾師思溺除害亦思興利不病
一民云何阻滯

悟陣濬難易章第五

黃流萬里濟洪千丈濟川如舟終難底[illegible]于黃載功定
冊謹栽若悟陣濬百淤何害于思禹功匪鋼伊久續世
感通以裨今日

用濬政難易章第六

用人則然手足胼胝沐雨櫛風三年于此實不延世能
激忠義希世奏功出格勸勵仍有程[illegible]豫杜詭口公平
正大於濬何有

併全濬難易章第七

政惡欲速尤忌小康全河沙盡百世又安淮泗底定功
且勿論萬里奔沙須防壅甚高寶湖寧萬頃田平此謂
復古水功方成

保世濬難易章第八

平成歲久人法靡周陵谷變遷誰爲濬修若匪守禦成
一疏治滄海桑田能無移易赳赳武夫[illegible]保障習以

成矩庶幾求奠

萬世永賴難易章第九

導河積石千百斯年砂礫一徙幾淤南遷爾自黃虞數
把都設禹迹未遑寥寥知音世有治人濬法未運百千
萬祀地平天成

此不得已而作也[illegible]上宮或若不知濬時上或
苦無濬法而止或苦無利共而止濬意上歎事知
五英九韶[illegible]

濬本

河問

三一主人屢困于南宮往來河淮之上將二紀目擊淫
洪心傷胞與于是臨河觀瀾秪其中流長太息而問焉
曰夫逝者子來幾時河以告我洪荒開基混沌即我六
一生子我生數世方生吾子予曰不然先生固矣吾與
子同一鼓籥未可彼此子混沌吾亦混沌既混沌已方
知爾我吾無爾我本同一姓子何見謂生我先吾方德
知知子生時河曰既知我生明以語我予曰皇祇始交
主器爲震次坎爲子化醇于此以震遇坎而闢混沌故
爲屯是子生而離毋故去子爲屯也河曰子知我矣抑
何先我也曰天地未生吾亦兆靈先天而生天地既生
吾即降靈後天而形故天一時非吾莫知則子之生也
非吾獨知而誰知河曰子知吾能窮吾源乎曰子居溟
渤默默昏昏杳冥恍惚乘機而升遇泥淵陟崑崙忽得
一竅而爲是因天一之泄人身之汗和豈則希浸淫則
濫天目代謝湖海歸墟澄瀾無波清靜爲體洪颶鼓之
世界紛靡無始以來失其眞性天皇出圖子乃呈瑞唐
虞盛世洪濤爲祟鯀殛禹封書出疇敘一十八載功戊
告治不二千歲砯礫遂遷酸棗一決金隄再壓頓丘之

役十萬未奇封禪而還沉璧成隄繼潰貝郡水灌諸縣
延世運籌賜爵內侯鴻嘉水溢溺民最多晋議應詔獻
策治河平帝徵書舉以百數一時水功未睹就緒開元
河決諸州魚鱉開田罔功績用未終乾德水患數載無
間迫至太宗彭城始通房村大役董以侍衞隋渠壞廬
發卒代治咸平天禧患于尤篤塞而復決潰而復築熙
寧安石置濬河司公義獻議莫能卒治元世屢徙亦在
築塞大臣訪求竟無方略洪武壓基黃流尤甚原武開
封置于勿論嘉靖殷邦淤塞運道決策治河無日不報
尋厭隄築失謀濬脩三十餘年功在茲收是于上下二
千載間縱橫三千餘里決者非一所塞者非一途其壞
民田廬者不可枚舉其病民財力者奚啻億萬以斯知
其氾濫之極而墮于泥沙也河聞言咈咈湍流跳沫東
注未降既而還鄉悟于藥石曰既知吾病而且病民子
能治之乎能順吾性而消其暴氣乎予曰因病而療特
易易耳夫吾子同一水也方昇崑崙天之至清出于宿
海不染一塵西來意眞水中產金忽入函夏未塵塞華
彭湃浩淅泥沙作障一失眞性沉淪無盡東西罔辨南
北莫分未經師指任意錯行江流潑漫洗滌世愁故華
到海尚介清悠長淮潔冽涯鄰莫東嘗獻汗濁讓子溢

汨子今聞道去其剛暴河圖者精洛書洒濯箕疇夙陳洪範鑄形天帝詔我療子病源人或畏子障其往淵之則愛子滌其腎腸行將疏積汗而消導之也子行地中無失正性逆轉天關安沉地防勿縱驕氣瀰漫滔適勿騙泥沙擾亂胸臆則庶幾能消其吞暴氣而適子性矣與由是齊岳瀆而同流天地也宜哉宜哉河雅唯曰謹受命矣

神濬法

頻濬

不頻不能成功惟知其當頻而用之斯功多百倍矣故後須用頻法

漸濬

不漸不能措手惟知其當漸而用之斯爲力不煩而作用不擾矣故始須用漸法

因天用天

天有陰陽晝夜陰晴寒暑不同用也識其機而用之則民不勞而功用大矣

因地用地

地有剛柔原隰南北高深不同用也識其理而經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因風用風

風則有東西南北緩猛順逆此用之妙乎天者也知其因而用之則易中之易神妙難言與用天同一道也

因水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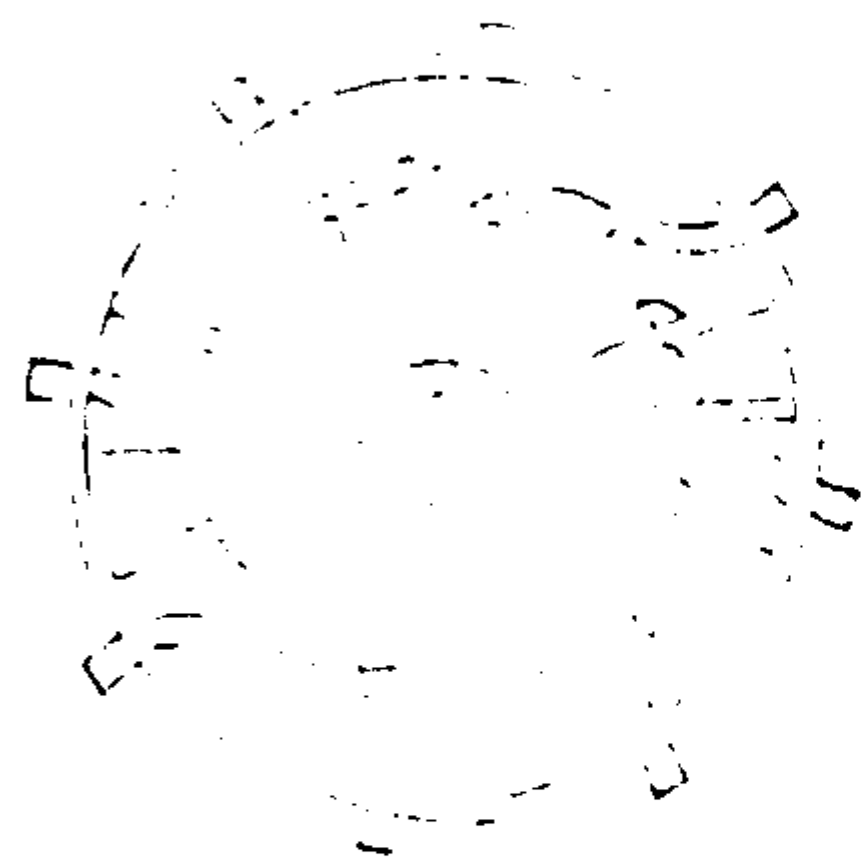
水則有高低緩急專分深淺此用之妙乎地者也知其因而用之則簡中之簡神妙莫測與用地同

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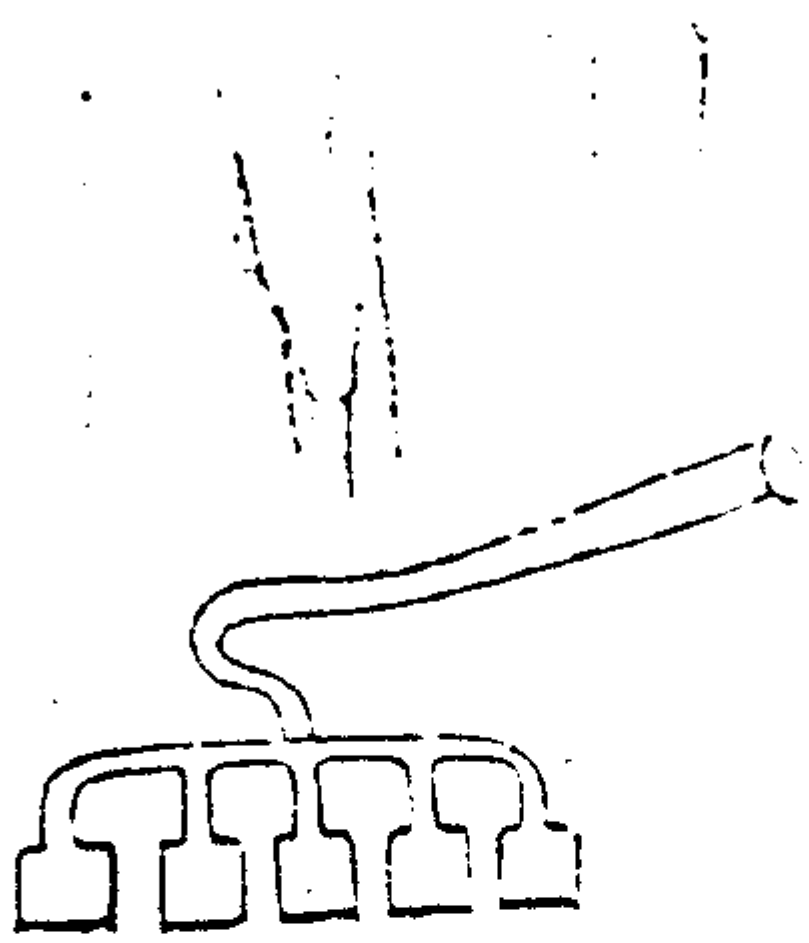
蓋黃河泛濫淤積已久上下二千里間非人力可排非錢谷可挖必須神輸妙運竭此心力方能成功愚設此兩端四法能窮其奥庶幾可以求圖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著神濬法

神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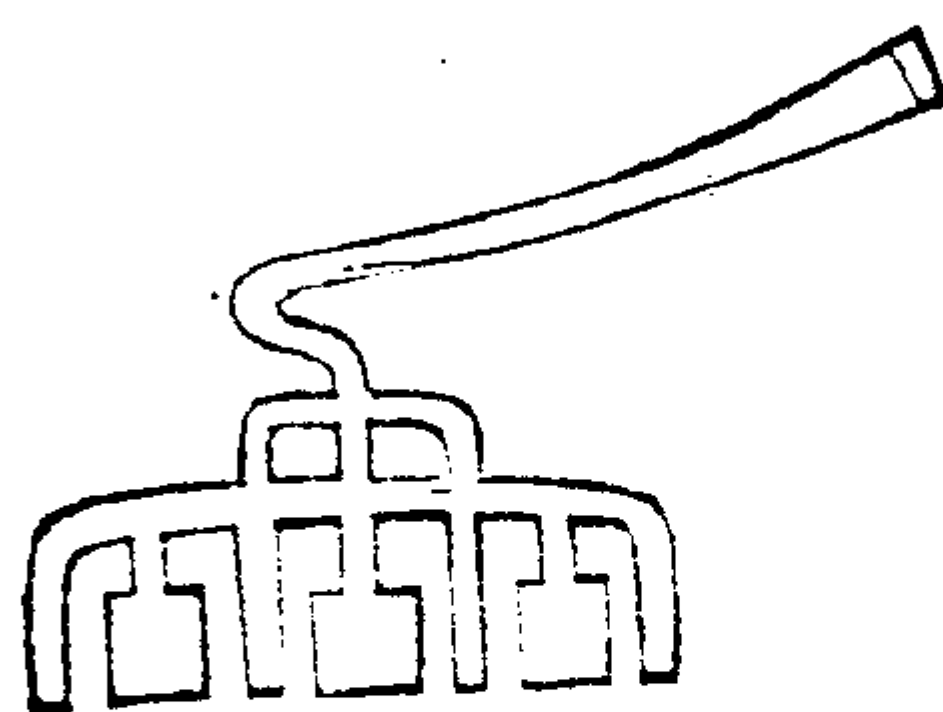
如意輪式

有二單輪夾輪自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可用

單輪係舊制夾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者二尺四寸三尺六止輪口帶開沙鐵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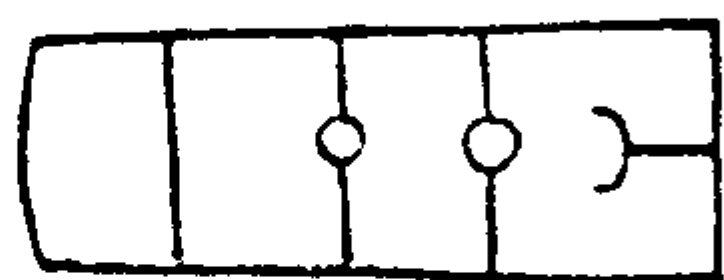
闊齒扒

一百以鐵爲之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寸鐵齒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用鐵管柄連竹柄該銀一錢六分計百件該銀一十六兩可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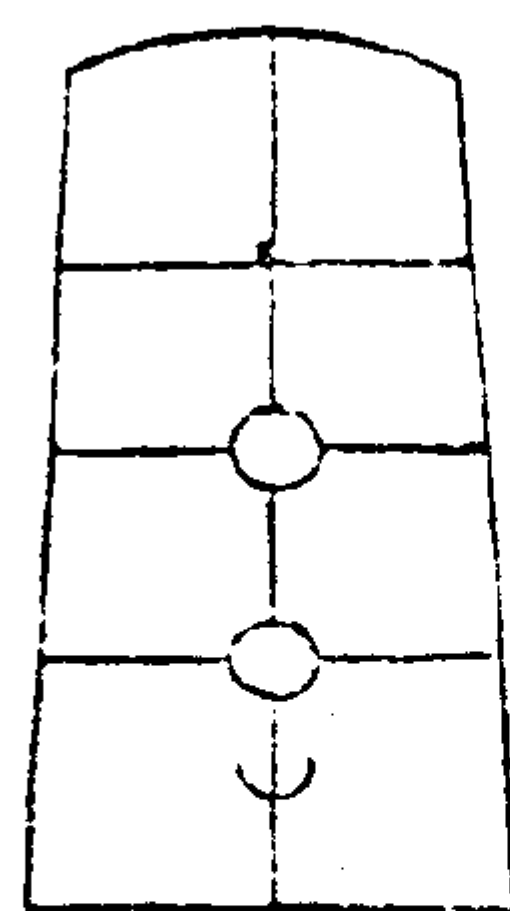
大闊口扒

二百以鐵爲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二寸六分下恆上方用鐵帶稍連毛竹柄該銀三錢二分計二百件銀六十四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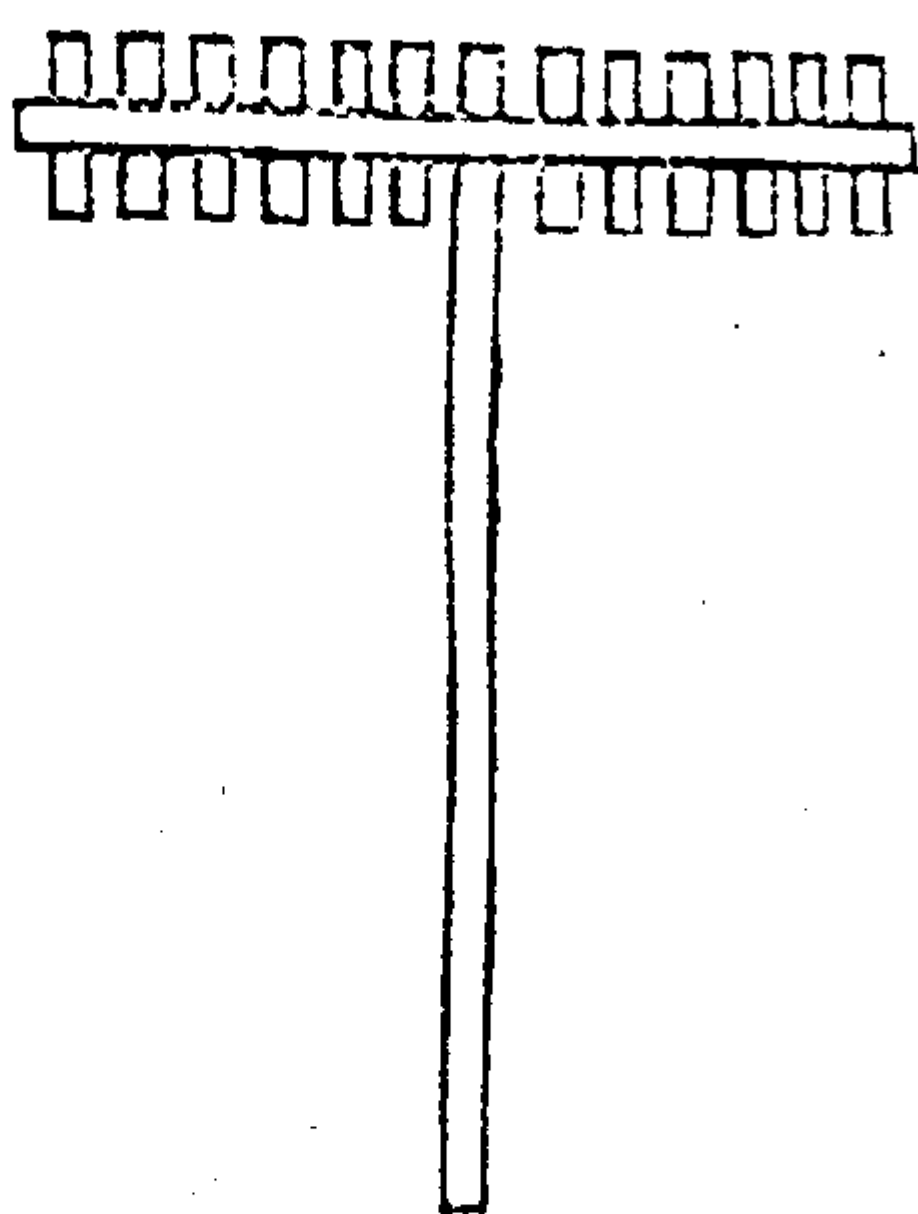
揚沙鍚

一百以鐵爲之重五斤長竹作柄

每件鐵楞鐵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寸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每齒闊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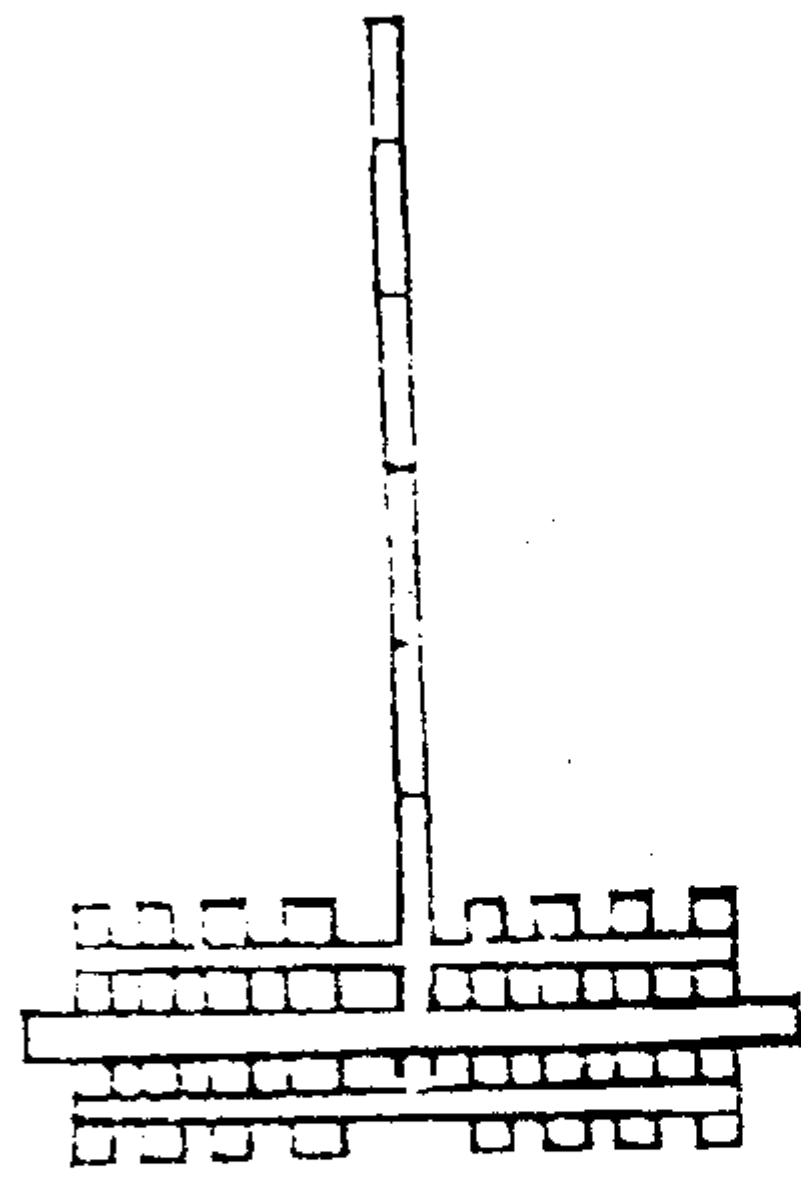
揚沙大鍚

二百以鐵爲之重十斤長毛竹作柄

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人夫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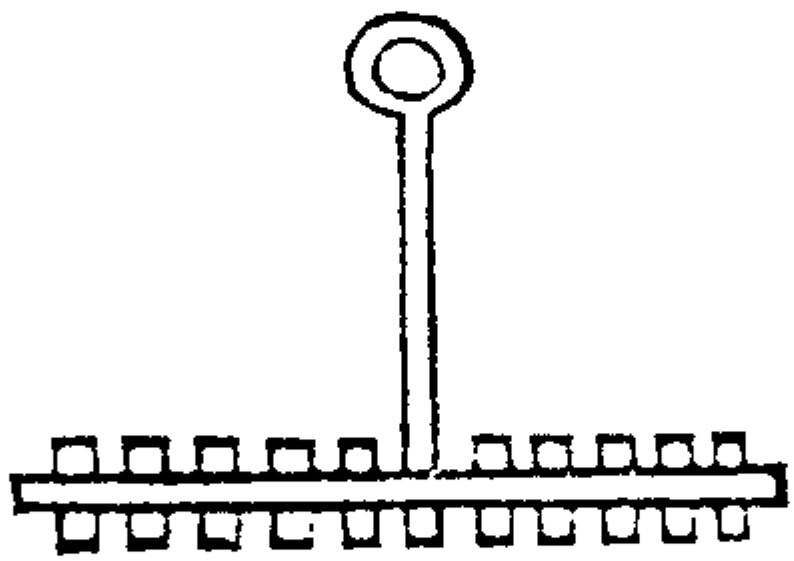
拖泥扒

一百以木爲橫梁鐵爲齒連稍竹作柄重[illegible]斤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齒厚一分闊一寸露梁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任用連竹該銀一錢六分共銀十六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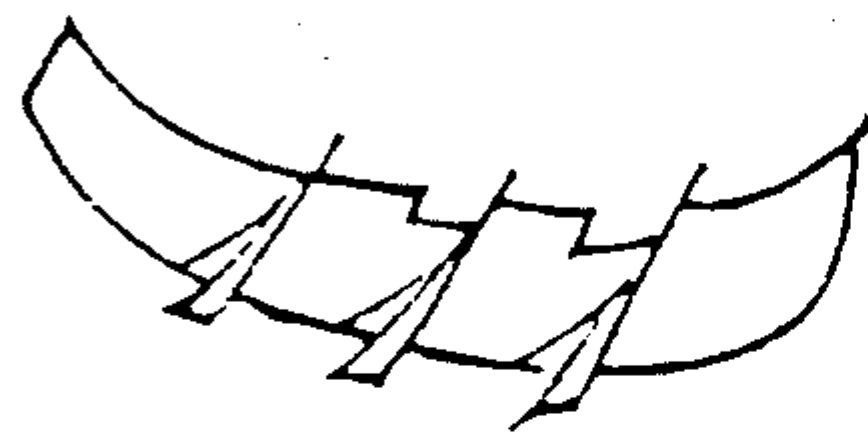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

二百以木為橫梁鐵為齒長毛竹作柄重十[illegible]斤

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兩旁橫梁徑三寸鐵齒八根穿過兩頭露頭一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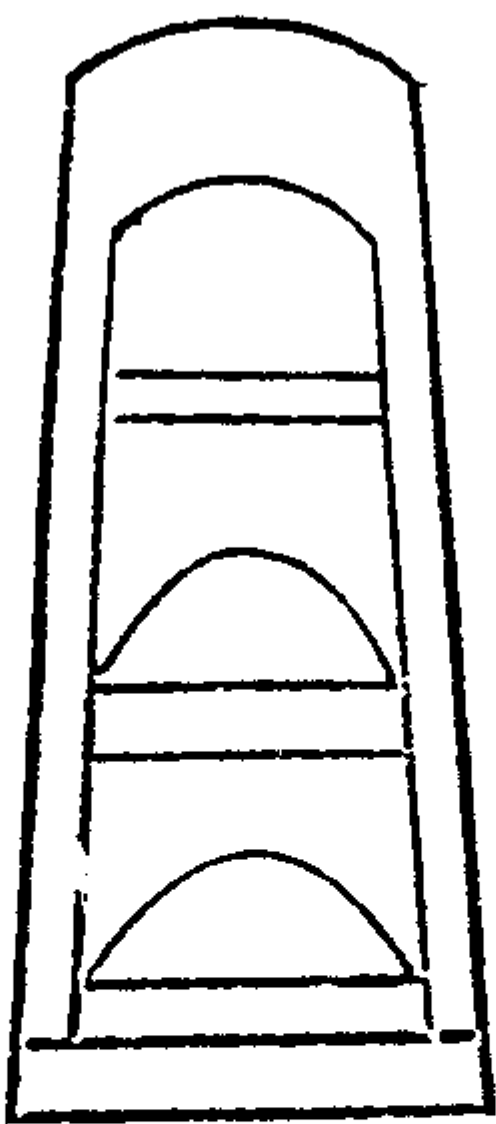
短拖泥扒

一千以木為之柄尾各用鐵圈或篾圈亦可

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鐵箍四道俱堅實木為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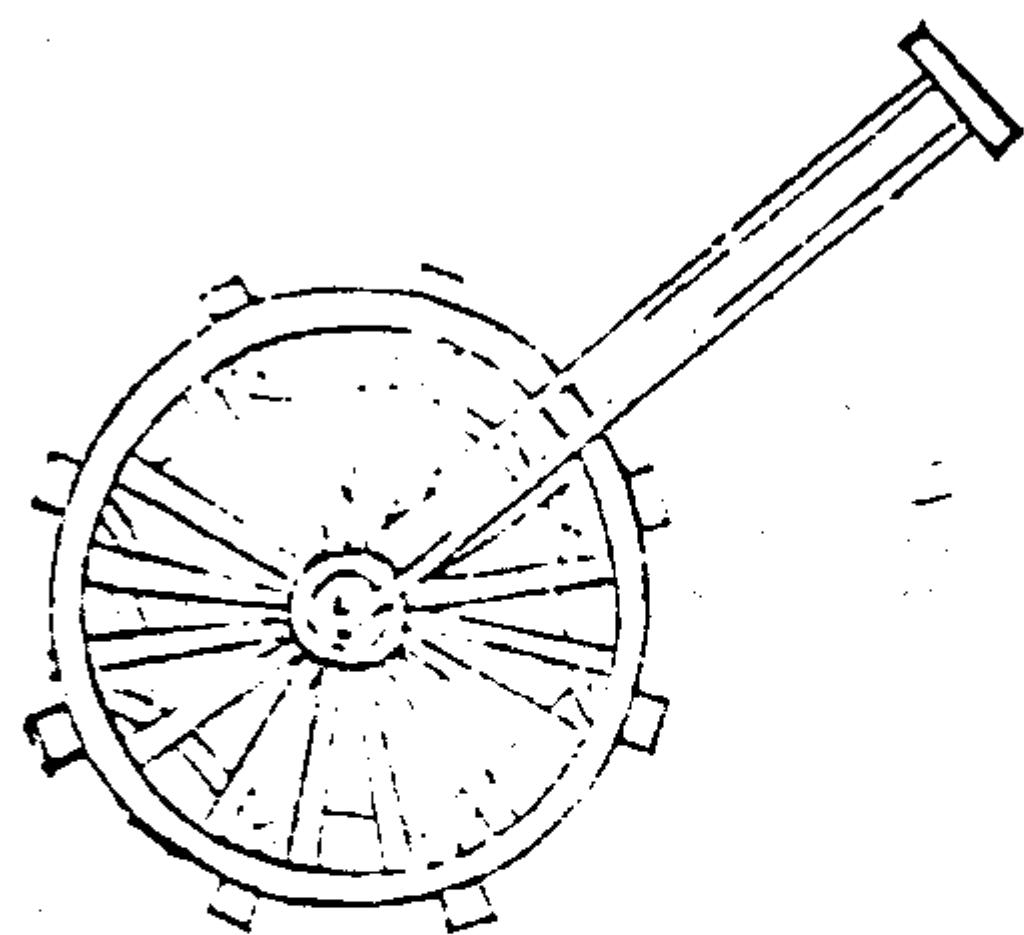
推沙鉋

一百以木為之鉋齒用鐵共重五斤長竹為柄

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每鉋用齒三片連竹柄該銀一錢二分共銀十二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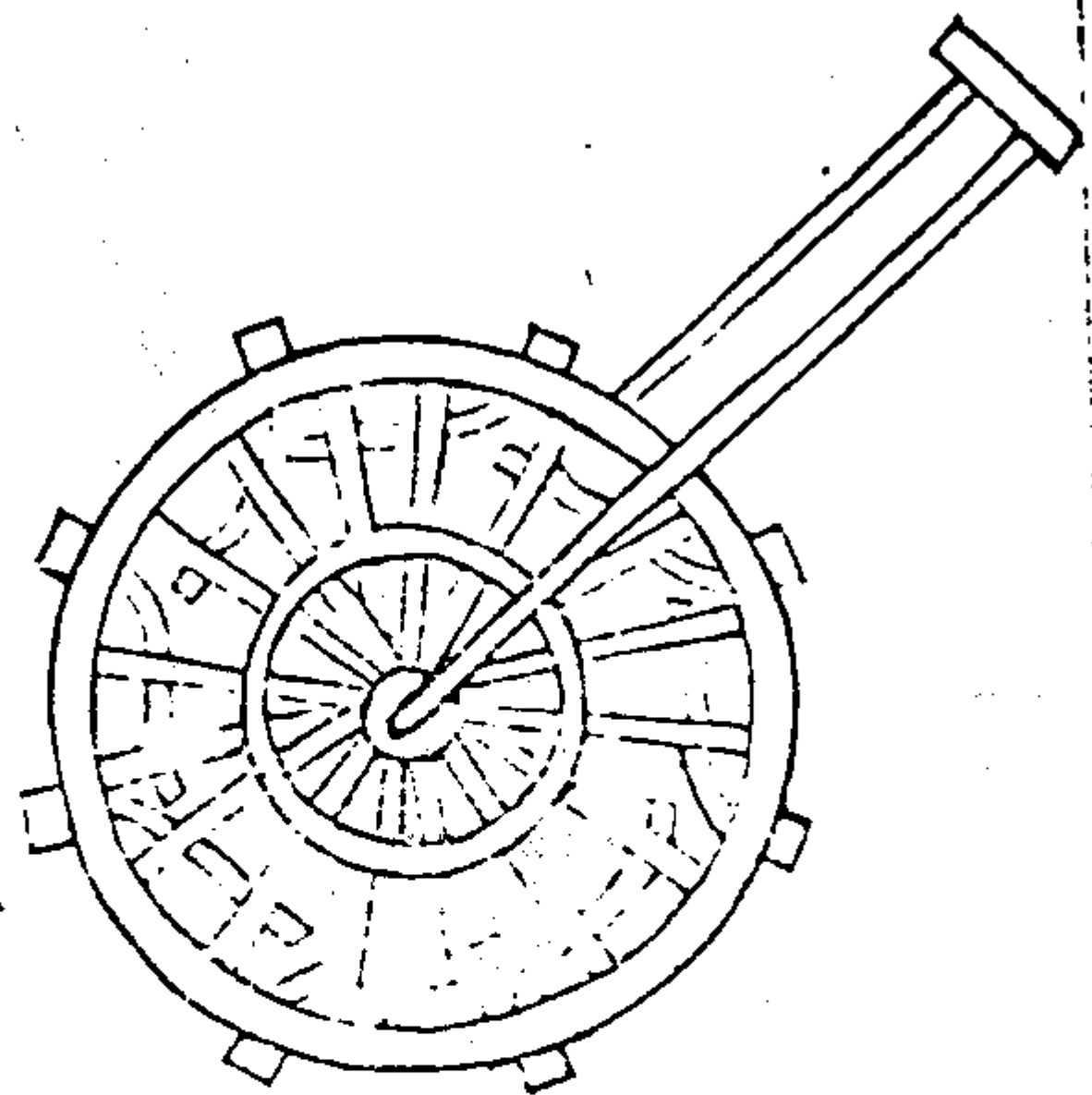
大推沙鉋

二百以木為之鐵為齒重十二斤長毛竹為柄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船底形該銀四十八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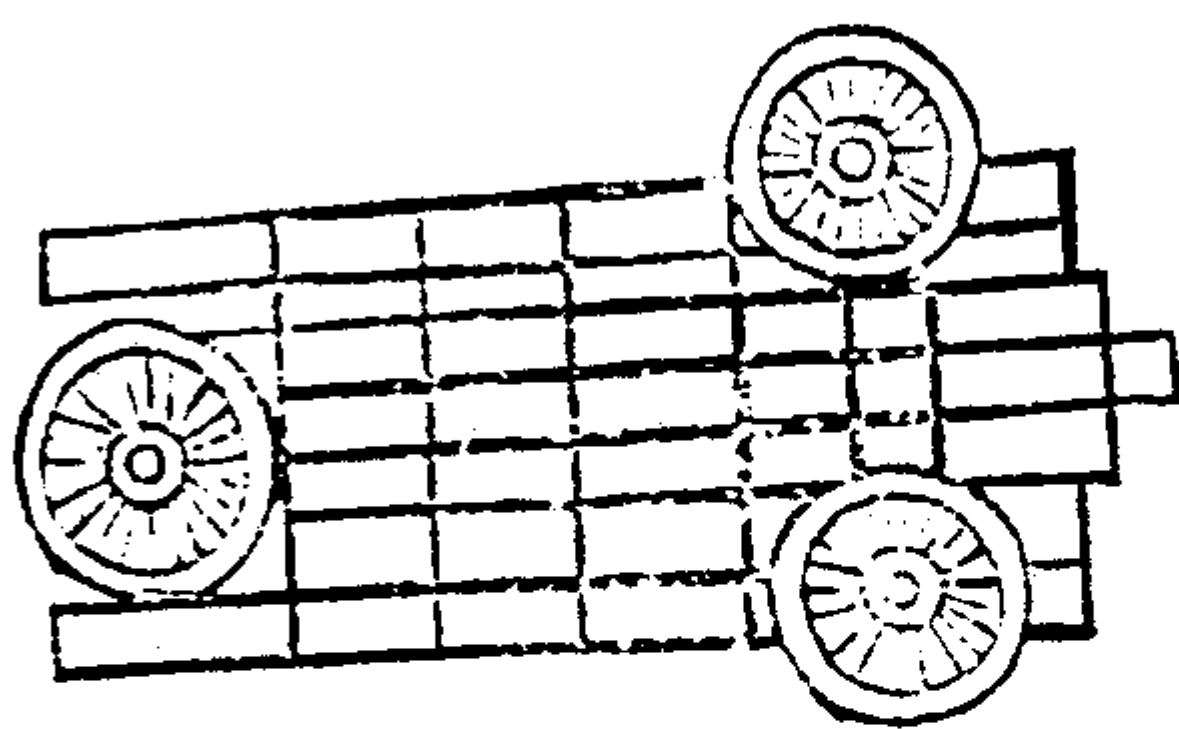
法輪

一百以堅木爲之鐵片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六錢共銀六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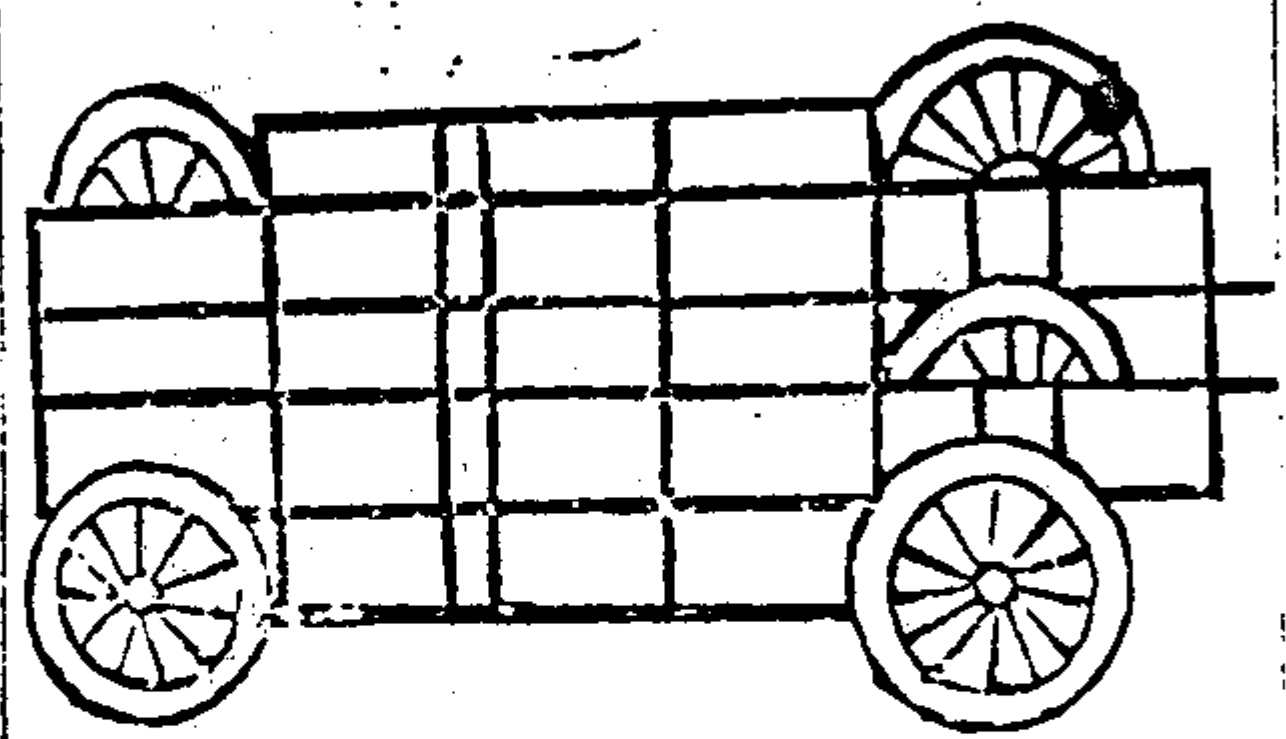
雙推輪

二百以堅木爲之鐵板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寸兩邊帶開沙鐵斧數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共該銀二百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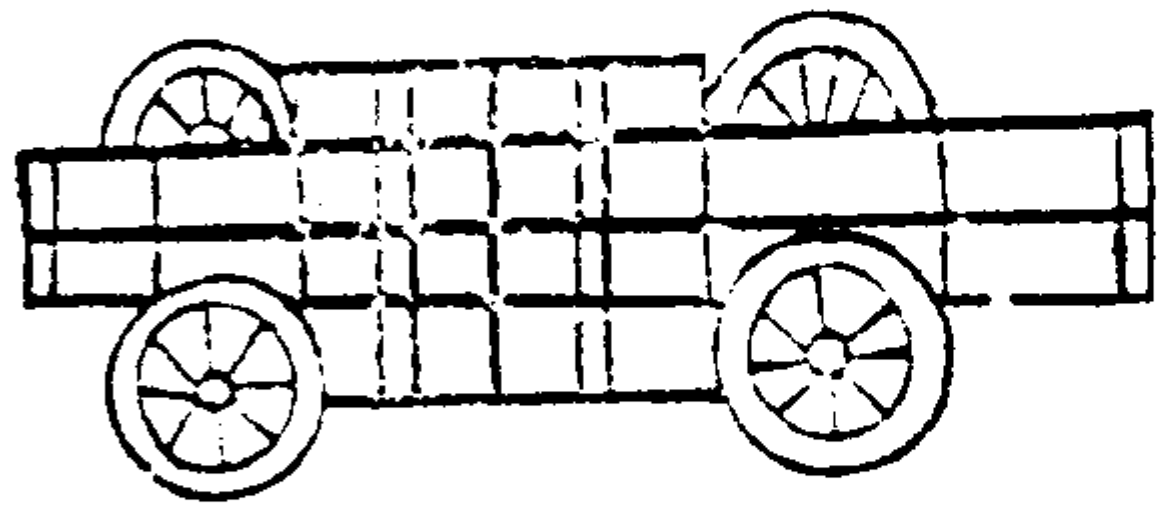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

十乘以木爲之輪用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滚止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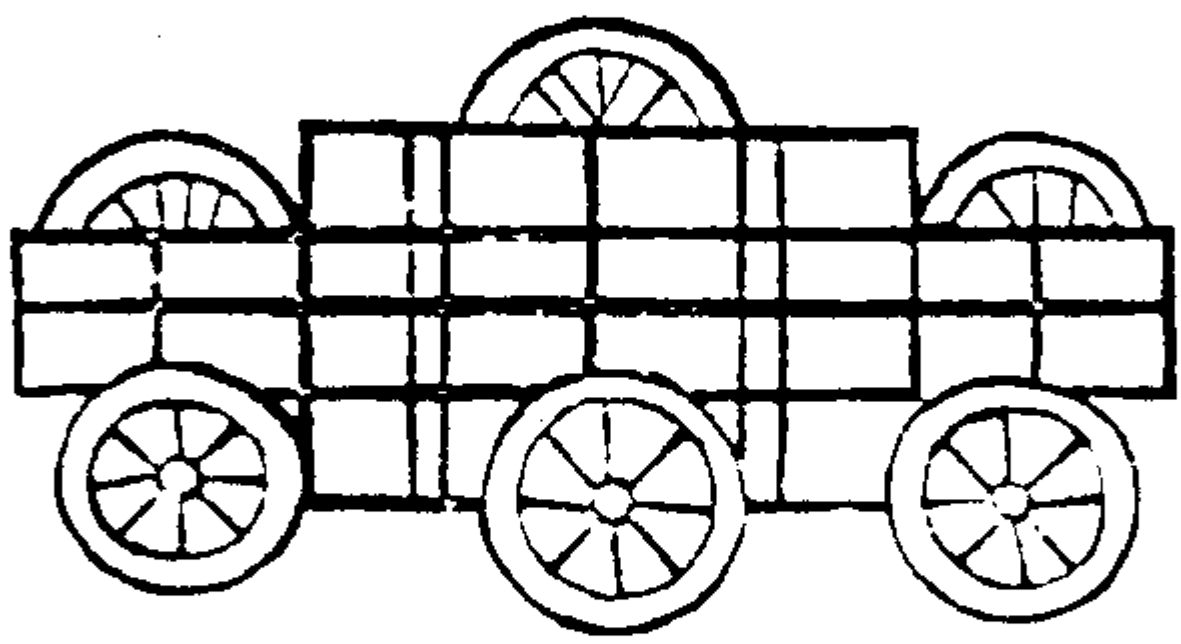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

十乘以木爲之五輪俱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滚止坐二人其上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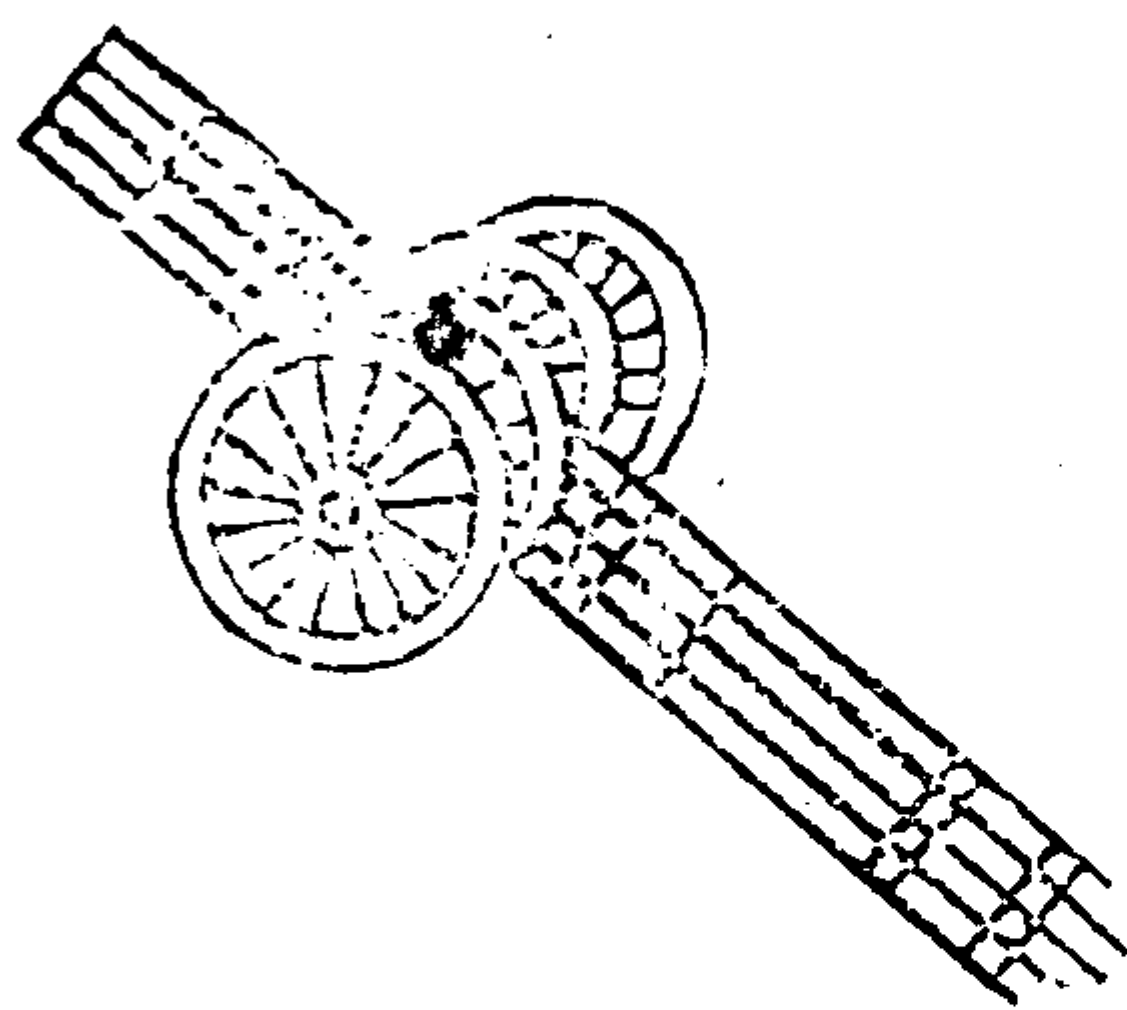
滾沙輪

十乘以木為之輪包裹如前用四隻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二層割木板餘如前該銀二十兩共銀二百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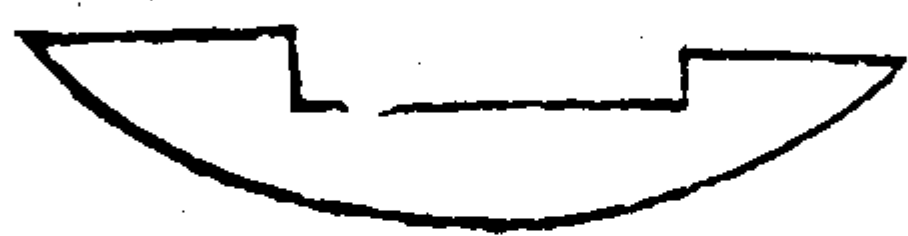
常轉輪

十乘以木為之輪俱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刮江篙此輪往迴一次河深一尺坐二人收纜而轉大約銀三百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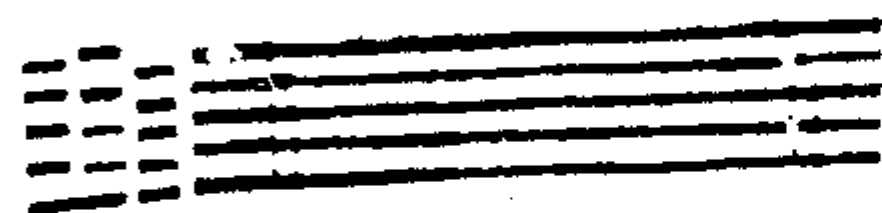
開沙輦

十乘以木為之四輪鐵包帶開沙斧入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丈闊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木推板尾拖鐵沙扒此輦往迴五次至地可以行五十八約用銀三百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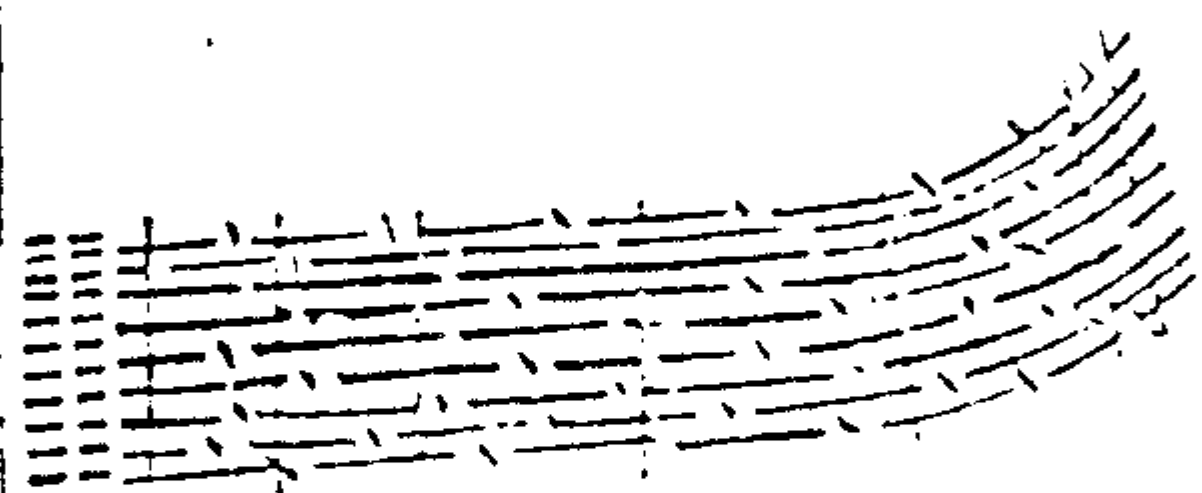
淘沙船

一千每船載濬夫一名厚板打造每隻用銀一兩

用大淺船價多不足於用淘沙船名最妙價廉可多置今漸濬用一千隻該銀一千兩領濬用一萬該銀一萬兩可造

濬淺筏

一千每筏夫二名杉木五分者二十五根爲一筏

杉筏可耐久濬畢或發價還官或造濬夫屋可每筏該銀一兩二錢五分共一千二百五十兩領濬筏一萬該萬二千五百兩

勝吸沙桴

三百每桴濬夫二名用大毛竹九根爲之

大竹每根銀一錢每桴并橫拴毛竹該銀一兩共該銀三百兩可造置此桴潮來則浮潮去則搜于乾灘比船甚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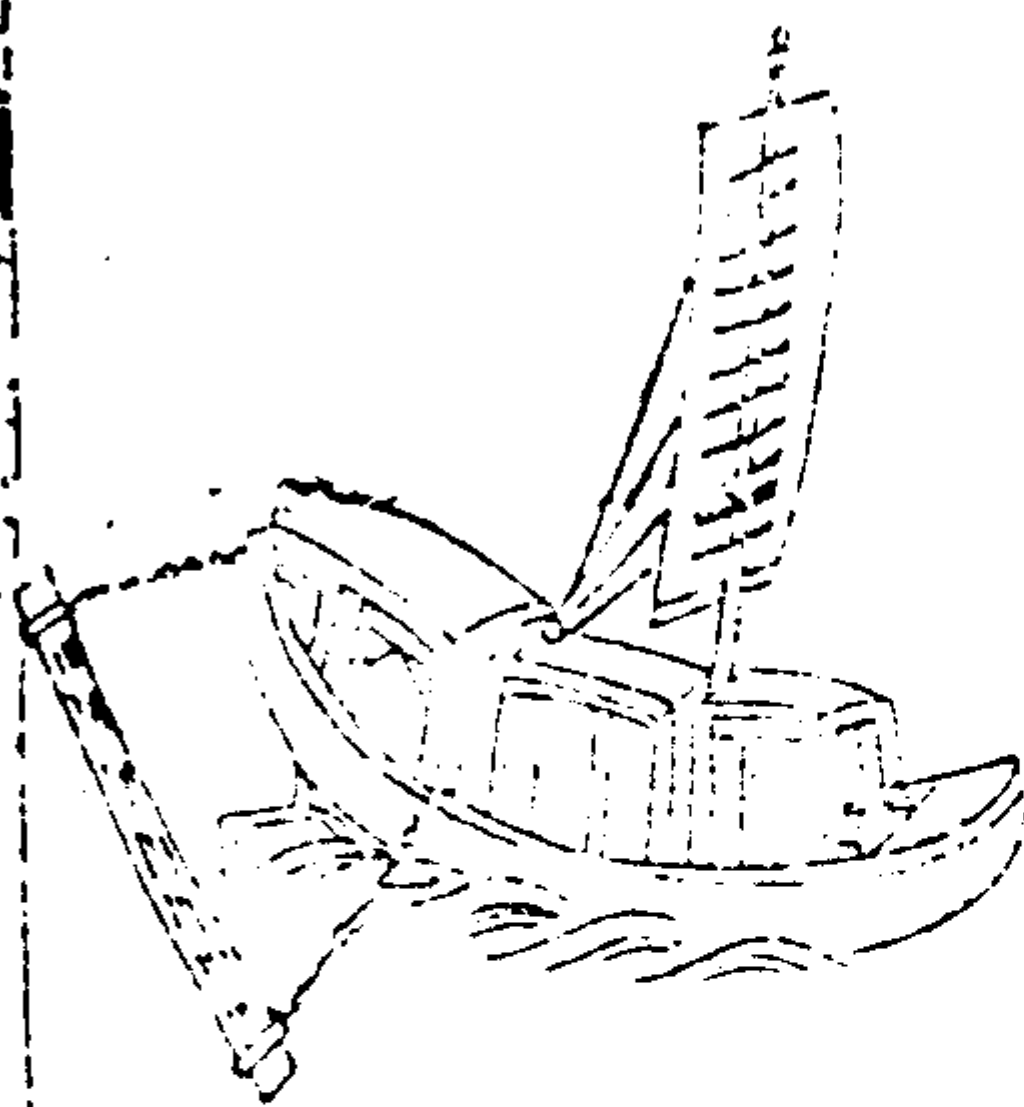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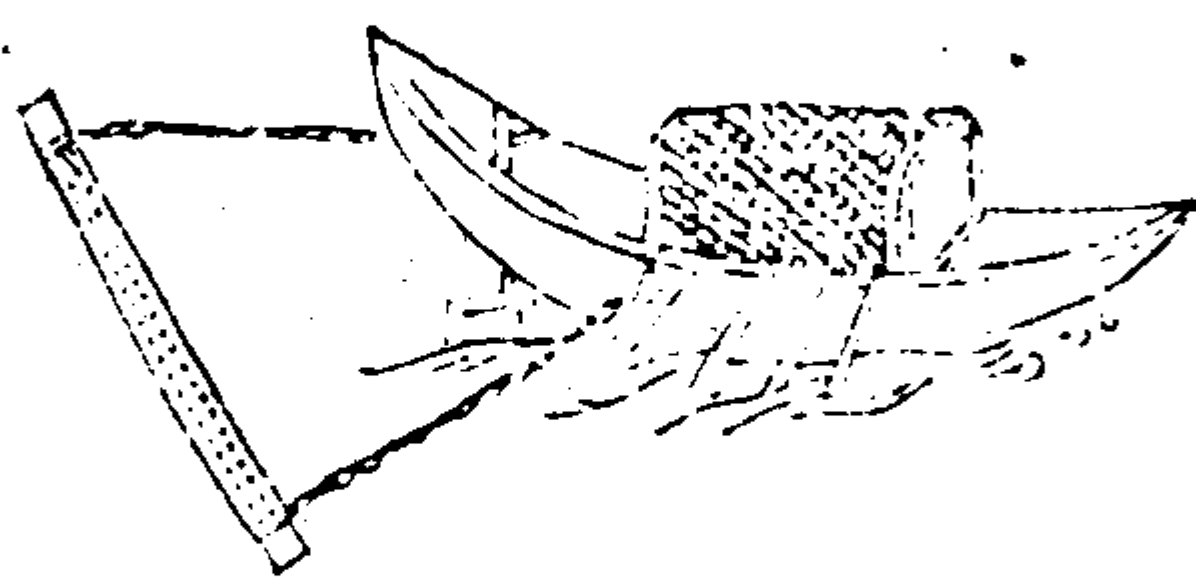
搜江輾

一千以鐵爲之大船方可不造而自足用斯爲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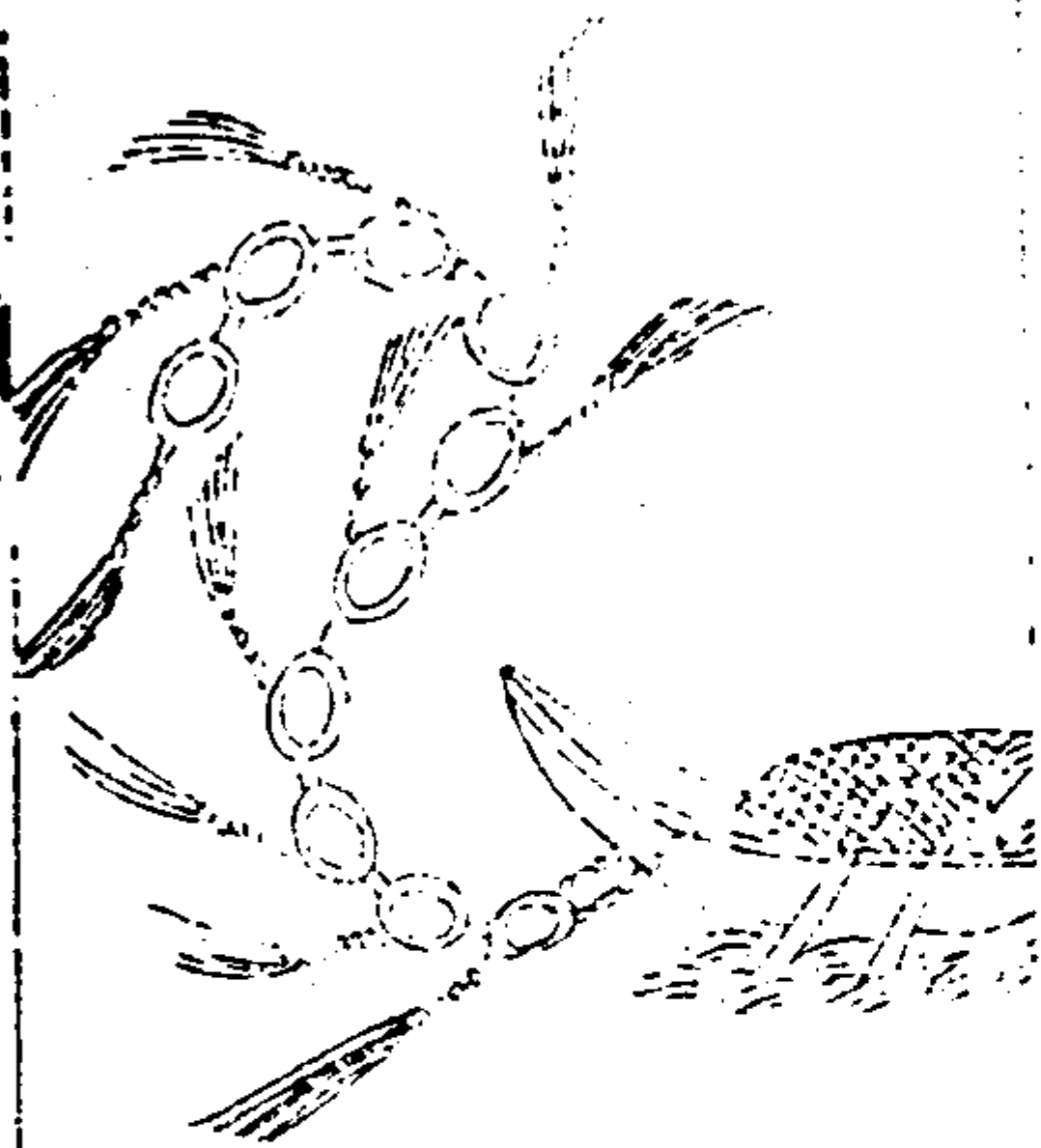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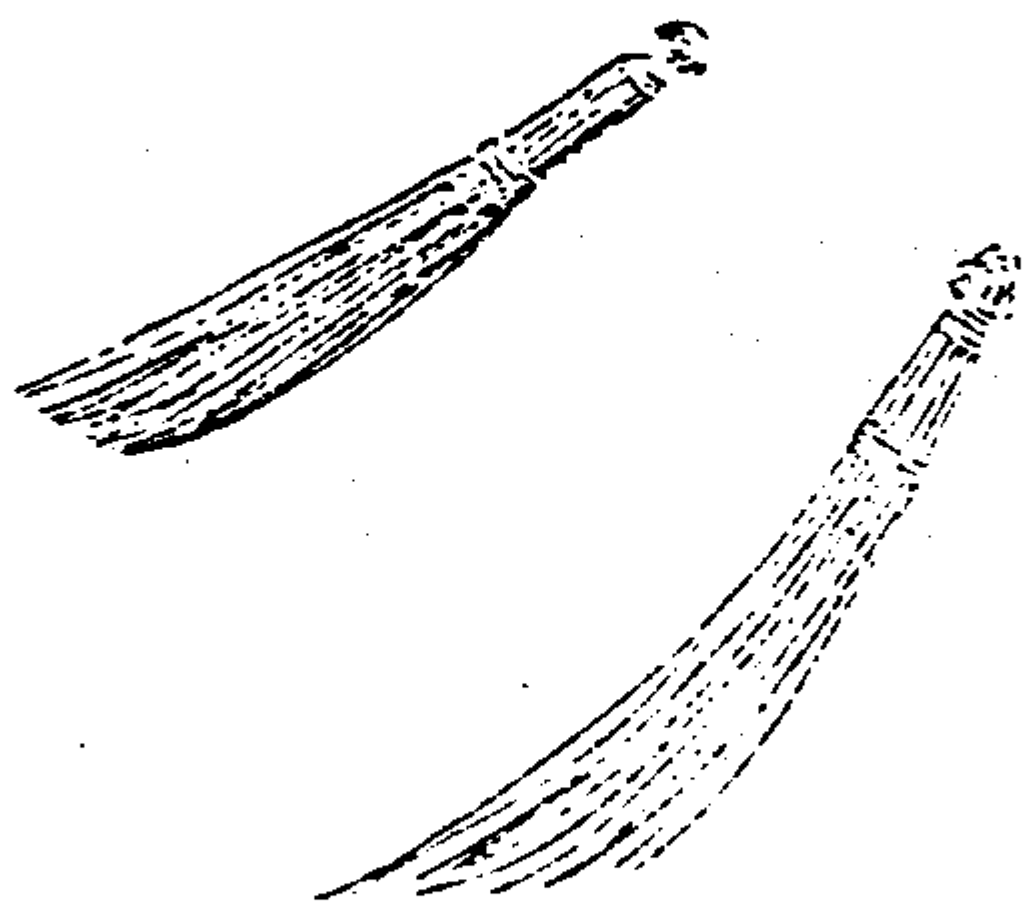
矣惟利于頻不利于漸

混江軸

一千以木與鐵爲之船隨其器爲妙頓漸皆可用

百節篙

一千以木爲之每船一隻用水手四名該四百名

可當夫一萬

刷江篙

一千以鐵爲之重　斤

夜遊巡

一千以木爲之可備夜濬惟利于漸不利于頓

開江犁

三百以鐵爲之重　斤專利於漸不可輕用于

頓也

伏波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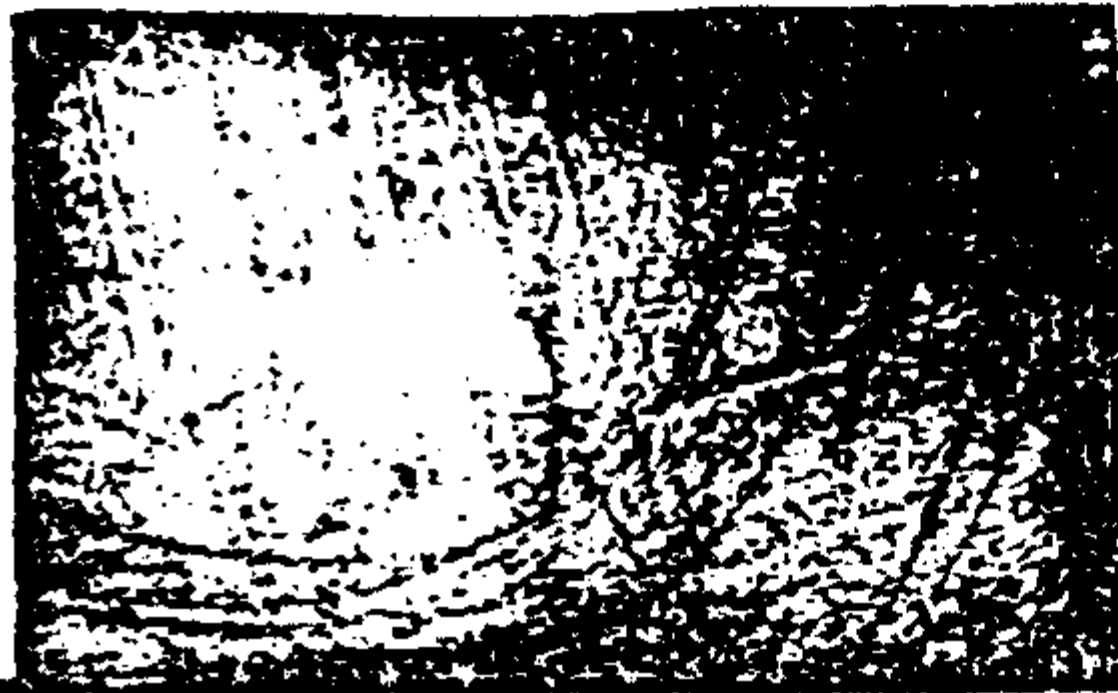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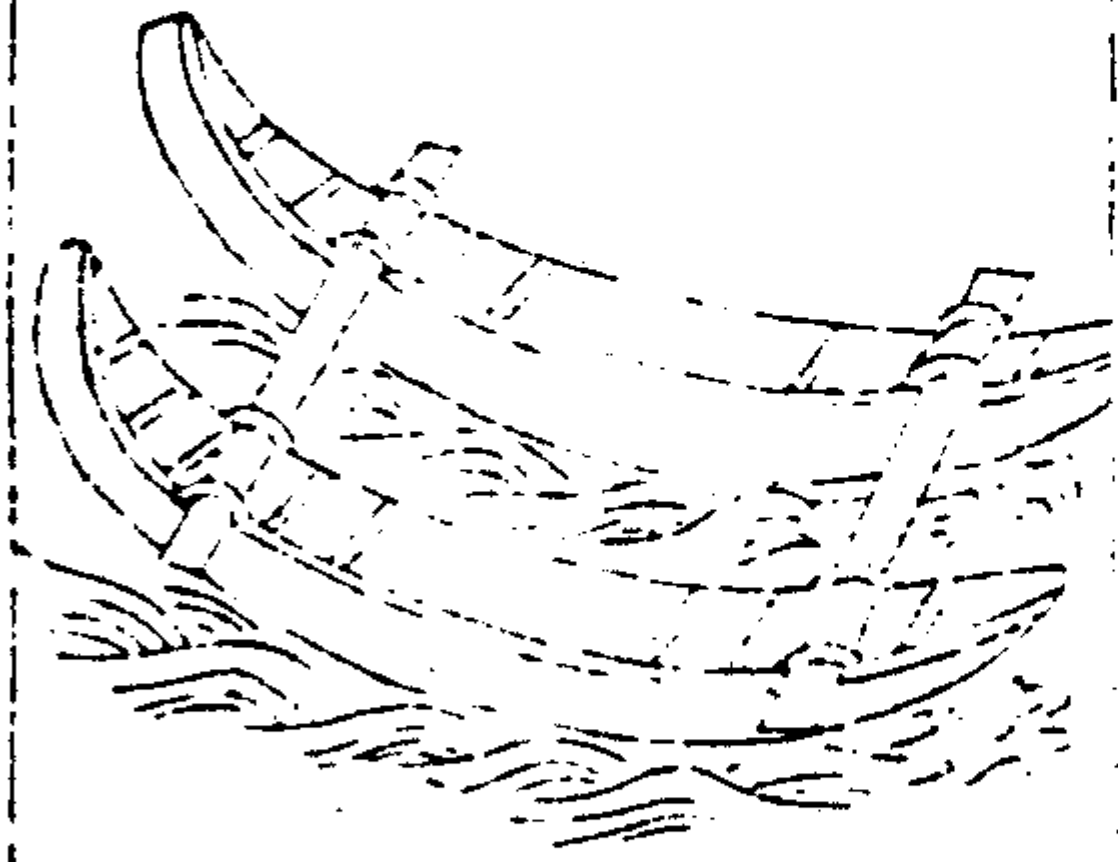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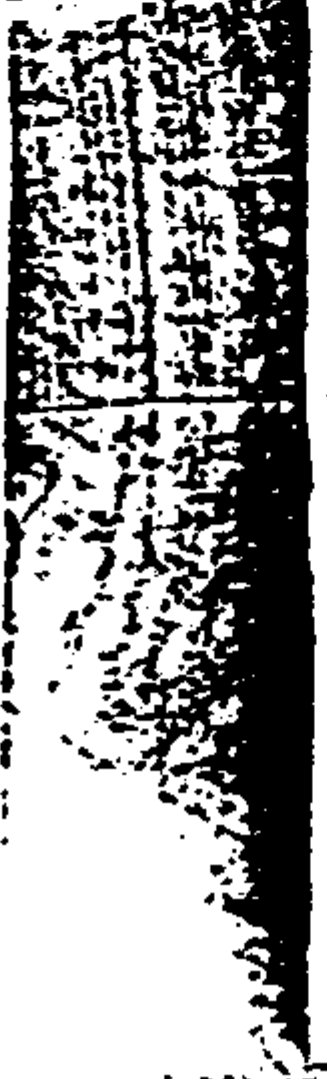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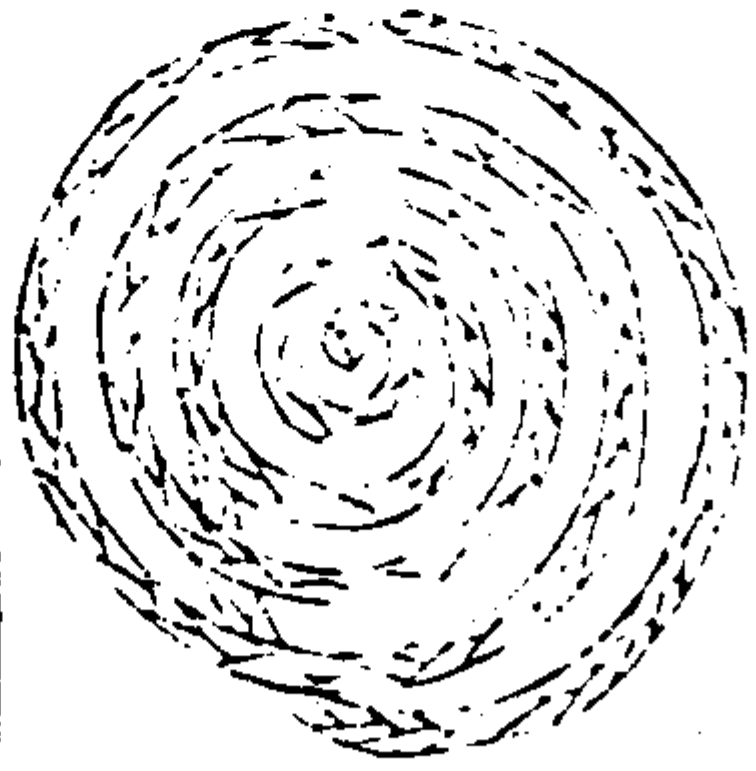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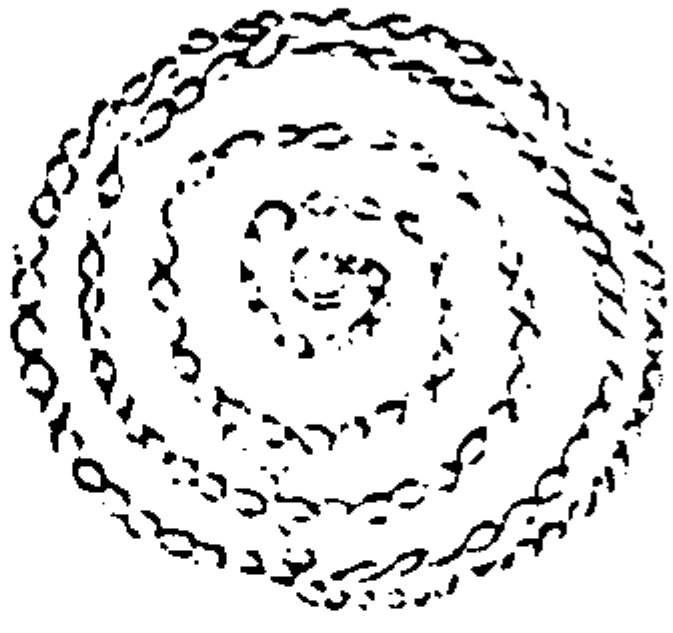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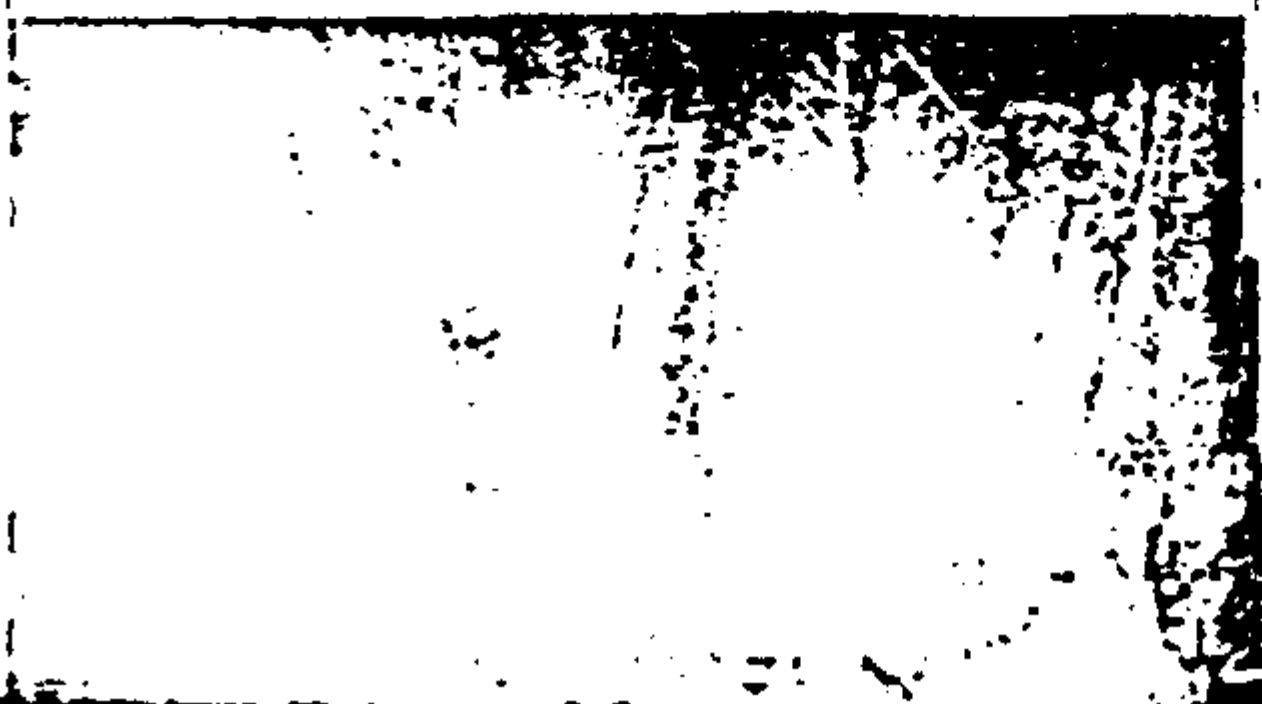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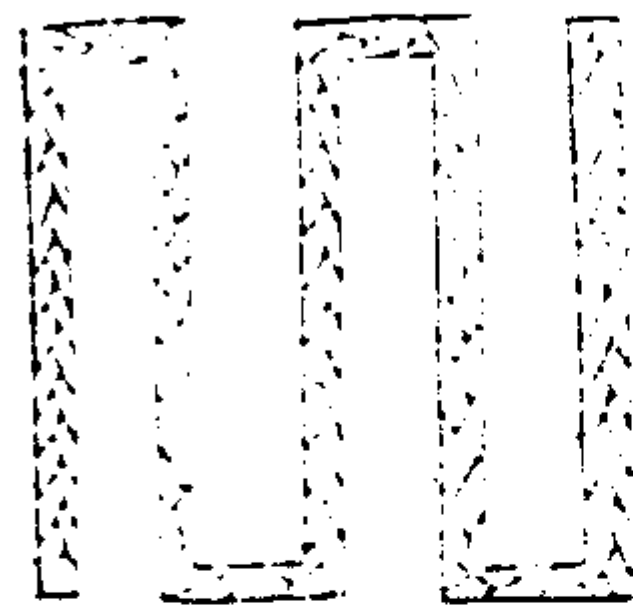
三百該水手六百名夫六百名器械具全則共一千二百名可當夫一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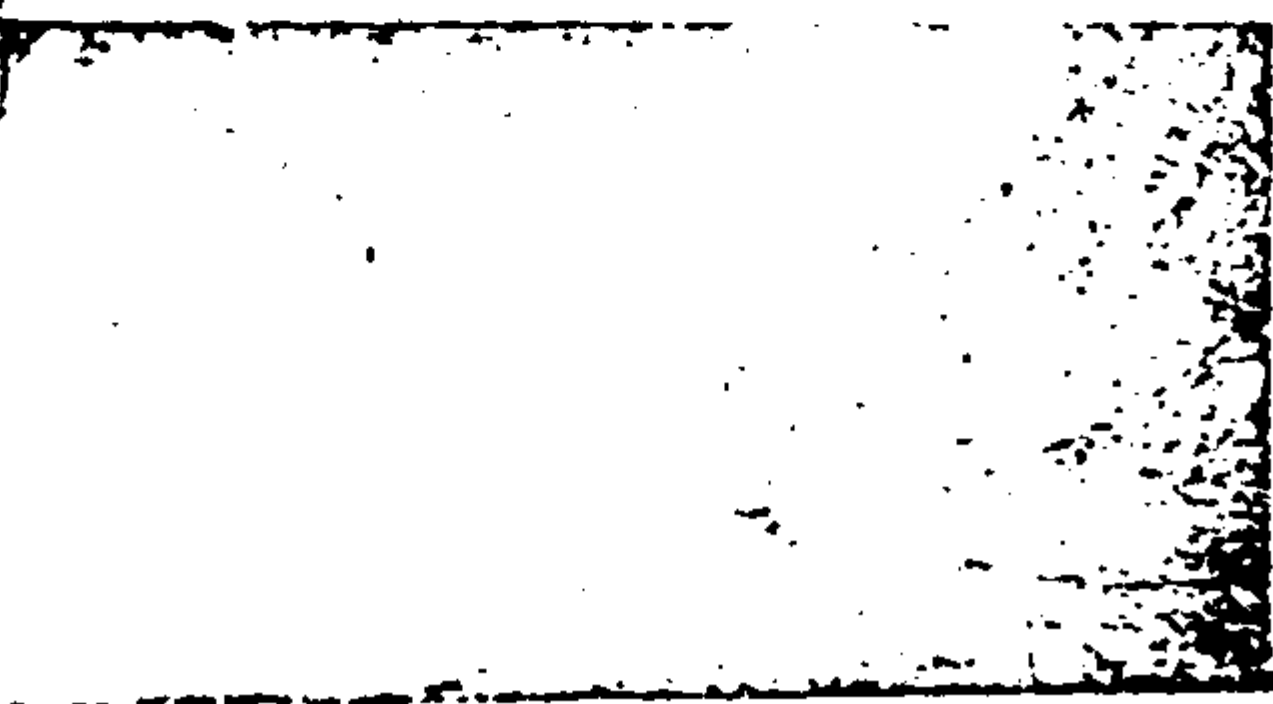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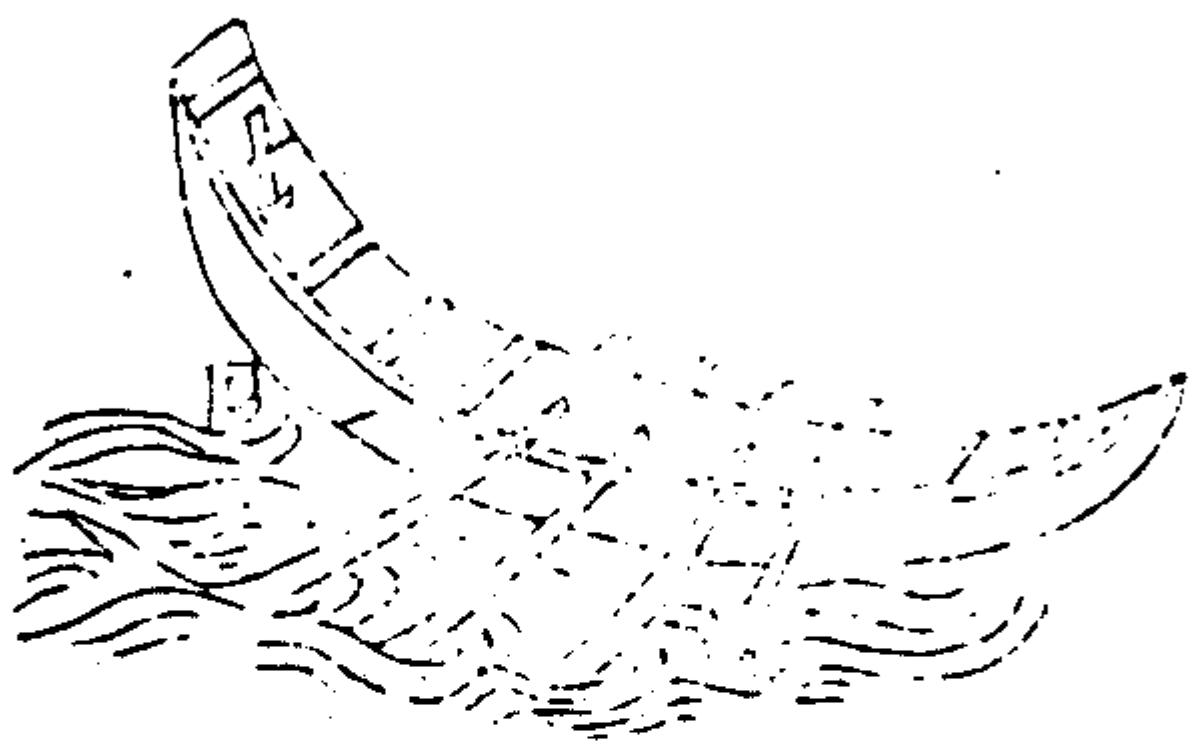
定波纜

有二一以鐵為之一以竹為之隨宜之妙存乎其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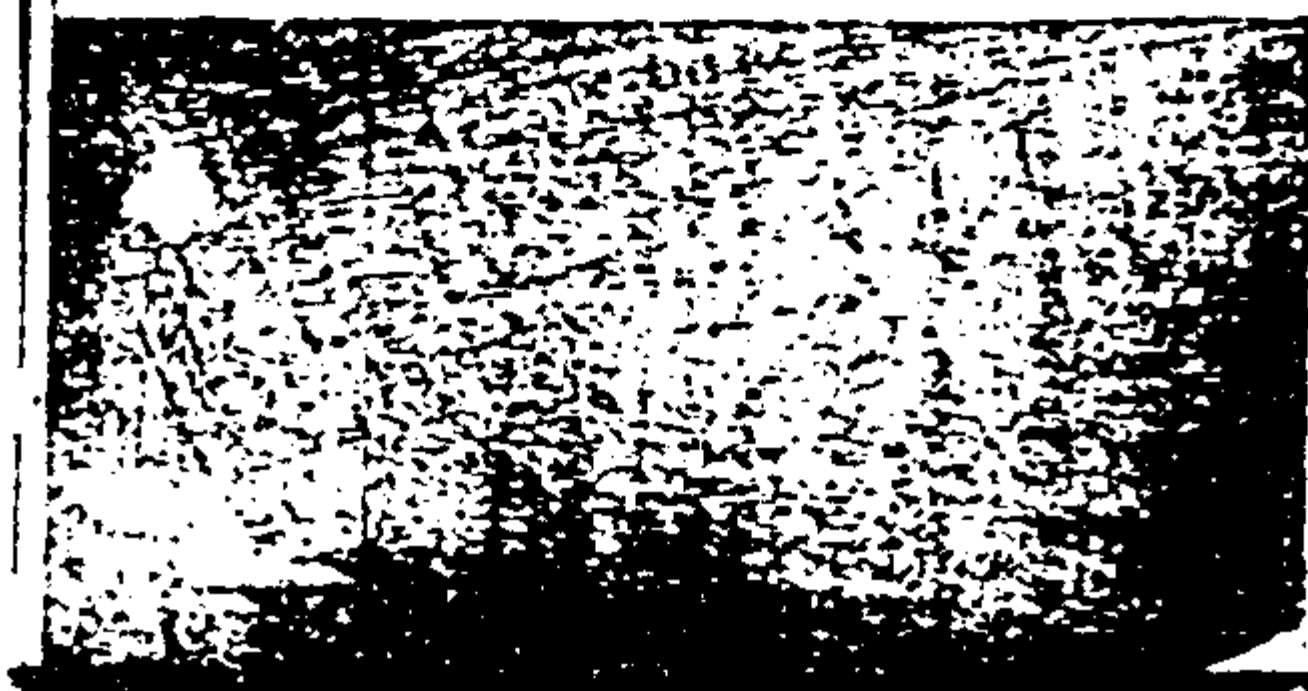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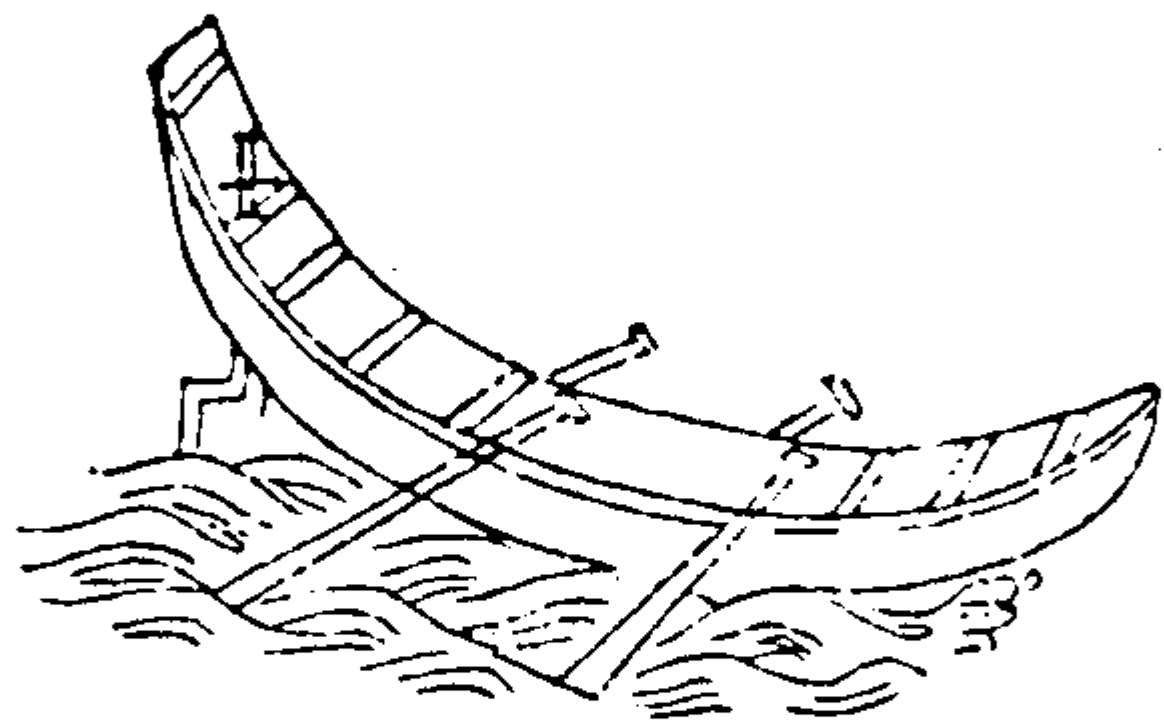
驅山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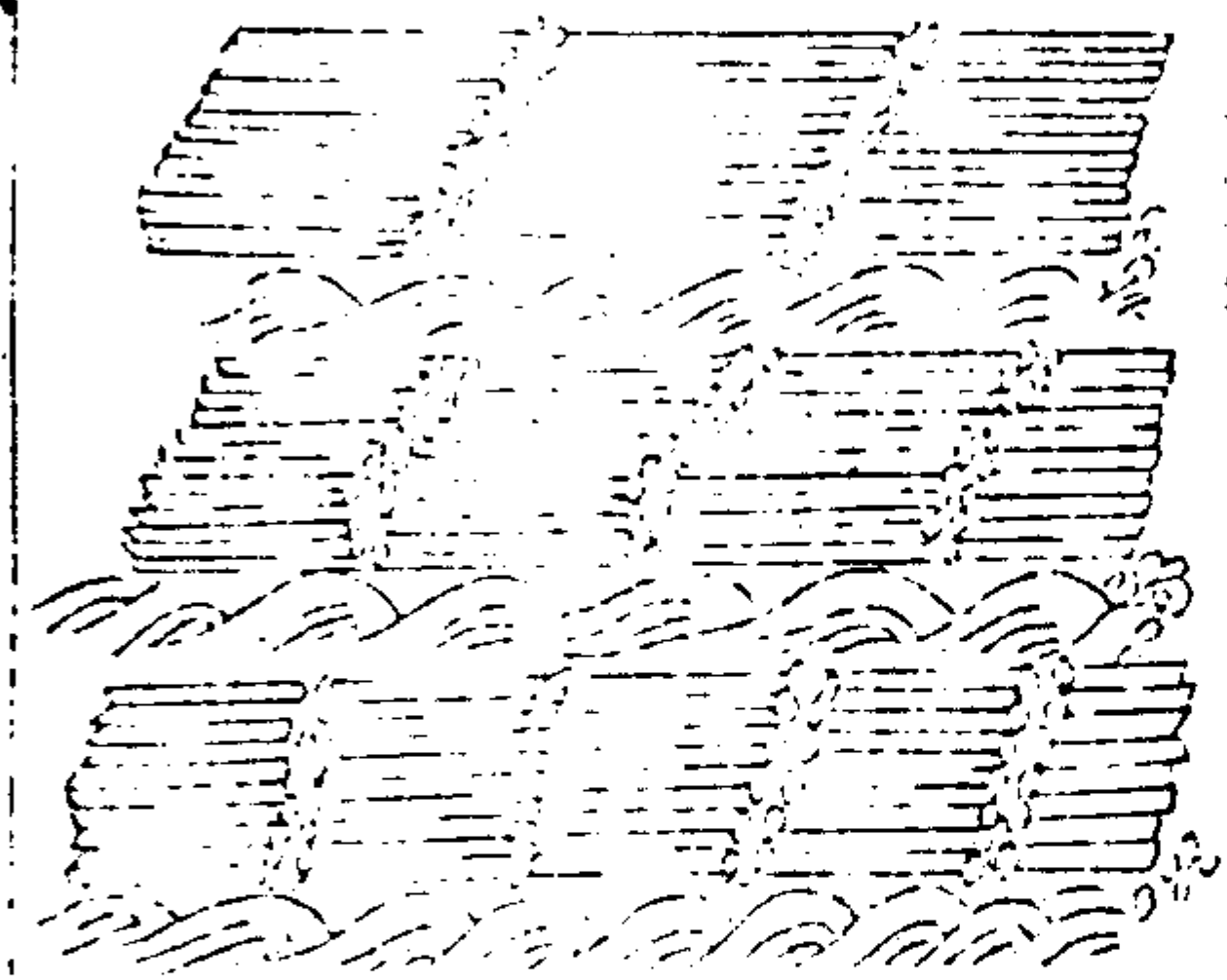
以竹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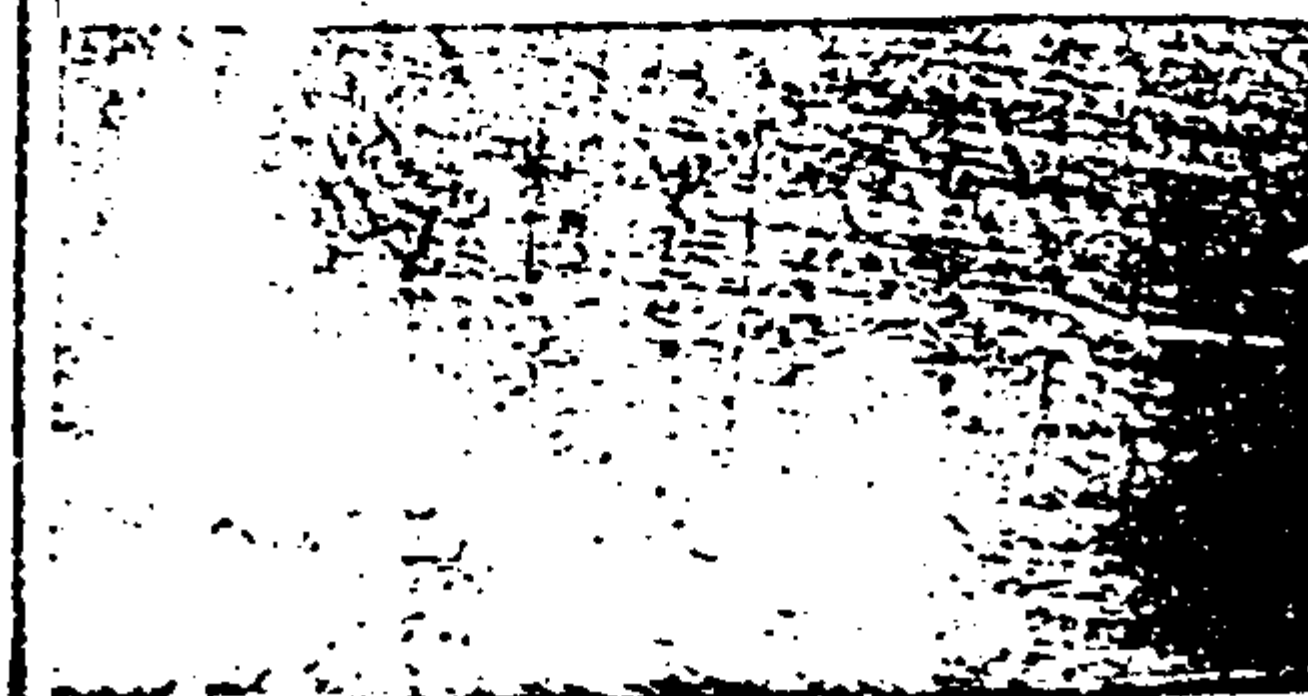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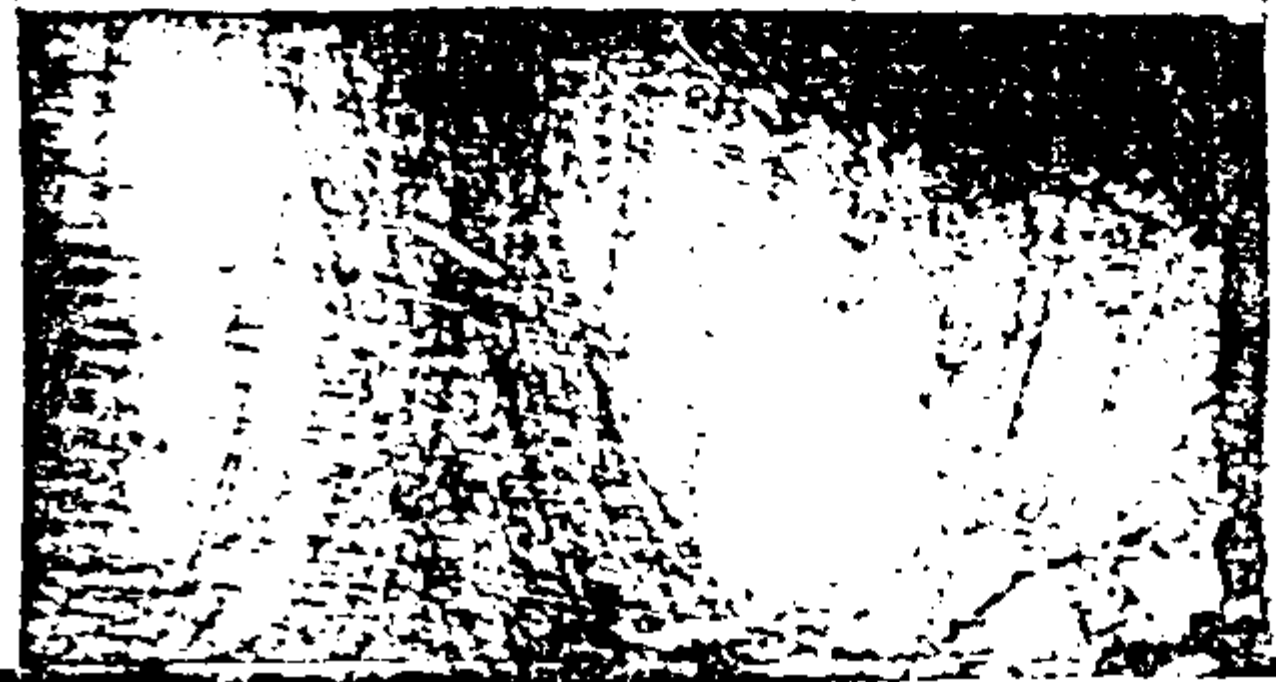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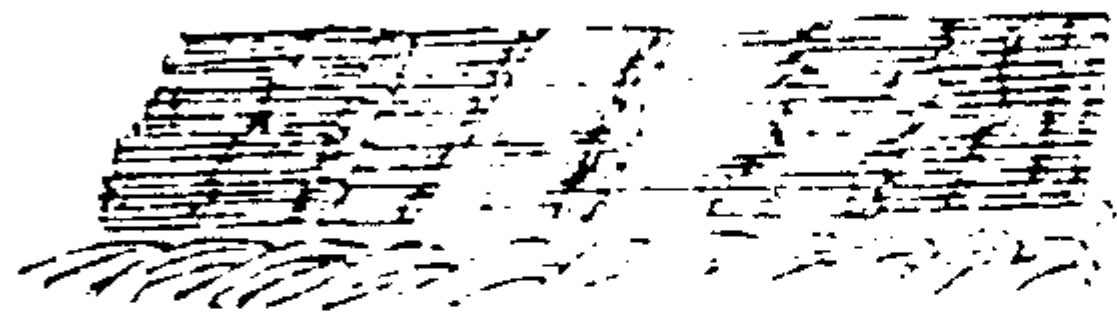
八槳船

用八槳船二十隻該水手一百六十名以備差使

千里徙步

二十以木爲之用報水信于頃晷妙

四櫓船

用四櫓船一百隻該水手四百名以備頓濳

披河排

一百水手六百名

繞江桴

一百以木爲之水手二百名夫二百名

鑽泥鍬

一百以竹爲之水手二百名

短柄鐵扒

一千付以竹爲柄

長柄鐵扒

一千付連稍竹爲柄

濶口鐵扒

一千付連稍竹爲柄

濶舀頭

一千付以竹爲之竿用二

窄舀頭

一千付以鐵爲之竿用

轆轤

一百付以木爲之

鐵索

一百萬斤

竹索

十萬斤

麻索

十萬斤

大旗

二幅每幅以二十疋布爲之

中旗

四十幅每幅以十疋布爲之

小黄旗

一千面以布爲之

以上濬具該銀十萬可造除竹木年久腐爛無可

鐵器雖折不多濟完還有八萬餘兩器具可以貯

庫

神濬意

急濬

語曰徐行濟溺無補于溺濬固有所當急也今日所急者首莫如

祖陵泗州清河沭陽安東淮揚高寶興鹽通泰民之昏墊田之漂沒次莫如徐邳豐沛以上地方與夫過水災傷之所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殫力者

緩濬

緩者稍後之意俟水稍平方可用濬以底平成之績雖比浸沒者若緩其實不可忘也河有河之緩急湖有湖之緩急各地方各有緩急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譬如醫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其標者莫如消導治其本者要在濬深

順天之時

夫治水者要知先天洪範之理成後天敷土之功故順天時爲首古人先天開人因時立政亦只識得此意耳天時浩渺不可語泄先後機玄難以言傳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此二句亦無細解貴人自悟耳

順地之理

水在地中無處不有譬如人身之血脈[illegible]此先天之水也洪範五行一曰水[illegible]之水黃河源出星宿海乃天一之所發散行于地上譬如人身之汗多寡有時故集腋處則汗多支幹隆脊之處則汗少禹奠高山大川亦順地之理耳

順民之情

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民情也千古作事未有不順民情而能成功業者故高者喜水下者惡濕喜水者欲得其利惡濕者欲遠其害或竊而開之余懷二十三年拯民之心茲欲一試故予之治水與民相安願開者願堵者直填所惡與其所欲自有妙理聽從民便誓不害一人一家使之失所

順水之性

江河本自趨下是其性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蓋謂順水之性也決排疏瀹因勢而導之耳冀者治隄是障之也爲無疏瀹萬全之策不得已乃從末計耳今既有神濬法又得陣濬之旨則二三年後隄可委之無用民皆得平土而

地水師圖演

桐鄉潘鳳梧著

余讀易知伏羲地水師與文周少異蓋伏羲象帝文周明王其旨殊也嘗推其說謂可施之化理云夫遼東東南困于徵輸稍藏耗于邊備兇荒矣古稱燕趙與虜爲鄰然各足以當之未嘗借兵于他國秦築長城猶遣蒙恬將十萬衆守之嗣是漸增今四十萬矣夫燕趙勁卒不減于昔也柰何以天下之大計不出二國右戍因推地水師爲今日急務乃取二卦作圖演之大哉易也兵法蓋於此矣遂識之以爲左券云

䷆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謹按師者聖人欲開萬世太平備察地理見山川險阻可以守國故厥初以山下之泉蓄而爲地中之水是設陣之中寓止戈之義師興示天下不復用兵故名曰師古有作者伏羲氏是也

後十五圖設陣綢于關隘使虜騎不能入

神武圖

關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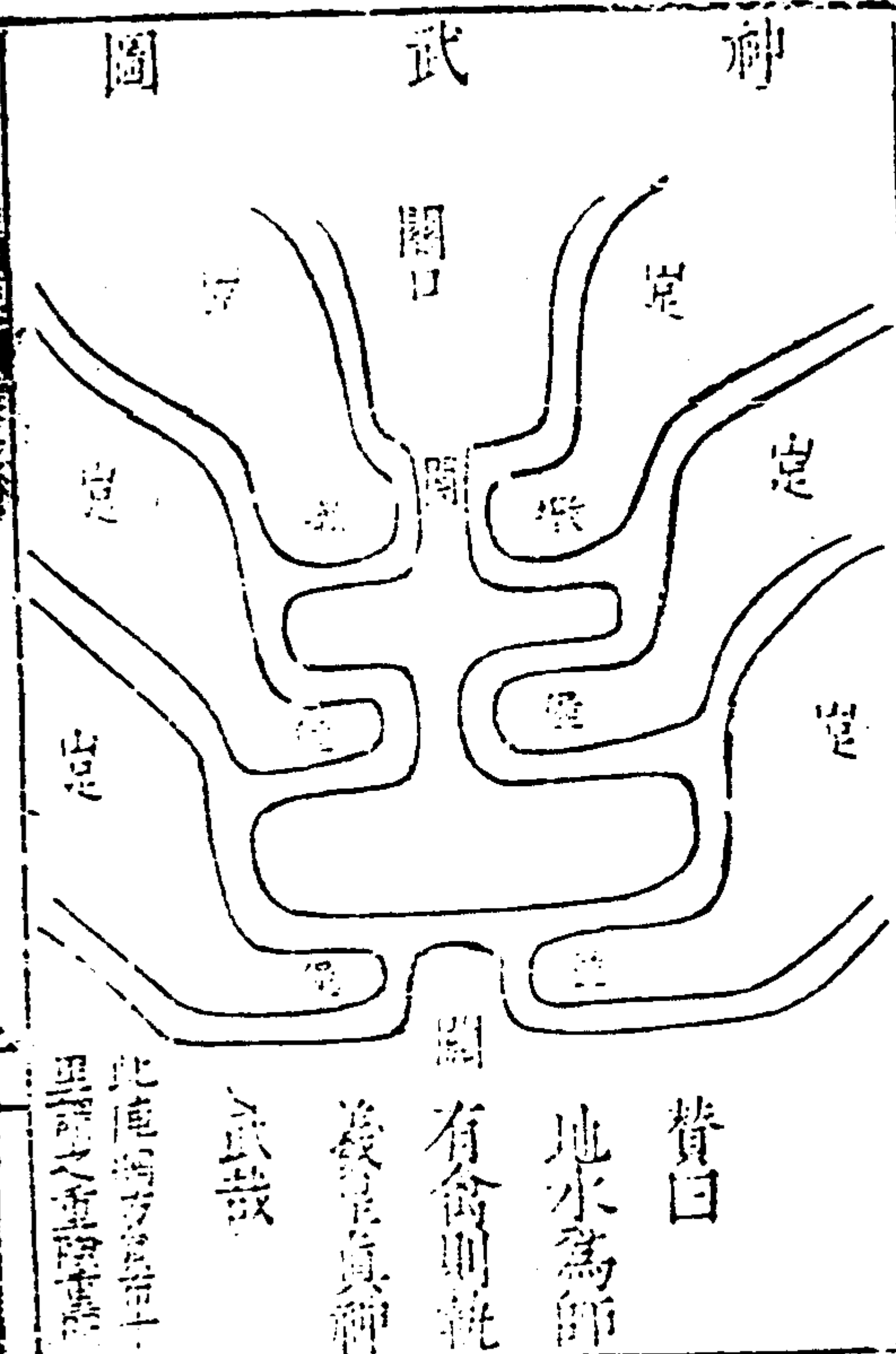
關

關

贊曰

地水爲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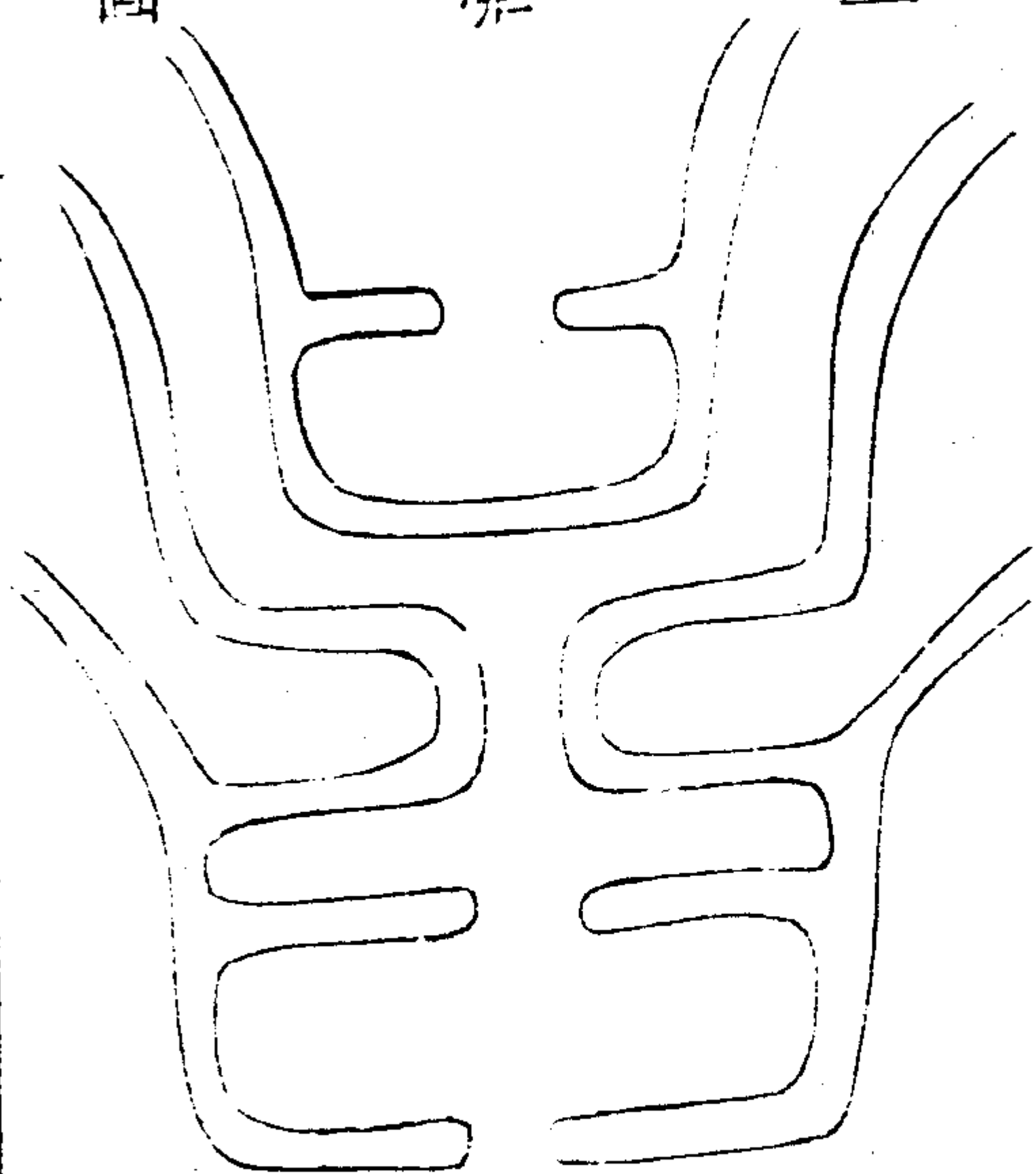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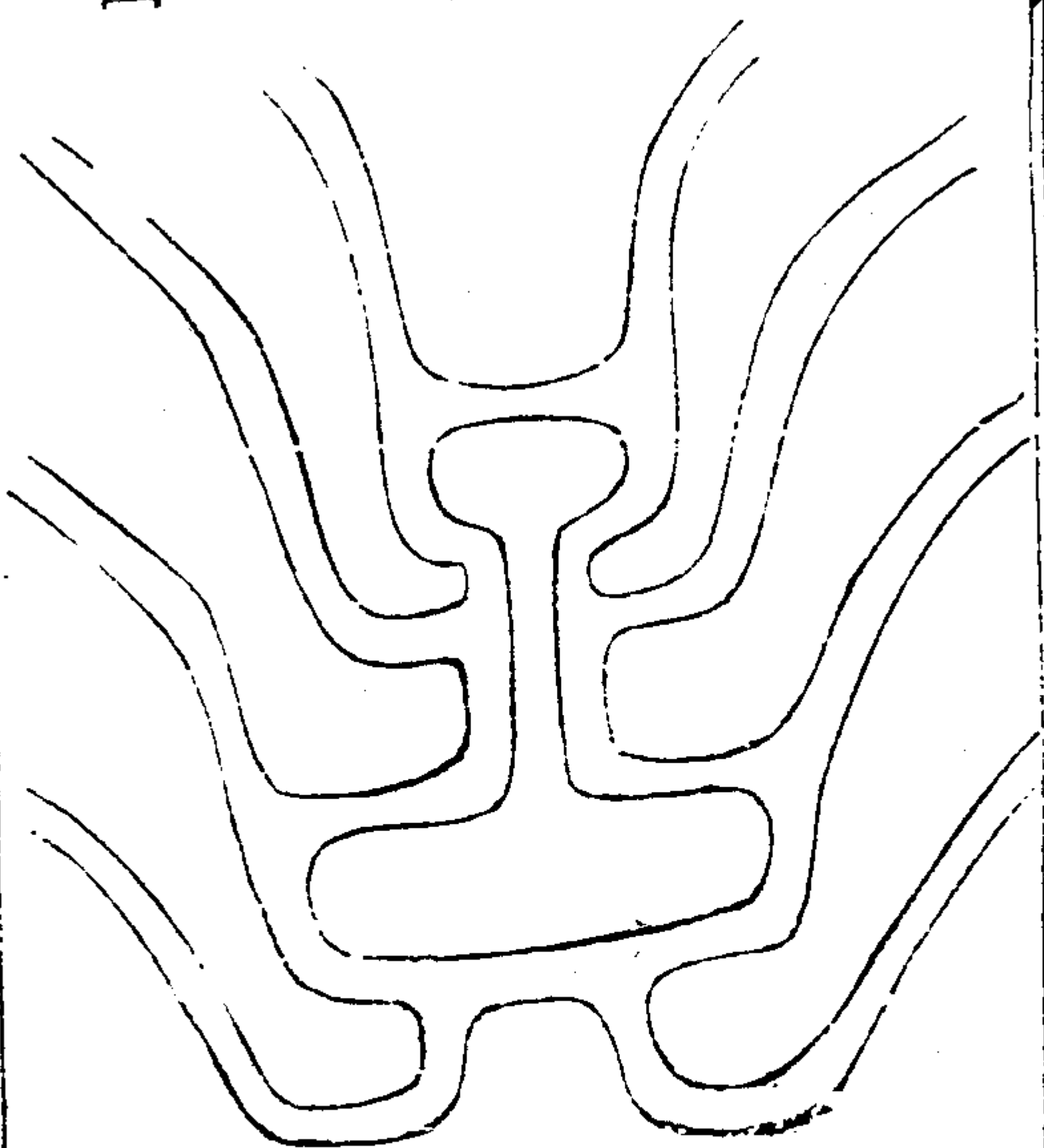
有命則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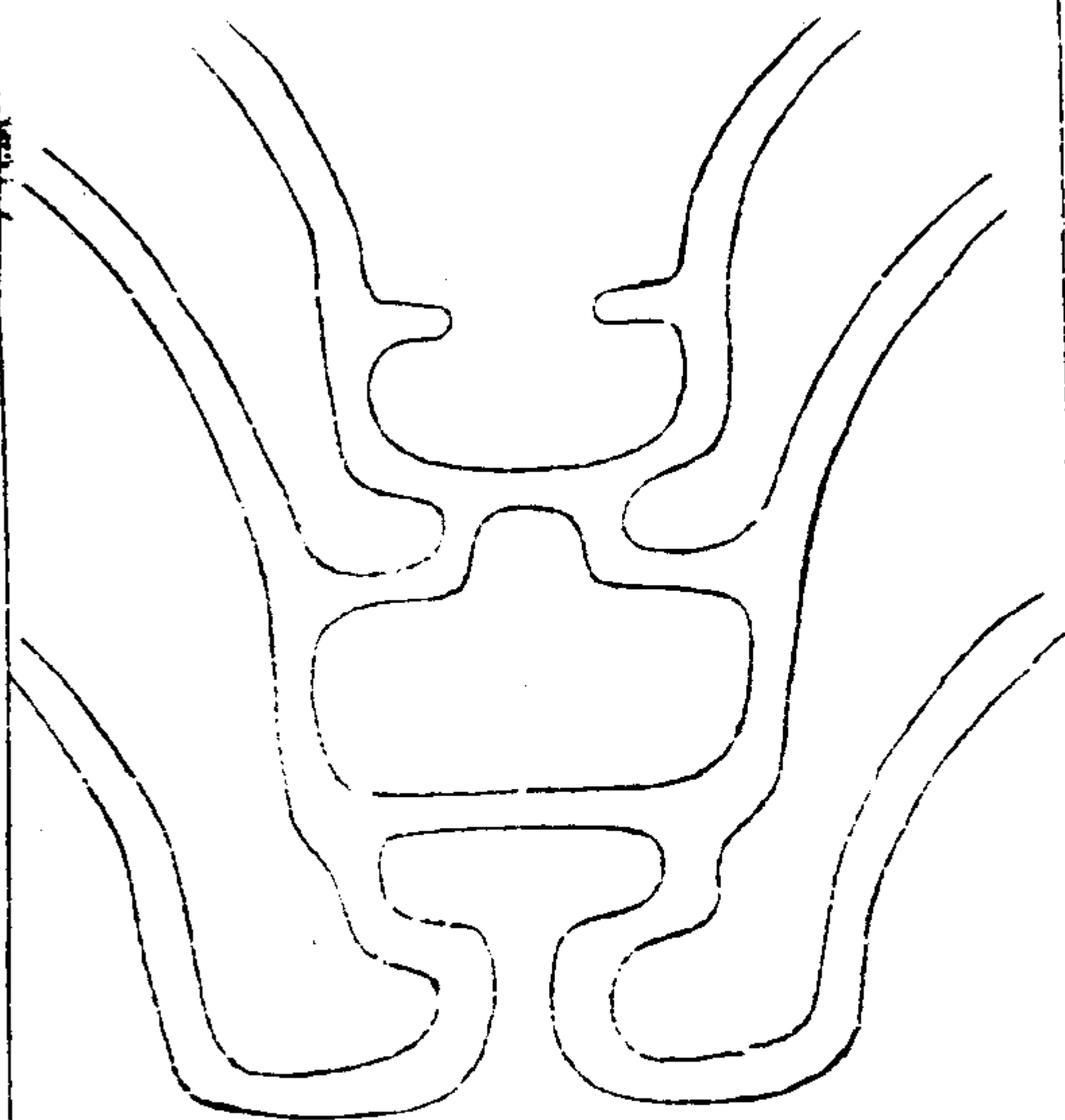
武哉

䷇ 坎上坤下

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謹按比者聖人欲開稼食之源非水不足以興稼穡之教故厥後以地中之水運而爲地上之川是上有所比于下下有所依于上師成而萬國咸寧故名曰比古有行者神農氏是也

知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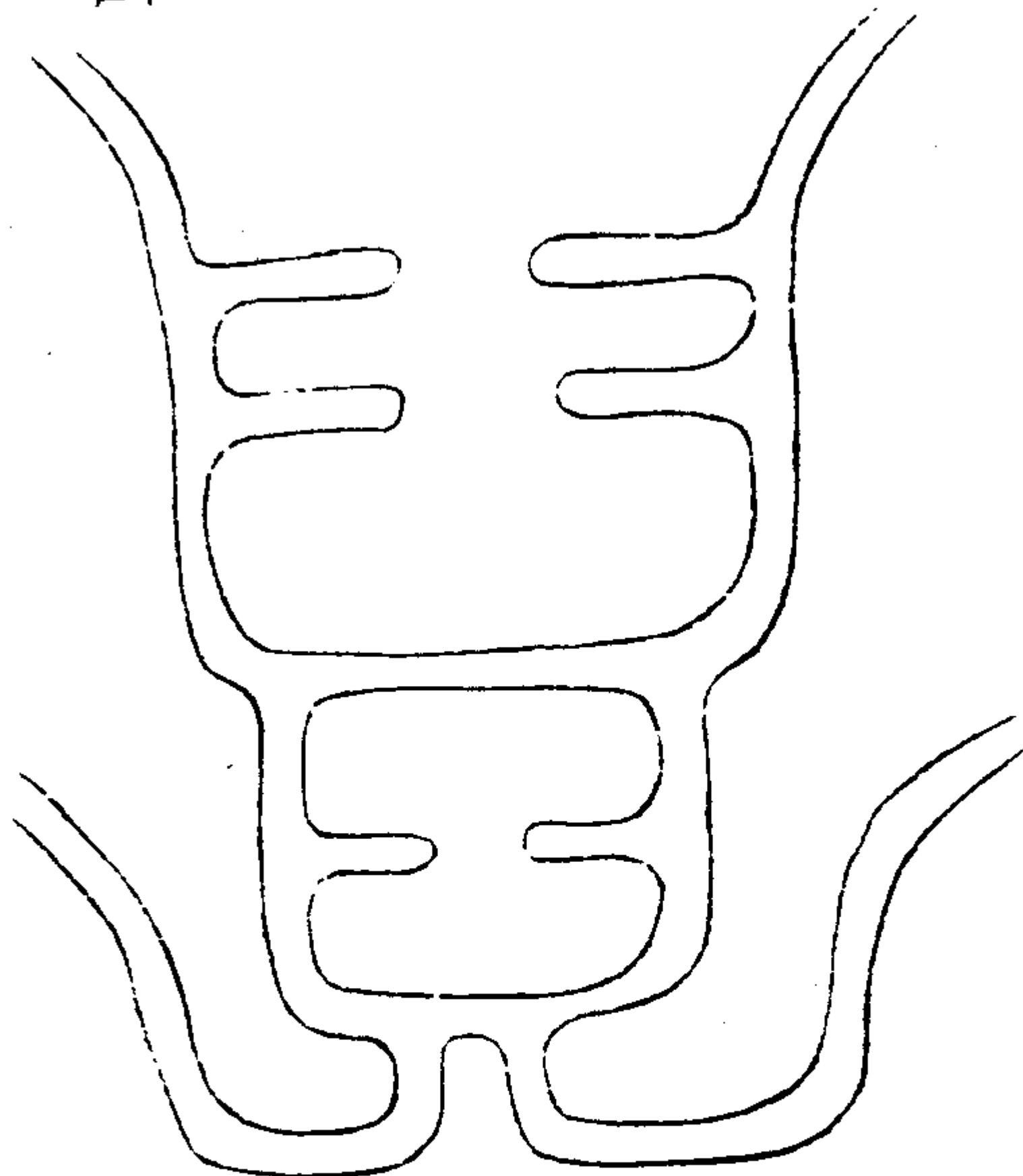
贊曰
前有險而
險不知止
是以自蹇
耳

䷧ 震上坎下

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illegible]中圖

贊曰
獲狐小醜
不虞也射
隼大寇元
患也解悖
之妙乎

䷂ 坎上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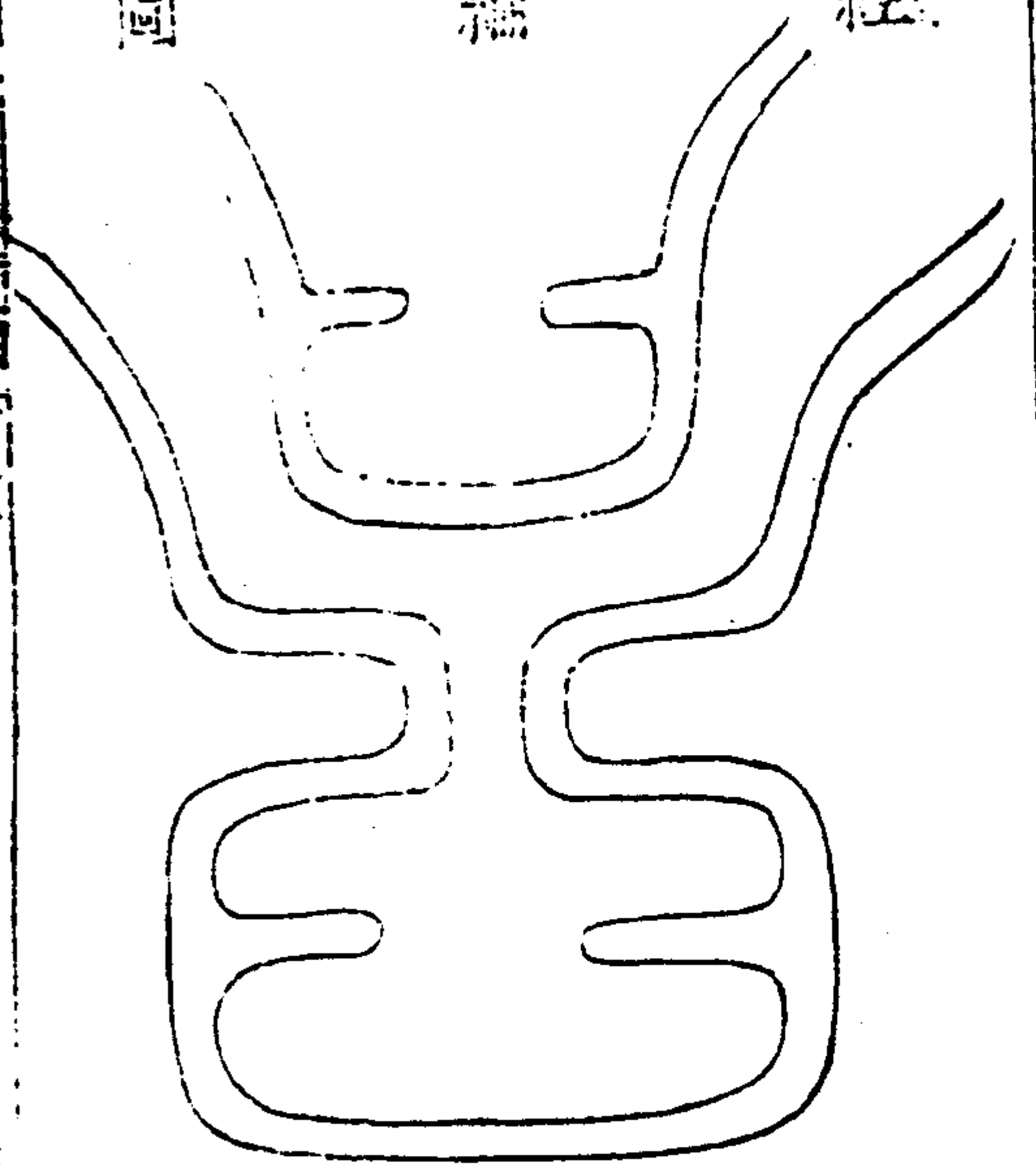
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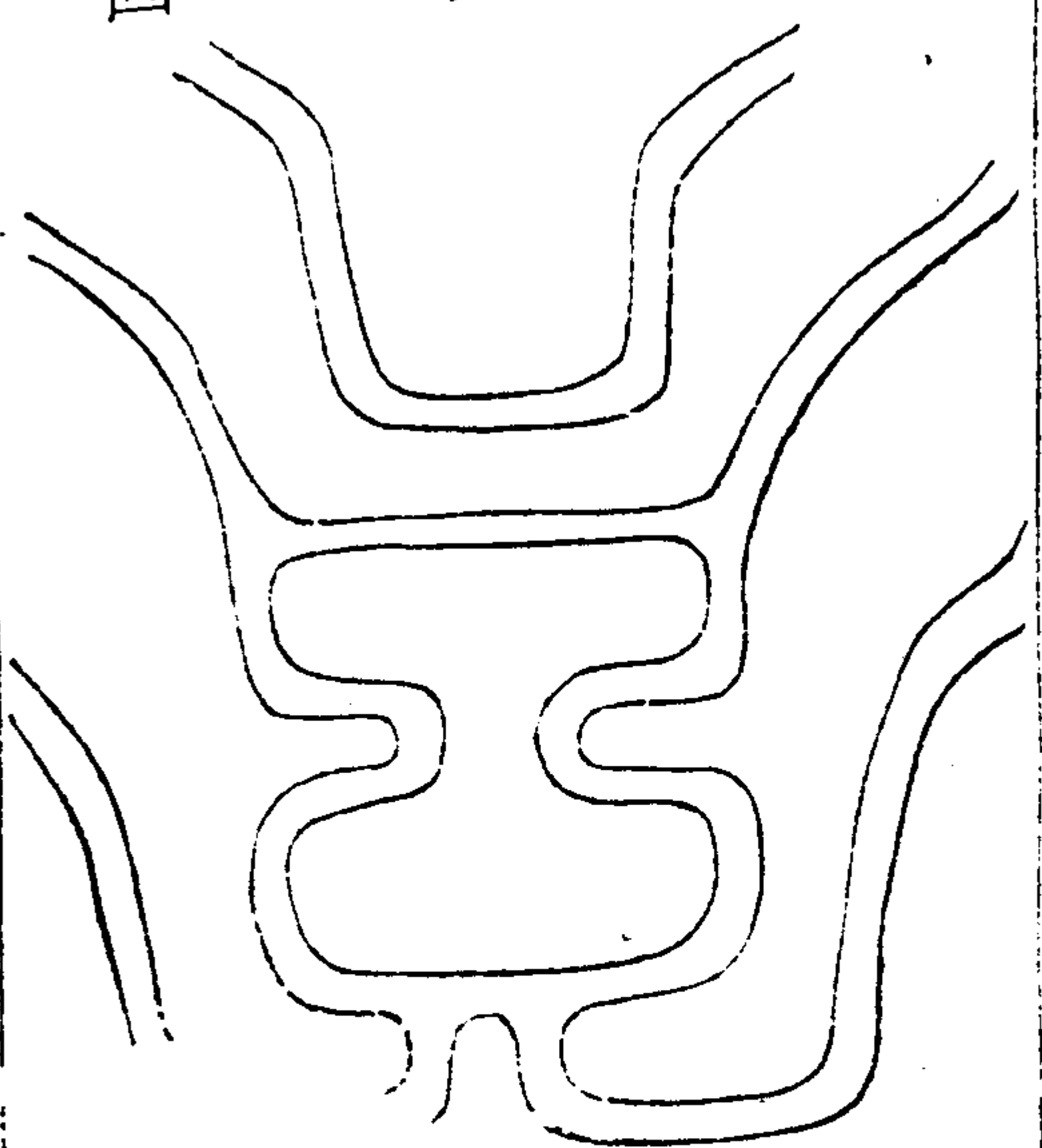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經綸圖

贊曰
斑如馬不
能進也亦
中屯不能
經之經綸
之象乎

䷺ 巽上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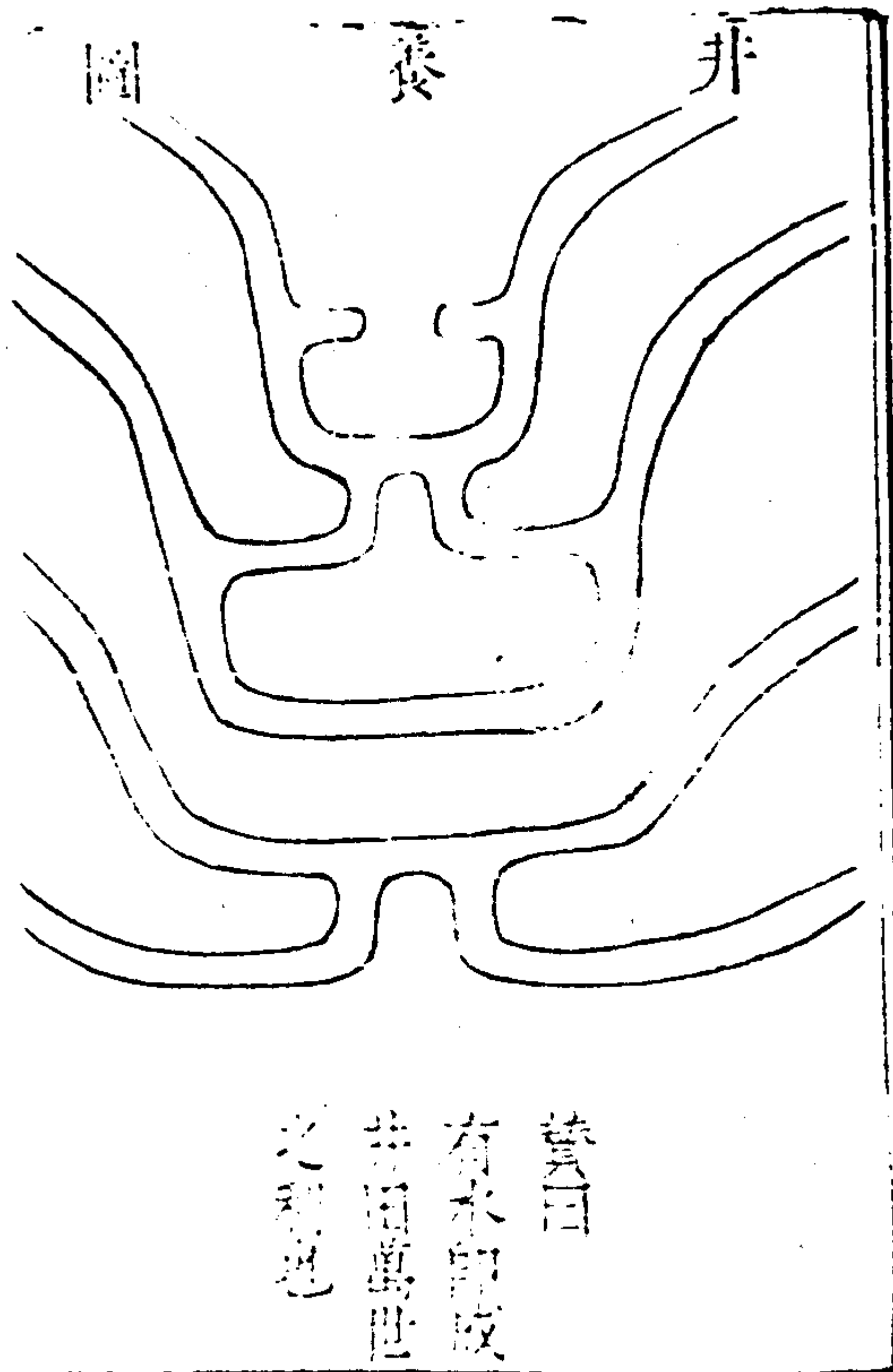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大川圖

贊曰
水多將爲
大川兆矣
之謂也

䷯ 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未濟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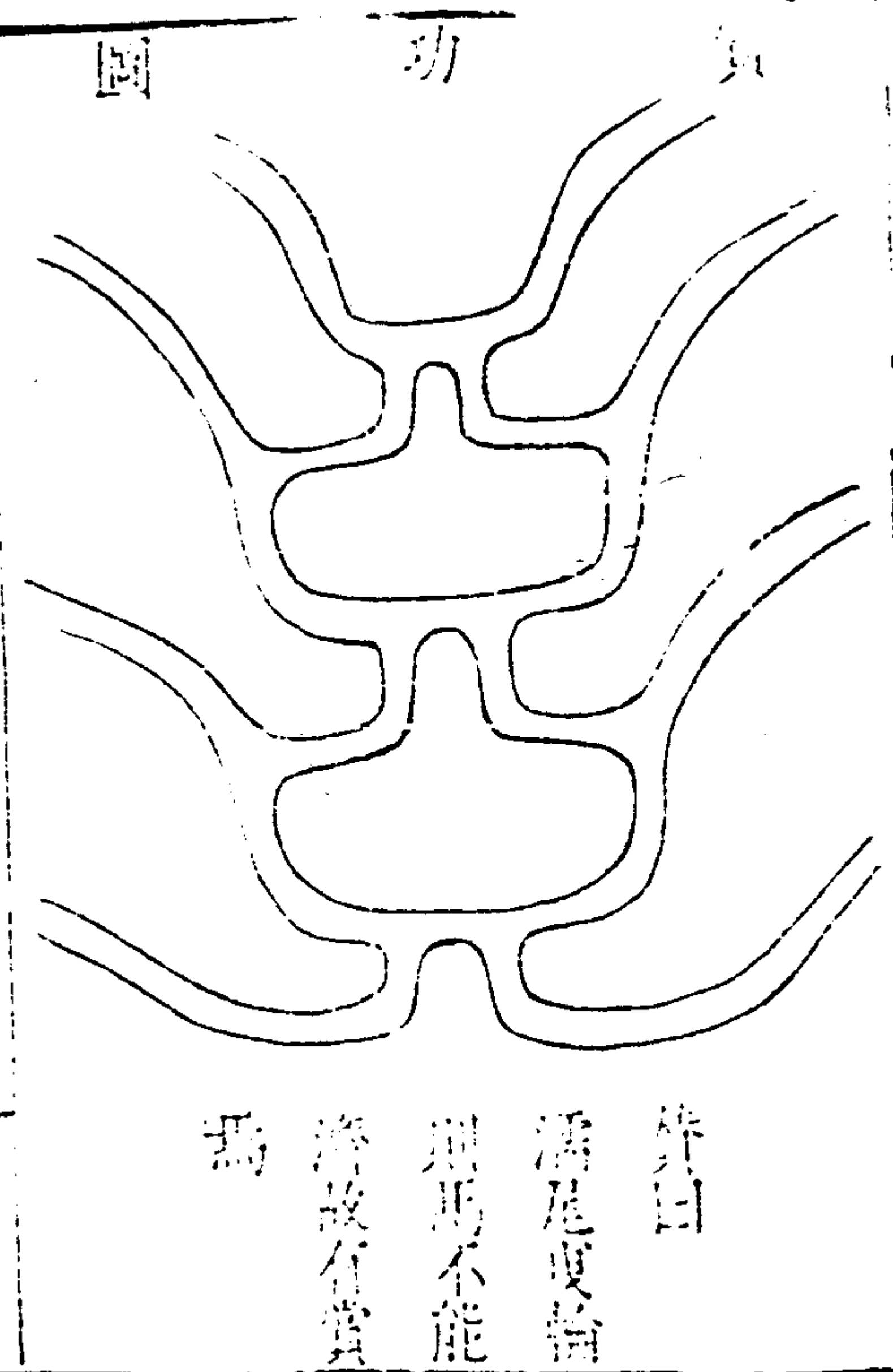
初六濡其尾

九二曳其輪

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井養圖

贊曰
有水即成
井田萬世
之利也

䷾既濟　坎上離下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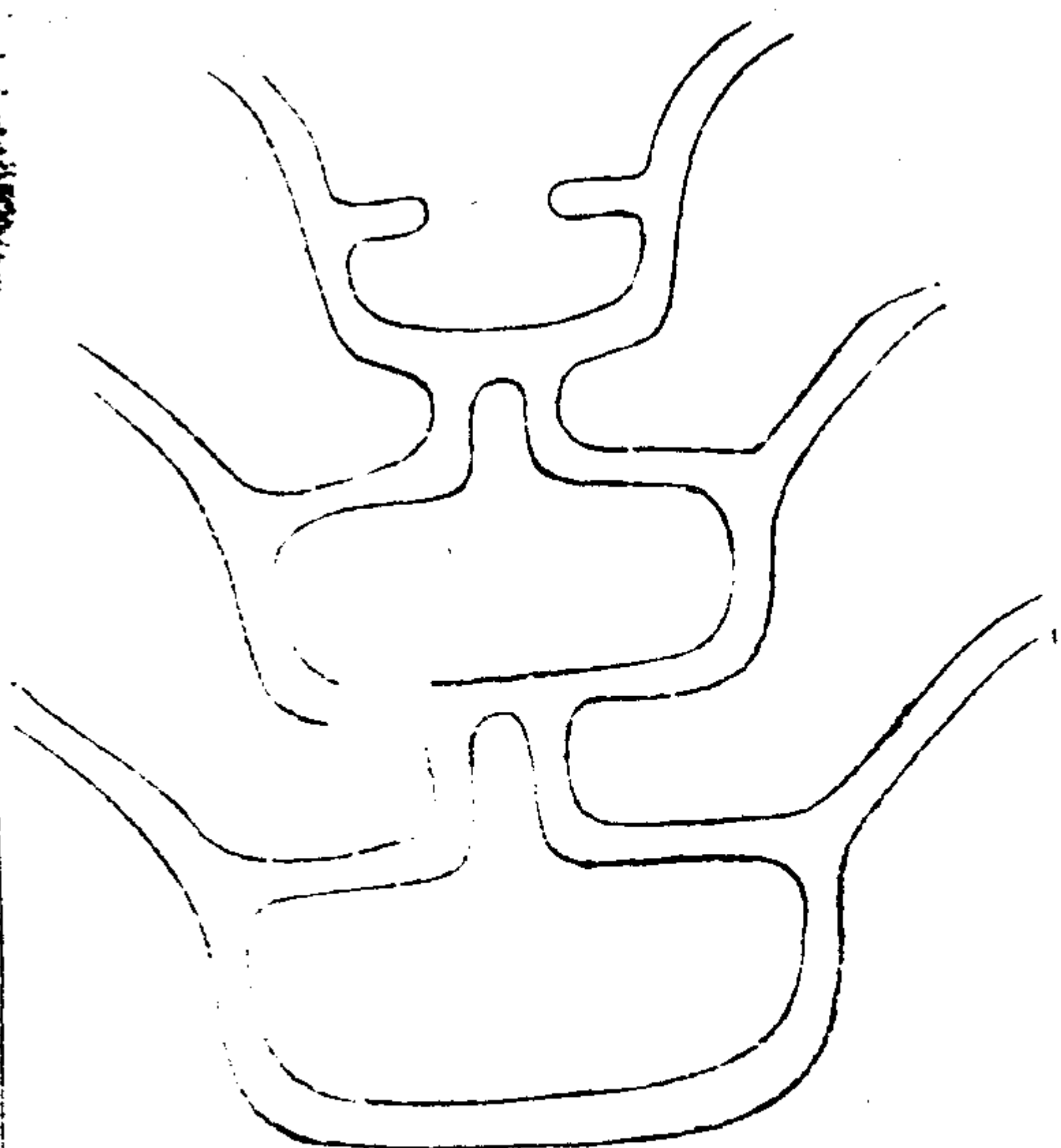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貢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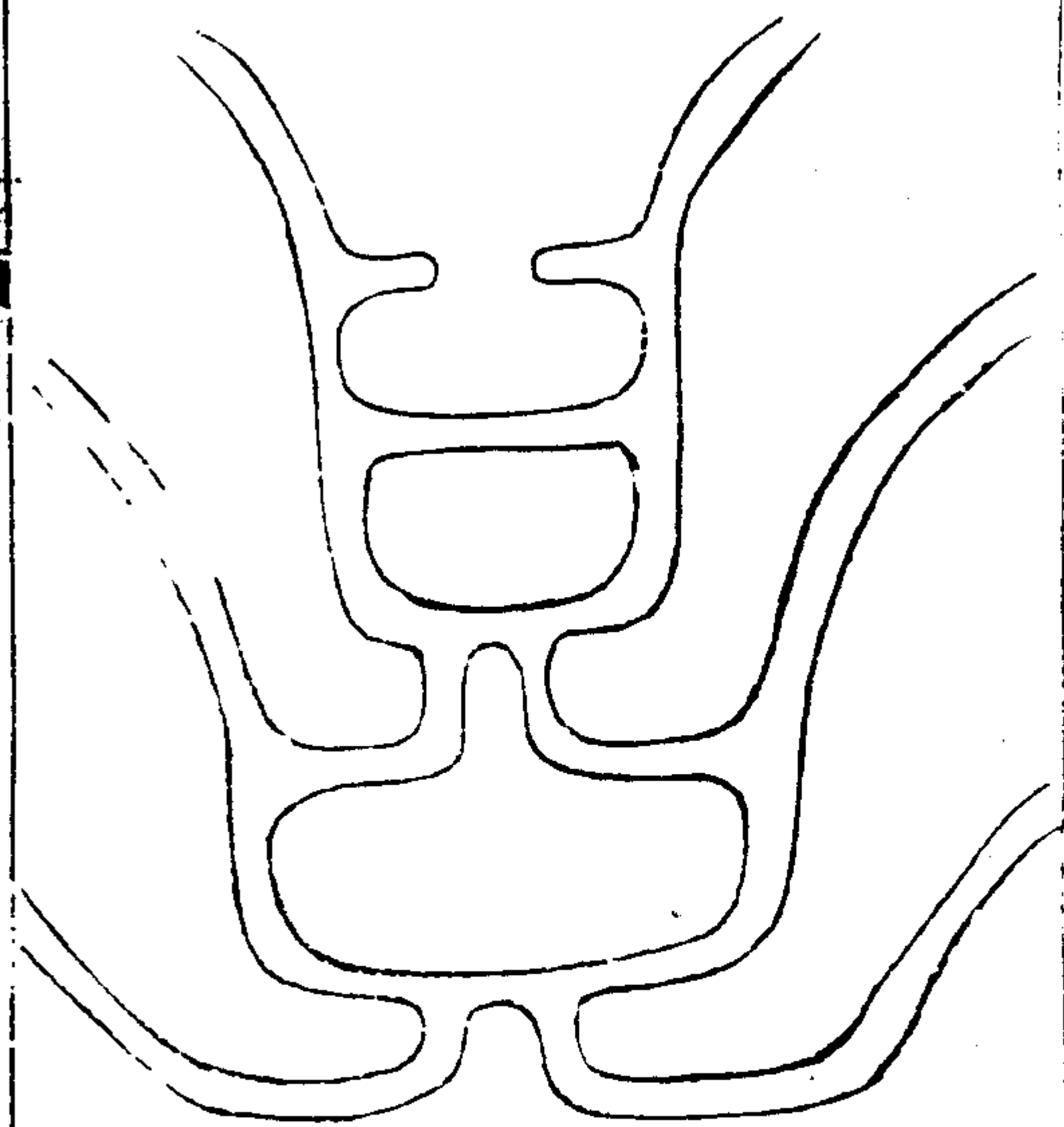
贊曰
濡尾曳輪
明其不能
濟故有貢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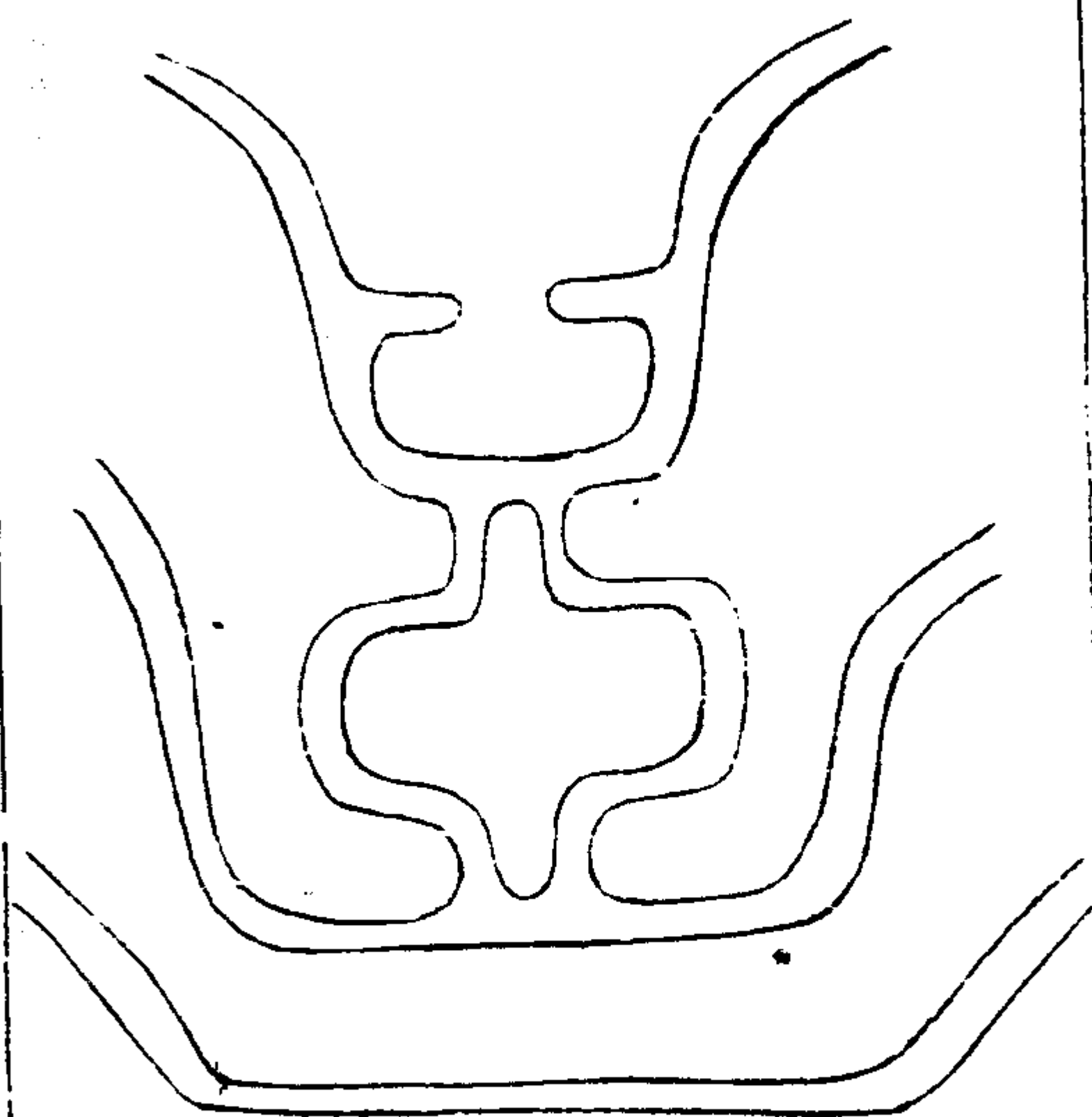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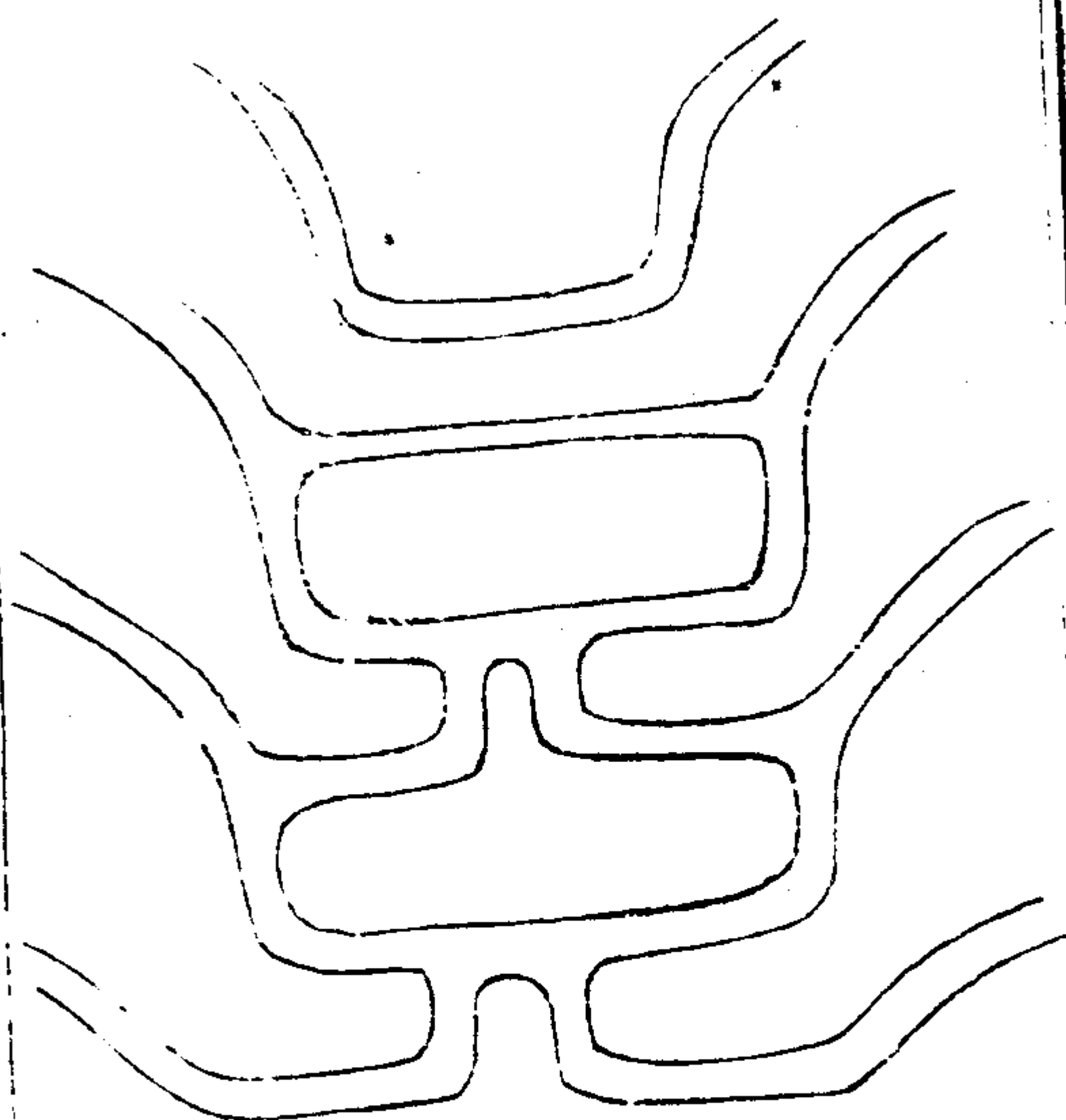
口吠圖

困　兌上坎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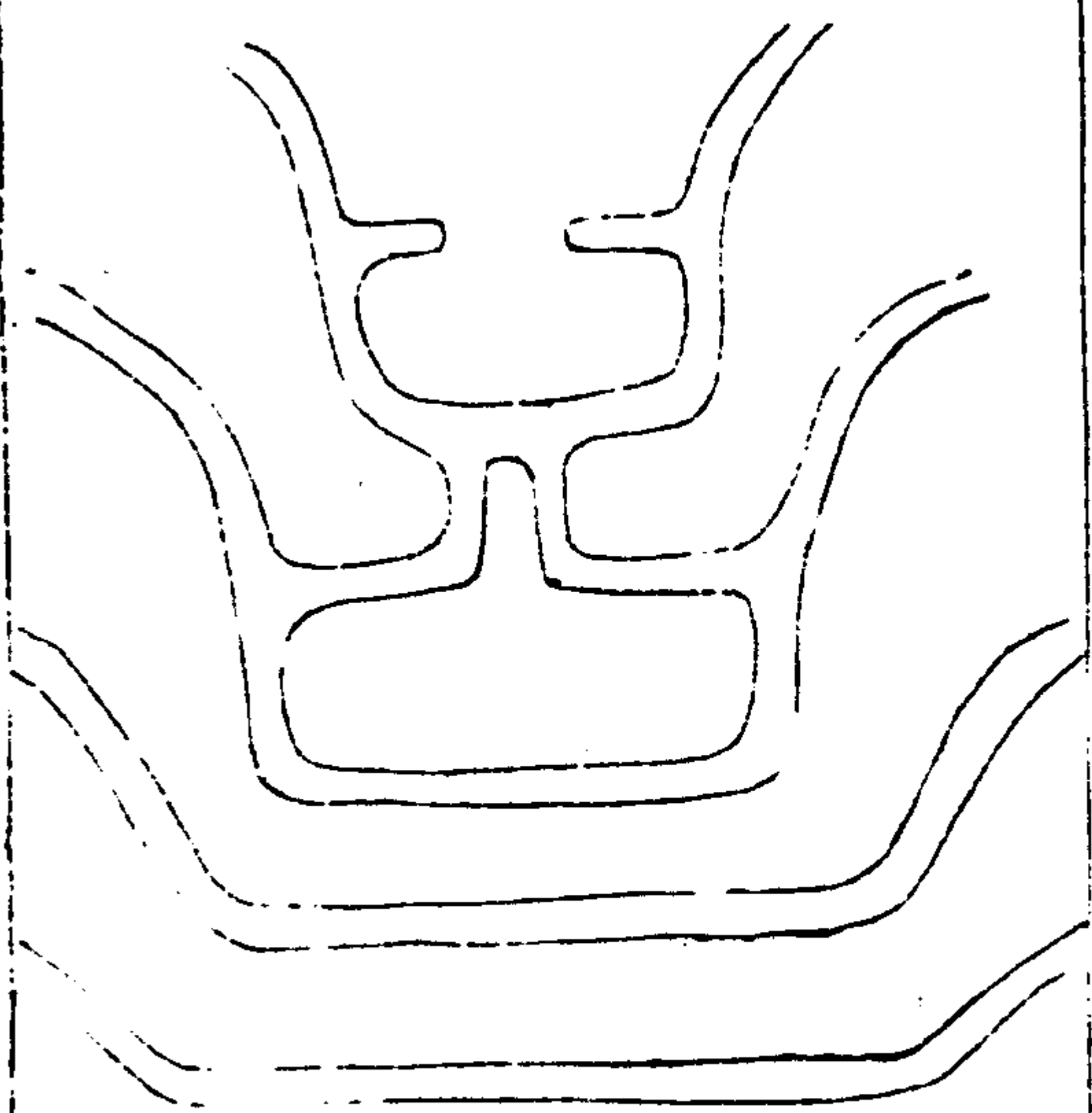
金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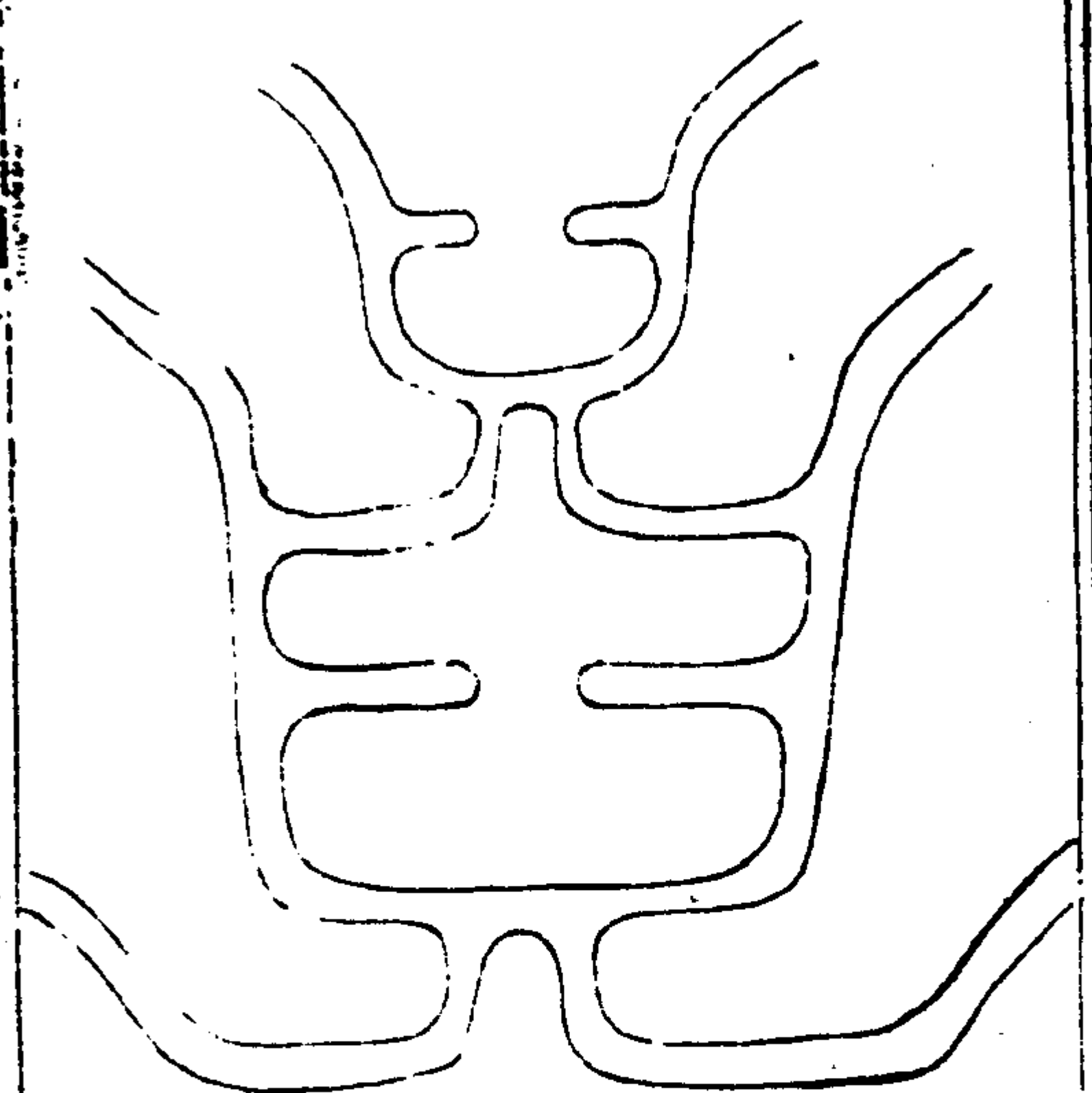
節　坎上兌下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宴慶圖

贊曰
雖有所居
豈能忘險
而畫斯卦
示當世人
所以有功
深也

坎上坎下

坎

彖曰習坎重險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

重險圖

贊曰
習坎重險
地水功成
設此守國
萬世永賴
王公之知
大矣哉

坤上坤下

坤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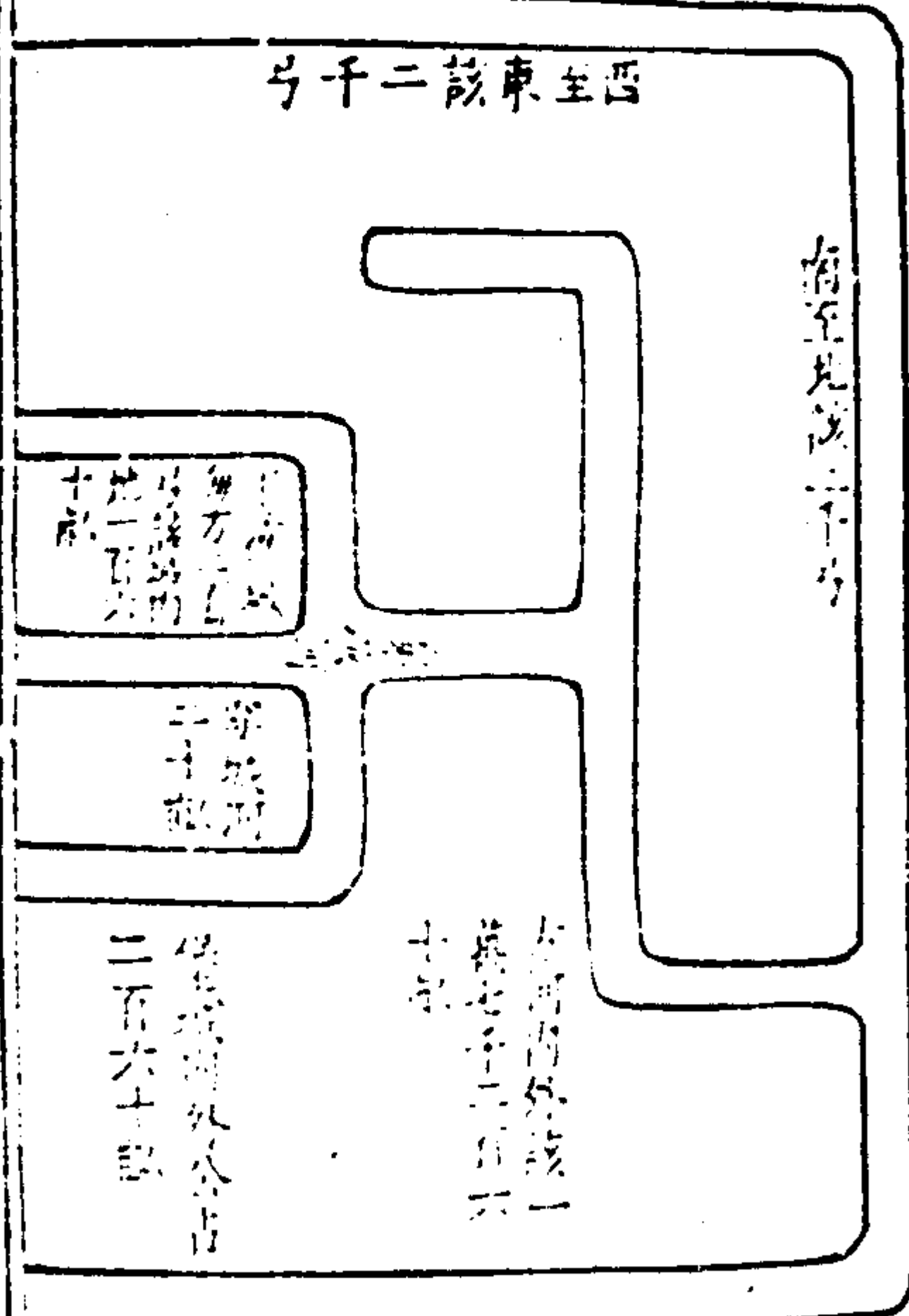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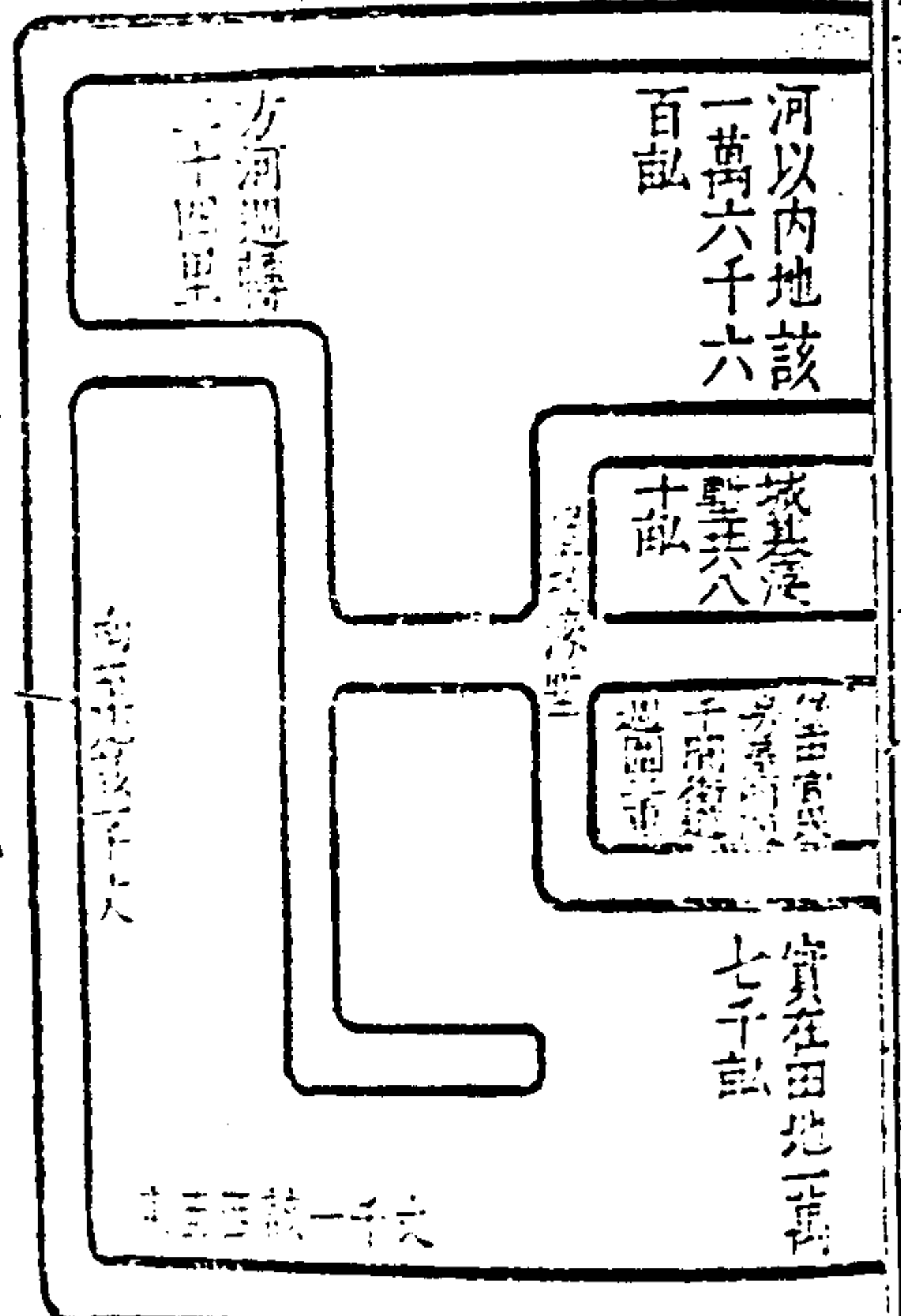
謹按坤爲地純地无水是謂戰場焉无險阻故行地无疆鮮无水處故能戰于野則是地中不可无水明矣伏羲畫卦坤居北正北方土厚水深地也夫天一生水先天坎水自坤中取來此理玄矣余因作方河以取坤中之水廣地水師之義其圖具

于后

方河

此一圖置方河于平原曠墅任必可守

四週護河叢林細柳沿河內外各該闊十丈無丈林

圖式

謹按方河雖取坤中之水實消土中之金坤爲金毋坎爲金子土氣頑厚不產金寶則長干戈必有水方能消之故水中鱗介多甲胄戈兵之形蓋金氣所化也金氣化則干戈息不易之理也故易卦于有水者無征伐無水者用行師師曰利執言比曰失前禽蒙曰利禦寇蹇曰險在前解曰獲三狐也曰利建侯渙曰涉大川井曰甃不窮未濟之濡尾既濟之豫防困之金車節之制度訟之于淵需之宴樂坎之守國有水者易當用兵坤曰龍戰萃曰除戎泰曰勿用師謙曰用行師豫之行師復之

用師晉之伐邑明夷之南狩無水者易嘗去其噫

此非臆說也仰觀俯察造化示其精英探賾索隱

聖于蓍之爻彖所以告君人之鑑定萬世之經也

余因取自坤演者得十有二卦附錄于後

䷬ 兌上坤下

萃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觀卦于萃則武備欲其精防範欲其周

䷒ 坤上兌下

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觀卦于臨則重邊將之權察邊士之苦

䷋ 乾上坤下

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世雖否矣而包桑猶能繫非滿溢何以備旱潦乎

䷊ 坤上乾下

泰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

世發泰矣而隍不可填非湯池何以壯金城乎

䷖ 艮上坤下

剝

衆陰剝陽其勢盛矣夷狄之害中國也何以待之噫此地水師所由作也

䷎ 坤上艮下

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

地中有山險已固矣然猶用行師何哉噫无以拒馬也

䷏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觀此卦則知內順外虞缺一不可建侯行師
乃豫備之道

坤上震下
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
觀此卦則知西戎北狄反復不常守為上策
惟閉關而已

巽上坤下
觀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因風而往則有省方之義亦不可緩也重邊
防也

坤上巽下
升
九三升虛邑
乘風而來則有升虛邑之象言不可遲也為

死水也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
晉以火地為義師燒荒之策也

坤上離下
明夷
明夷以地火為義師掘壕之[illegible]也

桐鄉潘鳳梧著

開方河有十益

一開官地以免抛荒之益

前件

沿邊各有官地俱可開方河設陣圖屯溝洫
壯金湯以防不軌此萬世禦虜至計也除官
地可開外如
祖宗設立牧塲專爲養馬但牧塲各居一處養馬人戶
星處其方安能一一就牧塲而養之故爲豪

强之所侵没者亦多矣今查冊內原係官牧
塲可開溝河成田作屯堡守者相度土宜設
法開之則虚没之牧塲今爲有用之屯堡矣
一益也

一開世襲以興溝河之益

前件

祖宗以來武職俱係軍功世襲除自
國初武臣外其餘得陞者大抵皆出擒虜斬首之功
茲者地水師正爲萬世防虜計故能出錢穀
募夫工開河成功與擒虜斬首何異哉合無

奏請令軍民諸色人等有能捐貲開河計銀千兩開
河千丈者與世襲指揮使同銀九百兩開河
九百丈者與指揮同知同僉事以是爲差銀
五百兩開河五百丈者與正千戶同銀二百
兩開河二百丈者與百戶同副千戶試
百戶各以是爲[illegible]授之方[illegible]官而
守[illegible]不啻一[illegible]也

一廣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益

前件

夫安土者重遷宜南者厭北其開又有情願

納銀就附近衛所列銜世襲不願守堡者亦
可以聽從其便合無
奏請諭軍民諸色人等有能捐貲助工願納銀若干
開河若干照開河功[illegible]體陞襲俱聽
例三年內各[illegible]邊[illegible]納解赴所司轉解各該邊鎮
以爲[illegible]之費則其利無方矣此[illegible]益
也

一立守堡以永屯種之益

前件

開方河之法大抵東西南北各一千丈毋方

該二千弓計有六里而近每弓得地八畝三分
計二千弓該河以內地一萬六千六百畝沿
河以外止筭護濠菓林十丈每方菓林池除
角不筭該地四萬弓共一十六萬弓該菓林
地六百六十餘畝共河濠內外該一萬七千
二百六十餘畝就中立一堡城城每方百丈
該二百弓計地八分該城內地一百六十畝
城基連池筭十丈該二十弓連角每方該二
十畝共八十畝內外公占二百四十畝連穿
城出路河通方河筭二十畝共二百六十餘
畝實在田地一萬七千畝城中置指揮千百
戶民兵舍千間各有差每堡設指揮五員開
河功陞三員
恩蔭二員千戶八員開河功陞五員
恩蔭三員百戶十員開河功陞六員
恩蔭四員俱世襲隊長二十名民兵三百名益二指
揮開二方五千戶開二方六百戶開一方河
不勞而成納級之銀作為築堡造房之費其計
每堡二萬兩足矣除分職田民兵常產該七
千畝其萬畝作為官田此一堡設而

朝廷增萬畝官田三百民兵非四益乎
一墾水田以廣稼穡之益
前件
照納武職任其自便然其中南人愛居水鄉
遇有水之處可開水田者或官或民多令南
人居之則水田易墾且培千車斤耕種田亦
有收五益也
一分職田以省常俸之益
前件
一指揮千百戶世襲俱有常俸既不可折之
于民復不能給之于官惟效雲南等處職田
之法指揮使二百二十畝僉事一百八十畝
正千戶一百二十畝副千戶一百畝實授百
戶六十畝試百戶五十畝俱永不起科與功
臣田土同是官俸各有所資且不費
朝廷升合之祿六益也
一分隨兵田以堅守堡之益
前件
每堡隊長二十名民兵三百名除領種官田
每名三十畝該九千畝隊長每名五十畝該

一千畝徵租每畝一斗外仍
賜隨兵行粮田每兵十五畝隊長三十畝未免起科
粮税無事自耕自食有事自辦守堡防禦行
粮七益也

一積保倉以備凶荒之益

前件

每年官田一萬畝當税米麥共一千石收貯
本倉輪指揮千百戶各一員管理積至三十年
出陳易新將一萬矣雖有凶荒何足爲慮此
有益者八也

一植棗林以備護潚之益

前件

護潚之法全賴棗林與細柳外可以防戎馬
之來內可以隔風沙之寒隨地便民可植柳
則植之可樹棗則樹之積至二十餘年金城
湯池莫壯于此此有益者九也

一通小船以載用壯之益

前件

軻氏稱上農夫食九人謂肥多力勤爲上農
則是天下無瘠土顧人用壯何如耳此地沙

多土少全賴肥用南人積肥如金北人不知
苗肥豈其智不若哉爲無船也故將肥晒乾
浜滓盡去止存其渣將來用地亦無益盖
[illegible]裝載不得已下令河[illegible]既
[illegible]裝
載灰糞耕種田地收則載草載麥運歸其家
是此[illegible]載數倍矣此其有益者十也
[illegible]陳之亦能遶境言之耳
若能[illegible]民間使富民自開已業其北方諸
省雖不造堡但能處處開通以興水利以固
疆場將來戎馬無警則江南粮餉可減
宗室祿米有益不能盡數奚止十益

開方河有可不可

一不可開民地

前件

民地多寡不一肥瘦不同皆小民用錢自置
以爲己業蓋自井地廢而此地不復爲公家
所有矣今一旦欲開之夫民誰肯與我必欲
奪之則于理有悖買之則其勢難周是以事
未興而物議先騰澤未溥而民心嗟怨誅之

不可勝誅已之事莫能濟此其勢必終阻于
勢豪掣肘于權貴所以歷漢唐以來而不能
行吾之善政也故莫若于收場官地而閑之
俟其成熟有效民已樂業彼深知濤泑之功
實動則效之意斯時或阻于勢而不敢開或
數千力而不能開然後別行議處公私勸助
使之輾相鼓舞遠近效尤普天之下無非可
墾之田矣予謂不可開民地者非不恤民謂
其始不可先開恐阻吾萬世治安之議也伏
乞

上裁

二不可動官錢

前件

諸司積貯錢各有職掌濤泑之費原非額故
不可以數百萬爲限量者茲欲借處官銀各
衙門徒增議論未必驟辦故可否之議與而
阻撓之說長也其始既難于議處其繼必難
于常足其後復若干查盤且萬金之支費更
十數衙門頒領未有不損其一二者八千之
雇募皆以官工借口則不如私雇之五千可

知矣是官銀之不可動也且帑藏空虛必起
外伺之心積貯告匱恐貽束手之策蓋不恃
官錢而視天下之民財皆官錢則材恒足矣
蓋地已開成田可墾授屯築既堅捍衛且固
吾之所以待之既有其備然後或小可而增
修或大舉而推廣斯時議其餘積勸民與工
使中原之地盡復濤泑之舊則民歡繫援天
下稱借拱不亦可乎予謂不動官錢非謂官
錢真不可動謂其始不可動恐阻吾隆古之
議也請乞

上裁

三不可役民力

前件

事貴變通役貴以時所謂時者豈但農隙爲
然今之民力稱窮竭矣鳳陽一帶八年不收
畿內地方連年大旱今歲小米價值陸錢一
石小麥價亦八錢已上歲云歉矣況復加以
重役民豈聊生民不樂從事雖克濟自古然
也故欲成此羲皇之業必須廣爵土之封使
富民慕世爵而自募自勸易于成功方有實

劾不然大役一興四方揺動民心携貳大事
難成恐不若仍舊貫之善也伏乞
上裁
四不可徼近功
前件
地水師所以開萬世太平要見畝澮溝洫非
一人之心力所能成功非一士之智慮所能
卒業以伏羲隆古之聖歷曆數之久方能成
一地水師只待神農始興稼穡之教王道且
無近功況帝道乎今日修舉帝道以遂止戈

之業必須緩以歲月不可責效目前蓋緩則
易成而計慮周悉急則苟且而徼倖奏功理
勢然也故興此大役必須限以九年先巡行
九邊相土度地如某處有水可開方河計水
多寡以為水田如某處要害必須設陣閫有
水者仍前制無水者止開乾河以備蓄洩灌
溉之用不必水田可也且巡行天下曉諭富
民必使其肯于輸納以便作事然後計銀多
寡乃于各鎮量力興工方河一成即便樹桑
植柳中為藝田築壁之策為水田者次第播
穀為麥田者次第種麥只待九年滿足田果
不異南方麥果每畝厚獲然後論功行賞不
則有罰庶年月久而成功易矣請乞
上裁
五不可吝爵賞
前件
朝廷懸爵祿以待有功地水師既成則上擬羲
登三五功與大禹皆有拔城陷陣搴旗斬將
已哉然而議者紛紛卒貴潛事者以或多輕
舉而或吝爵賞故耳今欲舉地水師以復義

皇之業不必遠考分封之制即上比照我
太祖開國諸臣次比照我
成祖靖難諸臣論功行賞置一堡世官若干公侯伯世
爵若下則每遴有過百之堡世守其地而耕
牧之與溝洫相為不朽而功有不成者府有
不禦者吾未之信也師之上大日開國承家
此之謂也伏乞
上裁
六不可遍開通
前件

地水師之制在寬廣平地止開方河千要害
去處止設陣網故首禁不可遍處開通如蘇
松嘉湖形勢蓋蘇松嘉湖水鄉且有太湖爲
之蓄聚夫水鄉則滿地及泉其水平也有太
湖蓄聚雖遍開不易涸也雖大漲不易滂也
水多故也北方土厚亦有溝處地中之水不
能平蓄故有聚水地有消水地聚水之地其
水有源偶遇天雨溝澮皆盈不必即涸此地
可蓄水開田者消水之地其地軟沙偶遇天
雨隨落隨乾倘不識地脉一槩開通則可蓄

水之地亦爲乾溝矣此貴因地不可執一也
伏乞
上裁

七不可通大船

前件

地水師之設專爲設險其利不在商賈往來
故首慮不可通大船蓋不造大船則自無開
通之漸無借寇兵之慮況大船行動波浪易
生恐崩河岸難以修補故止造小船以載米
麥柴草肥用足矣伏乞

上裁

八不可任將領

前件

地水師乃神武之略必須任以文臣督理其
一應管工匠畫遴選文武之有才者切不可
任將領蓋將領貪功喜事必重勞軍士以壞
邊務寧使富民霑霖則于軍士有益豈致有
補而無擾累之苦庶幾帝業易成矣伏乞
上裁

九不可失事機

前件

地水師設陣網于關隘使虜騎不能入置方
河于平原使堡兵必可守二者須邊疆無事
國家閑暇及時爲之事機胡可失哉今者邊關寧謐
正鑿池築城之秋賢士樂征乃陳謀效用之
日況南北水旱頻仍則召募者不待招而自
致若邊境水土便益則流寓者不必徙而充
盈上可以培
國脉下可以壯邊疆近可以濟窮困遠可以賑饑荒
孟子曰今時則易然者此之謂也伏乞

上裁

十不可惑憎間

前件

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成功則易初緣避難之心加以爰憎之口則

國家之事孰從而任之故陳一得者不可不忘其愚盡一計者不可不盡其志以天下之心爲天下事俾百工師師衆智畢集共期致力之誠同效涓埃之助方於

國家有補若始事託之謾談中藏畏難之心將成投之謗議墻懷嫉忌之狀或以衆論而爲工或以人言而終止若此則于

朝廷奚賴焉故欲成功者不可以惑憎間也此亦首該中請以爲憤事之戒伏乞

上裁

按此十不可者或爲開河慮或爲防河慮亦愚井蛙之見云爾

廟堂猶有鴻慮存焉非愚一士之智所能悉也茲有不盡陳者八十款附錄于後

開方河有十要

一要慎選用

二要明賞罰

三要專責成

四要聚衆思

五要立程限

六要任老成

七要覈功罪

八要黜浮議

九要知緩急

十要圖久遠

開方河有十貴

貴以地

貴以時

貴以險

貴以水

貴以智

貴用人

貴用財

貴用力

貴用誠

貴用久

開方河有十賞

知要害者賞

識水源者賞

便利害者賞

明控馭者賞

善鳩工者賞

不擾民者賞

多奇功者賞

善區畫者賞

合格式者賞

得田多者賞

開方河有十戒

戒貪功

戒詐冒

戒包攬

戒鬻販

戒爭功

戒輕躁

戒阻撓

戒賭博

戒娼妓

戒爭鬬

開方河有十集

集百工

集五材

集商貨

集游民

集車輛

集菽麥

集人夫

集謀議

集磚石

集雨水

開方河有十許

許賣飯

許市酒

許施茶

許打鉄

許種菜

許搭篷
許造屋
許牛拽
許車運
許陶冶
開方河有十必
必阻馬
必防衝
必設網
必設椗

必種田
必種麥
必樹棗
必種柳
必置堡
必固守
開方河有十可
可以戰
可以守

可以粮
可以草
可以耕
可以讀
可以漁
可以樵
可以衣
可以飽

公宏議逆知
當道必許可公故不揣愚昧敢摭片言以佐下風
若曰含導之而仍障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河防議引　南昌吴應瑞

客有問於予者曰予讀良二千石
吴公河防議乎抑知其所以爲
國計生靈千萬年無窮之思者又合前後章順水道
惜財力徹運道堙疏漕極濟而爲人心大愉快者
乎吾揚水國也自昔注水有江海蓄水有湖塘平
水有石閘滂淺有夫船故水不浮天而堤不决口
運船農業畢便厥後寖失其初漲則注蓄無所容
溢四溢揚之驚波横連西北之水淩湖打堤致使
廬舍蕩爲墟宫室蒼赤轉爲漂殣謂之腐心酸鼻客
冬羨溢堤決當事者夙夜堰埭殫宿風水胼胝拮
据督負薪土以塞其流僅得以挽阡陌之瀾而潤
漕渠之涸春明桃花水發纍卵危堤脆如漢決瓠
子河至發卒數萬塞之則當事者焦勞亦孔之㒒
矣公知其然下車未匝旬單車一蓑周詢民間利
病在在父老遮擁悉吐病源感泣咽哽公揮涕曰

若等語我病源我不能療實上下兩負也爰集思
修議若干篇大略以復淺政爲首復此則不必羈
商民之舟取客土之遠挑河泥以積岸運河益深
而河堤益高瀰漫得宜事半功倍水已由地中行
矣更復其江海諸所故道注之蓄之而又建閘以
平蓄洩濟漕灌田瀉水以周隄防備成民粒蓄洼
棋浚事若相反而實則相成不遺歲葺葺防潦水
之念錢以圖
國計生靈之永賴其利病之多寡輕重緩急又近若
燭照然庶幾哉復見自昔之治平吾于果讀其議
而知之邪予曰嘻是議也父老不能自遂而訴之
於公公擇芻蕘之言而請之於
當道乎固知
當道之嘉公擇父老之議而必於行者靡異於公
特向求其病源而不可得與情既畢達於公公適
覩其成於他日耳雖然漢之賈讓蓋嘗應浚川疏
河之詔而備言之謂治河者上中下策有三焉上
則徙水衝之人而避之放河使北入海汎濫消而
河定人安千載無患中則穿渠灑泓滂能洩之旱
能蓄之興利除害亦救時之術乃若繕完故堤增

畢培薄勞費無已其害依然斯下策矣是言也非
與公之議曠世同符者乎愚竊謂漢之三策至明而更之
今之時勢欲存目前旦夕之患雖神禹不得不由
漢之下策倘求今而思安阜而平成惟有禹之濬
之決之排之以注之江海而已即漢之中策猶稍
緩焉何者水注江海則堤堰不築高堅而可無潰
流則運船乾輪無滯也譬之取夷衣於上夷則斷
長蛇殖封豕直哭凶奴于陰山中夷則譁下援標
甲兵回守猛國下策則姑從其救市以羈縻之俾
劄卒不得衝突以徐試吾上中之策而收萬全之

功是皆大將軍之所不廢而次第行之者客瞿然
曰子庶乎讀公之議而知其所以爲
國家生靈長久之計者矣予家世洪都歸里過揚因
親寄寓非公不見恪守濬蒙之訓恭亦有年惟是
弁州故鄉開公仁政諭決尤甚故述賈公漢庭之
策瓊山丘氏稱其治河之法最備而吻合于公之
議者弁紀之以答客問以預爲維揚父老之慶云
烏程吳秀 揚州知府
奏爲治河有要多議無成懇乞
聖明獨斷以圖永利事臣惟當今河流横溢其害亦孔

亟矣在廷與當事臣工其議亦甚多矣第治河有
要其關節在海口其脈絡在河身而所以疏關節
通脈絡者又在於合淮黃之流得其要則易爲
有成失其要則勞費而無益譬之人之一身爲
淚津汗各有其竅至於水火必由竅道不通
將從穀道攻治乎抑刺肋穿腸以引之乎譬人之
一身内有曲腸深室中有壅塞不開亦必有導
滑以通其淤塞將從穀道以導之乎抑鉄堂
掘室以除之乎今河之海口即身之穀道而河身
即家之溝渠也故禹之治水也自下流始掘地注

海必於海口先之其疏瀹決排皆於河身中治水
未聞於陸地治水也書稱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
入於海蓋由河水渾濁近海有潮汐相迎故謂之
逆河必使衆流併合方與潮敵而又以清滌渾宜
濬尤易盈盂中之濁膠得數盂之清水未有不灌
滌者也曩時淮黃合流之處其深不測其流箭駛
足徵矣先臣平江伯陳瑄治漕必於淮黃合流之
下開通濟閘以達運船船盡即閉閘之日多而開
之日少且閘裏復有三閘遞互啓閉其凡官民船
隻必由五壩車盤何瑄之不憚煩蓋欲使淮水常

東黃無由南遇道無虞民享土利此議稍為周為
逆河不使分流之意也自嘉靖三十年老人口可
訛言清口濁水易淤廢買務淤開新河以洩黃淮
而開禁廢祇致全淮南下黃河直之淮壞
陵壞淮矣是漕河有此淮水後隄防堤壞
淮水故沙泥淤壅廢得由開閘淮全黃淤而淮黃
黃管務不知幾千萬矣是河漕受病之源皆在於
此乃合此不固而淮務堤防堤防不救則日開口
日殺黃日以開大口併成沖決泥沙不從而及帶手
黃議殺矣河流愈緩泥沙不隨而壅淤乎恐

國家三十六萬之財賦委之無益也科臣歐陽龍原
任實應五年得其始末既請修復閘規無異言高論
實係良方臣愚以為宜今有司嚴守之更察周家
橋等港使淮盡歸於黃斧塞諸河分流諸處使淮
黃盡歸於海口決排之勢得矣多命重臣專董治海
海等河其若進大將率大衆樹其道無分岐念難
遇險阻亦必鼓行而進自然隨機應變巧智並生
況以憂國憂民之心處之神明可動地軸可轉者
乎或以洪濤巨浪其費難紀故昔年河臣之既有
日一議止濬海工程以息眾紛今旬司費無議

成今日若以開口殺黃三十六萬之費而善用之
宜無不足者況其間權宜如慣海家保可以官兵
招徠坐食舟師可以犒賞調用幾獄因徒可以活
命效力不必盡出公帑者豈以倭夷有警之夫及
此不知淮黃出海之口即倭夷入犯之路若率萬
夫駕千舟測平則荷鋤盤刷潮漲則停舟依息萬
一寇至又可併力以保禦固非若勞民動衆興
於無益之地者矧今徐淮要害城在河底洪水灌
之其何能禦念此寒心將爲拔地懸河以保萬全
者二十年前河底尚深兩崖之間其高如山呂梁

之險有若登天經行上夫誰不及見而今河身高
於岸岸高於城此實停止壅海廢塞閘禁致是忠
孝所激父蠱可幹而前人之弊奈何踵襲之乎
皇上明並日月德娩堯禹視乾坤如一身四海如一家
則治河緊要什居本嚴陛而可知皆臣守維揚要
承檄會議實與勘河之臣面予獨總河衙深以爲
然心懷激切言非出位用敢直於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特賜獨斷勅下該部酌定此議自然諸臣不畏難
不避怨羣策畢聚羣力畢舉三四年後萬世永賴

必有高明之見出於大聖人萬萬耳職恭候起[illegible]
仰受
成筭而已不能上廣無任瞻越之至須至手本者
再奏撫會勘黄淮泗水議
稟伏蒙撫至清口會同鳳陽淮安二府知府恭奉[illegible]
面諭捧讀御付大約以蓄清口發黄為主主[illegible]
清口一尺之水則水增一尺之深泗水可以東[illegible]
殺黄河一分之流則清口少一分之淮鳳泗可以
無虞其利誠大哉今日必舉之工須勘有無[illegible]
看得泗城

陵寢水消幾尺方可復舊則清口須開深幾尺然不知
開若干長若干闊不及岸長不幾十里則中所開
處僅成科坎恐泥沙又從而盈滿耳發黄之議雖
多其歸一也或遠或近不免略妨運道恭黄既有
去其流必微豈無淺阻且黄分於清口之上而合
於清口之下則下流壅溢濟運之黄能盡東下而
不西病鳳泗乎萬一稍爾非全利也夫海口有淤
處有淺處三十年前之水濁今日之水清是三十
年之泥沙日積月淀於河腹以致茹潰若此孰不
知海口之當濬哉特以搖頭畏足之儒夫而當排

山移壑之巨浪見則驚而死矣奚暇用力此恐以
有限之財為無窮之壙故置勿論不知商販於異
域者直走大洋魚鹽於海濱者往來絡繹昔商[illegible]
視南海中隱然有横石為舟楫害奏
聞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去其石夫海口之泥沙易於[illegible]非
若海中之横石難除
陵寢飛挽億萬生靈之命非若[illegible]洗海舶之微而乃苦
難不為況三十年前原有濬海工程者乎議畏以
為用入海之舟募入海之人操之嫺習知更用者
一二將其往泊所從夫役各帶一浮今直無懼而

又董之以膽智借天風之便乘海潮之猛挾黄淮
之力犁鋤鈀盪隨舟而運一人鼓棹勝於千夫荷
畚萬斛之沙一滚千里自海口至清口三百里耳
何患乎不濬刷之深而泗水不東趨哉自清口以
上至徐無風波之慴無候潮之煩上水下水鼓棹
而遊官船民船絡繹而往不踰時而沙刷水深岸
出隄高呂梁之天險復見茶城之人力易施運道
民生不永有利哉然則
國用詘乏錢糧如之何曰即今開清口估計幾何開
河殺黄估計幾何而酌損之可矣泗城勢在危急

畢工之期何如曰開清口幾何時開河殺黃幾何
時而量期之可矣至於立賞格以勸懲恭明黜陟
以勵人心此則奉
明命專閫外者權宜之耳若十人百人爲之董十人百
人皆弁師兵將也千人萬人爲之役千人萬人皆
淮海勁卒也又何畏乎烏有乎此又事之所宜特
所不宜惜費者臣前在泗城以家之湮會再之人矣
道爲論從復檄至清口言非出位所以忠
朝廷而效職守之分也不敢變其前說謹具芻蕘伏
惟
睿覽須至題者

南昌陳邦科南京道御史

奏爲兩河決裂異常四郡流離可憫乞
勑當事臣工講求治河定畫以圖萬年永利事照得邇
年黃流泛溢病民梗運淮水停遏淹泗妨
陵肩任紓籌之臣究極利害殫心竭力矣乃今歲以來
霪雨徹春夏之交積潦連閭浴之境以致黃淮同
漲湖河並高淮揚徐泗之間隄防潰裂城市舟遊
議者謂百年來僅見之災也臣親變腸中疚心蒿
目思厘治河一得之愚備查前年之治法而參以

近日之河患固知不調之瑟非膠柱可鼓垂危之
疾非執方可瘳其法有不得不變而通之者矣夫
治河之法不外疏築濬三者疏者多支濬以分
其勢趨因河身日高於分之則河循經而少停至距
峻未可輕議築者固隄以障其防令東夾隄以直
堤其也然徐邳以南水勢日漸平衍非復往時之
急溜淤沙流河底淤水行于淤面而所衝刷不勝其
所淤刷故節年增卑倍增築隄不遑餘力矣然不
敗刷沙之利而反滋衝決之害也揚州高郵一
帶至儀真閘口地勢太平水之積淤漸甚上流水

發則下流壅舟不行節年當事者不務疏揚儀之
淺而歲增高實之隄湖水常蓄深至一二丈餘而
運隄遂以不支則河之未可專恃築而刷沙之未
可專恃水亦彰彰明矣濬者去沙以滌其淤滯之
說人人知之而節年以爲下策置之不講豈非以
洪濤巨浸非鍬锸之可施積沙膠泥非鐘斧之可
用耶不知專用人力以爲濬則誠難因水之力以
爲濬則人之力一而水之力百矣專恃水力以刷
沙故不效得人之力以助水則人之濬一而水之
刷百矣故置濬不講者是未盡其濬之說亦未究

其濬之方也臣謂濬之方有三沿河隄岸舊俱設有淺夫坐糜鐵廩徒費管河官之逾濫宜令趁冬春水涸之候乘時撈淺則沙因撈取不停而去矣此濬之不費官錢者也官舟運艘商舶民船往來如織宜令船尾各繫犁鈀乘風搜蕩則沙以可衝隨[illegible]而去矣此濬之不動官帑者也水[illegible]水衝激能自運淤若令智巧工匠行[illegible]木筏[illegible]水淺盪則沙因滾盪不留而去矣此濬之不勞人力者也用此三者勤行不倦積日累月水赴海則沙亦赴海河不挑而深矣水漫隄則沙亦墊隄岸不培而高矣水決坎則沙亦盈坎塞不填而平矣用此法以濬黃流則黃身日就刷落淮出可以無梗而免鳳泗之厄用此法以濬揚儀則揚儀不虞淺澁湖水可以少蓄而免運隄之厄行之歲年其明效大驗當必可覩非如增隄障水勞費無已之功束水刷沙茫昧難期之效也豈非今日調河患之道方瘳河病之良藥乎外如淮必不可不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水盈溢必傷隄故周家橋等處斷不可開已棄故道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等處決難復前人相勘已詳幾經苦心今雖

欲再行查議徒爲畫餅而已臣往歲條陳河議亦請增填殺水今復議遽不敢變其初説者則治隄則通堤量增填口以紓其衝決少[illegible]不可缺而瀉之一議爲治河標本要務奈何[illegible]之一[illegible]而不講也臣不揣謬陳條列
上請以贊其成而決其議伏乞
勅下該部再議行總河大臣治河者酌量施行[illegible]
旨該
河防　　　　　　　　　　勞[illegible]

夫河大患也治河大事也議事以制患大計也河源自星宿逾崑崙已折而趨積石乃會雍序汴以達于淮夫以萬里奔騰之勢無重岡巨磵以關之故常衝決而不可禦此一難也河有出有過有入有合有分有屈有注有入何多變也乃其行則[illegible]悍猛而不安爲斷豈淺急能竟其流而殺其勢[illegible]二難也河之性善下斯得其平而不爭今亘齊梁之野曠衍如砥而以洪濤而決于其間卒有方數千里之水欲其建瓴於地中也得乎此三難也況雜亂沙游泥非有迅流常滌之則其身反尋起而高于岸矣推出于岸流自滿之況霖潦百川俗岸

之灌集歟此四難也有欲以人力勝者則曰塞之便有誘于天事勝者則曰不塞便眉山氏曰不塞氾濫不止塞之水未必聽是塞與不塞皆非所以永持至安之策也蓋嘗槩水而測之河非汴不得合于淮故漕之憂常在汴猶之肉圍之疾也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苞我之汶泗又虞其盤而危我之淸濟清濟定又虞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即幸底定又虞其畔而不為害為運道之害然則奈何其治之哉乃今天心叶順川靈效職議者猶謂河有故道宜及時恢圖興復茲過計也河流既久走泌漸淤水沉滯難行自不得不棄而他徙茲欲奪新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已屬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矣又謂當別開一河以備運道藉阻茲又過計也遠圖不可倖致將猶備作必待辦縣官勞費且什百卒未有能濟而乃設不必然之慮以徼難竟之功非所以就事矣揆今之計亦曰慎預防之術覘善後之宜而已是故長隄遠護非所以約欄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畚鍾之功可弗常飭乎塹崇填闕非不可以抑遏浚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柳落之具可

弗時集乎歲當夏穐信水既漲而或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則平準之候人不宜識而選之乎地居河壖寸壤方諸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國之則其陷也必廣則巡視之番卒不宜盡而補之乎上流不暢斯勝湧而為患水之由泗入者不可瀰以瀦之乎下流不疾則羨漫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瀰以疏之乎而又於青兗賈魯可回之處各止灘漁以引水之流而扱其急治用亦以治河否乎衛傳徐邳經漕之所多開月河以候水之橫而折其猛瀦通亦以河通否乎而所謂預防而善後者或以斯乎昔管仲論備害之道首請置水官故其要尤在于擇官為不謂宜簡經明禹貢之士俾領河堤而又博求習水者分置其屬使之共行視圖方略得以便宜經理則職任有人而事功自成故觀江河在天地間猶脈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為患脈絡之病也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而分置之說則鍼砭湯熨之法也誠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瘳乎

治河　　太倉王世貞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
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
治水其詳見于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堤障之說故
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
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
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
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迺

難于禹所求之効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
何謂所空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
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蹟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
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曰衝決而非吾之
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
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
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
東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
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
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其無容水之地

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
所空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
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
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沛呂在
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右顧[illegible]後[illegible]
制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
也其能必從吾所以濟吾事乎故曰所處之勢
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illegible]禹[illegible]之所以爲治
去其害而已此外無所事今則[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不及[illegible]矣又[illegible]清[illegible]又[illegible]害矣又恐[illegible]

害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
漕渠不足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
之効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
恐其難矣而或者譊然曰其爲上策其爲下策
其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莫狹
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
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
所以深治之也其於河亦云

治河或問　南海龐尚鴻[illegible]

或問河有神乎曰河伯之神自古有之然謂決爲神

者謬亦甚矣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治以水治
水則河易而可治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
即神也今之論黃河者因其遷徙不常遂謂之神
水不可治豈見道之言乎
或問河臣必久任而後成功乎曰然鯀九載績用不
彰乃殛而命禹夫鯀猶待九年今旬日不登言官
說使議其後矣殛其父而用其子今有之乎河臣
視河為傳舍曾有八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者乎
急何鯀而用禹亦朝廷之公鯀殛而禹用臣子之義

或問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豈盡其今重[illegible]
出海乎曰由衛河由天津直沽入海者十之七由
徐邳出安東雲梯關入海者十之三耳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合黃流注之
海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北江之路有三今
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當河從瓜儀閘一也由盱
眙天長六合一也由邵伯由[illegible]由[illegible]河入江一也第
當事者恐礙
祖陵風水不敢擅擬兩江之路或有待乎
或問因勢利導以順就下之性如何曰此得一因字
則治水大本立矣因河之未[illegible]而北趨因河之未

涷而南遷因風之南北為運期因河之順流為運
道因河安則修提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
因冬春則治提以修因夏秋則[illegible]提以守是謂八
因又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
國計無虞上策也黃水齧提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
水發運[illegible]河漕既[illegible]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
或問疏濬塞三者同異何如曰覩河之[illegible]因而導之
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illegible]河之暴因
而扼之謂之塞
或問黃自黃而注海淮自淮而注江止於清口建閘

啓閉以為運道使二水會流有分有合于
祖陵何礙哉曰此說甚善黃強而淮弱若導淮入江則
黃水躡其後矣然淮水由揚州入江路必經高寶
由射陽湖入海路必經淮安奈人情可與樂成難
與圖始心心有主喙喙爭鳴遂有州縣為壑之誚
而淮事日非矣
或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曰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
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此理之自然也
今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水日漲
不圖為疏導之計而惟築提以防之將見隄之高

也有限而水之漲也無窮當不致門灌而潰乎此
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閘口挑濬塞決築堤
缺一不可也
或問黃河沙墊底高宋人有鐵龍爪揚泥車法可援
而行之乎曰宋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
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
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
宦者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
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
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
傍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
之去來挠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
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
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王安石善其法即以
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置數千杷則諸河淺
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王安石
盛言用杷之功若不毀工肆二股河上流可使行
地中噫此一策也
或問淮水運道外亦有利乎曰自豪泗以往沉溺爲
溝洫陂塘停蓄資旱雖萬頃可爲腴田今棄置不

講徒爲萑葦之場可惜也
或問治水之說大都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不當懸河
之口矣孰此爲定論可乎曰不可此其大略也有
治人無治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利視昔有加焉此非節其流之驗乎爲海鹽
崇桐嘉興計者宜倣此
萬曆辛卯季夏桐鄉潘鳳梧撰

嘉興府桐鄉縣舉人潘鳳梧
呈爲瀝血誠弭災旱懇祈乘時修隄防公水利以
活萬靈以全
國賦事切照太湖係蘇松常杭嘉湖六府積水藪湖
之盈縮旱潦因之西南沿湖二百餘里有七十二
港導水之入東北沿河二百餘里有七十二橋放
水之出先年原有木柵柵于吳江長橋之下較量
歷年水勢多寡以爲蓄洩蓋自禹貢震澤底定以
來無有能易者垂虹亭驗水碑爲証故常年湖水
與西南諸水內外相平遇西北風起崇桐港水頓
高二尺東南風起崇桐港水頓減二尺遇天旱則
晝車乾而夜復漲是太湖豬水往來恒足皆長橋
木柵之功也近因橋下木柵漸腐淤泥堆積湖水
蓄滿以致萬曆七年八年水淹吳江烏程秀水十
年湖泛吳江是非水之害蓄之滿甚隄防塞故十
一年吳江厭水遂將長橋下淤泥疏通并將涵水
木柵一同掘去以致屢年崇桐港底動輒即乾夏
月連乾七十餘日至今舟楫難通使二縣稞粒不
種界各縣田亦不獲是非不雨之害洩之太甚隄
防缺故昔也諸水蕩漾今則入湖溜矣昔也萬頃

涇洋今即出湖急矣雖日西北風不能逆之而上
偶一東南風即時趨之而下況既水淺下流又開
三江丹陽屢開運道其流濬之日深其源趨之日
驟故丁亥諸縣大水也戊子遂乾桐鄉戊子始乾
一縣也己丑乃及各縣矧今歲少雨西南發流一
線之水難供東北建瓴之勢洞庭之波非數日之
積百川趨下非一力可挽苟不預先呈明誠恐來
春雖少有雨難滿太湖舊積或未種而港先乾或
種後而水不繼將來之旱不止崇與桐也百萬生
靈孰能生活億兆糧運孰計維持懇祈
仁臺准呈查勘如果不繆乞賜轉達
當路預期奏
聞先治上流次及低下要于德清地方西來港水并同
餘杭一帶溪流諸水自德清起經五陵過塘棲至
崇德北過石門修復石門舊額東過秀溪又東過
阜林至于陡門修復陡門舊額又東經嘉秀至于
杉青修復杉青閘舊額使一帶塘南之水不許落
北名曰中垻以救崇桐二縣及嘉興高岡之處後
至夏月種田無水則垻沿湖七十二漊入湖之口
名爲下垻以救嘉秀歸烏及吳江湖南之處甚至
太湖見底則開東垻借江流注太湖以救蘇松常
一帶下流之處則庶幾湖常滿而泖不回波港常
足而田無亢旱且水有餘而鹽盜不敢縱橫澤可
溥而高下常沾潤濟豈徒東南一方之利實惟
國家萬歲之計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嘉興府桐鄉縣舉人潘鳳梧

呈爲復千年禹跡開萬世成平以甦水旱以弭賊盜事查得浙西水利禹跡頗詳有三塘以經之使其勢東注于海有諸溇以緯之使其餘北注之湖蓋萬世無弊法也今皆廢壅矣自上塘言之西湖水通杭城入海寧塘以達沿海三十里而關百里而遙田皆賴之近年杭撤灘而源不濟盜塞多而流不繼或塘壩之積久低淺或塘岸之修葺未工水不盈渠旱難普濟海寧數年之乾有由也乃淵漲時寧自西湖壩放入下塘又爲歸烏之害湖州受水雖多惟餘杭大溪水最湍猛貯之南湖以殺其勢則湖州安矣故歷碑以紀之三壩以障之湖之粮則湖州賴納也今南湖既田三壩淩湮崩塞直北五凌塘棲不能障而東之以故嘉興之利阻而湖州之害劇矣蓋南湖壩一日不修則歸烏等之水患一日不息嘉興塘一日不壩則崇桐等之高旱一日不拯也觀壩之東界有千金等五壩塘之北岸有九阜等溇視而其中如石門陡門杉青等閘徒存其名塌廢已久積弊既滋古額安在耶患水者益之以水慮旱者愈弛其防無怪乎數年以來百姓無安寧之日也況湖海相爲勝負浙直萬水通流自長橋瀉而太湖日潤三江開而沙淤建瓴嘉興塘漏洞頗多不能捍諸溇之北湧太湖漫奔騰直走無能成匯沮以瀦渟故雨多則餘杭不游歸烏頻淹雨少則諸水趨下崇桐輒旱自非因其性而利導隨其高而隄防之則下者愈潦高者愈乾莫可救藥已況此塘不壩港雖難興欲弘敗之不如興之興之無弊者有是理乎若急圖之則不惟水旱無憂民享其利而盜息賦充

國賴以安矣再照浙西水鄉三吳澤國多淹未奇逆旱實與丁亥迄今七年而二水五旱災荒無寧日焉是豈歲之罪耶前此未有也伏惟

天臺詳察而力救之地方幸甚

朝廷幸甚上呈

計開

一備搜諸水之源勘得嘉湖大港俱[illegible]
閶過東過西淺且窄故[illegible]水勢[illegible]一七
湖故大禹治水設海寧塘分西湖水[illegible]
寧田是爲上塘上壩設秀州塘分錢塘大溪德[illegible]
諸水過東以灌仁錢田崇德塘東桐鄉塘南嘉興
湖南海鹽塘吾松江等田東浦入海是爲中塘中
壩即古東江也設湖州塘分武康溪水故[illegible]
龍溪諸水直排過東出平望以救烏程歸安崇德
塘西桐鄉塘北吳江湖南秀水等縣田地是爲下
塘下壩又設太湖七十二溇分龍溪梅溪滙沮諸
蕩漾并漫壩之水歸入太湖與溧陽宜興金壇之
水同注蓄之太湖總柵于吳江長橋之下以時蓄
洩蓋自震澤底定以來無有能易者誠萬世良法
也柰何禹跡浩渺歲久易湮今上壩坍矣杭城塞
矣故海寧腴田樹綿花矣又無漫塘之水以資崇
桐中壩開爲漏洞諸堰諸梘俱成橋矣石門陡門
廢矣杉青閘壞矣故長橋一閘而諸水盡洩三江
一瀆而水俱歸東北以故崇桐等縣七年五旱引
鹹入淡將來不可支也

一梘港所屬之處杉青閘宜修爲[illegible]陡門[illegible]
木樁于兩岸樁內實以土中空三丈行[illegible]
係桐鄉二十八都二十六七都往桐鄉徑路不宜
築斷宜置陡門之東坍廻梘妙智梘永新梘六里
梘阜林梘俱宜土壩秀溪橋係青鎮爐鎮往來不
宜築斷李家梘九阜梘鮑家梘俱宜土築已上俱
屬桐鄉石門如陡門打木樁石門堰宜壩高楊梘
三里橋崇德過西塘北岸之橋俱宜上築屬崇德
大毛西屬德清仁錢等縣理合開票請乞
上裁

一壩塘捷要之法廢梘作橋利于舟楫不利于旱潦
愚民不知旱潦在此而只圖往來之便不思舟船
所進特數日耳旱潦所關生民之休戚也今只宜
差官于各梘俱築土壩高與東口平每梘口二十
工足矣俟一二年後果然下者不潦高者不乾再
行砌梘土壩仍着落捕盜船巡邏取結有擅開者
以窩藏鹽盜治罪則豪強有禁水利大興矣請乞
上裁

治河管見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潘鳳梧撰鳳梧桐鄉人貴州籍隆慶庚午舉人是編末有茅一桂跋稱爲安邊濟運本書蓋鳳梧別有邊事一書合此書而總名之此則僅存其治河書也書中多作歌括立名詭激而詞意質淺近後載牘啟之類尤爲蕪雜